

东周列国志

(二)

冯梦龙

明朝历史小说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东周列国志

(二)

(明) 冯梦龙

目 录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301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312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321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333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344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356
第三十六回	晋吕郤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367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378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390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401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413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425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435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缒城说秦	445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455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465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穀谷封尸	478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488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给秦	500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512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523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536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鼯搆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549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560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571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583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话说管仲于病中，嘱桓公斥远易牙，竖刁、开方三人，荐隰朋为政。左右有闻其言者，以告易牙。易牙见鲍叔牙谓曰：“仲父之相，叔所荐也。今仲病，君往问之，乃言叔不可以为政，而荐隰朋，吾意甚不平焉。”鲍叔牙笑曰：“是乃牙之所以荐仲也。仲忠于为国，不私其友。夫使牙为司寇，驱逐佞人，则有馀矣。若使当国为政，即尔等何所容身乎？”易牙大惭而退。逾一日，桓公复往视仲，仲已不能言。鲍叔牙、隰朋莫不垂泪。是夜，仲卒。桓公哭之恸，曰：“哀哉，仲父！是夭折吾臂也！”使上卿高虎董^①其丧，殡葬从厚。生前采邑，悉与其子，令世为大夫。易牙谓大夫伯氏曰：“昔君夺子骅邑三百，以赏仲之功。今仲父已亡，子何不言于君，而取还其邑？吾当从旁助子。”伯氏泣曰：“吾惟无功，是以失邑。仲虽死，仲之功尚在也。吾何面目求邑于君乎？”易牙叹曰：“仲死犹能使伯氏心服，吾侪真小人矣！”

且说桓公念管仲遗言，乃使公孙隰朋为政。未一月，隰

^① 董：监督。

朋病卒。桓公曰：“仲父其圣人乎？何以知朋之用于吾不久也？”于是使鲍叔牙代朋之位。牙固辞，桓公曰：“今举朝无过于卿者，卿欲让之何人？”牙对曰：“臣之好善恶恶，君所知也。君必用臣，请远易牙、竖刁、开方、乃敢奉命。”桓公曰：“仲父固言之矣，寡人敢不从子！”即日罢斥三人，不许入朝相见。鲍叔牙乃受事。时有淮夷侵犯杞国，杞人告急于齐。齐桓公合宋、鲁、陈、卫、郑、许、曹七国之君，亲往救杞，迁其都于缘陵。诸侯尚从齐之令，以能用鲍叔，不改管仲之政故也。

话分两头。却说晋自惠公即位，连岁麦禾不熟；至五年，复大荒。仓廩空虚，民间绝食，惠公欲乞籴于他邦。思想惟秦毗邻地近，且婚姻之国，但先前负约未偿，不便开言。郤芮进曰：“吾非负秦约也，特告缓其期耳。若乞籴而秦不与，秦先绝我，我乃负之有名矣。”惠公曰：“卿言是也。”乃使大夫庆郑，持宝玉如秦告籴。穆公集群臣计议：“晋许五城不与，今因饥乞籴，当与之否？”蹇叔、百里奚同声对曰：“天灾流行，何国无之。救灾恤邻，理之常也。顺理而行，天必福我。”穆公曰：“吾之施于晋已重矣。”公孙枝对曰：“若重施而获报，何损于秦？其或不报，曲在彼矣。民憎其上，孰与我敌？君必与之。”犇豹思念之仇，攘臂言曰：“晋侯无道，天降之灾。乘其饥而伐之，可以灭晋。此机不可失！”繇余曰：“‘仁者不乘危以邀利，智者不侥幸以成功。’与之为当。”穆公曰：“负我者，晋君也。饥者，晋民也。吾不忍以君故，迁祸于民。”

于是运粟数万斛^①于渭水，直达河、汾、雍、绛之间，舳舻^②相接，命曰：“泛舟之役”，以救晋之饥。晋人无不感悦。史官有诗称穆公之善云：

晋君无道致天灾，雍绛纷纷送粟来。

谁肯将恩施怨者？穆公德量果奇哉！

明年冬，秦国年荒，晋反大熟。穆公谓蹇叔、百里奚曰：“寡人今日乃思二卿之言也，丰凶互有。若寡人去冬遏晋之粟^③，今日岁饥，亦难乞于晋矣。”犇豹曰：“晋君贪而无信，虽乞之，必不与。”穆公不以为然。乃使冷至亦赍宝玉，如晋告余。惠公将发河西之粟以应秦命。郤芮进曰：“君与秦粟，亦将与秦地乎？”惠公曰：“寡人但与粟耳，岂与地哉？”芮曰：“君之与粟为何？”惠公曰：“亦报其‘泛舟之役’也。”芮曰：“如以泛舟为秦德，则昔年纳君，其德更大。君舍其大而报其小，何哉？”庆郑曰：“臣去岁奉命乞余于秦，秦君一诺无辞，其意甚美。今乃闭余不与，秦怨我矣！”吕飴甥曰：“秦与晋粟，非好晋也，为求地也。不与粟而秦怨，与粟而不与地，秦亦怨。均之怨也，何为与之？”庆郑曰：“幸人之灾，不仁。背人之施^④，不义。不义不仁，何以守国？”韩简曰：“郑之言是也。使去岁秦闭我余，君意何如？”虢射曰：“去岁天饥晋以授秦，秦弗知取，而贷我粟，是甚愚也！今岁天饥秦以授晋，晋奈何逆天而不取？以臣愚意，不如约会梁伯，乘机伐秦，共

① 斛：十斗为一斛。

② 舳舻：船。

③ 遏余：阻止运送粮食。

④ 背人之施：不报答别人的救助。

分其地，是为上策。”惠公从虢射之言。乃辞冷至曰：“敝邑连岁饥馑，百姓流离。今冬稍稔，流亡者渐归故里，仅能自给，不足以相济也。”冷至曰：“寡君念婚姻之谊，不责地，不闭籩，固曰：‘同患相恤也。’寡君济君之急，而不得报于君，下臣难以复命。”吕飴甥、郤芮大喝曰：“汝前与平郑父合谋，以重币诱我，幸天破奸谋，不堕汝计。今番又来饶舌！可归语汝君，要食晋粟，除非用兵来取！”冷至含愤而退。庆郑出朝，谓太史郭偃曰：“晋侯背德怒邻，祸立至矣。”郭偃曰：“今秋沙鹿山崩，草木俱偃。夫山川国之主也，晋将有亡国之祸，其在此乎？”史臣有诗讥晋惠公云：

泛舟远道赈饥穷，偏遇秦饥意不同。

自古负恩人不少，无如晋惠负秦公。

冷至回复秦君，言“晋不与秦粟，反欲纠合梁伯，共兴伐秦之师。”穆公大怒曰：“人之无道，乃至出于意料若此！寡人将先破梁，而后伐晋。”百里奚曰：“梁伯好土功，国之旷地，皆筑城建室而无民以实之。百姓胥怨，此其不能用众助晋明矣。晋君虽无道，而吕郤俱疆力自任，若起绛州之众，必然震惊西鄙。《兵法》云：‘先发制人。’今以君之贤，诸大夫之用命，往声晋侯负德之罪，胜可必也。因以馀威，乘梁之敝，如振槁叶^①耳！”穆公然之。乃大起三军，留蹇叔、繇余辅太子罃守国，孟明视引兵巡边，弹压诸戎。穆公同百里奚亲将中军，西乞术、白乙丙保驾。公孙枝将左军，公子絳将左军，共车四百乘，浩浩荡荡，杀奔晋国来。

^① 槁：枯叶。振：摇动。振槁：易如反掌之意。

晋之西鄙，告急于惠公。惠公问于群臣曰：“秦无故兴兵犯界，何以御之？”庆郑进曰：“秦兵为主上背德之故，是以来讨，何谓无故？依臣愚见，只宜引罪请和，割五城以全信，免动干戈。”惠公大怒曰：“以堂堂千乘之国，而割地求和，寡人何面目为君哉？”喝令：“先斩庆郑，然后发兵迎敌！”驷射曰：“未出兵，先斩将，于军不利。姑赦令从征，将功折罪。”惠公准奏。当日大阅车马，选六百乘。命郤步扬、家仆徒、庆郑、蛾析分将左右，己与驷射居中军调度，屠岸夷为先锋。离绛州望西进发。晋侯所驾之马，名曰“小驷”，乃郑国所献。其马身材小巧，毛鬣润泽，步骤安稳，惠公平昔甚爱之。庆郑又谏曰：“古者出征大事，必乘本国出产之马。其马生在本土，解人心意，安其教训，服习道路。故遇战随人所使，无不如志。今君临大敌，而乘异产之马，恐不利也。”惠公叱曰：“此吾惯乘，汝勿多言！”

却说秦兵已渡河东，三战三胜，守将皆奔窜。长驱而进，直至韩原下寨。晋惠公闻秦军至韩，乃蹙额曰：“寇已深矣，奈何？”庆郑曰：“君自招之，又何问焉？”惠公曰：“郑无礼，可退！”晋兵离韩原十里下寨，使韩简往探秦兵多少。简回报曰：“秦师虽少于我，然其斗气十倍于我。”惠公曰：“何故？”简对曰：“君始以秦近而奔梁，继以秦援而得国，又以秦赈而免饥，三受秦施而无一报。君臣积愤，是以来伐。三军皆有责负之心，其气锐甚，岂止十倍而已！”惠公愠^①曰：“此乃庆郑之语，定伯亦为此言乎？寡人当与秦决一死敌！”遂命韩

① 愠：恼怒。

简往秦军请战曰：“寡人有甲车六百乘，足以待君。君若退师，寡人之愿；若其不退，寡人即欲避君，其奈此三军之士何！”穆公笑曰：“孺子何骄也？”乃使公孙枝代对曰：“君欲国，寡人纳之。君欲粟，寡人给之。今君欲战，寡人敢拒命乎？”韩简退曰：“秦理直，吾不知死所矣！”

晋惠公使郭偃卜车右，诸人莫吉，惟庆郑为可^①。惠公曰：“郑党于秦，岂可任哉？”乃改用家仆徒为车右，而使郤步扬御车，逆秦师于韩原。百里奚登垒，望见晋师甚众，谓穆公曰：“晋侯将致死于我，君其勿战。”穆公指天曰：“晋负我已甚，若无天道则已，天而有知，吾必胜之！”乃于龙门山下，整列以待。须臾，晋兵亦布阵毕，两阵对圆，中军各鸣鼓进兵。屠岸夷恃勇，手握浑铁枪一条，何止百斤之重，先撞入对阵，逢人便刺，秦军披靡。正遇白乙丙，两下交战，约莫五十余合，杀得性起，各跳下车来，互相扭结。屠岸夷曰：“我与你拚个死活，要人帮助的，不为好汉！”白乙丙曰：“正要独手擒拿你，方是英雄！”吩咐众人：“都莫来！两个拳捶脚踢，直扭入阵后去了。晋惠公见屠岸夷陷阵，急叫韩简、梁繇靡引军冲其左，自引家仆徒等冲其右，约于中军取齐。穆公见晋分兵两路冲来，亦分作两路迎敌。

且说惠公之车，正遇见公孙枝，惠公遂使家仆徒接战。那公孙枝有万夫不当之勇，家仆徒如何斗得过？惠公教步扬：“用心执辔，寡人亲自助战。”公孙枝横戟大喝曰：“会战者一齐上来！”只这一声喝，如霹雳震天，把个国舅虢射吓得伏于

^① 这句话的意思是：晋惠公叫郭偃占卜谁当右卫，结果只有庆郑为吉。

车中，不敢出气。那小驷未经战阵，亦被惊吓，不繇御人做主，向前乱跑，遂陷于泥泞之中。步扬用力鞭打，奈马小力微，拔脚不起。正在危急，恰好庆郑之车，从前而过。惠公呼曰：“郑速救我！”庆郑曰：“虢射何在？乃呼郑耶？”惠公又呼曰：“郑速将车来载寡人！”郑曰：“君稳乘小驷，臣当报他人来救也！”遂催辕转左而去。步扬欲往觅他车，争奈秦兵围裹将来，不能得出。

再说韩简一军冲入，恰遇著秦穆公中军，遂与秦将西乞术交战，三十馀合，未分胜败。蛾析引军又到，两下夹攻，西乞术不能当，被韩简一戟刺于车下。梁繇靡大叫：“败将无用之物，可协力擒捉秦君！”韩简不顾西乞术，驱率晋兵，迳奔戎辂，来捉穆公。穆公叹曰：“我今日反为晋俘，天道何在？”才叹一声，只见正西角上，一队勇士约三百余人，高叫“勿伤吾恩主！”穆公抬头看之，见那三百余人，一个个蓬首袒肩，脚穿草履，步行如飞。手中皆执大砍刀，腰悬弓箭，如混世魔王手下鬼兵三般。脚踪到处，将晋兵乱砍。韩简与梁繇靡慌忙迎敌。又见一人飞车从北而至，乃庆郑也。高叫：“勿得恋战，主公已被秦兵困于龙门山泥泞之中，可速往救驾！”韩简等无心厮杀，撇了那一伙壮士，迳奔龙门山来救晋侯。谁知晋惠公已被公孙枝所获，并家仆徒、虢射、步扬等一齐就缚，已归大寨去了。韩简顿足曰：“获秦君犹可相抵，庆郑误我矣！”梁繇靡曰：“君已在此，我辈何归？”遂与韩简各弃兵仗，来投秦寨，与惠公做一处。再说那壮士三百余人，救了秦穆公，又救了西乞术。秦兵乘胜掩杀，晋兵大溃。龙门山下尸积如山，六百乘得脱者，十分中之二三耳。庆郑闻晋君

见擒，遂偷出秦军，遇蛾晰被伤在地，扶之登车，同回晋国。髯翁有诗，咏韩原大战之事。诗曰：

龙门山下叹舆尸^①，只为昏君不报施。

善恶两家分胜败，明明天道岂无知！

却说秦穆公还于大寨，谓百里奚曰：“不听井伯之言，几为晋笑。”那壮士三百余人，一齐到营前叩首。穆公问曰：“汝等何人，乃肯为寡人出死力耶？”壮士对曰：“君不记昔年亡^②善^③马乎？吾等皆食马肉之人也。”原来穆公曾出猎于梁山，夜失良马数匹，使吏求之。寻至岐山之下，有野人三百余，群聚而食马肉。吏不敢惊之，趋报穆公“速遣兵往捕，可尽得。”穆公叹曰：“马已死矣，又因而戮人，百姓将谓寡人贵畜而贱人也。”乃索军中美酒数十瓮，使人赍往岐下，宣君命而赐之曰：“寡君有言：‘食良马肉，不饮酒伤人。’今以美酒赐汝。”野人叩头谢恩，分饮其酒，齐叹曰：“盗马不罪，更虑我等之伤，而赐以美酒，君之恩大矣。何以报之！”至是，闻穆公伐晋，三百余人，皆舍命趋至韩原，前来助战。恰遇穆公被围，一齐奋勇救出。真个是：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施薄报薄，施厚报厚。有

施无报，何异禽兽！

穆公仰天叹曰：“野人且有报德之义，晋侯独何人哉？”乃问众人中：“有愿仕者，寡人能爵禄之。”壮士齐声应曰：“吾侪野人，但报恩主一时之惠，不愿仕也！穆公各赠金帛，野

① 舆尸：运抬尸体。

② 亡：逃跑。

③ 善：美。

人不受而去。穆公叹息不已，后人诗云：

韩原山下两交锋，晋甲重重困穆公。

当日若诛牧马士，今朝焉得出樊笼？

穆公点视将校不缺，单不见白乙丙一人。使军士遍处搜寻，闻土窟中有哼声，趋往视之，乃是白乙丙与屠岸夷相持滚入窟中，各各力尽气绝，尚扭定不放手。军士将两下拆开，抬放两个车上，载回本寨。穆公问白乙丙，已不能言。有人看见他两人拚命之事，向前奏知如此如此。穆公叹曰：“两人皆好汉也！”问左右：“有识晋将姓名者乎？”公子絳就车中观看，奏曰：“此乃勇士屠岸夷也。臣前吊晋二公子，夷亦奉本国大臣之命来迎，相遇于旅次，是以识之。”穆公曰：“此人可留为秦用乎？”公子絳曰：“弑卓子，杀里克，皆出其手。今日正当顺天行诛。”穆公乃下令将屠岸夷斩首。亲解锦袍，以覆白乙丙，命百里奚先以温车^①载回秦国就医。丙服药，吐血数斗，半年之后，方才平复。此是后话。

再说穆公大获全胜，拔寨都起。使人谓晋侯曰：“君不欲避寡人，寡人今亦不能避君，愿至敝邑而请罪焉！”惠公俯首无言。穆公使公孙枝率车百乘，押送晋君至秦。虢射、韩简、梁繇靡、家仆徒、郤步扬、郭偃、郤乞等，皆披发垢面，草行露宿相随，如奔丧之状。穆公复使人吊^②诸大夫，且慰之曰：“尔君臣谓要食晋粟，用兵来取。寡人之留尔君，聊以致^③

① 温车：能卧、躺之车。

② 吊：安抚。

③ 致：得到。

晋之粟耳，敢为已甚^①乎？二三子何患无君？勿过戚^②也！”韩简等再拜稽首曰：“君怜寡君之愚，及于宽政，不为已甚，皇天后土，实闻君语。臣等敢不拜赐！”

秦兵回至雍州界上，穆公集群臣议曰：“寡人受上帝之命，以平晋乱，而立夷吾。今晋君背寡人之德，即得罪于上帝也。寡人欲用晋君。郊祀上帝，以答天贶，何如？”公子絳曰：“君言甚当。”公孙枝进曰：“不可。晋大国也，吾俘虏其民，已取怨矣。又杀其君，以益其忿，晋之报^③秦。将甚于秦之报晋也！”公子絳曰：“臣意非徒杀晋君已也，且将以公子重耳代之。杀无道而立有道，晋人德我不暇，又何怨焉？”公孙枝曰：“公子重耳，仁人也。父子兄弟，相去一间^④耳。重耳不肯以父丧为利，其肯以弟死为利乎？若重耳不入，别立他人，与夷吾何择^⑤。如其肯入，必且为弟而仇秦。君废前德于夷吾，而树新仇于重耳，臣窃以为不可。”穆公曰：“然则逐之乎？囚之乎？抑复^⑥之乎？三者孰利？”公孙枝对曰：“囚之，一匹夫耳！于秦何益？逐之，必有谋纳者。不如复之。”穆公曰：“不丧功乎？”枝对曰：“臣意亦非徒复之已也。必使归吾河西五城之地，又使其世子圉留质于吾国，然后许成焉。如是，则晋君终身不敢恶秦，且异日父死子继，吾又以为德于圉。晋世世戴秦，利孰大乎？”穆公曰：“子桑之算，及于

① 已甚：过分。

② 戚：伤心。

③ 报：报复。

④ 一间：很小间隔。亲近。

⑤ 择：区别。

⑥ 复：返回。

数世矣！”乃安置惠公于灵台山之离宫，以千人守之。

穆公发遣晋侯，方欲起程。忽见一班内侍，皆服衰经而至。穆公意谓有夫人之变，方欲问之。那内侍口述夫人之命，曰：“上天降灾，使秦、晋两君，弃好即戎。晋君之获，亦婢子之羞也。若晋君朝入，则婢子朝死，夕入，由婢子夕死！今特使内侍以丧服迎君之师。若赦晋侯，犹赦婢子，惟君裁之！”穆公大惊，问：“夫人在宫作何状？”内侍奏曰：“夫人自闻晋君见获，便携太子服丧服，徒步出宫，至于后园崇台之上，立草舍而居。台下俱积薪数十层，送饗飧者履薪上下。吩咐：‘只待晋君入城，便自杀于台上。纵火焚吾尸，以表兄弟之情也。’”穆公叹曰：“子桑劝我，勿杀晋君。不然，几丧夫人之命矣！”于是使内侍去其衰经，以报穆姬曰：“寡人不日归晋侯也。”穆姬方才回宫。内侍跪而问曰：“晋侯见利忘义，背吾君之约，又负君夫人之托，今日乃自取囚辱，夫人何为哀痛如此？”穆姬曰：“吾闻‘仁者虽怨不忘亲，虽怒不弃礼。’若晋侯遂死于秦，吾亦与有罪矣！”内侍无不诵君夫人之贤德。毕竟晋侯如何回国，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话说晋惠公囚于灵台山，只道穆姬见怪，全不知衰经逆君之事。遂谓韩简曰：“昔先君与秦议婚时，史苏已有‘西邻责言，不利婚媾^①’之占。若从其言，必无今日之事矣。”简对曰：“先君之败德，岂在婚秦哉？且秦不念婚姻，君何以得入？入而又伐，以好成仇，秦必不然，君其察之。”惠公嘿然。未几，穆公使公孙枝至灵台山问侯晋侯，许以复归。公孙枝曰：“敝邑群臣，无不欲甘心于君者。寡君独以君夫人登台请死之故，不敢伤婚姻之好。前约河外五城，可速交割，再使太子圉为质，君可归矣。”惠公方才晓得穆姬用情，惭愧无地。即遣大夫郤乞归晋，吩咐吕省以割地质子之事。省特至王城，会秦穆公，将五城地图及钱谷户口之数献之，情愿纳质归君。穆公问：“太子如何不到？”省对曰：“国中不和，故太子暂留敝邑。俟寡君入境之日，太子即出境矣。”穆公曰：“晋国为何不和？”省对曰：“君子自知其罪，惟思感秦之德。小人不知其罪，但欲报秦之仇。以此不和也。”穆公曰：汝国犹望君

① 婚媾：婚姻。

之归乎？”省对曰：“君子以为必归，便欲送太子以和秦。小人以为必不归，坚欲立太子以拒秦。然以臣愚见，执吾君可以立威，舍吾君又可以见德。德威兼济，此伯主之所以行乎诸侯也。伤君子之心，而激小人之怒，于秦何益？弃前功而坠伯业，料君之必不然矣。”穆公笑曰：“寡人意与饴甥正合！”命孟明往定五城之界，设官分守。迁晋侯于郊外之公馆，以宾礼待之。馈以七牢，遣公孙枝引兵同吕省护送晋侯归国。凡牛羊豕各一，谓之一牢。七牢，礼之厚者。此乃穆公修好之意也。

惠公自九月战败，囚于秦，至十一月才得释。与难诸臣，一同归国。惟虢射病死于秦，不得归。蛾析闻惠公将入，谓庆郑曰：“子以救君误韩简，君是以被获。今君归，子必不免，盍奔他国以避之？”庆郑曰：“军法：‘兵败当死，将为虏当死。’况误君而贻以大辱，又罪之甚者？君若不还，吾亦将率其家属以死于秦。况君归矣，乃令失刑乎？吾之留此，将使君行法于我，以快君之心；使人臣知有罪之无所逃也。又何避焉？”蛾析叹息而去。惠公将至绛，太子圉率领狐突、郤芮、庆郑、蛾析、司马说、寺人勃鞞等，出郊迎接。

惠公在车中望见庆郑，怒从心起，使家仆徒召之来前，问曰：“郑何敢来见寡人？”庆郑对曰：“君始从臣言，报秦之施，必不伐。继从臣言，与秦讲和，必不成。三从臣言，不乘‘小驷’，必不败。臣之忠于君也至矣！何为不见？”惠公曰：“汝今尚有何言？”庆郑对曰：“臣有死罪三：有忠言而不能使君必听，罪之一也。卜车右吉，而不能使君必用，罪之二也。以救君召二三子，而不能使君必不为人擒，罪之三也。臣请

受刑，以明臣罪。”惠公不能答，使梁繇靡代数其罪。梁繇靡曰：“郑所言，皆非死法^①也。郑有死罪三，汝不自知乎？君在泥泞之中，急而呼汝，汝不顾，一宜死。我几获秦君，汝以救君误之，二宜死。二三子俱受执缚，汝不力战，不面伤^②，全身逃归，三宜死。”庆郑曰：“三军之士皆在此，听郑一言：有人能坐以待刑，而不能力战面伤者乎？”蛾晰谏曰：“郑死不避刑，可谓勇矣！君可赦之，使报韩原之仇。”梁繇靡曰：“战已败矣，又用罪人以报其仇，天下不笑晋为无人乎？”家仆徒亦谏曰：“郑有忠言三，可以赎死。与其杀之以行君之法，不若赦之以成君之仁。”梁繇靡又曰：“国所以强，惟法行也。失刑乱法，谁复知惧！不诛郑，今后再不能用兵矣！”惠公顾^③司马说，使速行刑，庆郑引颈受戮。髡仙有诗叹惠公器量之浅，不能容一庆郑也。诗曰：

闭余谁教负泛舟？反容奸佞杀忠谋。

惠公褊急无君德，只合灵台永作囚！

梁繇靡当时围住秦穆公，自谓必获，却被庆郑呼云：“急救主公！”遂弃之而去。以此深恨庆郑，必欲诛之。诛郑之时，天昏地惨，日色无光，诸大夫中多有流涕者。蛾晰请其尸葬之，曰：“吾以报载我之恩也！”惠公既归国，遂使世子圉随公孙枝入秦为质。因请屠岸夷之尸，葬以上大夫之礼，命其子嗣为中大夫。

惠公一日谓郤芮曰：“寡人在秦三月，所忧者惟重耳。恐

① 死法：法当死。

② 面伤：受伤。

③ 顾：看。

其乘变求入，今日才放心也。”郤芮曰：“重耳在外，终是心腹之疾。必除了此人，方绝后患。”惠公问：“何人能为寡人杀重耳者？寡人不吝重赏。”郤芮曰：“寺人勃鞞，向年^①伐蒲，曾斩重耳之衣袂，常恐重耳入国，或治其罪。君欲杀重耳，除非此人可用。”惠公召勃鞞，密告以杀重耳之事。勃鞞对曰：“重耳在翟十二年矣。翟人伐咎如，获其二女，曰叔隗，季隗，皆有美色。以季隗妻重耳，而以叔隗妻赵衰。各生有子。君臣安于室家之乐，无复虞我之意。臣今往伐，翟人必助重耳兴兵拒战，胜负未卜。愿得力士数人，微行至翟，乘其出游，刺而杀之。”惠公曰：“此计大妙！”遂与勃鞞黄金百镒，使购求力士，自去行事：“限汝三日内，便要起身。事毕之日，当加重用。”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为。若要不知，除非莫言。”惠公所托，虽是勃鞞一人，内侍^②中多有闻其谋者。狐突闻勃鞞挥金如土，购求力士，心怀疑惑，密地里访问其故。那狐突是老国舅，那个内侍不相熟？不免把这密谋，来泄漏于狐突之耳。狐突大惊，即时密写一信，遣人星夜往翟，报与公子重耳知道。

却说重耳，是日正与翟君‘猎于渭水之滨。忽有一人冒围而入，求见狐氏兄弟，说：“有老国舅家书在此。”狐毛、狐偃曰：“吾父素不通外信，今有家书，心然国中有事。”即召其人至前。那人呈上书信，叩了一头，转身就走。毛偃心疑。后函读之，书中云：“主公谋刺公子，已遣寺人勃鞞，限三日内起身。汝兄弟稟知公子，速往他国，无得久延取祸。”二狐

① 向年：昔年，以前、

② 内侍：宫内侍臣，如宦官等。

大惊，将书禀知重耳。重耳曰：“吾妻子皆在此，此吾家矣。欲去将何之？”狐偃曰：“吾之适此，非以营家，将以图国也；以力不能适远，故暂休足于此。今为日已久，宜徙大国。勃鞞^①之来，殆天遣^②之以促公子之行乎？”重耳曰：“即行，适何国为可？”狐偃曰：“齐侯虽耄，伯业尚存，收恤诸侯，录用贤士。今管仲、隰朋新亡，国无贤佐。公子若至齐，齐侯必然加礼。倘晋有变，又可借齐之力，以图复也。”重耳以为然。乃罢猎归，告其妻季隗曰：“晋君将使人行刺于我，恐遭毒手，将远适大国，结连秦、楚，为复国之计。子宜尽心抚育二子，待我二十五年不至，方可别嫁他人。”季隗泣曰：“男子志在四方，非妾敢留。然妾今二十五岁矣，再过二十五年，妾当老死，尚嫁人乎？妾自当待子，子勿虑也！”赵衰亦嘱咐叔隗，不必尽述。

次早，重耳命壶叔整顿车乘，守藏小吏头须收拾金帛。正吩咐间，只见狐毛、狐偃仓皇而至，言：“父亲老国舅见勃鞞受命次日，即便起身。诚恐公子未行，难以堤防，不及写书，又遣能行快走之人，星夜赶至，催促公子速速逃避，勿淹^②时刻！”重耳闻信，大惊曰：“鞞来何速也？”不及装束，遂与二狐徒步出于城外。壶叔见公子已行，止备犊车一乘，追上与公子乘坐。赵衰、臼季诸人，陆续赶上，不及乘车，都是步行。重耳问：“头须如何不来？”有人说：“头须席卷藏中所有逃去，不知所向了。”重耳已失窠巢，又没盘费，此时情绪，好不愁闷！事已如此，不得不行，正是忙忙似丧家之犬，急

① 天遣：上帝安排派来。殆：恐怕是。

② 淹：滞留。

急如漏网之鱼。公子出城半日，翟君始知，欲赠资装，已无及矣。有诗为证：

流落夷邦十二年，困龙伏蛰未升天。

豆箕何事相煎急？道路于今又播迁。^①

却说惠公原限寺人勃鞮三日内起身，往翟干事，如何次日便行？那勃鞮原是个寺人，专以献勤取宠为事，前番献公差他伐蒲，失了公子重耳，仅割取衣袂而回，料想重耳必然衔恨。今番又奉惠公之差，若能够杀却重耳，不惟与惠公立功，兼可除自己之患。故此纠合力士数人，先期疾走。正要公子不知防备，好去结果他性命。谁知老国舅两番送信，漏泄其情。比及勃鞮到翟，访问公子消息，公子已不在了。崔君亦为公子面上，吩咐关津，凡过往之人，加意盘诘，十分严紧。勃鞮在晋国，还是个近侍的宦者。今日为杀重耳而来，做了奸人刺客之流，若被盘诘，如何答应^②？因此过不得翟国，只得怏怏而回，复命于惠公。惠公没法，只得暂时搁起。

再说公子重耳，一心要往齐邦，却先要经繇卫国，这是“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③”。重耳离了翟境，一路穷苦之状，自不必说。数日，至于卫界，关吏叩其来历。赵衰曰：“吾主乃晋公子重耳，避难在外，今欲往齐，假道于上国耳。”吏开关延入，飞报卫侯。上卿宁速，请^④迎之入城。卫文公曰：“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人半臂之力。卫、晋虽为同姓，

① 播迁：流离迁徙。

② 答应：回答。

③ 迩：爱。

④ 请：请求。

未通盟好。况出亡之人，何关轻重？若迎之，必当设宴赠贿，费多少事，不如逐之。”乃吩咐守门阍者，不许放晋公子入城。重耳乃从城外而行。魏犢、颠颉进曰：“卫毁无礼，公子宜临城责之。”赵衰曰：“蛟龙失势，比于蚯蚓。公子且宜含忍，无徒责礼于他人也。”犢、颉曰：“既彼不尽主人之礼，剽掠村落，以助朝夕，彼亦难怪我矣。”重耳曰：“剽掠者谓之盗。吾宁忍饿，岂可行盗贼之事乎？”

是日，公子君臣，尚未早餐，忍饥而行，看看过午，到一处地名五鹿，见一伙田夫，同饭于陇上。重耳令狐偃问之求食。田夫问：“客从何来？”偃曰：“吾乃晋客，车上者乃吾主也。远行无粮，愿求一餐！”田夫笑曰：“堂堂男子，不能自资，而问吾求食耶？吾等乃村农，饱食方能荷锄，焉有余食及于他人？”偃曰：“纵不得食，乞赐一食器！”田夫乃戏以土块与之曰：“此土可为器也！”魏犢大骂：“村夫焉敢辱吾！”夺其食器，掷而碎之。重耳亦大怒，将加鞭扑。偃急止之曰：“得饭易，得土难；土地，国之基也。天假手野人，以土地授公子，此乃得国之兆，又何怒焉？公子可降拜受之。”重耳果依其言，下车拜受。田夫不解其意，乃群聚而笑曰：“此诚痴人耳！”后人诗曰：

土地应为国本基，皇天假手慰艰危。

高明子犯窥先兆，田野愚民反笑痴。

再行约十余里，从者饥不能行，乃休于树下。重耳饥困，枕狐毛之膝而卧。狐毛曰：“子余尚携有壶餐① 其行在后，可

① 壶餐：一壶水泡饭。

俟之。”魏犢曰：“虽有壶餐，不够子余一人之食，料无存矣。”众人争采蕨薇煮食，重耳不能下咽。忽见介子推捧肉汤一盂以进，重耳食之而美。食毕，问：“此处何从得肉？”介子推曰：“臣之股肉也。臣闻‘孝子杀身以事①其亲，忠臣杀身以事其君。’今公子乏食，臣故割股以饱公子之腹。”重耳垂泪曰：“亡人累子甚矣！将何以报？”子推曰：“但愿公子早归晋国，以成臣等股肱②之义。臣岂望报哉！”髯仙有诗赞云：

孝子重归全，亏体谓亲辱。

嗟嗟介子推，割股充君腹。

委质称股肱，腹心同祸福。

岂不念亲遗？忠孝难兼局！

彼哉私身家，何以食君禄？

良久，赵衰始至。众人问其行迟之故，衰曰：“被棘刺损足胫，故不能前。”乃出竹筍③中壶餐，以献于重耳。重耳曰：“子余不苦饥耶？何不自食？”衰对曰：“臣虽饥，岂敢背君而自食耶？”狐毛戏魏犢曰：“此浆若落子手，在腹中且化矣。”魏犢惭而退。重耳即以壶浆赐赵衰，衰汲水调之，遍食从者。重耳叹服。重耳君臣一路觅食，半饥半饱，至于齐国。

齐桓公素闻重耳贤名，一知公子进关，即遣使往郊，迎入公馆，设宴款待。席间问：“公子带有内眷否？”重耳对曰：“亡人一身不能自卫，安能携家乎？”桓公曰：“寡人独处一宵，如度一年。公子继在行旅，而无人以待巾栉，寡人为公子忧

① 事：服侍。

② 股，手臂；肱，大腿。股肱之义，手足之情。

③ 筍：竹器。

之！”于是择宗女中之美者，纳于重耳。赠马二十乘，自是从行之众，皆有车马。桓公又使廩人致粟，庖人致肉，日以为常。重耳大悦，叹曰：“向闻齐侯好贤礼士，今始信之！其成伯，不亦宜乎？”其时周襄王之八年，乃齐桓公之四十二年也。

桓公自从前岁委政鲍叔牙，一依管仲遗言，将竖刁、雍巫、开方三人逐去。食不甘味，夜不酣寝；口无谗语，面无笑容。长卫姬进曰：“君逐竖刁诸人，而国不加治。容颜日悴，意者左右使令^①，不能体君之心。何不召之？”桓公曰：“寡人亦思念此三人。但已逐之，而又召之，恐拂鲍叔牙之意也。”长卫姬曰：“鲍叔牙左右，岂无给使令者？君老矣，奈何自苦如此！君但以调味，先召易牙，则开方、竖刁可不烦招而致也。”桓公从其言，乃召雍巫和五味。鲍叔牙谏曰：“君岂忘仲父遗言乎？奈何召之？”桓公曰：“此三人有益于寡人，而无害于国。仲父之言，无乃太过！”遂不听叔牙之言，并召开方、竖刁。三人同时皆令复职，给事^②左右。鲍叔牙愤郁，发病而死，齐事从此大坏矣。后来毕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使令：被使唤的人。

② 给事：供给服侍。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话说齐桓公背了管仲遗言，复用竖刁、雍巫、开方三人，鲍叔牙谏诤不从，发病而死。三人益无忌惮，欺桓公老耄无能，遂专权用事。顺三人者，不贵亦富。逆三人者，不死亦逐。这话且搁过一边。

且说是时有郑国名医，姓秦名缓，字越人。寓于齐之卢村，因号卢医。少时开邸舍^①，有长桑君来寓。秦缓知其异人，厚待之，不责其直^②。长桑君感之，授以神药，以上池水服之，眼目如镜，暗中能见鬼物，虽人在隔墙，亦能见之。以此视人病症，五脏六腑，无不洞烛，特以诊脉为名耳。古时有个扁鹊，与轩辕黄帝同时，精于医药。人见卢医手段高强，遂比之古人，亦号为扁鹊。先年扁鹊曾游虢国，适值虢太子暴蹶而死。扁鹊过其宫中，自言能医。内侍曰：“太子已死矣，安能复生？”扁鹊曰：“请试之。”内侍报知虢公。虢公流泪沾襟，延扁鹊入视。扁鹊教其弟子阳厉，用砭石^③针之。须臾，

① 邸舍：旅店。

② 不责其直：不收房钱。直：价钱，钱。

③ 砭石：尖石，作刺激体表用。

太子苏，更进以汤药，过二旬复故。世人共称扁鹊有回生起死之术。

扁鹊周游天下，救人无数。一日，游至临淄，谒见齐桓公，奏曰：“君有病在腠理^①，不治将深。”桓公曰：“寡人不会有疾。”扁鹊出。后五日复见，奏曰：“君病在血脉，不可不治。”桓公不应。后五日又见，奏曰：“君之病已在肠胃矣。宜速治也！”桓公复不应。扁鹊退，桓公叹曰：“甚矣，医人之喜于见功也！无疾而谓之有疾。”过五日，扁鹊又求见，望见桓公之色，退而却走。桓公使人问其故。曰：“君之病在骨髓矣！夫腠理，汤熨之所及也。血脉，针砭之所及也。肠胃，酒醪之所及也。今在骨髓，虽司命^②其奈之何！臣是以不言而退也。”又过五日，桓公果病，使人召扁鹊。其馆人曰：“秦先生五日前已束装而去矣。”桓公懊悔无已。

桓公先有三位夫人，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王姬、徐姬相继先卒。蔡姬退回蔡国。以下又有如夫人六位，俱因他得君宠爱，礼数与夫人无别，故谓之如夫人。六位各生一子。第一位长卫姬，生公子无亏。第二位少卫姬，生公子元。第三位郑姬，生公子昭。第四位葛嬴，生公子潘。第五位密姬，生公子商人。第六位宋华子，生公子雍。其余妾媵，有子者尚多，不在六位如夫人之数。那六位如夫人中，惟长卫姬事桓公最久。六位公子中，亦惟无亏年齿最长。桓公嬖臣雍巫、竖刁，俱与卫姬相善，巫、刁因请于桓公，许立无亏为嗣。后又爱公子昭之贤，与管仲商议，在葵邱会上，嘱

① 腠理：人身纹理。

② 司命：天上的星。泛指神。

附宋襄公，以昭为太子。卫公子开方，独与公子潘相善，亦为潘谋嗣立。公子商人性喜施予^①，颇得民心，因母密姬有宠，未免萌觊觎之心。内中只公子雍出身微贱，安分守己。其他五位公子，各树党羽，互相猜忌，如五只大虫，各藏牙爪，专等人来搏噬。桓公虽然是个英主，却不道剑老无芒，人老无刚。他做了多年的侯伯，志足意满，且是耽于酒色之人，不是个清心寡欲的。到今日衰耄之年，志气自然昏惰了。况又小人用事，蒙蔽耳目，但知乐境无忧境，不听忠言听谗言。那五位公子，各使其母求为太子，桓公也一味含糊答应，全没个处分的道理。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忽然桓公疾病，卧于寝室。雍巫见扁鹊不辞而去，料也难治了。遂与竖刁商议出一条计策，悬牌宫门，假传桓公之语。牌上写道：

寡人有怔忡^②之疾，恶闻人声。不论群臣子姓，一概不许入宫。著寺貂紧守宫门，雍巫率领宫甲巡逻。一应国政，俱俟人寡病痊日奏闻。

巫、刁二人，假写悬牌，把住宫门。单留公子无亏，住长卫姬宫中。他公子问安，不容入宫相见。过三日，桓公未死，巫、刁将他左右侍卫之人，不问男女，尽行逐出，把宫门塞断。又于寝室周围，筑起高墙三丈，内外隔绝，风缝不通。止存墙下一穴，如狗窦^③一般，早晚使小内侍钻入，打探生死消息。一面整顿宫甲，以防群公子之变。不在话下。

① 施予：施舍。

② 怔忡：忧虑、痴呆。

③ 窦：洞。

再说桓公伏于床上，起身不得。呼唤左右，不听得一人答应。光著两眼，呆呆而看。只见扑踢一声，似有人自上而坠，须臾推窗入来。桓公睁目视之，乃贱妾晏蛾儿也。桓公曰：“我腹中觉饿，正思粥饮，为我取之！”蛾儿对曰：“无处觅粥饮。”桓公曰：“得热水亦可救渴。”蛾儿对曰：“热水亦不可得。”桓公曰：“何故？”蛾儿对曰：“易牙与竖刁作乱，守禁宫门，筑起三丈高墙，隔绝内外，不许人通，饮食从何处而来？”桓公曰：“汝如何得至于此？”蛾儿对曰：“妾曾受主公一幸之恩，是以不顾性命，逾墙而至，欲以视君之暝也。”桓公曰：“太子昭安在？”蛾儿对曰：“被二人阻挡在外，不得入宫。”桓公叹曰：“仲父不亦圣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寡人不明，宜有今日。”乃奋气大呼曰：“天乎，天乎！小白乃如此终乎？”连叫数声，吐血数口。谓蛾儿曰：“我有宠妾六人，子十余人，无一人在目前者。单只你一人送终，深愧平日未曾厚汝。”蛾儿对曰：“主公请自保重。万一不幸，妾情愿以死送君！”桓公叹曰：“我死若无知则已，若有知，何面目见仲父于地下？”乃以衣袂自掩其面，连叹数声而绝。计桓公即位于周庄王十二年之夏五月，死于周襄王九年之冬十月，在位共四十有三年，寿七十三岁。潜渊先生有诗单赞桓公好处：

姬辙东迁纲纪亡，首倡列国共尊王。

南征僭楚包茅贡，北启顽戎朔漠疆。

立卫存邢仁德著，定储明禁义声扬。

正而不谄《春秋》许，五伯之中业最强。

髯仙又有一绝，叹桓公一生英雄，到头没些结果。诗云：

四十余年号方伯，南摧西抑雄无敌。

一朝疾卧牙刁狂，仲父原来死不得！

晏蛾儿见桓公命绝，痛哭一场。欲待叫唤外人，奈墙高声不得达。欲待逾墙而出，奈墙内没有衬脚之物。左思右想，叹口气曰：“吾曾有言：‘以死送君’。若殡殓之事，非妇人所知也！”乃解衣以覆桓公之尸，复肩负窗櫺二扇以盖之，权当掩覆之意。向床下叩头曰：“君魂且勿远去，待妾相随！”遂以头触柱，脑裂而死。贤哉此妇也！

是夜，小内侍钻墙穴而入，见寝室堂柱之下，血泊中挺著一个尸首，惊忙而出，报与巫、刁二人曰：“主公已触柱自尽矣！”巫、刁二人不信，使内侍辈掘开墙垣，二人亲自来看。见是个妇人尸首，大惊。内侍中有认得者，指曰：“此晏蛾儿也。”再看牙床之上，两扇窗櫺，掩盖著个不言不动，无知无觉的齐桓公。呜呼哀哉，正不知几时气绝的。

竖刁便商议发丧之事。雍巫曰：“且慢，且慢，必须先定了长公子的君位，然后发丧，庶免争竞。”竖刁以为然。当下二人同到长卫姬宫中，密奏曰：“先公已薨逝矣！以长幼为序，合当夫人之子。但先公存日，曾将公子昭囑托宋公，立为太子，群臣多有知者；倘闻先公之变，必然辅助太子。依臣等之计，莫若乘今夜仓卒之际，即率本宫甲士，逐杀太子而奉长公子即位，则大事定矣！”长卫姬曰：“我妇人也，惟卿等好为之！”于是雍巫、竖刁各率宫甲数百，杀入东宫，来擒世子。

且说世子昭不得入宫问疾，闷闷不悦。是夕方挑灯独坐。恍惚之间，似梦非梦，见一妇人前来谓曰：“太子还不速走，

祸立至矣！妾乃晏蛾儿也，奉先公之命，特来相报。”昭方欲叩之，妇人把昭一推，如坠万丈深渊。忽然惊醒，不见妇人。此兆甚奇，不可不信。忙呼侍者取行灯相随，开了便门，步至上卿高虎之家，急扣其门。高虎迎入，问其来意。公子昭诉称如此。高虎曰：“主公抱病半月，被奸臣隔绝内外，声息不通。世子此梦，凶多吉少。梦中口称先公，主公必已死逝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世子且宜暂出境外，以防不测。”昭曰：“何处可以安身？”高虎曰：“主公曾将世子嘱咐宋公，今宜适宋，宋公必能相助。虎乃守国之臣，不敢同世子出奔。吾有门下士崔天，见管东门锁钥。吾使人吩咐开门，世子可乘夜出城也。”言之未已，阍人传报：“宫甲围了东宫。”吓得世子昭面如土色。高虎使昭变服，与从人一般，差心腹人相随，至于东门，传谕崔天，令开锁放出世子。崔天曰，“主公存亡未知，吾私放太子，罪亦不免。太子无人侍从，如不弃崔天，愿一同奔宋。”世子昭大喜曰：“汝若同行，吾不愿也！”当下开了城门，崔天见有随身车仗，让世子登车，自己执辔，望宋国急急而去。

话分两头。却说巫、刁二人率领宫甲，围了东宫，遍处搜寻，不见世子昭的踪影。看看鼓打四更，雍巫曰：“吾等擅围东宫，不过出其不意。若还迟至天明，被他公子知觉，先据朝堂，大事去矣。不如且归宫拥立长公子，看群情如何，再作道理。”竖刁曰：“此言正合吾意。”二人收甲，未及还宫，但见朝门大开，百官纷纷而集。不过是高氏、国氏、管氏、鲍氏、陈氏、隰氏、南郭氏、北郭氏、闾邱氏这一班子孙臣庶，其名也不可尽述。这些众官员闻说巫、刁二人率领许多甲士

出宫，料必宫中有变，都到朝房打听消息。宫内已漏出齐侯凶信了。又闻东宫被围，不消说得，是奸臣乘机作乱。“那世子是先公所立。若世子有失，吾等何面目为齐臣？”三三两两，正商议去救护世子。恰好巫、刁二人兵转。众官员一拥而前，七嘴八张的，都问道：“世子何在？”雍巫拱手答曰：“世子无亏，今在宫中。”众人曰：“无亏未曾受命册立，非吾主也，还我世子昭来！”竖刁仗剑大言曰：“昭已逐去了！今奉先公临终遗命，立长子无亏为君，有不从者，剑下诛之。”众人愤愤不平，乱嚷乱骂：“都是你这班奸佞，欺死蔑生，擅权废置。你若立了无亏，吾等誓不为臣！”大夫管平挺身而出曰：“今日先打死这两个奸臣，除却祸根，再作商议。”手挺牙笏，望竖刁顶门便打。竖刁用剑架住。众官员却待上前相助，只见雍巫大喝曰：“甲士们，今番还不动手，平日养你每^①何干？”数百名甲士，各挺器械，一齐发作，将众官员乱砍。众人手无兵器，况且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如何支架得来？正是：“白玉阶前为战地，金銮殿上见阎王。”百官死于乱军之手者，十分之三。其余带伤者甚多，俱乱窜出朝门去了。

再说巫、刁二人，杀散了众百官，天已大明，遂于宫中扶出公子无亏，至朝堂即位。内侍们鸣钟击鼓，甲士环列两边。阶下拜舞称贺者，刚刚只有雍巫、竖刁二人。无亏又惭又怒。雍巫奏曰：“大丧未发，群臣尚未知送旧，安知迎新乎？此事必须召国、高二老入朝，方可号召百官，压服人众。”无亏准奏，即遣内侍分头宣召右卿国懿仲，左卿高虎。这两位

^① 每：们。

是周天子所命监国之臣，世为上卿，群僚钦服，所以召之。国懿仲与高虎闻内侍将命，知齐侯已死，且不具朝服，即时披麻带孝，入朝奔丧。巫刁二人，急忙迎住于门外，谓曰：“今日新君御殿，老大夫权且从吉。”国、高二老齐声答曰：“未殯旧君，先拜新君，非礼也。谁非先公之子，老夫何择？惟能主丧者，则从之。”巫、刁语塞。国高乃就门外，望空再拜，大哭而出。无亏曰：“大丧未殯，群臣又不服，如之奈何？”竖刁曰：“今日之事，譬如搏虎，有力者胜。主上但据住正殿，臣等列兵两庑，俟公子有入朝者，即以兵劫之。”无亏从其言。长卫姬尽出本宫之甲，凡内侍悉令军装，宫女长大有力者，亦凑甲士之数，巫、刁各统一半，分布两庑。不在话下。

且说卫公子开方，闻巫、刁拥立无亏，谓葛赢之子潘曰：“太子昭不知何往，若无亏可立，公子独不可立乎？”乃悉起家丁死士，列营于右殿。密姬之子商人，与少卫姬之子元共议：“同是先公骨血，江山莫不有分。公子潘已据右殿，吾等同据左殿。世子昭若到，大家让位。若其不来，把齐国四分均分。”元以为然，亦各起家甲，及平素所养门下之士，成队而来。公子元列营于左殿，公子商人列营于朝门，相约为犄角为势。巫、刁畏三公子之众，牢把正殿，不敢出攻。三公子又畏巫、刁之强，各守军营，谨防冲突。正是：“朝中成敌国，路上绝行人。”有诗为证：

凤阁龙楼虎豹嘶，纷纷戈甲满丹墀^①。

分明四虎争残肉，那个降心肯伏低？

① 丹墀：宫殿前石阶。

其时只有公子雍怕事，出奔秦国去讠，秦穆公用为大夫。不在话下。

且说众官知世子出奔，无所朝宗，皆闭门不出。惟有老臣国懿仲、高虎，心如刀刺，只想解结，未得其策。如此相持，不觉两月有余。高虎曰：“诸公子但知夺位，不思治丧，吾今日当以死争。”国懿仲曰：“子先入言，我则继之，同舍一命，以报累朝爵禄之恩可也。”高虎曰：“只我两人开口，济得甚事？凡食齐禄者，莫非臣子。吾等沿门唤集，同至朝堂，且奉公子无亏主丧何如？”懿仲曰：“立子以长’，立无亏不为无名。”于是分头四下，招呼群臣，同去哭临。众官员见两位老大夫做主，放著胆各具丧服，相率入朝。寺貂拦住问曰：“老大夫此来何意？”高虎曰：“彼此相持，无有了期。吾等专请公子主丧而来，无他意也。”貂乃揖虎而进。虎将手一招，国懿仲同群臣俱入，直至朝堂，告无亏曰：“臣等闻‘父母之恩，犹天地也。’故为人子者，生则致敬，死则殡葬。未闻父死不殓，而争富贵者。且君者臣之表，君既不孝，臣何忠焉？今先君已死六十七日矣，尚未入棺。公子虽御正殿，于心安乎？”言罢，群臣皆伏地痛哭。无亏亦泣下曰：“孤之不孝，罪通于天。孤非不欲成丧礼，其如元等之见逼何？”国懿仲曰：“太子已外奔，惟公子最长。公子若能主丧事，收殓先君，大位自属。公子元等，虽分据殿门，老臣当以义责之，谁敢与公子争者！”无亏收泪下拜曰：“此孤之愿也。”高虎吩咐雍巫，仍守殿庑，群公子但衰麻入临者，便放入宫。如带挟兵仗者，即时拿住正罪。寺貂先至寝宫，安排殡葬。

却说桓公尸在床上，日久无人照顾。虽则冬天，血肉狼

藉，尸气所蒸，生虫如蚁，直散出于墙外。起初众人尚不知虫从何来，及入寝室，发开窗榻，见虫攒尸骨，无不凄惨。无亏放声大哭，群臣皆哭。即日取梓棺盛殓，皮肉皆腐，仅以袍带裹之，草草而已。惟晏蛾儿面色如生，形体不变。高虎等知为忠烈之妇，叹息不已，亦命取棺殓之。高虎等率群臣奉无亏居主丧之位，众人各依次哭临。是夜，同宿于柩侧。却说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列营在外，见高国老臣，率群臣丧服入内，不知何事。后闻桓公已殒，群臣俱奉无亏主丧，戴以为君，各相传语，言：“高国为主，吾等不能与争矣！”及各散去兵众，俱衰麻入宫奔丧。兄弟相见，各各大哭。当时若无高国说下无亏，此事不知如何结局也！胡曾先生有诗叹曰：

违背忠臣宠佞臣，致令骨肉肆^① 纷争。

若非高国行和局，白骨堆床葬不成。

却说齐世子昭逃奔宋国，见了宋襄公，哭拜于地，诉以雍巫、竖刁作乱之事。其时，宋襄公乃集群臣问曰：“昔齐桓公曾以公子昭嘱托寡人，立为太子，屈指十年矣。寡人中心藏之，不敢忘也。今巫刁内乱，太子见逐，寡人欲约会诸侯，共讨齐罪，纳昭于齐，定其君位而返。此举若遂，名动诸侯，便可倡率会盟，以绍桓公之伯业，卿等以为何如？”忽有一大臣出班奏曰：“宋国有三不如齐，焉能伯诸侯乎？”襄公视之，其人乃桓公之长子，襄公之庶兄，因先年让国不立，襄公以为上卿，公子目夷字子鱼也。襄公曰：“子鱼言‘三不如齐’，

^① 肆：任，放纵。

其故安在？”目夷曰：“齐有泰山渤海之险，王郎琊即墨之饶。我国小土薄，兵少粮稀，一不如也。齐有高国世卿，以干其国；有管仲、宁戚，隰朋，鲍叔牙以谋其事。我文武不具，贤才不登，二不如也。桓公北伐山戎，‘俞儿’开道，猎于郊外，‘委蛇’现形。我今年春正月五星陨地，俱化为石。二月又有大风之异，六鹢^①退飞，此乃上而降下，求进反退之象，三不如也。有此三不如齐，自保且不暇，何暇顾他人乎？”襄公曰：“寡人以仁义为主，不救遗孤，非仁也。受人囑而弃之，非义也。”遂以纳太子昭传檄诸侯，约以来年春正月，共集齐郊。檄至卫国，卫大夫宁速进曰：“立子以嫡，无嫡立长，礼之常也。无亏年长，且有戍卫之劳，于我有恩，愿君勿与。”卫文公曰：“昭已立为世子，天下莫不知之。夫戍卫，私恩也，立世子，公义也。以私废公，寡人不为也。”檄至鲁国，鲁僖公曰：“齐侯托昭于宋，不托寡人；寡人惟知长幼之序矣。若宋伐无亏，寡人当救之。”

周襄王十年，齐公子无亏元年三月，宋襄公亲合卫、曹、邾三国之师，奉世子昭伐齐，屯兵于郊。时雍巫已进位中大夫，为司马，掌兵权矣。无亏使统兵出城御敌，寺貂居中调度。高、国二卿分守城池。高虎谓国懿仲曰：“吾之立无亏，为先君之未殯，非奉之也。今世子已至，又得宋助，论理则彼顺，较势则彼强。且巫刁戕杀百官，专权乱政，必为齐患。不若乘此除之，迎世子奉以为君。则诸公子绝觊觎之望，而齐有泰山之安矣。”懿仲曰：“易牙统兵驻郊，吾召竖刁，托

① 鹢：水鸟。

第三十二回

以议事，因而杀之，率百官奉迎世子，以代无亏之位。吾谅易牙无能为也。”高虎曰：“此计大妙！”乃伏壮士于城楼，托言机密重事，使人请竖刁相会。正是：“做就机关擒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不知竖刁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话说高虎乘雍巫统兵出城，遂伏壮士于城楼，使人请竖刁议事。竖刁不疑，昂然而来。高虎置酒楼中相待。三杯之后，高虎开言：“今宋公纠合诸侯，起大兵送太子到此，何以御之？”竖刁曰：“已有易牙统兵出郊迎敌矣。”虎曰：“众寡不敌，奈何？老夫欲借重吾子，以救齐难。”竖刁曰：“刁何为？如老大夫有差遣，惟命是听！”虎曰：“欲借子之头，以谢罪于宋耳！”刁愕然遽起。虎顾左右喝曰：“还不下手！”壁间壮士突出，执竖刁斩之。虎遂大开城门，使人传呼曰：“世子已至城外，愿往迎者随我！”国人素恶雍巫、竖刁之为人，因此不附无亏。见高虎出迎世子，无不攘臂乐从。随行者何止千人。国懿仲入朝，直叩宫门，求见无亏，奏言：“人心思戴世子，相率奉迎，老臣不能阻当，主公宜速为避难之计。”无亏问：“雍巫、竖刁安在？”懿仲曰：“雍巫胜败未知。竖刁已为国人所杀矣。”无亏大怒曰：“国人杀竖刁，汝安得不知？”顾左右欲执懿仲，懿仲奔出朝门。无亏带领内侍数十人，乘

一小车，愤然仗剑出宫，下令欲发丁壮^①授甲，亲往御敌。内侍辈东唤西呼，国中无一人肯应，反叫出许多冤家出来。正是：

恩德终须报，冤仇撒不开。

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

这些冤家，无非是高氏、国氏、管氏、鲍氏、宁氏、陈氏、晏氏、东郭氏、南郭氏、北郭氏、公孙氏、闾邱氏众官员子姓。当初只为不附无亏，被雍巫、竖刁杀害的，其家属人人含怨，个个衔冤。今日闻宋君送太子入国，雍巫统兵拒战，论起私心，巴不得雍巫兵败。又怕宋国兵到，别有一番杀戮之惨，在家怀著鬼胎。及闻高老相国杀了竖刁，往迎太子，无不喜欢。都道：“今日天眼方开！”齐带器械防身，到东门打探太子来信^②。恰好撞见无亏乘车而至。仇人相见，分外眼睁。一人为首，众人相助，各各挺著器械，将无亏围住。内侍喝道：“主公在此，诸人不得无礼！”众人道：“那里是我主公！”便将内侍乱砍。无亏抵挡不住，急忙下车逃走，亦被众人所杀。东门鼎沸，却得国懿仲来抚慰一番，众人方才分散。懿仲将无亏尸首抬至别馆殓殓，一面差人飞报高虎。

再说雍巫正屯兵东关，与宋相持，忽然军中夜乱，传说“无亏、竖刁俱死，高虎相国率领国人，迎接太子昭为君。吾等不可助逆。”雍巫知军心已变，心如芒刺，急引心腹数人，连夜逃奔鲁国去讠。天明，高虎已到，安抚雍巫所领之众。直至郊外，迎接世子昭，与宋、卫、曹、邾四国请和。四国退

① 丁壮：壮年男子。授甲：武装起来。

② 信：消息。

兵。高虎奉世子昭行至临淄城外，暂停公馆。使人报国懿仲整备法驾，同百官出迎。却说公子元、公子潘闻知其事，约会公子商人，一同出郭奉迎新君。公子商人喟然曰：“我等在国奔丧，昭不与哭泣之位；今乃借宋兵威，以少凌长，强夺齐国，于理不顺。闻诸侯之兵已退，我等不如各率家甲，声言为无亏报仇，逐杀子昭。吾等三人中，凭大臣公议一人为君，也免得受宋国箝制，灭了先公盟主的志气。”公子元曰：“若然，当奉宫中之令而行，庶为有名。”乃入宫禀知长卫姬。长卫姬泣曰：“汝能为无亏报仇，我死无恨矣！”即命纠集无亏旧日一班左右人众，合著三位公子之党，同拒世子。竖刁手下亦有心腹，欲为其主报仇，也来相助，分头据住临淄城各门。国懿仲畏四家人众，将府门紧闭，不敢出头了。高虎谓世子昭曰：“无亏、竖刁虽死，余党尚存。况有三公子为主，闭门不纳。若欲求入，必须交战。傖^①战而不胜，前功尽弃。不如仍走宋国求救为上。”世子昭曰：“但凭国老主张。”高虎乃奉世子昭复奔宋国。宋襄公才班师及境，见世子昭来到，大惊，问其来意。高虎一一告诉明白。襄公曰：“此寡人班师太早之故也。世子放心，有寡人在，何愁不入临淄哉？”即时命大将公孙固增添车马。先前有卫、曹、邾三国同事，止用二百乘，今日独自出车，加至四百乘。公子荡为先锋，华御事为合后，亲将中军，护送世子，重离宋境，再入齐郊。时有高虎前驱，把关将吏，望见是高相国，即时开门延入，直逼临淄下寨。

① 傖：倘或。

宋襄公见国门紧闭，吩咐三军准备攻城器具。城内公子商人谓公子元、公子潘曰：“宋若攻城，必然惊动百姓。我等率四家之众，乘其安息未定，合力攻之。幸而胜固善，不幸而败，权且各图避难，再作区处。强如死守于此，万一诸侯之师毕集，如之奈何？”元潘以为然。乃于是日夜开城门，各引军出来劫宋寨。不知虚实，单劫了先锋公子荡的前营。荡措手不及，弃寨而奔。中军大将公孙固，闻前寨有失，急引大军来救。后军华御事，同齐国老大夫高虎，亦各率部下接应。两下混战，直至天明。四家党羽虽众，各为其主，人心不齐，怎当得宋国大兵。当下混战了一夜，四家人众，被宋兵杀得七零八落。公子元恐世子昭入国，不免于祸，乘乱引心腹数人，逃奔卫国避难去讫。公子潘、公子商人收拾败兵入城。宋兵紧随其后，不能闭门，崔夭为世子昭御车，长驱直入。上卿国懿仲闻四家兵散，世子已进城，乃聚集百官，同高虎拥立世子昭即位。即以本年为元年，是为孝公。孝公嗣位，论功行赏，进崔夭为大夫。大出金帛，厚犒宋军。襄公留齐境五日，方才回宋。时鲁僖公起大兵来救无亏，闻孝公已立，中道而返。自此鲁、齐有隙。不在话下。

再说公子潘与公子商人计议，将出兵拒敌之事，都推在公子元身上。国、高二国老，明知四家同谋，欲孝公释怨修好，单治首乱雍巫、竖刁二人之罪，尽诛其党，余人俱赦不问。是秋八月，葬桓公于牛首堙之上，连起三大坟。以晏蛾儿附葬于旁，另起一小坟。又为无亏、公子元之故，将长卫姬、少卫姬两宫内侍宫人，悉令从葬，死者数百人。后至晋永嘉末年，天下大乱，有村人发桓公冢前有水银池，寒气触

鼻，人不敢入，经数日，其气渐消。乃牵猛犬入冢中，得金蚕数十斛；珠襦玉匣，繒彩军器，不可胜数。冢中骸骨狼藉，皆殉葬之人也。足知孝公当日葬父之厚矣。亦何益哉！髯仙有诗云：

冢三堆峻似山，金蚕玉匣出人间。

从来厚蓄多遭发，薄葬须知不是慳。

话分两头。却说宋襄公自败了齐兵，纳世子昭为君，自以为不世奇功，便想号召诸侯，代齐桓公为盟主。又恐大国难致，先约滕、曹、邾、繒小国，为盟于曹国之南。曹、邾二君到后，滕子婴齐方至。宋襄公不许婴齐与盟，拘之一室。繒君惧宋之威，亦来赴会，已逾期二日矣。宋襄公问于群臣曰：“寡人甫^①倡盟好，繒小国，辄敢怠慢，后期二日，不重惩之，何以立威！”大夫公子荡进曰：“向者齐桓公南征北讨，独未服东夷之众。君欲威中国，必先服东夷。欲服东夷，必用繒子。”襄公曰：“用之何如？”公子荡曰：“睢水之次，有神能致风雨。东夷皆立社祠之，四时不缺。君诚用繒子为牺牲^②，以祭睢神。不惟神将降福，使东夷闻之，皆谓君能生杀诸侯，谁不耸^③惧来服？然后借东夷之力，以征诸侯，伯业成矣。”上卿公子目夷谏曰：“不可，不可！古者小事不用大牲，重物命也，况于人乎？夫祭祀，以为人祈福也。杀人以祈人福，神必不飨。且国有常祀，宗伯所掌。睢水河神，不过妖鬼耳！夷欲所祀，君亦祀之，未见君之胜于夷也。而谁肯服之？齐桓公主盟四十

① 甫：方、才，刚开始。

② 牺牲：祭祀用的食物。

③ 耸：敬。

年，存亡继绝，岁有德施于天下。今君才一举盟会，而遂戮诸侯以媚妖神，臣见诸侯之惧而叛我，未见其服也。”公子荡曰：“子鱼之言谬矣！君之图伯与齐异。齐桓公制国二十余年，然后主盟，君能待乎？夫缓则用德，急则用威；迟速之序，不可不察也。不同夷，夷将疑我；不惧诸侯，诸侯将玩我。内玩而外疑，何以成伯？昔武王斩纣头，悬之太白旗，以得天下。此诸侯之行于天子者也。而何有于小国之君？君必用之。”

襄公本心急于欲得诸侯，遂不听目夷之言，使邾文公执繒子杀而烹之，以祭睢水之神。遣人召东夷君长，俱来睢水会祀。东夷素不习宋公之政，莫有至者。滕子婴齐大惊，使人以重赂求释，乃解婴齐之囚。曹大夫僖负羁谓曹共公襄曰：“宋躁而虐，事必无成，不如归也。”共公辞归，遂不具地主之礼。襄公怒，使人责之曰：“古者国君相见，有脯资饩牢^①以修宾主之好。寡君逗留于君之境上，非一日矣。三军之众，尚未知主人之所属。愿君图^②之！”僖负羁对曰：“夫授馆致饩，朝聘之常礼也。今君以公事涉于南鄙，寡人亟于奔命，未及他图。今君责以主人之礼，寡君愧甚，惟君恕之！”曹共公遂归。襄公大怒，传令移兵伐曹。公子目夷又谏曰：“昔齐桓公会盟之迹，遍于列国。厚往薄来，不责其施，不诛其不及。所以宽人之力，而恤人之情也。曹之缺礼，于君无损，何必用兵？”襄公不听，使公子荡将兵车三百乘，伐曹围其城。僖负羁随方设备，与公子荡相持三月，荡不能取胜。是时，郑文公首先朝楚，约鲁、齐、陈、蔡四国之君，与楚成王为盟

① 牢：粮食。

② 图：谋划。

于齐境。宋襄公闻之大惊。一来恐齐、鲁两国之中，或有倡伯者，宋不能与争；二来又恐公子荡攻曹失利，挫了锐气，貽笑于诸侯，乃召荡归。曹共公亦恐宋师再至，遣人至宋谢罪。自此宋、曹和睦如初。

再说宋襄公一心求伯，见小国诸侯，纷纷不服，大国反远与楚盟，心中愤急，与公子荡商议。公子荡进曰：“当今大国，无过齐、楚。齐虽伯主之后，然纷争方定，国势未张。楚僭王号，乍通中国，诸侯所畏。君诚不惜卑词厚币，以求诸侯于楚，楚必许之。借楚力以聚诸侯，复借诸侯以压楚，此一时权宜之计也。”公子目夷又谏曰：“楚有诸侯，安肯与我？我求诸侯于楚，楚安肯下我？恐争端从此开矣！”襄公不以为然。即命公子荡以厚赂如楚，求见楚成王。成王问其来意，许以明年之春，相会于鹿上之地。公子荡归报襄公，襄公曰：“鹿上齐地，不可不闻之齐侯。”复遣公子荡如齐修聘，述楚王期会之事。齐孝公亦许之。时宋襄公之十一年，乃周襄王之十二年也。

次年春正月，宋襄公先至鹿上，筑盟坛以待齐楚之君。二月初旬，齐孝公始至。襄公自负有纳孝公之功，相见之间，颇有德色。孝公感宋之德，亦颇尽地主之礼。又二十余日，楚成王方到。宋、齐二君接见之间，以爵为序。楚虽僭王号，实是子爵。宋公为首，齐侯次之，楚子又次之。这是宋襄公定的位次。至期，共登鹿上之坛，襄公毅然以主盟自居，先执牛耳，并不谦让。楚成王心中不悦，勉强受歃。

襄公拱手言曰：“兹父忝先代之后，作宾王家，不自揣德薄力微，窃欲修举盟会之政。恐人心不肃，欲借重二君之余

威，以合诸侯于敝邑之孟地，以秋八月为期。若君不弃，倡率诸侯，徼惠于盟，寡人愿世敦兄弟之好。自殷先王以下，咸拜君之赐，岂独寡人乎？”齐孝公拱手以让楚成王，成王亦拱手以让孝公。二君互相推让，良久不决。襄公曰：“二君若不弃寡人，请同署之。”乃出征会之牒，不送齐侯，却先送楚成王求署。孝公心中亦怀怏怏。楚成王举目观览，牒中叙合诸侯修会盟之意，效齐桓公衣裳之会，不以兵车。牒尾宋公先已署名。楚成王暗暗含笑，谓襄公曰：“诸侯君自能致，何必寡人？”襄公曰：“郑许久在君之宇下，而陈、蔡近者复受盟于齐，非乞君之灵，惧有异同。寡人是以借重于上国。”楚成王曰：“然则齐君当署，次及寡人可也。”孝公曰：“寡人于宋，犹宇下也，所难致者，上国之威令耳。”楚王笑而署名，以笔授孝公。孝公曰：“有楚不必有齐。寡人流离万死之余，幸社稷不陨，得从末歃为荣，何足重轻，而褻此简牒为耶？”坚不肯署。论齐孝公心事，却是怪宋襄公先送楚王求署，识透他重楚轻齐，所以不署。宋襄公自负有恩于齐，却认孝公是衷肠之语，遂收牒而藏之。三君于鹿上又叙数日，丁宁而别。髡仙有诗叹曰：

诸侯原自属中华，何用纷纷乞楚家？

错认同根成一树，谁知各自有丫叉？

楚成王既归，述其事于令尹子文。子文曰：“宋君狂甚！吾王何以征会许之？”楚王笑曰：“寡人欲主中华之政久矣，恨不得其便耳。今宋公倡衣裳之会，寡人因之以合诸侯，不亦可乎？”大夫成得臣进曰：“宋公为人好名而无实，轻信而寡谋，若伏甲以劫之，其人可虏也。”楚王曰：“寡人意正如此。”

子文曰：“许人以会而复劫之，人谓楚无信矣，何以服诸侯？”得臣曰：“宋喜于主盟，必有傲诸侯之心。诸侯未习宋政，莫之与也。劫之以示威，劫而释之，又可以示德。诸侯耻宋之无能，不归楚，将谁归乎？夫拘小信而丧大功，非策也。”子文奏曰：“子玉之计，非臣所及。”楚王乃使成得臣、斗勃二人为将，各选勇士五百人，操演听令，预定劫盟之计。不必详说，下文便见。

且说宋襄公归自鹿上，欣然有喜色，谓公子目夷曰：“楚已许我诸侯矣。”目夷谏曰：“楚，蛮夷也，其心不测。君得其口，未得其心。臣恐君之见欺也。”襄公曰：“子鱼太多心了。寡人以忠信待人，人其忍欺寡人哉？”遂不听目夷之言，传檄征会。先遣人于孟地筑起坛场，增修公馆，务极华丽。仓场中储积刍粮，以待各国军马食费。凡献享犒劳之仪，一一从厚，无不预备。至秋七月，宋襄公命乘车赴会。目夷又谏曰：“楚强而无义，请以兵车往。”襄公曰：“寡人与诸侯约为‘衣裳之会’若用兵车，自我约之，自我堕之，异日无以示信于诸侯矣。”目夷曰：“君以乘车全信，臣请伏兵车百乘于三里之外，以备缓急如何？”襄公曰：“子用兵车，与寡人用之何异？必不可！”临行之际，襄公又恐目夷在国起兵接应，失了他信义，遂要目夷同往。目夷曰：“臣亦放心不下，也要同去。”于是君臣同至会所。楚、陈、蔡、许、曹、郑六国之君。如期而至。惟齐孝公心怀怏怏，鲁僖公未与楚通，二君不到。襄公使候人迎接六国诸侯，分馆安歇，回报：“都用乘车。楚王侍从虽众，亦是乘车。”襄公曰：“吾知楚不欺吾也！”

太史卜盟日之吉，襄公命传知各国。先数日，预派定坛

上执事人等。是早五鼓，坛之上下，皆设庭燎，照耀如同白日。坛之旁，另有憩息之所，襄公先往以待。陈穆公款，蔡庄公甲午，郑文公捷，许僖公业，曹共公襄五位诸侯，陆续而至。伺候良久，天色将明，楚成王熊恽方到。襄公且循地主之礼，揖让了一番，分左右两阶登坛。右阶宾登，众诸侯不敢僭楚成王，让之居首。成得臣、斗勃二将相随，众诸侯亦各有从行之臣。不必细说。左阶主登，单只宋襄公及公子目夷、君臣二人。方才升阶之时，论个宾主。既登盟坛之上，陈牲歃血，要天矢日，列名载书，便要推盟主为尊了。宋襄公指望楚王开口，以目视之。楚王低头不语。陈、蔡诸国，面面相觑，莫敢先发。

襄公忍不住了，乃昂然而出曰：“今日之举，寡人欲修先伯主齐桓公故业，尊王安民，息兵罢战，与天下同享太平之福，诸君以为何如？”诸侯尚未答应，楚王挺身而前曰：“君言甚善！但不知主盟今属何人？”襄公曰：“有功论功，无功论爵，更有何言！”楚王曰：“寡人冒^①爵为王久矣。宋虽上公，难列王前，寡人告罪占先了。”便立在第一个位次。目夷扯襄公之袖，欲其权且忍耐，再作区处。襄公把个盟主捏在掌中，临时变卦，如何不恼。包著一肚子气，不免疾言遽色，谓楚王曰：“寡人徼福先代，忝为上公，天子亦待以宾客之礼。君言冒爵，乃僭号也。奈何以假王而压真公乎？”楚王曰：“寡人既是假王，谁教你请寡人来此？”襄公曰：“君之至此，亦是鹿上先有成议，非寡人之谩^②约也。”成得臣在旁大喝曰：

① 冒：称。

② 谩：欺蒙。

“今日之事，只问众诸侯，为楚来乎？为宋来乎？”陈、蔡各国，平素畏服于楚，齐声曰：“吾等实奉楚命，不敢不至。”楚王呵呵大笑曰：“宋君更有何说？”襄公见不是头，欲待与他讲理，他又不管理之长短。欲作脱身之计，又无片甲相护。正在踌躇，只见成得臣、斗勃卸去礼服，内穿重铠，腰间各插小红旗一面。将旗向坛下一招。那跟随楚王人众，何止千人，一个个俱脱衣露甲，手执暗器，如蜂攒蚁聚，飞奔上坛。各国诸侯，俱吓得魂不附体。成得臣先把宋襄公两袖紧紧捻定，同斗勃指挥众甲士，掳掠坛上所陈设玉帛器皿之类。一班执事，乱窜奔逃。宋襄公见公子目夷紧随在旁，低声谓曰：“悔不听子言，以至如此，速归守国，勿以寡人为念！”目夷料想跟随无益，乃乘乱逃回。不知宋襄公如何脱身，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话说楚成王假饰乘车赴会，跟随人众，俱是壮丁，内穿暗甲，身带暗器，都是成得臣、斗勃选练来的，好不勇猛！又遣蔿吕臣、斗般二将统领大军，随后而进，准备大大厮杀。宋襄公全然不知，堕其圈套。正是：“没心人遇有心人，要脱身时难脱身”了！楚王拿住了襄公，众甲士将公馆中所备献享犒劳之仪，及仓中积粟，掳掠一空。随行车乘，皆为楚有。陈、蔡、郑、许、曹五位诸侯，人人悚惧，谁敢上前说个方便！楚成王邀众诸侯至于馆寓，面数宋襄公六罪，曰：“汝伐齐之丧，擅废置，一罪也；滕子赴会稍迟，辄加絮辱，二罪也；用人代牲，以祭淫鬼，三罪也；曹缺地主之仪，其事甚小，汝乃恃强国之，四罪也；以亡国之余，不能度德量力，天象示戒，犹思图伯，五罪也；求诸侯于寡人，而妄自尊大，全无逊让之礼，六罪也。天夺其魄^①，单车赴会。寡人今日统甲车千乘，战将千员，踏碎睢阳城，为齐、宋各国报仇！诸君但少驻^②车驾，看寡人取宋而回，更与诸君痛饮十日方散。”众诸侯莫不

① 魄：灵魂。天夺其魄：上天夺去了你的灵魂。

② 驻：停。

唯唯^①。襄公顿口无言，似木雕泥塑一般。只多著两行珠泪。须臾，楚国大兵俱集，号曰千乘，实五百乘。楚成王赏劳了军士，拔寨都起，带了宋襄公，杀向睢阳城来。列国诸侯，奉楚王之命，俱屯孟地，无敢归者。史官有诗讥宋襄之失。诗云：

无端媚楚反遭殃，引得睢阳做战场。

昔日齐桓曾九合，何尝容楚近封疆？

却说公子目夷自孟地盟坛逃回本国，向司马公孙固说知宋公被劫一事，“楚兵旦暮且到，速速调兵，登陴把守。”公孙固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公子须暂摄君位，然后号令赏罚，人心始肃。”目夷附公孙固之耳曰：“楚人执我君以伐我，有挟而求也。必须如此如此，楚人必放吾君归国。”固曰：“此言甚当。”乃向群臣言：“吾君未必能归矣！我等宜推戴公子目夷，以主国事。”群臣知目夷之贤，无不欣然。公子目夷告于太庙，南面摄政。三军用命，铃柝^②严明。睢阳各路城门，把守得铁桶相似。方才安排停当，楚王大军已到，立住营寨。使将军斗勃向前打话，言：“尔君已被我拘执在此，生杀在我手。早早献土纳降，保全汝君性命！”公孙固在城楼答曰：“赖社稷神灵，国人已立新君矣。生杀任你，欲降不可得也！”斗勃曰：“汝君见在，安得复立一君乎？”公孙固曰：“立君以主社稷也，社稷无主，安得不立新君？”斗勃曰：“某等愿送汝君归国。何以相酬？”公孙固曰：“故君被执，已辱社稷，虽归亦不得为君矣。归与不归，惟楚所命。若要决战，我城中

① 唯唯：恭谦地答应。

② 柝：打更木棒。铃柝严明：号令严明。

甲车未曾损折，情愿决一死敌！”斗勃见公孙固答语硬挣^①，回报楚王。楚王大怒，喝教攻城。城上矢石如雨，楚兵多有损伤。连攻三日，乾折便宜，不能取胜。楚王曰：“彼国既不用宋君，杀之何如？”成得臣对曰：“王以杀繒子为宋罪，今杀宋公，是效尤也。杀宋公犹杀匹夫耳。不能得宋，而徒取怨，不如释之。”楚王曰：“攻宋不下，又释其君，何以为名？”得臣对曰：“臣有计矣。今不与孟之会者，惟齐、鲁二国。齐与我已两次通好，且不必较。鲁礼义之邦，一向辅齐定伯，目中无楚。若以宋之俘获献鲁，请鲁君于亳都相会，鲁见宋俘，必恐惧而来。鲁、宋是葵邱同盟之人，况鲁侯甚贤，必然为宋求情，我因以为鲁君之德。是我一举而兼得宋、鲁也。”楚王鼓掌大笑曰：“子玉真有见识！”乃退兵屯于亳都，用宜申为使，将卤获数车，如曲阜献捷。其书云：

宋公傲慢无礼，寡人已幽之于亳。不敢擅功，谨献捷于上国，望君辱临，同决其狱！

鲁僖公览书大惊，正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明知楚使献捷，词意夸张，是恐吓之意。但鲁弱楚强，若不往会，恐其移师来伐，悔无及矣！乃厚待宜申，先发回书，驰报楚王，言“鲁侯如命，即日赴会。”鲁僖公随后发驾，大夫仲遂从行。来至亳都，仲遂因宜申先容^②，用私礼先见了成得臣，嘱其于楚王前，每事方便。得臣引鲁僖公与楚成王相见，各致敬慕之意。其时，陈、蔡、郑、许、曹五位诸侯，俱自孟地来会，和鲁僖公共是六位，聚于一处商议。郑文公开言，欲尊楚王

① 挣：有力。

② 先容：事先联络、介绍。

为盟主。诸侯噤嘿未应。鲁僖公奋然曰：“盟主须仁义布闻，人心悦服。今楚王恃兵车之众，袭执上公，有威无德，人心疑惧。吾等与宋，俱有同盟之谊，若坐视不救，惟知奉楚，恐被天下豪杰耻笑。楚若能释宋公之囚，终此盟好，寡人敢不惟命是听！”众诸侯皆曰：“鲁侯之言甚善！”仲遂将这话私告于成得臣，得臣转闻于楚王。楚王曰：“诸侯以盟主之义责寡人，寡人其可违乎？”乃于亳郊，更筑盟坛，期以十二月癸丑日，歃血要神^①，同赦宋罪。

约会已定。先一日将宋公释放，与众诸侯相见。宋襄公且羞且愤，满肚不乐，却又不得不向诸侯称谢。至日，郑文公拉众诸侯，敦请楚成王登坛主盟。成王执牛耳，宋鲁以下，次第受歃。襄公敢怒而不敢言。事毕，诸侯各散。宋襄公讹闻公子目夷已即君位，将奔卫以避之。公子目夷遣使已到，致词曰：“臣所以摄位者，为君守也。国固君之国，何为不入？”须臾，法驾齐备，迎襄公以归，目夷退就臣列。胡曾先生论襄公之释，全亏公子目夷定计，神闲气定，全不以旧君为意；若手忙脚乱，求归襄公，楚益视为奇货，岂肯轻放。有诗赞云：

金注^② 何如瓦注奇？新君能解旧君围。

为君守位仍推位，千古贤名诵目夷。

又有诗说六位诸侯，公然媚楚求宽，明明把中国操纵之权，授之于楚，楚目中尚有中国乎？诗云：

从来免死自狐悲，被劫何人劫是谁？

① 要神：求神。

② 注：酒器。

用夏媚夷全不耻，还夸释宋得便宜。

宋襄公志欲求伯，被楚人捉弄一场，反受大辱。怨恨之情，痛入骨髓，但恨力不能报。又怪郑伯倡议，尊楚王为盟主，不胜其愤，正要与郑国作对。时周襄王之十四年春三月，郑文公如楚行朝礼，宋襄公闻之大怒，遂起倾国之兵，亲讨郑罪，使上卿公子目夷辅世子王臣居守。目夷谏曰：“楚、郑方睦，宋若伐郑，楚必救之。此行恐不能取胜，不如修德待时为上。”大司马公孙固亦谏。襄公怒曰：“司马不愿行，寡人将独往！”固不敢复言，遂出师伐郑。襄公自将中军，公孙固为副，大夫乐仆伊、华秀老、公子荡、向訾守等皆从行。

谍人报知郑文公。文公大惊，急遣人告急于楚。楚成王曰：“郑事我如父，宜亟救之。”成得臣进曰：“救郑不如伐宋。”楚成王曰：“何故？”得臣对曰：“宋公被执，国人已破胆矣。今复不自量，以大兵伐郑，其国必虚。乘虚而捣之，其国必惧。此不待战而知胜负者也。若宋还而自救，彼亦劳矣。以逸制劳，安往而不得志耶？”楚王以为然。即命得臣为大将，斗勃副之，兴兵伐宋。宋襄公正与郑相持，得了楚兵之信，兼程而归，列营于泓水之南以拒楚。成得臣使人下战书。公孙固谓襄公曰：“楚师之来，为救郑也。吾以释郑谢楚，楚必归。不可与战。”襄公曰：“昔齐桓公兴兵伐楚，今楚来伐而不与战，何以继桓公之业乎？”公孙固又曰：“臣闻‘一姓不再兴’。天之弃商^①久矣，君欲兴之，得乎？且吾之甲不如楚坚，兵不如楚利，人不如楚强。宋人畏楚如畏蛇蝎，君何恃以胜

① 商：商朝。早被周武王所灭。

楚？”襄公曰：“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寡人兵甲不足，仁义有余。昔武王虎贲三千，而胜殷亿万之众，惟仁义也。以有道之君，而避无道之臣，寡人虽生不如死矣。”乃批战书之尾，约以十一月朔日，交战于泓阳。命建大旗一面于辂车，旗上写“仁义”二字。公孙固暗暗叫苦，私谓乐仆伊曰：“战主杀而言仁义，吾不知君之仁义何在也？天夺君魄矣，窃为危之！吾等必戒慎其事，毋致丧国足矣。”至期，公孙固未鸡鸣而起，请于襄公，严阵以待。

且说楚将成得臣屯兵于泓水之北，斗勃请“五鼓济^①师，防宋人先布阵以扼我。”得臣笑曰：“宋公专务迂阔，全不知兵。吾早济早战，晚济晚战，何所惧哉？”天明，甲乘始陆续渡水。公孙固请于襄公曰：“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轻。我今乘其半渡，突前击之，是吾以全军而制楚之半也。若令皆济，楚众我寡，恐不敌，奈何？”襄公指大旗曰：“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公孙固又暗暗叫苦。须臾，楚兵尽济。成得臣服琼弁，结玉纓；绣袍软甲，腰挂雕弓，手执长鞭，指挥军士，东西布阵，气宇昂昂，旁若无人。公孙固又请于襄公曰：“楚方布阵，尚未成列，急鼓之必乱。”襄公唾其面曰：“咄！汝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耶？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公孙固又暗暗叫苦。

楚兵阵势已成，人强马壮，漫山遍野，宋兵皆有惧色。襄公使军中发鼓，楚军中亦发鼓。襄公自挺长戈，带著公子荡、

① 济：渡河。本书济字很多。

向訾守二将，及门官之众，催车直冲楚阵。得臣见来势凶猛，暗传号令，开了阵门，只放襄公一队车骑进来。公孙固随后赶上护驾，襄公已杀入阵内去了。只见一员上将挡住阵门，口口声声叫道：“有本事的快来决战！”那员将乃斗勃也。公孙固大怒，挺戟直刺斗勃，勃即举刀相迎。两下交战，未及二十合，宋将乐仆伊引军来到，斗勃微有著忙之意。恰好阵中又冲出一员上将蔣氏吕臣，接住乐仆伊厮杀。公孙固乘忙，覷个方便，拨开刀头，驰入楚军。斗勃提刀来赶，宋将华秀老又到，牵住斗勃，两对儿在阵前厮杀。公孙固在楚阵中，左冲右突。良久，望见东北角上甲士如林，围裹甚紧，疾驱赴之。正遇宋将向訾守，流血被面，急呼曰：“司马可速来救主！”公孙固随著訾守，杀入重围，只见门官之众，一个个身带重伤，兀自与楚军死战不退。原来襄公待下人极有恩，所以门官皆尽死力。楚军见公孙固英勇，稍稍退却。公孙固上前看时，公子荡要害被伤，卧于车下，“仁义”大旗，已被楚军夺去了。襄公身被数创，右股中箭，射断膝筋，不能起立。公子荡见公孙固到来，张目曰：“司马好扶主公，吾死于此矣！”言讫而绝。公孙固感伤不已。扶襄公于自己车上，以身蔽之，奋勇杀出。向訾守为后殿，门官等一路拥卫，且战且走。比及脱离楚阵，门官之众，无一存者。宋之甲车，十丧八九。乐仆伊华、秀老见宋公已离虎穴，各自逃回。成得臣乘胜追之，宋军大败。辎重器械，委弃殆尽。公孙固同襄公连夜奔回。宋兵死者甚众，其父母妻子，皆相讪于朝外，怨襄公不听司马

之言，以致于败。襄公闻之，叹曰：“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①。寡人将以仁义行师，岂效此乘危扼险之举哉？”举国无不讥笑。后人相传，以为宋襄公行仁义，失众而亡，正指战泓之事。髡翁有诗叹云：

不恤滕纆恤楚兵，宁甘伤股博虚名。

宋襄若可称仁义，盗跖文王两不明。

楚兵大获全胜，复渡泓水，奏凯而还。方出宋界，哨马报“楚王亲率大军接应，见屯柯泽。”得臣即于柯泽谒见楚王献捷。楚成王曰：“明日郑君将率其夫人，至此劳军，当大陈俘馘^②以夸示之。”原来郑文公的夫人聃氏，正是楚成王之妹，是为文聃。以兄妹之亲，驾了輜輶，随郑文公至于柯泽，相会楚王。楚王示以俘获之盛。郑文公夫妇称贺，大出金帛，犒赏三军。郑文公敦请楚王来日赴宴。次早，郑文公亲自出郭^③，邀楚王进城。设享于太庙之中，行九献礼，比于天子。食品数百，外加笾豆^④六器，宴享之侈，列国所未有也。文聃所生二女，曰伯聃、叔聃，未嫁在室。文聃又率之以甥礼见舅，楚王大喜。郑文公同妻女更番进寿。自午至戌，吃得楚王酩酊大醉。楚王谓文聃曰：“寡人领情过厚，已逾量矣！妹与二甥，送我一程何如？”文聃曰：“如命。”郑文公送楚王出城，先别。文聃及二女，与楚王并驾而行，直至军营。原来楚王看上了二甥美貌，是夜拉入寝室，遂成枕席之欢。文聃彷徨

① 不重伤：不杀受伤者。不擒二毛：不俘老兵。

② 馘：被杀者的左耳，作记功。

③ 郭：外城。

④ 笾豆：礼器。

于帐中，一夜不寐。然畏楚王之威，不敢出声。以舅纳甥，真禽兽也！次日，楚王将军获之半，赠于文平，载其二女以归，纳之后宫。郑大夫叔詹叹曰：“楚王其不得令终乎？享以成礼，礼而无别，是不终也。”

且不说楚、宋之事。再表晋公子重耳，自周襄王八年适齐，至襄王十四年，前后留齐共七年了。遭桓公之变，诸子争立，国内大乱。及至孝公嗣位，又反先人之所为，附楚仇宋，纷纷多事。诸侯多与齐不睦。赵衰等私议曰：“吾等适齐，谓伯主之力，可借以图复也。今嗣君失业，诸侯皆叛，此其不能为公子谋，亦明矣。不如更适他国，别作良图。”乃相与见公子，欲言其事。公子重耳溺爱齐姜，朝夕欢宴，不问外事。众豪杰伺候十日，尚不能见。魏犢怒曰：“吾等以公子有为，故不憚劳苦，执鞭从游。今留齐七载，偷安惰志，日月如流。吾等十日不能一见，安能成其大事哉？”狐偃曰：“此非聚谈之处，诸君都随我来。”乃共出东门外里许，其地名曰桑阴。一望都是老桑，绿荫重重，日色不至。赵衰等九位豪杰，打一圈儿席地而坐。赵衰曰：“子犯计将安出？”狐偃曰：“公子之行，在我而已。我等商议停妥，预备行装，一等公子出来，只说邀他郊外打猎，出了齐城，大家齐必劫他上路便了。但不知此行，得力在于何国？”赵衰曰：“宋方图伯，且其君好名之人，盍往投之。如不得志，更适秦、楚，必有遇焉。”狐偃曰：“吾与公孙司马有旧，且看如何？”众人商议许久方散。只道幽僻之处，无人知觉，却不道“若要不知，除非莫说；若要不知，除非莫作。”其时姜氏的婢妾十余人，正在树上采桑喂蚕。见众人环坐议事，停手而听之，尽得其语，

回宫时，如此恁般，都述于姜氏知道。姜氏喝道：“那有此话，不得乱道！”乃命蚕妾十余人，幽之一室，至夜半尽杀之，以灭其口。蹴公子重耳起，告之曰：“从者将以公子更适他国，有蚕妾闻其谋。吾恐泄漏其机，或有阻当，今已除却矣。公子宜早定行计。”重耳曰：“人生安乐，谁知其他。吾将老此，誓不他往。”姜氏曰：“自公子出亡以来，晋国未有宁岁。夷吾无道，兵败身辱。国人不悦，邻国不亲，此天所以待公子也。公子此行，必得晋国，万勿迟疑！”重耳迷恋姜氏，犹弗肯。

次早，赵衰、狐偃、臼季、魏犢四人，立宫门之外，传语“请公子郊外射猎！”重耳尚高卧未起，使宫人报曰：“公子偶有微恙，尚未梳栊，不能往也。”齐姜闻言，急使人单召狐偃入宫。姜氏屏去左右，问其来意。狐偃曰：“公子向在翟国，无日不驰车骤马，伐狐击兔。今在齐，久不出猎，恐其四肢懒惰，故来相请，别无他意。”姜氏微笑曰：“此番出猎，非宋即秦、楚耶？”狐偃大惊曰：“一猎安得如此之远？”姜氏曰：“汝等欲劫公子逃归，吾已尽知，不得讳也。吾夜来亦曾苦劝公子，奈彼执意不从。今晚吾当设宴，灌醉公子，汝等以车夜载出城，事必谐矣。”狐偃顿首曰：“夫人割房闺之爱，以成公子之名，贤德千古罕有！”狐偃辞出，与赵衰等说知其事。凡车马人众，鞭刀糗余之类，收拾一一完备，赵衰、狐毛等先押往郊外停泊。只留狐偃、魏犢、颠颉三人，将小车二乘，伏于宫门左右。专等姜氏送信，即便行事。正是：“要为天下奇男子，须历人间万里程。”

是晚，姜氏置酒宫中，与公子把盏。重耳曰：“此酒为何

而设？”姜氏曰：“知公子有四方之志，特具一杯饯行耳。”重耳曰：“人生如白驹过隙，苟可适志，何必他求？”姜氏曰：“纵欲怀安，非丈夫之事也。从者乃忠谋，子必从之！”重耳勃然变色，搁杯不饮。姜氏曰：“子真不欲行乎？抑诳^①妾也？”重耳曰：“吾不行。谁诳汝！”姜氏带笑言曰：“行者，公子之志，不行者，公子之情。此酒为饯公子，今且以留公子矣。愿与公子尽欢可乎？”重耳大喜，夫妇交酢，更使侍女歌舞进觞。重耳已不胜饮，再四强之，不觉酩酊大醉，倒于席上。姜氏覆之以衾，使人召狐偃，狐偃知公子已醉，急引魏犢、颠颉二人入宫，和衾连席，抬出宫中。先用重褥衬贴，安顿车上停当。狐偃拜辞姜氏，姜氏不觉泪流。有词为证：

公子贪欢乐，佳人慕远行。

要成鸿鹄志，生割凤鸾情。

狐偃等催趲小车二乘，赶黄昏离了齐城。与赵衰等合做一处，连夜驱驰。约行五六十里，但闻得鸡声四起，东方微白。重耳方才在车儿上翻身，唤宫人取水解渴。时狐偃执辔在傍，对曰：“要水须待天明。”重耳自觉摇动不安，曰：“可扶我下床。”狐偃曰：“非床也，车也。”重耳张目曰：“汝为谁？”对曰：“狐偃。”重耳心下恍然，知为偃等所算。推衾而起，大骂子犯：“汝等如何不通知我，将我出城，意欲何为？”狐偃曰：“将以晋国奉公子也。”重耳曰：“未得晋，先失齐，吾不愿行！”狐偃诳曰：“离齐已百里矣。齐侯知公子之逃，必

① 诳：欺骗。

发兵来追，不可复也。”重耳勃然发怒，见魏犢执戈侍卫，乃夺其戈以刺狐偃。不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话说公子重耳怪狐偃用计去齐，夺魏犇之戈以刺偃，偃急忙下车走避，重耳亦跳下车挺戈逐之。赵衰、臼季、狐射姑、介子推等，一齐下车解劝。重耳投戟于地，恨恨不已。狐偃叩首请罪曰：“杀偃以成公子，偃死愈于生矣！”重耳曰：“此行有成则已，如无所成，吾必食舅氏之肉！”狐偃笑而答曰：“事若不济，偃不知死在何处，焉得与尔食之？如其克济^①，子当列鼎而食^②。偃肉腥臊，何足食？”赵衰等并进曰：“某等以公子负大有为之志，故舍骨肉，弃乡里，奔走道途，相随不舍，亦望垂功名于竹帛耳。今晋君无道，国人孰^③不愿戴公子为君？公子自不求入，谁走齐国而迎公子者！今日之事，实出吾等公议，非子犯一人之谋，公子勿错怪也。”魏犇亦厉声曰：“大丈夫当努力成名，声施后世。奈何恋恋儿女子目前之乐，而不思终身之计耶？”重耳改容曰：“事既如此，惟诸君命。”狐毛进乾糒，介子推捧水以进。重耳与诸人各饱食。

① 克：成功；济：完成。

② 列鼎而食：鼎，炊具。生活侈靡。吃牛、羊等五畜。

③ 孰：谁。

壶叔等割草饲马，重施衔勒^①再整轮辕，望前进发。有诗为证：

凤脱鸡群翔万仞，虎离豹穴奔千山。

要知重耳能成伯，只在周游列国间。

不一日行至曹国。却说曹共公为人，专好游嬉，不理朝政；亲小人，远君子，以谀佞为腹心，视爵位如粪土。朝中服赤芾乘轩车者，三百余人，皆里巷市井之徒，胁肩谄笑之辈。见晋公子带领一班豪杰到来，正是“薰^②、莠不同器”了！惟恐其久留曹国，都阻挡曹共公不要延接他。大夫僖负羁谏曰：“晋、曹同姓，公子穷而过我，宜厚礼之。”曹共公曰：“曹，小国也，而居列国之中，子弟往来，何国天之？若一一待之以礼，则国微费重，何以支吾？”负羁又曰：“晋公子贤德闻于天下，且重瞳骀胁，大贵之征，不可以寻常子弟视也。”曹共公一团稚气，说贤德他也不管。说到重瞳骀胁，便道：“重瞳寡人知之，未知骀胁如何？”负羁对曰：“骀胁者，骀胁骨相合如一，乃异相也。”曹共公曰：“寡人不信，姑留馆中，俟其浴而观之。”乃使馆人自延公子进馆。以水饭相待，不致饬，不设享，不讲宾主之礼。重耳怒而不食。馆人进澡盆请浴。重耳道路腌臢^③正想洗涤尘垢，乃解衣就浴。曹共公与嬖幸数人，微服至馆，突入浴室，迫近公子，看他的骀胁。言三语四，嘈杂一番而去。狐偃等闻有外人，急忙来看，犹闻嬉笑之声。询问馆人，乃曹君也。君臣无不愠怒。

① 衔勒：套马。

② 薰：香草。莠：臭草。

③ 腌臢：肮脏。

却说僖负羁谏曹伯不听，归到家中。其妻吕氏迎之，见其面有忧色，问：“朝中何事？”负羁以晋公子过曹，曹君不礼为言。吕氏曰：“妾适往郊外采桑，正值晋公子车从过去。妾观晋公子犹未的^①。但从行者数人，皆英杰也。吾闻：‘有其君者，必有其臣；有其臣者，必有其君。’以从行诸子观之，晋公子必能光复晋国。此时兴兵伐曹，玉石俱焚，悔之无及。曹君既不听忠言，子当私自结纳可也。妾已备下食品数盘，可藏白璧于中。以为贽见之礼。结交在未遇之先，子宜速往。”僖负羁从其言，夜叩公馆。重耳腹中方馁^②，含怒而坐。闻曹大夫僖负羁求见馈飧，乃召之人。负羁再拜。先为曹君请罪，然后述自家致敬之意。重耳大悦，叹曰：“不意曹国有此贤臣！亡人幸而返国，当图相报！”重耳进食，得盘中白璧，谓负羁曰：“大夫惠顾亡人，使不饥饿于土地足矣，何用重贿？”负羁曰：“此外臣一点敬心，公子万乞勿弃！”重耳再三不受。负羁退而叹曰：“晋公子穷困如此，而不贪吾璧，其志不可量也！”次日，重耳即行，负羁私送出城十里方回。史官有诗云：

错看龙虎作狴犴^③，盲眼曹共识见微。

堪叹乘轩三百辈^④，无人及得负羁妻！

重耳去曹适宋。狐偃前驱先到，与司马公孙固相会。公孙固曰：“寡君不自量，与楚争胜，兵败股伤，至今病不能起。然闻公子之名，向慕久矣。必当扫除馆舍，以候车驾。”公孙

① 未的：未达目的，未看到。

② 馁：饿。

③ 狴犴：被猎的走兽。

④ 辈：车。

固人告于宋襄公。襄公正恨楚国，日夜求贤人相助，以为报仇之计。闻晋公子远来，晋乃大国，公子又有贤名，不胜之喜！其奈伤股未痊，难以面会。随命公孙固郊迎授馆，待以国君之礼，馈之七牢。次日，重耳欲行。公孙固奉襄公之命，再三请其宽留。私问狐偃：“当初齐桓公如何相待？”偃备细告以纳姬赠马之事。公孙固回复宋公。宋公曰：“公子昔年已婚宋国矣。纳女吾不能，马则如数可也。”亦以马二十乘相赠，重耳感激不已。住了数日，馈问不绝。狐偃见宋襄公病体没有痊愈之期，私与公孙固商议复国一事。公孙固曰：“公子若惮风尘之劳，敝邑虽小，亦可以息足。如有大志，敝邑新遭丧败，力不能振，更求他大国，方可济耳。”狐偃曰：“子之言，肺腑也。”即日告知公子，束装起程。宋襄公闻公子欲行，复厚赠资粮衣履之类，从人无不欢喜。

自晋公子去后，襄公箭疮日甚一日，不久而薨。临终，谓世子王臣曰：“吾不听子鱼之言，以及于此！汝嗣位，当以国委之。楚，大仇也，世世勿与通好。晋公子若返国，必然得位。得位必能合诸侯，吾子孙谦事^①之，可以少安。”王臣再拜受命。襄公在位十四年薨。王臣主丧即位，是为成公。髡仙有诗论宋襄公德力俱无，不当列于五伯之内。诗云：

一事无成身死伤，但将迂语自称扬。

腐儒^②全不稽名实，五伯犹然列宋襄。

再说重耳去宋，将至郑国，早有人报知郑文公。文公谓群臣曰：“重耳叛父而逃，列国不纳，屡至饥馁。此不肖之人，

① 谦：谦虚。事：共事，对待。

② 腐儒：迂腐保守的儒生。

不必礼之。”上卿叔詹谏曰：“晋公子有三助，乃天佑之人。不可慢也。”郑伯曰：“何为三助？”叔詹对曰：“‘同姓为婚，其类不蕃^①’今重耳乃狐女所生，狐与姬同宗，而生重耳。处有贤名，出无祸患，此一助也。自重耳出亡，国家不靖，岂非天意有待治国之人乎？此二助也。赵衰、狐偃，皆当世英杰，重耳得而臣之，此三助也。有此三助，君其礼之。礼同姓，恤困穷，尊贤才，顺天命，四者皆美事也。”郑伯曰：“重耳且老矣，是何能为？”叔詹对曰：“君若不能尽礼，则请杀之，毋留仇讎^②，以遗后患。”郑伯笑曰：“大夫之言甚矣！既使寡人礼之，又使寡人杀之。礼之何恩，杀之何怨？”乃传令门官，闭门勿纳。

重耳见郑不相延接，遂驱车竟过。行至楚国，谒见楚成王。成王亦待以国君之礼，设享九献。重耳谦让不敢当。赵衰侍立，谓公子曰：“公子出亡在外，十余年矣，小国犹轻慢，况大国乎？此天命也，子勿让。”重耳乃受其享。终席，楚王恭敬不衰。重耳言词亦愈逊。由此两人甚相得，重耳遂安居于楚。

一日，楚王与重耳猎于云梦之泽。楚王卖弄武艺，连射一鹿一兔，俱获之。诸将皆伏地称贺。适有人熊一头，冲车而过，楚王谓重耳曰：“公子何不射之？”重耳拈弓搭箭，暗暗祝祷：“某若能归晋为君，此箭去，中其右掌。”飏的一箭，正穿右掌之上，军士取熊以献。楚王惊服曰：“公子真神箭也！”须臾，围场中发起喊来。楚王使左右视之，回报道：“山谷中

① 蕃：繁殖。

② 讎：等。

赶出一兽，似熊非熊。其鼻如象，其头似狮，其足似虎，其发如豺，其鬣似野豕，其尾似牛，其身大于马，其文黑白斑驳。剑戟刀箭，俱不能伤。嚼铁如泥，车轴裹铁，俱被啮食。矫捷无伦，人不能制，以此喧闹。”楚王谓重耳曰：“公子生长中原，博闻多识，必知此兽之名？”重耳回顾赵衰，衰前进曰：“臣能知之。此兽其名曰‘獾’，秉天地之金气而生。头小足卑，好食铜铁，便溺所至，五金见之，皆消化为水。其骨实无髓，可以代槌。取其皮为褥，能辟瘟去湿。”楚王曰：“然则何以制之？”赵衰曰：“皮肉皆铁所结，惟鼻孔中有虚窍，可以纯钢之物刺之；或以火炙，立死。金性畏火故也。”言毕，魏犇厉声曰：“臣不用兵器，活擒此兽，献于驾前。”跳下车来，飞奔去了。楚王谓重耳曰：“寡人与公子同往观之。”即命驰车而往。

且说魏犇赶入西北角围中，一见那兽，便挥拳连击几下。那兽全然不怕，大叫一声，如牛鸣之响。直立起来，用舌一舐，将魏犇腰间鎏金镗带，舐去一段。魏犇大怒曰：“孽畜不得无礼！”耸身一跃，离地约五尺许。那兽就地打一滚，又蹲在一边。魏犇心中愈怒，再复跃起。趁这一跃之势，用尽平生威力，腾身跨在那兽身上，双手将他项^①子抱住。那兽奋力踟躅。魏犇随之上下，只不放手。挣扎多时，那兽力势渐衰。魏犇凶猛有余，两臂抱持愈紧。那兽项子被勒，气塞不通，全不动弹。魏犇乃跳下身来，再舒铜筋铁骨两只臂膊，将那兽的象鼻一手捻定，如牵犬羊一般，直至二君之前。真虎

① 项：颈。

将也！赵衰命军士取火熏其鼻端，火气透入，那兽便软做一堆。魏犨方才放手，拔起腰间宝剑砍之。剑光迸起，兽毛亦不损伤。赵衰曰：“欲杀此兽取皮，亦当用火围而炙^①之。”楚王依其言。那兽皮肉如铁，经四围火炙，渐渐柔软，可以开剥。楚王曰：“公子相从诸杰，文武俱备，吾国中万不及一也！”时楚将成得臣在旁，颇有不服之意，即奏楚王曰：“吾王夸晋臣之武，臣愿与之比较。”楚王不许曰：“晋君臣，客也，汝当敬之。”是日猎罢，会饮大欢。

楚王谓重耳曰：“公子若返晋国，何以报寡人？”重耳曰：“子女玉帛，君所余也；羽毛齿革，则楚地之所产。何以报君王？”楚王笑曰：“虽然，必有所报。寡人愿闻之。”重耳曰：“若以君王之灵，得复晋国，愿同欢好，以安百姓。倘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请避君王三舍。”按行军三十里一停，谓之一舍，三舍九十里。言异日晋楚交兵，当退避三舍，不敢即战，以报楚相待之恩。当日饮罢，楚将成得臣怒言于楚王曰：“王遇晋公子甚厚，今重耳出言不逊，异日归晋，必负楚恩，臣请杀之。”楚王曰：“晋公子贤，其从者皆国器，似有天助。楚其敢违天乎？”得臣曰：“王即不杀重耳，且拘留狐偃、赵衰数人，勿令与虎添翼。”楚王曰：“留之不为吾用，徒取怨焉。寡人方施德于公子，以怨易德，非计也！”于是待晋公子益厚。

话分两头，却说周襄王十五年，实晋惠公之十四年。是岁惠公抱病在身，不能视朝。其太子圉，久质秦国，圉之母

① 炙：烤。

家，乃梁国也。梁君天道，不恤民力，日以筑凿为事。万民嗟怨，往往流徙入秦，以逃苛役。秦穆公乘民心之变，命百里奚兴兵袭梁，灭之。梁君为乱民所杀。太子圉闻梁见灭，叹曰：“秦灭我外家，是轻我也！”遂有怨秦之意。及闻惠公有疾，思想只身在外，外无哀怜之交，内无腹心之援。万一君父不测，诸大夫更立他公子，我终身客死于秦，与草木何异？不如逃归侍疾，以安国人之心。乃夜与其妻怀嬴，枕席之间，说明其事：“我如今欲不逃归，晋国非我之有。欲逃归，又割舍不得夫妇之情。你可与我同归晋国，公私两尽。”怀嬴泣下，对曰：“子一国太子，乃拘辱于此，其欲归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巾栉^①，欲以固子之心也。今从子而归，背弃君命，妾罪大矣。子自择便，勿与妾言。妾不敢从，亦不敢泄子之语于他人也。”太子圉遂逃归于晋。秦穆公闻子圉不别而行，大骂：“背义之贼！天不佑汝！”乃谓诸大夫曰：“夷吾父子，俱负寡人，寡人必有以报之！”自悔当时不纳重耳，乃使人访重耳踪迹，知其在楚，已数月矣。于是遣公孙枝聘于楚王，因迎重耳至秦，欲以纳之。重耳假意谓楚王曰：“亡人委命于君王，不愿入秦。”楚王曰：“楚、晋隔远，公子若求入晋，必须更历数国。秦与晋接境，朝发夕到。且秦君素贤，又与晋君相恶，此公子天赞之会也。公子其勉行！”重耳拜谢。楚王厚赠金帛车马，以壮其行色，重耳在路复数月，方至秦界。虽然经历尚有数国，都是秦、楚所属，况有公孙枝同行，一路安稳。自不必说。

① 栉：梳头。侍巾栉：服侍你洗脸梳头。

秦穆公闻重耳来信，喜形于色，郊迎授馆，礼数极丰。秦夫人穆姬，亦敬爱重耳，而恨子圉，劝穆公以怀嬴妻重耳，结为姻好。穆公使夫人告于怀嬴。怀嬴曰：“妾已失身公子圉矣，可再字乎？”穆姬曰：“子圉不来矣！重耳贤而多助，必得晋国。得晋国，必以汝为夫人，是秦、晋世为婚姻也。”怀嬴默然良久，曰：“诚如此，妾何惜一身，不以成两国之好？”

穆公乃使公孙枝通语于重耳。子圉与重耳有叔侄之分，怀嬴是嫡亲侄妇，重耳恐于碍伦理，欲辞有受。赵衰进曰：“吾闻怀嬴美而才，秦君及夫人之所爱也。不纳秦女，无以结秦欢。臣闻之：‘欲人爱己，必先爱人；欲人从己，必先从人。’无以结秦欢，而欲用秦之力，必不可得也。公子其毋辞！”重耳曰：“同姓为婚，犹有避焉。况犹子乎？”臼季进曰：“古之同姓，为同德也，非谓族也。昔黄帝、炎帝，俱有熊国君少典之子。黄帝生于姬水，炎帝生于姜水。二帝异德，故黄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姬、姜之族，世为婚姻。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惟姬、己各二，同德故也。德同姓同，族虽远，婚姻不通。德异姓异，族虽近，男女不避。尧为帝喾之子，黄帝五代之孙。而舜为黄帝八代之孙。尧之女于舜为祖姑，而尧以妻舜。舜未尝辞。古人婚姻之道若此。以德言，子圉之德，岂同公子？以亲言，秦女之亲，不比祖姑。况收其所弃，非夺其所欢，是何伤哉？”重耳复谋于狐偃曰：“舅犯以为可否？”狐偃问曰：“公子今求人，欲事之乎？抑代之也？”重耳不应。狐偃曰：“晋之统系，将在圉矣。如欲事之，是为国母。如欲代之，则仇雠之妻，又何问焉？”重耳犹有惭色。赵衰曰：“方夺其国，何有于妻？成大事而惜小节，

后悔何及？”重耳意乃决。公孙枝复命于穆公。重耳择吉布币，就公馆中成婚。怀嬴之貌，更美于齐姜，又妙选宗女四名为媵，俱有颜色。重耳喜出望处，遂不知有道路之苦矣。史官有诗论怀嬴之事云：

一女如何有二天？况于叔侄分相悬。

只因要结秦欢好，不恤人言礼义愆。^①

秦穆公素重晋公子之品，又添上甥舅之亲，情谊愈笃^②。三日一宴，五日一飧。秦世子罃亦敬事重耳，时时馈问。赵衰、狐偃等因与秦臣蹇叔、百里奚、公孙枝等深相结纳，共踴躍^③复国之事。一来公子新婚，二来晋国无衅，以此不敢轻易举动。自古道：“远到时来，铁树花开。”天生下公子重耳，有晋君之分。有名的伯主，自然生出机会。

再说太子圉自秦逃归，见了父亲晋惠公。惠公大喜曰：“吾抱病已久，正愁付托无人。今吾子得脱樊笼，复还储位，吾心安矣。”是秋九月，惠公病笃，托孤于吕省、卻芮二人，使辅子圉：“群公子不足虑，只要谨防重耳。”吕、卻二人顿首受命。是夜，惠公薨，太子圉主丧即位，是为怀公。怀公恐重耳在外为变，乃出令：“凡晋臣从重耳出亡者，因亲及亲，限三个月内俱要唤回。如期回者，仍复旧职，既往不咎。若过期不至，禄籍除名，丹书注死。父子兄弟坐视不召者，并死不赦！”老国舅狐突二子狐毛、狐偃，俱从重耳在秦，卻芮私劝狐突作书，唤二子归国。狐突再三不肯。卻芮乃谓怀公

① 愆：失。

② 笃：深厚。

③ 踴躍：自信。此不以徘徊解。但原文可能为筹措。

曰：“二狐有将相之才，今从重耳，如虎得翼。突不肯唤归，其意不测，主公当自与言之。”怀公即使人召狐突。突与家人诀别而行。来见怀公，奏曰：“老臣病废在家，不知宣召何言。”怀公曰：“毛偃在外，老国舅曾有家信去唤否？”突对曰：“未曾。”怀公曰：“寡人有令：‘过期不至者，罪及亲党。’老国舅岂不闻乎？”突对曰：“臣二子委质重耳，非一日矣。忠臣事君，有死无二！二子之忠于重耳，犹在朝诸臣之忠于君也。即使逃归，臣犹将数其不忠，戮于家庙。况召之乎？”怀公大怒，喝令二力士以白刃交加其颈，谓曰：“二子若来，免汝一死！”因索简^①置突前，卻芮执其手，使书之。突呼曰：“勿执我手，我当自书。”乃大书“子无二父，臣无二君”八字。怀公大怒曰：“汝不惧耶？”突对曰：“为子不孝，为臣不忠，老臣之所惧也。若死，乃臣子之常事，有何惧焉！”舒颈受刑。怀公命斩于市曹。太卜郭偃见其尸，叹曰：“君初嗣位，德未至于匹夫，而诛戮老臣，其败不久矣！”即日称疾不出。狐氏家臣，急忙逃奔秦国，报与毛偃知道。不知毛偃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简：竹片。当时尚无纸，字多写在竹片上。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话说狐毛、狐偃兄弟，从公子重耳在秦，闻知父亲狐突被子圉所害，捶胸大哭。赵衰、臼季等都来问慰。赵衰曰：“死者不可复生，悲之何益？且同见公子，商议大事。”毛偃收泪，同赵衰等来见重耳。毛偃言：“惠公已薨，子圉即位。凡晋臣从亡者，立限唤回，如不回，罪在亲党^①。怪老父不召臣等兄弟，将来^②杀害。”说罢，痛上心来，重复大哭。重耳曰：“二舅不必过伤，孤有复国之日，为汝父报仇。”即时驾车来见穆公，诉以晋国之事。穆公曰：“此天以晋国授公子，不可失也！寡人当身任之。”赵衰代对曰：“君若庇荫重耳，幸速图之！若待子圉改元告庙，君臣之分已定，恐动摇不易也。”穆公深然其言。

重耳辞回甥馆，方才坐定，只见门官通报：“晋国有人到此，说有机密事，求见公子。”公子召入，问其姓名。其人拜而言曰：“臣乃晋大夫栾枝之子栾盾也。因新君性多猜忌，以

① 亲党：组成集团。

② 来：招。将：已。

杀为威。百姓胥怨，群臣不服。臣父特遣盾私送款^①于公子。子圉心腹，只有吕省、卻芮二人，旧臣卻步扬、韩简等一班老成，俱疏远不用，不足为虑。臣父已约会卻溱、舟之侨等，敛集私甲，只等公子到来，便为内应。”重耳大喜，与之订约，以明年岁首为期，决至河上。栾盾辞去。重耳对天祷祝，以蓍布^②。筮得《泰卦》六爻安静，重耳疑之。召狐偃占其吉凶。偃拜贺曰：“是为天地配享，小往大来，上吉之兆。公子此行，不惟得国，且有主盟之分。”重耳乃以栾盾之言告狐偃。偃曰：“公子明日便与秦公请兵，事不宜迟。”重耳乃于次日复入朝谒秦穆公，穆公不待开言，便曰：“寡人知公子急于归国矣。恐诸臣不任其事，寡人当亲送公子至河。”重耳拜谢而出。犇豹闻穆公将纳公子重耳，愿为先锋效力，穆公许之。太史择吉于冬之十二月。先三日，穆公设宴，饯公子于九龙山。赠以白璧十双，马四百匹。帷席器用，百物俱备，粮草自不必说。赵衰等九人，各白璧一双，马四匹。重耳君臣俱再拜称谢。

至日，穆公自统谋臣百里奚、繇余，大将公子絳、公孙枝，先知犇豹等，率兵车四百乘，送公子重耳离了雍州城，望东进发。秦世子罃与重耳素本相得，依依不舍，直送至渭阳，垂泪而别。诗曰：

猛将精兵似虎狼，共扶公子立边疆。

怀公空自诛狐突，只手安能掩太阳？

周襄王十六年，晋怀公圉之元年，春正月，秦穆公同晋

① 款：款曲，详细情况。

② 蓍布：占卜用品。

公子重耳行至黄河岸口。渡河船只，俱已预备齐整。穆公重设饯筵，丁宁重耳曰：“公子返国，毋忘寡人夫妇也。”乃分军一半，命公子絳、罕豹护送公子济河，自己大军屯于河西。正是：“眼望捷旌旗，耳听好消息。”

却说壶叔主^①公子行李之事。自出奔以来，曹、卫之间，担饥受饿，不止一次。正是无衣惜衣，无食惜食。今日渡河之际，收拾行装，将日用的坏筵残豆，敝席破帷，件件搬运入船，有吃不尽的酒铺之类，亦皆爱惜如宝，摆列船内。重耳见了，呵呵大笑，曰：“吾今日入晋为君，玉食一方，要这些残敝之物何用？”喝教抛弃于岸，不留一些。狐偃私叹曰：“公子未得富贵，先忘贫贱。他日怜新弃旧，把我等同守患难之人，看做残敝器物一般，可不枉了这十九年辛苦！乘今日尚未济河，不如辞之，异时还有相念之日。”乃以秦公所赠白璧一双，跪献于重耳之前曰：“公子今已渡河，便是晋界。内有诸臣，外有秦将，不愁晋国不入公子之手。臣之一身，相从无益，愿留秦邦，为公子外臣。所有白璧一双，聊表寸意。”重耳大惊曰：“孤方与舅氏共享富贵，何出此言？”狐偃曰：“臣自知有三罪于公子，不敢相从。”重耳曰：“三罪何在？”狐偃对曰：“臣闻‘圣臣能使其君尊，贤臣能使其君安。’今臣不肖，使公子困于五鹿，一罪也；受曹、卫二君之慢，二罪也；乘醉出公子于齐城，致触公子之怒，三罪也。向以公子尚在羁旅，臣不敢辞。今入晋矣，臣奔走数年，惊魂几绝，心力并耗。譬之余筵残豆，不可再陈。敝席破帷，不可再设。留

① 主：主持，管理。

臣无益，去臣无损。臣是以求去耳！”重耳垂泪而言曰：“舅氏责孤甚当，乃孤之过也。”即命壶叔将已弃之物，一一取回；复向河设誓曰：“孤返国，若忘了舅氏之劳，不与同心共政者，子孙不昌^①”即取白璧投之于河曰：“河伯为盟证也！”时介子推在他船中，闻重耳与狐偃立盟，笑曰：“公子之归，乃天意也。子犯欲窃以为己功乎？此等贪图富贵之辈，吾羞与同朝！”自此有栖隐之意。

重耳济了黄河，东行至于令狐，其宰^② 邓慆，发兵登城拒守。秦兵围之，犴狴奋勇先登，遂破其城，获邓慆斩之。桑泉、臼衰，望风迎降。晋怀公闻谍报^③ 大惊，悉起境内车乘甲兵，命吕省为大将，卻芮副之，屯于庐柳，以拒秦兵。畏秦之强，不敢交战。公子縶乃为秦穆公书，使人送吕卻军中。略曰：

寡人之为德于晋，可谓至矣。父子背恩，视秦如仇。寡人忍其父，不能复忍其子。今公子重耳，贤德著闻，多士为辅。天人交助，内外归心。寡人亲率大军，屯于河上。命縶护送公子归晋，主其社稷。子大夫若能别识贤愚，倒戈来迎，转祸为福，在此一举！

吕、卻二人览书，半晌不语。欲接战，诚恐敌不过秦兵，又如龙门山故事；欲迎降，又恐重耳记著前仇，将他偕里克、犴郑之命。踌躇了多时，商量出一个计较来。乃答书于公子

① 昌：兴盛。

② 宰：守领。

③ 谍报：侦探报告。

絜，其略云：

某等自知获罪公子，不敢释甲；然翼戴公子，实某等之愿也！倘得与从亡诸子，共矢天日，各无相害，子大夫任其无咎，敢不如命。

公子絜读其回书，已识透其狐疑之意。乃单车造^①于庐柳，来见吕卻。吕卻欣然出迎，告以衷腹曰：“某等非不欲迎降，惧公子不能相容，欲以盟为信耳。”絜曰：“大夫若退军于西北，絜将以大夫之诚，告于公子，而盟可成也。”吕卻应诺。候公子絜别去，即便出令，退屯于郇城。重耳使狐偃同公子絜至郇城，与吕卻相会。是日刑牲歃血，立誓共扶重耳为君，各无二心。盟讫，即遣人相随狐偃至臼衰，迎接重耳到郇城大军之中，发号施令。怀公不见吕卻捷音，使寺人勃鞞至晋军催战。行至中途，闻吕卻退军郇城，与狐偃公子絜讲和，叛了怀公，迎立重耳，慌忙回报。怀公大惊，急集卻步扬、韩简、栾枝、士会等一班朝臣计议。那一班朝臣，都是向著公子重耳的，平昔见怀公专任吕卻，心中不忿：“今吕卻等尚且背叛，事到临头，召我等何用。”一个个托辞，有推病的，有推事的，没半个肯上前。怀公叹了一口气道：“孤不该私自逃回，失了秦欢，以致如此！”勃鞞奏曰：“群臣私约共迎新君，主公不可留矣！臣请为御，暂适高梁避难，再作区处。”

不说怀公出奔高梁。再说公子重耳，因吕、卻遣人来迎，遂入晋军。吕省、卻芮叩首谢罪，重耳将好言抚慰。赵衰、臼

① 造：到。

季等从亡诸臣，各各相见，吐露心腹，共保无虞。吕、卻大悦，乃拳重耳入曲沃城中，朝于武公之庙。绛都旧臣，栾枝、卻縠为首，引著士会、舟之侨、羊舌职、荀林父、先蔑箕、郑先都等三十余人，俱至曲沃迎驾。卻步扬、梁繇靡、韩简、家仆徒等，另做一班，俱往绛都郊外邀接。重耳入绛城即位，是为文公。按重耳四十三岁奔翟，五十五岁适齐，六十一岁适秦，及复国为君，年已六十二岁矣。

文公既立，遣人至高梁刺杀怀公。子圉自去年九月嗣位，至今年二月被杀，首尾为君，不满六个月。哀哉！寺人勃鞞收而葬之，然后逃回。不在话下。

却说文公宴劳秦将公子絳等，厚犒其军。有犴狴哭拜于地，请改葬其父犴郑。文公许之。文公欲留用犴狴，狴辞曰：“臣已委质于秦庭，不敢事二君也。”乃随公子絳到河西，回复秦穆公。穆公班师回国，史臣有诗美秦穆公云：

骊骊车骑过河东，龙虎乘时气象雄。

假使雍州无义旅，纵然多助怎成功？

却说吕省、卻芮迫于秦势，虽然一时迎降，心中疑虑，到底不能释然。对著赵衰、臼季诸人，未免有惭愧之意。又见文公即位数日，并不曾爵一有功，戮一有罪。举动不测，怀疑益甚。乃相与计较，欲率家甲造反，焚烧公宫，弑了重耳，别立他公子为君。思想：“在朝无可与商者。惟寺人勃鞞，乃重耳之深仇。今重耳即位，勃鞞必然惧诛。此人胆力过人，可邀与共事。”使人招之，勃鞞随呼而至。吕、卻告以焚宫之事，勃鞞欣然领命。三人歃血为盟，约定二月晦日会齐，夜半一齐举事。吕、卻二人，各往封邑，暗集人众。不在话下。

却说勃鞞虽然当面应承，心中不以为然。思量道：“当初奉献公之命，去伐蒲城。又奉惠公所差，去刺重耳。这是桀犬吠尧，各为其主。今日怀公已死，重耳即位，晋国方定，又干此大逆天道之事。莫说重耳有天人之助，未必成事；纵使杀了重耳，他从亡许多豪杰，休想轻轻放过了我。不如私下往新君处出首，把这话头，反做个进身之阶。此计甚妙。”又想：“自己是个有罪之人，不便直叩公宫。”遂于深夜往见狐偃。狐偃大惊，问曰：“汝得罪新君甚矣！不思远引避祸，而夤夜至此何也？”勃鞞曰：“某之此来，正欲见新君，求国舅一引进耳！”狐偃曰：“汝见主公，乃自投死也。”勃鞞曰：“某有机密事来告，欲救一国人性命。必面见主公，方可言之。”狐偃遂引至公宫门首。偃叩门先入，见了文公，述勃鞞求见之语。文公曰：“鞞有何事，救得一国人性命？此必托言求见，借舅氏作面情讨饶耳。”狐偃曰：“‘刳菟①之言，圣人择焉。’主公新立，正宜捐弃小忿，广纳忠告，不可拒之。”

文公意犹未释。乃使近侍传语责之曰：“汝斩寡人之快，此衣犹在，寡人每一见之寒心。汝又至翟行刺寡人，惠公限汝三日起身，汝次日即行，幸我天命见，不遭毒手。今寡人入国，汝有何面目来见？可速逃遁，迟则执汝付刑矣！”勃鞞呵呵大笑曰：“主公在外奔走十九年，世情尚未熟透耶？先君献公，与君父子；惠公则君之弟也。父仇其子，弟仇其兄，况勃鞞乎？勃鞞小臣，此时惟知有献惠，安知有君哉？昔管仲为公子纠射桓公中其钩，桓公用之，遂伯天下。如君所见，将

① 刳菟：打草的人。村野之人。

修射钩之怨，而失盟主之业矣。不见臣，不为臣损，但恐臣去，而君之祸不远也。”狐偃奏曰：“勃鞞必有所闻而来，君必见之。”文公乃召勃鞞入宫。勃鞞并不谢罪，但再拜口称“贺喜！”文公曰：“寡人嗣位久矣，汝今日方称贺，不已晚乎？”勃鞞对曰：“君虽即位，未足贺也。得勃鞞，此位方稳，乃可贺耳！”文公怪其言，屏开左右，愿闻其说。勃鞞将吕、卻之谋，如此恁般，细述一遍：“今其党布满城中，二贼又往封邑聚兵。主公不若乘间与狐国舅微服出城，往秦国起兵，方可平此难也。臣请留此，为诛二贼之内应。”狐偃曰：“事已迫矣！臣请从行。国中之事，子余必能料理。”文公叮嘱勃鞞：“凡事留心，当有重赏！”勃鞞叩首辞出。

文公与狐偃商议了多时，使狐偃预备温车于宫之后门，只用数人相随。文公召心腹内侍，吩咐如此如此，不可泄漏。是晚，依旧如常就寝。至五鼓，托言感寒疾腹痛，使小内侍执灯如厕。遂出后门，与狐偃登车出城而去。次早，宫中俱传主公有病，各来寝室问安，俱辞不见。宫中无有知其出外者。天明，百官齐集朝门，不见文公视朝，来至公宫询问。只见朱扉双闭，门上挂著一面免朝牌，守门者曰：“主公夜来偶染寒疾，不能下床。直待三月朔视朝，方可接见列位也。”赵衰曰：“主公新立，百事未举，忽有此疾，正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众人信以为真，各各叹息而去。吕、卻二人闻知文公患病不出，直至三月朔方才视朝，暗暗欢喜曰：“天教我杀重耳也！”

且说晋文公、狐偃潜行离了晋界，直入秦邦，遣人致密书于秦穆公，约于王城相会。穆公闻晋侯微行来到，心知国

中有变。乃托言出猎，即日命驾，竟至王城来会晋侯，相见之间，说明来意。穆公笑曰：“天命已定，吕卻辈何能为哉？吾料子余诸人，必能办贼，君勿虑也！”乃遣大将公孙枝屯兵河口，打探绛都消息，便宜行事。晋侯权住王城。

却说勃鞞恐吕、卻二人见疑，数日前，便寄宿于卻芮之家，假作商量。至二月晦日，勃鞞说卻芮曰：“主公约来早视朝，想病当小愈。宫中火起，必然出外。吕大夫守住前门，卻大夫守住后门，我领家众据朝门，以遏救火之人。重耳虽插翅难逃也！”卻芮以为然，言于吕省。是晚，家众各带兵器火种，分头四散埋伏。约莫三更时分，于宫门放起火来。那火势好不凶猛！宫人都在睡梦中惊醒，只道宫中遗漏，^①大惊小怪，一齐都乱起来。火光中但见戈甲纷纷，东冲西撞，口内大呼：“不要走了重耳！”宫人遇火者，烂额焦头；逢兵者，伤肢损体。哀哭之声，耳不忍闻。吕省仗剑直入寝宫，来寻文公，并无踪影。撞见卻芮，亦仗剑从后宰门入来，问吕省：“曾了事否？”吕省对答不出，只是摇头。二人又冒火覆身^②搜寻一遍，忽闻外面喊声大举，勃鞞仓忙来报曰：“狐、赵、栾、魏等各家，悉起兵众前来救火。若至天明，恐国人俱集，我等难以脱身。不如乘乱出城，候至天明，打听晋侯死生的确，再作区处。”吕卻此时，不曾杀得重耳，心中早已著忙了，全无主意。只得号召其党，杀出朝门而去。史官有诗云：

毒火无情杀械成，谁知车驾在王城！

晋侯若记留袂恨，安得潜行会舅甥？

① 遗漏：出事。此为宫中着火。

② 覆身：回身。

且说狐、赵、栾、魏等各位大夫，望见宫中失火，急忙敛集兵众，准备挠钩水桶，前来救火，原不曾扫帐厮杀。直至天明，将火扑灭，方知吕、卻二人造反。不见了晋侯，好大吃一惊！有先前吩咐心腹内侍，火中逃出，告知：“主公数日前，于五鼓微服出宫，不知去向。”赵衰曰：“此事问狐国舅便知。”狐毛曰：“吾弟子犯，亦于数日前入宫，是夜便不曾归家。想君臣相随，必然预知二贼之逆谋。吾等只索严守都城，修葺宫寝，以待主公之归可也。”魏犇曰：“贼臣造逆，焚宫弑主。今虽逃不远，乞付我一旅之师，追而斩之。”赵衰曰：“甲兵，国家大权，主公不在，谁敢擅动。二贼虽逃，不久当授首矣。”

再说吕、卻等屯兵郊外，打听得晋君未死，诸大夫闭城谨守；恐其来追，欲奔他国，但未决所向。勃鞞给^①之曰：“晋君废置，从来皆出秦意。况二位与秦君原有旧识，今假说公宫失火，重耳焚死。去投秦君，迎公子雍而立之，重耳虽不死，亦难再入矣。”吕省曰：“秦君向与我有王城之盟，今日只合投之。但未知秦肯容纳否？”勃鞞曰：“吾当先往道意，如其慨许，即当偕往。不然，再作计较。”勃鞞行至河口，闻公孙枝屯兵河西，即渡河求见，各各吐露心腹，说出真情。公孙枝曰：“既贼臣见投，当诱而诛之，以正国法，无负便宜^②之托可也。”乃为书托勃鞞往召吕、卻。书略曰：

新君入国，与寡君原有割地之约。寡君使枝宿兵河西，理明疆界，恐新君复如惠公故事也。今闻

① 给：欺骗。

② 宜：便宜行事，不必请示而自作处理。

新君火厄，二大夫有意于公子雍，此寡君之所愿闻。

大夫其速来共计！

吕、卻得书，欣然而往。至河西军中，公孙枝出迎。叙话之后，设席相款。吕、卻坦然不疑。谁知公孙枝预遣人报知秦穆公，先至王城等候。吕、卻等留连三日，愿见秦君。公孙枝曰：“寡君驾在王城，同往可也。车徒暂屯此地，俟大夫返驾，一同济河何如？”吕卻从其言。行至王城，勃鞞同公孙枝先驱入城，见了秦穆公，使犂牛往迎吕卻。穆公伏晋文公于围屏之后。吕、卻等继至，谒见已毕，说起迎立子雍之事。穆公曰：“公子雍已在此了！”吕、卻齐声曰：“愿求一见。”穆公呼曰：“新君可出矣！”只见围屏后一位贵人，不慌不忙，叉手步出。吕卻睁眼看之，乃文公重耳也。吓得吕省、卻芮魂不附体，口称“该死！”叩头不已。穆公邀文公同坐。文公大骂：“逆贼！寡人何负于汝而反？若非勃鞞出首，潜出宫门，寡人已为灰烬矣！”吕、卻此时方知为勃鞞所卖。报称：“勃鞞实歃血同谋，愿与俱死。”文公笑曰：“勃鞞若不共歃，安知汝谋如此？”喝叫武士拿下，就命勃鞞监斩。须臾，二颗人头，献于阶下。可怜吕省、鞞芮辅佐惠、怀，也算一时豪杰，索性屯军庐柳之时，与重耳做个头敌，不失为从一忠臣！既已迎降，又复背叛，今日为公孙枝所诱，死于王城，身名俱败，岂不哀哉！文公即遣勃鞞，将吕、卻首级，往河西招抚其众；一面将捷音驰报国中。众大夫皆喜曰：“不出子余所料也！”赵衰等忙备法驾，往河东迎接晋侯。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话说晋文公在干城，诛了吕省、卻芮，向秦穆公再拜称谢。因以亲迎夫人之礼，请逆^①怀嬴归国。穆公曰：“弱女已失身子围，恐不敢辱君之宗庙，得备嫔嫱^②之数足矣。”文公曰：“秦、晋世好，非此不足以主宗祀。舅其勿辞！且重耳之出，国人莫知，今以大婚为名，不亦美乎？”穆公大喜，乃邀文公复至雍都，盛饰輜輶，以怀嬴等五人归之。又亲送其女，至于河上，以精兵三千护送，谓之“纪纲之仆”。今人称管家为纪纲，盖始于此。文公同怀嬴等济河。赵衰诸臣，早备法驾于河口，迎接夫妇升车。百官扈从，旌旗蔽日，鼓乐喧天，好不闹热！昔时宫中夜遁，如入土之龟，缩头缩尾；今番河上荣归，如出冈之凤，双宿双飞。正所谓彼一时，此一时也。文公至绛，国人无不额手称庆。百官朝贺，自不必说。遂立怀嬴为夫人。

当初晋献公嫁女伯姬之时，使郭偃卜卦，其繇云：“世作甥舅，三定我君。”伯姬为秦穆公夫人，穆公女怀嬴，又为晋

① 逆：接。

② 嫔嫱：宫内外女官。

文公夫人，岂不是“世作甥舅？”穆公先送夷吾归国，又送重耳归国；今日文公避难而出，又亏穆公诱诛吕卻，重整山河，岂不是“三定我君”？又穆公曾梦宝夫人，引之游于天阙，谒见上帝，遥闻殿上呼穆公之名曰：“任好听旨，汝平晋乱！”如是者再。穆公先平里克之乱，复平吕、卻之乱。一筮一梦，无不应验。诗云：

万物荣枯皆有定，浮生碌碌空奔忙。

笑彼愚人不安命，强觅冬雷和夏霜。

文公追恨吕、卻二人，欲尽诛其党。赵衰谏曰：“惠怀以严刻失人心，君宜更之以宽。”文公从其言，乃颁行大赦。吕、卻之党甚众，虽见赦文，犹不自安，^①讹言^②日起。文公心以为忧。忽一日侵晨，小吏头须叩宫门求见。文公方解发而沐，闻之怒曰：“此人窃吾库藏，致寡人行资缺乏，乞食曹、卫。今日尚何见为？”阍人如命辞之。头须曰：“主公得无方沐乎？”阍者惊曰：“汝何以知之？”头须曰：“夫沐者，俯首曲躬，其心必覆；^③心覆则出言颠倒，宜我之求见而不得也。且主公能容勃鞞，得免吕、卻之难；今独不能容头须耶？头须此来，有安晋国之策。君必拒之，头须从此逃矣。”阍人遽以其言告于文公，文公曰：“是吾过也！”亟索冠带装束，召头须入见。头须叩头请罪讫，然后言曰：“主公知吕、卻之党几何？”文公蹙眉而言曰：“众甚。”头须奏曰：“此辈自知罪重，虽奉赦犹在怀疑，主公当思所以安之。”文公曰：“安之

① 安：安心。

② 讹言：谣言。

③ 覆：颠倒。

何策？”头须奏曰：“臣窃主公之财，使主公饥饿。臣之获罪，国人尽知。若主公出游而用臣为御，使举国之人，闻且见之，皆知主公之不念旧恶，而群疑尽释矣。”文公曰：“善。”乃托言巡城，用头须为御。吕、卻之党见之，皆私语曰：“头须窃君之藏，今且仍旧录用，况他人乎？”自是讹言顿息。文公仍用头须掌库藏之事。因有恁般容人之量，所以能安定晋国。

文公先为公子时，已娶过二妻。初娶徐赢早卒。再娶逼姑，生一子一女，子名欢，女曰伯姬。逼姑亦薨于蒲城。文公出亡时，子女俱幼，弃之于蒲，亦是头须收留，寄养于蒲民遂氏之家，岁给粟帛无缺。一日，乘间言于文公。文公大惊曰：“寡人以为死于兵刃久矣，今犹在乎？何不早言？”头须奏曰：“臣闻‘母以子贵，子以母贵。’君周游列国，所至送女^①生育已繁。公子虽在，未卜君意何如？是以不敢遽白耳。”文公曰：“汝如不言，寡人几负不慈之名！”即命头须往蒲，厚赐遂氏，迎其子女以归，使怀赢母之。遂立欢为太子，以伯姬赐与赵衰为妻，谓之赵姬。

翟君闻晋侯嗣位，遣使称贺，送季隗归晋。文公问季隗之年，对曰：“别来八载，今三十有二矣。”文公戏曰：“犹幸不及二十五年也。”齐孝公亦遣使送姜氏于晋，晋侯谢其玉成之美。姜氏曰：“妾非不贪夫妇之乐，所以劝驾者，正为今日耳。”文公将齐、翟二姬平昔贤德，述于怀赢。怀赢称赞不已，固请让夫人之位于二姬。于是更定宫中之位。立齐女为夫人，翟女次之，怀赢又次之。赵姬闻季隗之归，亦劝其夫赵衰，迎

① 送女：奉赠妻子。

接叔隗母子。衰辞曰：“蒙主公赐婚，不敢复念翟女也！”赵姬曰：“此世俗薄德之语，非妾所愿闻也。妾虽贵，然叔隗先配，且有子矣，岂可怜新而弃旧乎？”赵衰口虽唯唯，意犹未决。赵姬乃入宫奏于文公曰：“妾夫不迎叔隗，欲以不贤之名遗^①妾，望父侯作主！”文公乃使人至翟，迎叔隗母子以归。赵姬以内子^②之位让翟女，赵衰又不可。赵姬曰：“彼长而妾幼，彼先而妾后；长幼先后之序，不可乱也。且闻子盾，齿已长矣，而又有才，自当立为嫡子。妾居偏房，理所当然。苦必不从，妾惟有退居宫中耳！”衰不得已，以姬言奏于文公。文公曰：“吾女能推让如此，虽周太妊莫能过也！”遂宣叔隗母子入朝，立叔隗为内子，立盾为嫡子。叔隗亦固辞，文公喻以赵姬之意，乃拜受谢恩而出。盾时年十七岁，生得气宇轩昂，举动有则^③，通诗书，精射御，赵衰甚爱之，后赵姬生三子，曰同，曰括，曰婴，其才皆不及盾。此是后话。史官叙赵姬之贤德，赞云：

阴性好闭，不嫉则妒，惑夫逞骄，篡嫡敢怒。褒进申绌，服懽^④自怖，理显势穷，误人自误，贵而自残，高而自卑，同括下盾，隗压于姬。谦谦令德，君子所师，文公之女，成季之妻。

再说晋文公欲行复国之赏。乃大会群臣，分为三等：以从亡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三等之中，又各

① 遗：落下。

② 内子：嫡妻。

③ 则：规则，榜样。

④ 懽：欢。

别其劳之轻重，而上下其赏。第一等从亡中，以赵衰、狐偃为最；其他狐毛、胥臣、魏犢、狐射姑、先轸、颠颉，以次而叙。第二等送款者，以栾枝、卻縠为最，其他士会、舟之侨、孙伯纠、祁满等，以次而叙。第三等迎降者，卻步扬、韩简为最；其他梁繇靡，家仆徒、卻乞、先蔑、屠击等，以次而叙。无采地者赐地，有采地者益封。别以白璧五双赐狐偃曰：“向者投璧于河，以此为报。”又念狐突冤死，立庙于晋阳之马鞍山，后人因名其山曰狐突山。又出诏令于国门：“倘有遗下功劳未叙者，许其自言。”小臣壶叔进曰：“臣自蒲城相从主公，奔走四方，足踵俱裂。居则侍寝食，出则戒车马，未尝顷刻离左右也。今主公行从亡之赏，而不及于臣，意者臣有罪乎？”文公曰：“汝来前，寡人为汝明之。夫导我以仁义，使我肺腑开通者，此受上赏；辅我以谋议，使我不辱诸侯者，此受次赏；冒矢石，犯锋镝，^①以身卫寡人者，此复受次赏。故上赏赏德，其次赏才，又其次赏功。若夫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行且及汝矣。”壶叔愧服而退。文公乃大出金帛，遍赏與僮^②仆隶之辈，受赏者无不感悦。惟魏犢、颠颉二人，自恃才勇，见赵衰、狐偃都是文臣，以辞令为事，其赏却在己上，心中不悦，口内稍有怨言。文公念其功劳，全不计较。

又有介子推，原是从亡人数，他为人狷介^③无比。因济河之时，见狐偃有居功之语，心怀鄙薄，耻居其列。自随班

① 锋镝：锋，刀口；镝：箭头。

② 僮：低下之奴仆。

③ 狷介：结身自好。

朝贺一次以后，托病居家，甘守清贫，躬自织屨，以侍奉其老母。晋侯大会群臣，论功行赏，不见子推，偶尔忘怀，竟置不问。邻人解张，见子推无赏，心怀不平；又见国门之上，悬有诏令：“倘有遗下功劳未叙，许其自言。”特地叩子推之门，报此消息。子推笑而不答。老母在厨下闻之，谓子推曰：“汝效劳十九年，且曾割股救君，劳苦不小。今日何不自言？亦可冀数锺之粟米，共朝夕之饔飧，岂不胜于织屨乎？”子推对曰：“献公之子九人，惟主公最贤。惠怀不德，天夺其助，以国属于主公。诸臣不知天意，争据其功，吾方耻之！吾宁终身织屨，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也！”老母曰：“汝虽不求禄，亦宜入朝一见，庶不没汝割股之劳。”子推曰：“孩儿既无求于君，何以见为？”老母曰：“汝能为廉士，吾岂不能为廉士之母？吾母子当隐于深山，毋溷^①于市井中也。”子推大喜曰：“孩儿素爱绵上，高山深谷，今当归此。”乃负其母奔绵上，结庐于深谷之中，草衣木食，将终其身焉。邻舍无知其去迹者。惟解张知之，乃作书夜悬于朝门。文公设朝，近臣收得此书，献于文公。文公读之，其词曰：

有龙矫矫，悲夫其所；数蛇从之，周流天下。龙饥乏食，一蛇割股；龙返于渊，安其壤土。数蛇入穴，皆有宁字；一蛇无穴，号于中野！

文公览毕，大惊曰：“此介子推之怨词也！昔寡人过卫乏食，子推割股以进。今寡人大赏功臣，而独遗子推，寡人之过何辞？”即使人往召子推，子推已不在矣。文公拘其邻舍，

① 溷：混。

诘问子推去处：“有能言者，寡人并官之。”解张进曰：“此书亦非子推之书，乃小人所代也。子推耻于求赏，负其母隐于绵上深谷之中。小人恐其功劳泯没，是以悬书代为白之。”文公曰：“若非汝悬书，寡人几忘子推之功矣！”遂拜解张为下大夫。即日驾车，用解张为前导，亲往绵山，访求子推。只见峰峦叠叠，草树萋萋；流水潺潺，行云片片；林鸟群噪，山谷应声；竟不得子推踪迹。正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左右拘得农夫数人到来，文公亲自问之。农夫曰：“数日前，曾有人见一汉子，负一老姬，息于此山之足^①汲水饮之，复负之登山而去。今则不知所之也。”文公命停车于山下，使人遍访，数日不得。文公面有愠色，谓解张曰：“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耶？吾闻子推甚孝，若举火焚林，必当负其母而出矣。”魏犇进曰：“从亡之日，众人皆有功劳，岂独子推哉？今子推隐身以要君，逗遛车驾，虚费时日。待其避火而出，臣当羞之！”乃使军士于山前山后，周围放火，火烈风猛，延烧数里，三日方息。子推终不肯出，子母相抱，死于枯柳之下。军士寻得其骸骨。文公见之，为之流涕。命葬于绵山之下，立祠祀之。环山一境之田，皆作祠田，使农夫掌其岁祀。“改绵山曰介山，以志寡人之过！”后世于绵上立县，谓之介休，言介子推休息于此也。焚林之日，乃三月五日清明之候。国人思慕子推，以其死于火，不忍举火，为之冷食一月，后渐减至三日，至今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各处，每岁冬至后一百五日，预作乾糒，以冷水食之，谓之“禁火”，亦曰“禁烟”。

① 足：脚。此山之足：山脚。

因以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遇节，家家插柳于门，以招子推之魂。或设野祭，焚纸钱，皆为子推也。胡曾有诗云：

羁继从游十九年，天涯奔走备颠连。

食君割股心何赤？辞禄焚躯志甚坚！

绵上烟高标气节，介山祠壮表忠贤。

只今禁火悲寒食，胜却年年挂纸钱。

文公既定君臣之赏，大修国政。举善任能，省刑薄敛，通商礼宾，拯寡救乏。国中大治。周襄王使太宰周公孔，及内使叔兴，赐文公以侯伯之命。文公待之有加礼。叔兴归见襄王，言：“晋侯必伯诸侯，不可不善也。”襄王自此辀齐而亲晋，不在话下。

是时郑文公臣服于楚，不通中国。恃强凌弱，怪滑伯事卫不事郑，乃兴师伐之。滑伯惧而请成。郑师方退，滑仍旧事卫，不肯服郑。郑文公大怒，命公子士泄为将，堵俞弥副之，再起大军伐滑。卫文公与周方睦，诉郑于周。周襄王使大夫游孙伯伯服至郑，为滑求解。未至，郑文公国之，怒曰：“郑、卫一体也，王何厚于卫，而薄于郑耶？”命拘游孙伯伯服于境上，俟破滑凯旋，方可释之。孙伯被拘，其左右奔回，诉知周襄王。襄王骂曰：“郑捷欺朕太甚，朕必报之！”问群臣：“谁能为朕问罪于郑者？”大夫颀叔、桃子二人进曰：“郑自先王兵败，益无忌惮。今又挟荆蛮^①为重，虐执王臣。若兴兵问罪，难保必胜。以臣之愚，必借兵于翟，方可伸威。”大夫富辰连声曰：“不可，不可！古人云：‘疏不间亲。’郑虽

^① 荆蛮：楚国。

无道，乃子友之后，于天子兄弟也。武公著东迁之劳，厉公平子颓之乱，其德均不可忘。翟乃戎狄豺狼，非我同类。用异类而蔑同姓，修小怨而置大德，臣见其害，未见其利也。”颓叔、桃子曰：“昔武王伐商，九夷俱来助战，何必同姓？东山之征，实因管蔡。郑之横逆，犹管蔡也。翟之事周，未尝失礼。以顺诛逆，不亦可乎？”襄王曰：“二卿之言是也。”乃使颓叔、桃子如翟，谕以伐郑之事。翟君欣然奉命，假以出猎为名，突入郑地，攻破栎城，以兵戍之。遣使同二大夫告捷于周。周襄王曰：“翟有功于朕，朕今中宫新丧，欲以翟为婚姻何如？”颓叔、桃子曰：“臣闻翟人之歌曰：‘前叔隗，后叔隗，如珠比玉生光辉。’言翟有二女，皆名叔隗，并有殊色。前叔隗乃咎如国之女，已嫁晋侯。后叔隗乃翟君所生，今尚未聘，王可求之。”襄王大喜，复命颓叔、桃子往翟求婚。翟人送叔隗至周，襄王欲立为继后。富辰又谏曰：“王以翟为有功，劳之可也。今以天子之尊，下配夷女。翟恃其功，加以姻亲，必有窥伺之患矣。”襄王不听，遂以叔隗主中宫之政。

说起那叔隗，虽有韶颜，素无闺德，在本国专好驰马射箭。翟君每出猎，必自请随行。日与将士每驰逐原野，全无拘束。今日嫁与周王，居于深宫，如笼中之鸟，槛内之兽，甚不自在。一日，请于襄王曰：“妾幼习射猎，吾父未尝禁也。今郁郁^① ① 宫中，四肢懈倦，将有痿痹之疾。王何不举大狩，使妾观之？”襄王宠爱方新，言无不从。遂命太史择日，大集车徒，较^② ② 猎于北邙山。有司张幕于山腰，襄王与隗后坐而观

① 郁郁：沉闷。

② 较：竞逐。

之。襄王欲悦隗后之意，出令曰：“日中为期，得三十禽者，赏辎车三乘；得二十禽者，赏以辎车二乘；得十禽者，赏以辎车一乘；不逾十禽者，无赏。”一时王子王孙及大小将士，击狐伐兔，无不各逞其能，以邀厚赏。打围良久，太史奏“日已中矣。”襄王传令撤回，诸将各献所获之禽，或一十，或二十。惟有一位贵人，所献逾三十之外。那贵人生得仪容俊伟，一表人物。乃襄王之庶弟，名曰带，国人皆称曰太叔，爵封甘公。因先年夺嫡不遂，又召戎师以伐周，事败出奔齐国，后来惠后再三在襄王面前辩解求恕，大夫富辰，亦劝襄王兄弟修好，襄王不处已，召而复之。今日在打围中，施逞精神，拔了个头筹。襄王大喜，即赐辎车如数。其余计获多少，各有赐赉。

隗后坐于王侧，见甘公带才貌不凡，射艺出众，夸奖不迭。问之襄王，知是金枝玉叶，十分心爱。遂言于襄王曰：“天色尚早，妾意欲自打一围，以健筋骨，幸吾王降旨！”襄王本意欲取悦隗后，怎好不准其奏，即命将士重整围场。随后解下绣袍。原来袍内，预穿就窄袖短衫，罩上异样黄金锁子轻细之甲。腰系五彩纯丝绣带。用玄色轻绡六尺，周围抹额^① 笼蔽凤笄^②，以防尘土。腰悬箭镞，手执朱弓。妆束得好不齐整！有诗为证：

花般绰约玉般肌，幻出戎装态更奇。

仕女班中夸武艺，将军队里擅娇姿。

隗后这回装束，别是一般丰采，喜得襄王微微含笑。左右驾

① 抹额：束在额上的巾。

② 笼蔽凤笄：扎紧头发。

戎辂以待。隗后曰：“车行不如骑迅。妾随行诸婢，凡翟国来的，俱惯驰马。请于王前试之。”襄王命多选良马，鞴勒停当。待婢陪骑者，约有数人。隗后方欲跨马，襄王曰：“且慢。”遂问同姓诸卿中：“谁人善骑？保护王后下场。”甘公带奏曰：“臣当效劳。”这一差，正暗合了隗后之意。待婢簇拥隗后，做一队儿骑马先行。甘公带随后跨著名驹赶上，不离左右。隗后要在太叔面前，施逞精神。太叔亦要在隗后面前，夸张手段。未试弓箭，且试跑马。隗后将马连鞭几下，那马腾空一般去了。太叔亦跃马而前。转过山腰，刚刚两骑马，讨个并头。隗后将丝缰勒住，夸奖甘公曰：“久慕王子大才，今始见之！”太叔马上欠身曰：“臣乃学骑耳，不乃王后万分之一！”隗后曰：“太叔明早可到太后宫中问安，妾有话讲。”言犹未毕，侍女数骑俱到。隗后以目送情，甘公轻轻点头，各勒马而回。恰好山坡下，赶出一群麋鹿来，太叔左射麋，右射鹿，俱中之。隗后亦射中一鹿。众人喝采一番。隗后复跑马至于山腰，襄王出幕相迎曰：“王后辛苦！”隗后以所射之鹿，拜献襄王。太叔亦以一麋一鹿呈献。襄王大悦。众将及军士，又驰射一番，方才撤围。御庖将野味烹调以进，襄王颁赐群臣，欢饮而散。

次日，甘公带入朝谢赐，遂至惠后宫中问安。其时隗后已先在矣。隗后预将贿赂，买嘱随行宫侍，遂与太叔眉来眼去。两下意全，托言起身，遂私合于侧室之中。男贪女爱，极其眷恋之情。临别两不相舍。隗后嘱咐大叔：“不时入宫相会。”大叔曰：“恐王见疑。”随后曰：“妾自能周旋，不必虑也！”惠后宫人，颇知其事。只因太叔是太后的爱子，况且事体重大，

不敢多口。惠后心上，亦自觉著，反吩咐宫人“闲话少说。”隗后的宫侍，已自遍受赏赐，做了一路，为之耳目。太叔连宵达旦，潜住宫中，只瞒得襄王一人。史官有诗叹曰：

太叔无兄何有嫂？襄王爱弟不防妻。

一朝射猎成私约，始悔中宫女是夷。^①

又有诗讥襄王不该召太叔回来，自惹其祸。诗云：

明知篡逆性难悛，便不行诛也绝亲。

引虎入门谁不噬，襄王真是梦中人！

大凡做好事的心，一日小一日；做歹事的胆，一日大一日。甘公带与隗后私通，走得路熟，做得事惯，渐渐不避耳目，不顾利害，自然败露出来。那隗后少年贪欲，襄王虽则宠爱，五旬之人，到底年力不相当了，不时在别寝休息。太叔用些贿，使些势，那把守宫门的，无过是内侍之辈，都想道：“太叔是太后的爱子，周王一旦晏驾，就是太叔为王了，落得他些赏赐，管他甚帐？”以此不分早晚，出入自如。

却说宫婢中有个小东，颇有几分颜色，善于音律。太叔一夕欢宴之际，使小东吹玉箫，太叔歌而和之，是夕开怀畅饮，醉后不觉狂荡，便按住小东求欢。小东惧怕隗后，解衣脱身。太叔大怒，拔剑赶逐，欲寻小东杀之。小东竟奔襄王别寝，叩门哭诉，说太叔如此恁般，“如今见在宫中。”襄王大怒，取了床头宝剑，趋至中宫，要杀太叔。毕竟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夷：夷人。贬称为野蛮人。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话说周襄王闻宫人小东之语，心头一时火起，急取床头宝剑，趋至中宫，来杀太叔。才行数步，忽然转念：“太叔乃太后所爱，我若杀之，外人不知其罪，必以我为不孝矣。况太叔武艺高强，倘然不逊，挺剑相持，反为不美。不如暂时隐忍，俟明日询有实迹，将隗后贬退，谅太叔亦无颜复留，必然出奔外境，岂不稳便？”叹了一口气，掷剑于地，复回寝宫，使随身内侍，打探太叔消息。回报：“太叔知小东来诉我王，已脱身出宫去矣。”襄王曰：“宫门出入，如何不禀命于朕？亦朕之疏于防范也！”次早，襄王命拘中宫侍妾审问。初时抵赖，唤出小东面证，遂不能隐，将前后丑情，一一招出。襄王将隗后贬入冷宫，封锁其门，穴墙以通饮食。太叔带自知有罪，逃奔翟国去了。惠太后惊成心疾，自此抱病不起。

却说颓叔、桃子，闻隗后被贬，大惊曰：“当初请兵伐郑，是我二人；请婚隗氏，又是我二人。今忽然被斥，翟君必然见怪。太叔今出奔在翟，定有一番假话，哄动翟君。倘然翟兵到来问罪，我等何以自解？”即日乘轻车疾驰，赶上太叔，做一路商量：“若见翟君，须是如此如此。”不一日，行到翟

国，太叔停驾于郊外。颓叔、桃子先入城见了翟君，告诉道：“当初我等原为太叔请婚，周王闻知美色，乃自取之，立为正宫。只为往太后处问安，与太叔相遇。偶然太叔叙起前因，说话良久，被宫人言语诬谤。周王轻信，不念贵国伐郑之劳，遂将王后贬入冷宫，太叔逐出境外。忘亲背德，无义无恩。乞假一旅之师，杀入王城，扶立太叔为王，救出王后，仍为国母，诚贵国之义举也。”翟君信其言，问：“太叔何在？”颓叔、桃子曰：“现在郊外候命。”翟君遂迎太叔入城。太叔请以甥舅之礼相见，翟君大喜。遂拨步骑五千，使大将赤丁同颓叔、桃子，奉太叔以伐周。

周襄王闻翟兵临境，遣大夫谭伯为使，至翟军中，谕以太叔内乱之罪。赤丁杀之，驱兵直逼王城之下。襄王大怒，乃拜卿士原伯贯为将，毛卫副之，率车三百乘，出城御敌。伯贯知翟兵勇猛，将辎车联络为营，如坚城一般，赤丁冲突数次，俱不能入。连日搦战，亦不出应。赤丁愤甚，乃定下计策，于翠云山搭起高台，上建天子旌旗，使军士假扮太叔，在台上饮宴歌舞为乐。却教颓叔、桃子各领一千骑兵，伏于山之左右，只等周兵到时，台上放炮为号，一齐拢杀将来。又教亲儿赤风子引骑兵五百，直逼其营辱骂，以激其怒。若彼开营出战，佯输诈败，引他走翠云山一路，便算功劳。赤丁与太叔引大队在后准备接应。分拨停当。

却说赤风子引五百骑兵搦战，原伯贯登垒望之，欺其寡少，便欲出战。毛卫谏曰：“翟人诡诈多端，只宜持重。俟其懈怠，方可击也。”挨至午牌时分，翟军皆下马坐地，口中大骂：“周王无道之君，用这般无能之将。降又不降，战又不战，

待要何如？”亦有卧地而骂者。原伯贯忍耐不住，喝教开营。营门开处，涌出车乘百余。车上立著一员大将，金盔绣袄，手执大杆刀，乃原伯贯也。赤风子忙叫：“孩儿们快上马！”自挺铁搦来迎战，不上十合，拨马往西而走。军士多有上马不及者，周军乱抢马匹，全无行列。赤风子回马，又战数合，渐渐引至翠云山相近。赤风子委弃马匹器械殆尽，引数骑奔山后去了。原伯贯抬头一望，见山上飞龙赤旗飘飏，绣伞之下，盖著太叔，大吹大擂饮酒。原伯贯曰：“此贼命合尽于吾手！”乃拣平坦处驱车欲上。山上檣木炮石打将下来，原伯正没计较。忽闻山坳中连珠炮响，左有颓叔，右有桃子，两路铁骑，如狂风骤雨，围裹将来。原伯心知中计，急救回车，来路上已被翟军砍下乱木，纵横道路，车不能行。原伯喝令步卒开路，军士都心慌胆落，不战而溃。原伯无计可施，卸下绣袍，欲杂于众中逃命。有小军叫曰：“将军到这里来！”颓叔听得叫声，疑为原伯，指挥翟骑追之，擒获二十余人，原伯果在其内。比及赤丁大军到时，已大获全胜。车马器械，悉为所俘。有逃脱的军士，回营报知毛卫。毛卫只教坚守，一面遣人驰奏周王，求其添兵助将。不在话下。

颓叔将原伯贯绑缚献功于太叔。太叔命囚之于营。颓叔曰：“今伯贯被擒，毛卫必然丧胆。若夜半往劫其营，以火攻之，卫可擒也。”太叔以为然，言于赤丁。赤丁用其策，暗传号令。是夜三鼓之后，赤丁自引步军千余，俱用利斧，劈开索链，劫入大营，就各车上，将芦苇放起火来。顷刻延烧，遍营中火球乱滚，军士大乱。颓叔、桃子各引精骑，乘势杀入，锐不可当。毛卫急乘小车，从营后而遁。正遇著步卒一队，为

首乃是太叔带，大喝：“毛卫那里走？”毛卫著忙，被太叔一枪刺于车下。翟军大获全胜，遂围王城。

周襄王闻二将被擒，谓富辰曰：“早不从卿言，致有此祸。”富辰曰：“翟势甚狂，吾王暂尔^①出巡，诸侯必有倡议纳王者。”周公孔奏曰：“王师虽败，若悉起百官家属，尚可背城一战。奈何轻弃社稷，委命于诸侯乎？”召公过奏曰：“言战者，乃危计也。以臣愚见，此祸皆本于叔隗。吾王先正其诛，然后坚守以待诸侯之救，可以万全。”襄王叹曰：“朕之不明，自取其祸！今太后病危，朕暂当避位，以慰其意。若人心不忘朕，听诸侯自图之可也。”因谓周、召二公曰：“太叔此来，为隗后耳。若取隗氏，必惧国人之谤，不敢居于王城。二卿为朕缮兵固守，以待朕之归可也。”周、召二公顿首受命。

襄王问于富辰曰：“周之接壤，惟郑、卫、陈三国，朕将安适？”富辰对曰：“陈、卫弱，不如适郑。”襄王曰：“朕曾用翟伐郑，郑得无怨乎？”富辰曰：“臣之劝王适郑者，正为此也。郑之先世，有功于周，其嗣必不忘。王以翟伐郑，郑心不平，固日夜望翟之背周，以自明其顺也。今王适郑，彼必喜于奉迎，又何怨焉？”襄王意乃决。富辰又请曰：“王犯翟锋而出，恐翟人悉众与王为难，奈何？臣愿率家属与翟决战，王乘机出避可也。”乃尽召子弟亲党，约数百人，勉以忠义，开门直犯翟营，牵住翟兵。襄王同简师父、左鄢父等十余人，出城望郑国而去。富辰与赤丁大战，所杀伤翟兵甚众。辰亦身被重伤，遇颓叔、桃子，慰之曰：“子之忠谏，天下所

^① 暂尔：突然。

知也，今日可以无死。”富辰曰：“昔吾屡谏王，王不听，以及此。若我不死战，王必以我为怼^①矣。”复力战多时，力尽而死。子弟亲党，同死者三百余人。史官有诗赞曰：

用夷凌夏^②，岂良谋？纳女宣淫祸自求。

骤谏不从仍^③死战，富辰忠义播《春秋》。

富辰死后，翟人方知襄王已出王城。时城门复闭，太叔命释原伯贯之囚，使于门外呼之。周、召二公立于城楼之上，谓太叔曰：“本欲开门奉迎，恐翟兵入城剽掠，是以不敢。”太叔请于赤丁，求其屯兵城外，当出府库之藏为犒，赤丁许之。太叔遂入王城，先至冷宫，放出隗后，然后往谒惠太后。太后见了太叔，喜之不胜，笑而绝。太叔且不治丧，先与隗后宫中聚阔。欲寻小东杀之，小东惧罪，先已投井自尽矣。呜呼哀哉！

次日，太叔假传太后遗命，自立为王，以叔隗为王后，临朝受贺。发府藏大犒翟军，然后为太后发丧。国人为之歌曰：

莫^④丧母，且娶妇，妇得嫂，臣娶后。为不渐，

言可丑！谁其逐之？我与尔^⑤左右！

太叔闻国人之歌，自知众论不服。恐生他变，乃与隗氏移驻于温。大治宫室，日夜取乐。王城内国事，悉委周、召二公料理，名虽为王，实未尝与臣民相接也。原伯贯逃往原城去了。此段话且搁过不提。

① 怼：恨。

② 夏：华夏。

③ 仍：乃。

④ 莫：暮。

⑤ 尔：你。

且说周襄王避出王城，虽然望郑国而行，心中未知郑意好歹。行至汜地，其地多竹而无公馆，一名竹川。襄王询士人，知入郑界，即命停车，借宿于农民封氏革堂之内。封氏问：“官居何职？”襄王言曰：“我周天子也。为国中有难，避而到此。”封氏大惊，叩头谢罪曰：“吾家二郎，夜来梦红日照于草堂。果有贵人下降。”即命二郎杀鸡为黍^①。襄王问：“二郎何人？”对曰：“民之后母弟也。与民同居于此，共爨^②同耕，以奉养后母。”襄王叹曰：“汝农家兄弟，如此和睦，朕贵为天子，反受母弟之害，朕不如此农民多矣！”因凄然泪下。大夫左鄢父进曰：“周公大圣，尚有骨肉之变。吾主不必自伤，作速告难于诸侯，料诸侯必不坐视。”襄王乃亲作书稿，使人分告齐、宋、陈、郑、卫诸国。略曰：

不谷^③不德，得罪于母之宠子弟带，越^④在郑地汜。敢告。简师父奏曰：“今日诸侯有志图伯者，惟秦与晋。秦有蹇叔、百里奚、公孙枝诸贤为政。晋有赵衰、狐偃、胥臣诸贤为政，必能劝其君以勤王之义，他国非所望也。”襄王乃命简师父告于晋；使左鄢父告于秦。

且说郑文公闻襄王居汜，笑曰：“天子今日方知翟之不如郑也。”即日使工师往汜地创立庐舍，亲往起居^⑤。省视器具，一切供应，不敢菲薄。襄王见郑文公颇有惭色。鲁宋诸国，亦遣使问安，各有馈献。惟卫文公不至。鲁大夫臧孙辰字文仲，

① 为黍：作饭。

② 爨：烧火做饭。

③ 谷：着。

④ 越：远。

⑤ 起居：问好。

闻之叹曰：“卫侯将死矣！诸侯之有王，犹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木无本必枯，水无源必竭，不死何为？”时襄王十八年之冬十月也。至明年春，卫文公薨。世子郑立，是为成公。果应臧文仲之言。此是后话。

再说简师父奉命告晋。晋文公询于狐偃，偃对曰：“昔齐桓之能合诸侯，惟尊王也。况晋数易其君，民以为常，不知有君臣之大义。君盍纳王而讨太叔之罪，使民知君之不可贰乎？继文侯辅周之勋，光武公启晋之烈，皆在于此。若晋不纳，秦必纳之，则伯业独归于秦矣。”文公使太史郭偃卜之。偃曰：“大吉！此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文公曰：“寡人何敢当此！”偃对曰：“周室虽衰，天命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其克叔带必矣。”文公曰：“更为我筮之。”得《乾》下《离》上《大有》之卦，第三爻动，变为《兑》下《离》上《睽》卦。偃断之曰：“《大有》之九三云：‘公用享于天子。’战克而王享，吉莫大焉！《乾》为天，《离》为日。日丽于天，昭明之象。《乾》变而《兑》，《兑》为《泽》，《泽》在下，以当《离》日之炆^①。是天子之恩光炆临晋国，又何疑焉？”文公大悦，乃大阅车徒，分左右二军，使赵衰将左军，魏犢佐之；郤溱将右军，颠颉佐之。文公引狐偃栾枝等，左右策应。临发时，河东守臣报称：“秦伯亲统大兵勤王，已在河上，不日渡河矣。”狐偃进曰：“秦公志在勤王，所以顿兵河上者，为东道之不通故也。如草中之戎，丽土之狄，皆车马必由之路。秦素未与通，恐其不顺，是以怀疑不进。君诚行赂于二夷，谕

① 炆：照。

以假道勤王之意，二夷必听。更使人谢秦君，言晋师已发，秦必退矣。”文公然其言。一面使狐偃之子狐射姑，赍金帛之类，行赂于戎狄，一面使胥臣往河上辞秦。胥臣谒见穆公，致晋侯之命曰：“天子蒙尘在外，君之忧，即寡君之忧也。寡君已扫境内兴师，代君之劳，已有成算，毋敢烦大军远涉。”穆公曰：“寡人恐晋君新立，军师未集，是以奔走在此，以御天子之难。既晋君克举大义，寡人当静听捷音。”蹇叔、百里奚皆曰：“晋侯欲专大义，以服诸侯，恐主公分其功业，故遣人止我之师。不如乘势而下，共迎天子，岂不美哉？”穆公曰：“寡人非不知勤王美事，但东道未通，恐戎狄为梗。晋初为政，无大功何以定国，不如让之。”乃遣公子絳随左鄆父至汜，问劳襄王。穆公班师而回。

却说胥臣以秦君退师回报，晋兵遂进屯阳樊，守臣苍葛出郊外劳军。文公使右军将军卻縠等围温，左军将军赵衰等迎襄王于汜。襄王以夏四月丁巳日复至王城，周召二公迎之入朝。不在话下。温人闻周王复位，乃群聚攻颍叔、桃子，杀之，大开城门以纳晋师。太叔带忙携隗后登车，欲夺门出走翟国。守门军士，闭门不容其去。太叔仗剑砍倒数人。却得魏犇追到，大喝：“逆贼走那里去？”太叔曰：“汝放孤出城，异日厚报。”魏犇曰：“问天子肯放你时，魏犇就做人情。”太叔大怒，挺剑刺来，被魏犇跃上其车，一刀斩之。军士擒隗氏来见。犇曰：“此淫妇，留他何用！”命众军乱箭攒射。可怜如花夷女，与太叔带半载欢娱，今日死于万箭之下。胡曾先生咏史诗云：

逐兄盗嫂据南阳，半载欢娱并罹殃。

淫逆倘然无速报，世间不复有纲常。

魏犇带二尸以报卻湊，湊曰：“何不檻送天子，明正其戮？”魏犇曰：“天子避杀弟之名，假手于晋，不如速诛之为快也！”卻湊叹息不已，乃埋二尸于神农涧之侧。一面安抚温民，一面使人报捷于阳樊。

晋文公闻太叔和隗氏俱已伏诛，乃命驾亲至王城，朝见襄王奏捷。襄王设醴酒以飨之，复大出金帛相赠。文公再拜谢曰：“臣重耳不敢受赐。但死后得用隧葬，臣沐恩于地下无穷矣。”襄王曰：“先王制礼，以限隔上下。止有此生死之文，朕不敢以私劳而乱大典。叔父大功，朕不敢忘！”乃割畿内温、原、阳樊、攒茅四邑，以益其封。文公谢恩而退。百姓携老扶幼，填塞街市，争来识认晋侯，叹曰：“齐桓公今复出也！”晋文公下令两路俱班师。大军屯于太行山之南，使魏犇定阳樊之田，颠颉定攒茅之田，栾枝定温之田，晋侯亲率赵衰定原之田。为何定原之田，文公亲往？那原乃周卿士原伯贯之封邑，原伯贯兵败无功，襄王夺其邑以与晋。伯贯见在原城，恐其不服，所以必须亲往。颠颉至攒茅，栾枝至温，守臣俱携酒食出迎。

却说魏犇至阳樊，守臣苍葛谓其下曰：“周弃峻丰，余地几何！而晋复受四邑耶？我与晋同是王臣，岂可服之。”遂率百姓持械登城。魏犇大怒，引兵围之，大叫：“早早降顺，万事俱休！若打破城池，尽皆屠戮！”苍葛在城上答曰：“吾闻‘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今此乃王畿之地。畿内百姓，非王之宗族，即王之亲戚。晋亦周之臣子，忍以兵威相劫耶？”魏犇感其言，遣人驰报文公。文公致书于苍葛，略曰：

四邑之地，乃天子之赐，寡人不敢违命。将军

若念天子之姻亲，率以归国，亦惟将军之命是听。

因谕魏犇缓其攻，听^①阳民迁徙。苍葛得书，命城中百姓：“愿归周者去，愿从晋者留。”百姓愿去者大半，苍葛尽率之，迁于轵村。魏犇定其疆界而还。

再说文公同赵衰略地至原。原伯贯给其下曰：“晋兵围阳樊，尽屠其民矣！”原人恐惧，共誓死守，晋兵围之。赵衰曰：“民所以不服晋者，不信故也。君示之以信，将不攻而下矣。”文公曰：“示信若何？”赵衰对曰：“请下令，军士各持三日之粮，若三日攻原不下，即当解围而去。”文公依其言。到第三日，军吏告禀：“军中只有今日之粮了！”文公不答。是日夜半，有原民缒城而下，言：“城中已探知阳樊之民，未尝遭戮，相约于明晚献门。”文公曰：“寡人原约攻城以三日为期，三日不下，解围去之。今满三日矣，寡人明早退师。尔百姓自尽守城之事，不必又怀二念。”军吏请曰：“原民约明晚献门，主公何不暂留一日，拔一城而归？即使粮尽，阳樊去此不远，可驰取也。”文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三日之令，谁不闻之？若复留一日，是失信矣！得原而失信，民尚何凭于寡人？”黎明，即解原围。原民相顾曰：“晋侯宁失城，不失信，此有道之君！”乃争建降旗于城楼，缒^②城以追文公之军者，纷纷不绝。原伯贯不能禁止，只得开城出降。髡仙有诗云：

口血犹含起战戈，谁将片语作山河？

① 听：任从。

② 缒：系绳而下。

第三十八回

去原毕竟原来服，谲诈何如信义多！

晋军行三十里，原民追至，原伯贯降书亦到。文公命扎住车马，以单车直入原城，百姓鼓舞称庆。原伯贯来见，文公待以王朝卿士之礼，迁其家于河北。文公择四邑之守曰：“昔子余以壶餐从寡人于卫，忍饥不食，此信士也。寡人以信得原，还以信守之。使赵衰为原大夫，兼领阳樊。又谓卻溱曰：“子不私其族，首同栾氏通款于寡人，寡人不敢忘。”乃以卻溱为温大夫，兼守攒茅。各留兵二千戍其地而还。后人论文公纳于示义，伐原示信，乃图伯之首事也。毕竟何时称伯，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话说晋文公定了温、原、阳樊、攢茅四邑封境，直通太行山之南，谓之南阳。此周襄王十七年之冬也。时齐孝公亦有嗣^①伯之意。自无亏之死，恶了鲁僖公。鹿上不署，铍^②了宋襄公。孟会不赴，背了楚成王。诸侯离心，朝聘不至。孝公心怀愤怒，欲用兵中原，以振先业。乃集群臣问曰：“先君桓公在日，天岁不征，无日不战。今寡人安坐朝堂，如居蜗壳之中，不知外事，寡人愧之！昔年鲁侯谋救无亏，与寡人为难，此仇未报。今鲁北与卫结，南与楚通。倘结连伐齐，何以当之？闻鲁岁饥，寡人意欲乘此加兵，以杜其谋。诸卿以为何如？”上卿高虎奏曰：“鲁方多助，伐之未必有功。”孝公曰：“虽无功，且试一行，以观诸侯离合之状。”乃亲率车徒二百乘，欲侵鲁之北鄙。边人闻信，先来告急。鲁正值饥馑之际，民不胜^③兵。大夫臧孙辰言于僖公曰：“齐挟忿深入，未可与争胜负也，请以辞令谢之！”僖公曰：“当今善为辞令

① 嗣：继承。嗣伯，继续称霸。

② 铍：别。别扭。

③ 胜：胜任。

者何人？”臧孙辰对曰：“臣举一人，乃先朝司空无骇之子，展氏获名，字子禽。官拜士师，食邑柳下。此人外和内介^①，博文达理。因居官执法，不合于时，弃职归隐。若得此人为使，定可不辱君命，取重于齐矣。”僖公曰：“寡人亦素知其人，今安在？”曰：“见在柳下。”使人召之，展获辞以病不能行。臧孙辰曰：“禽有从弟名喜，虽在下僚，颇有口辩。若令喜就获之家，请其指授，必有可听。”僖公从之。展喜至柳下，见了展获，道达君命。展获曰：“齐之伐我，欲绍桓公之伯业也。夫图伯莫如尊王，若以先王之命责之，何患无辞？”展喜复于僖公曰：“臣知所以却齐矣。”僖公已具下犒师之物，无非是牲醴粟帛之类，装做数车，交与展喜。

喜至北鄙，齐师尚未入境，乃迎将上去。至汶南地方，刚遇齐兵前队，乃崔夭为先锋。展喜先将礼物呈送崔夭。崔夭引至大军，谒见齐侯，呈上犒军礼物，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②，将辱临于敝邑，使下臣喜奉犒执事。”孝公曰：“鲁人闻寡人兴师，亦胆寒乎？”喜答曰：“小人则或者胆寒，下臣不知也。若君子，则全无惧意。”孝公曰：“汝国文无施伯之智，武无曹刿之勇。况正逢饥馑，野无青草。何所恃而不惧？”喜答曰：“敝邑别无所恃，所恃者先王之命耳。昔周先王封太公于齐，封我先君伯禽于鲁，使周公与太公割牲为盟。誓曰：‘世世子孙，同奖王室，无相害也。’此语载在盟府，太史掌之。桓公是以九合诸侯，则先与庄公为柯之盟，奉王命也。君嗣位九年，敝邑君臣，引领望齐曰：‘庶几修先伯主之业，以

① 介：独特，有道德。

② 玉趾：人行止的尊称。

亲睦诸侯。’若弃成王之命，违太公之誓，堕桓公之业，以好为仇，度君侯之必不然也。敝邑恃此不惧。”孝公曰：“子归语鲁侯，寡人愿修睦，不复用兵矣。”即日传令班师。潜渊有诗，讥臧孙辰知柳下惠之贤，不能荐引同朝。诗云：

北望烽烟鲁势危，片言退敌奏功奇。

臧孙不肯开贤路，柳下仍淹展士师。

展喜还鲁，复命于僖公。臧孙辰曰：“齐师虽退，然其意实轻鲁。臣请偕仲遂如楚，乞师伐齐，使齐侯不敢正眼觑鲁。此数年之福也。”僖公以为然。乃使公子遂为正使，臧孙辰为副使，行聘于楚。

臧孙辰素与楚将成得臣相识，使得臣先容于楚王，谓楚王曰：“齐背鹿上之约，宋为泓水之战。二国者，皆楚仇也。王若问罪于二国，寡君原悉索敝赋，为王前驱。”楚成王大喜。即拜成得臣为大将，申公叔侯副之，率兵伐齐。取阳谷之地，以封齐桓公之子雍，使雍巫相之。留甲士千人，从申公叔侯屯戍，以为鲁之声援。成得臣奏凯还朝。令尹子文时已年老，请让政于得臣。楚王曰：“寡人怨宋，甚于怨齐。子玉已为我报齐矣，卿为我伐宋，以报郑之仇。俟凯旋之日，听卿自便何如？”子文曰：“臣才万不及子玉，愿以自代，必不误君王之事。”楚王曰：“宋方事晋，楚若伐宋，晋必救之。两当晋、宋，非卿不可。卿强^①为寡人一行。”乃命子文治兵于睢，简阅车马，申明军法。子文满意欲显子玉之能，是日草草完事。终朝毕事，不戮一人。楚王曰：“卿阅武而不戮一人，何以立

① 强：勉力。

威？”子文奏曰：“臣之才力，比于强弩之末矣。必欲立威，非子玉不可。”楚王更使得臣治兵于蔦。得臣简阅精细，用法严肃，有犯不赦，竟一日之长，方才事毕。总计鞭七人之背，贯^①三人之耳。真个钟鼓添声，旌旗改色。楚王喜曰：“子玉果将才也！”子文复请致政，楚王许之。乃以得臣为令尹，掌中军元帅事。群臣皆造子文之宅，贺其举荐得人，致酒相款。时文武毕集，惟大夫蔦吕臣有微恙不至。酒至半酣，阍人报：“门外有一小儿求见。”子文命召人。那小儿举手鞠躬，竟造末席而坐，饮酒啖炙，傍若无人。有人认识此儿，乃蔦吕臣之子，名曰蔦贾，年方一十三岁。子文异之，问曰：“某为国得一大将，国老无不贺，尔小子独不贺，何也？”蔦贾曰：“诸公以为可贺，愚以为可吊耳！”子文怒曰：“汝谓可吊，有何说？”贾曰：“愚观子玉为人，勇于任事，而昧于决机^②。能进而不能退。可使佐斗^③，不可专任^④也。若以军政委之，必至溃^⑤事。谚云‘太刚则折’，子玉之谓矣！举一人而败国，又何贺焉？如其不败，贺未晚也。”左右曰：“此小儿狂言，不须听之。”蔦贾大笑而出，众公卿俱散。

明日，楚王拜得臣为大将，亲统大兵，纠合陈、蔡、郑、许四路诸侯，一同伐宋，围其缙邑。宋成公使司马公孙固如晋告急。晋文公集群臣问计。先轸进曰：“方今惟楚强横，而

① 贯：穿。

② 昧于决机：不善决策。

③ 佐：助。

④ 专任：指挥。

⑤ 溃：败。

于君有私恩。今楚戍^① 谷伐宋，生事中原。此天授我以救灾恤患之名也。取威定伯，在此举矣！”文公曰：“寡人欲解齐、宋之患，如何而可？”狐偃进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是二国又皆主公之仇也。若兴师以伐曹、卫，楚必移兵来救，则齐、宋宽矣。”文公曰：“善。”乃以其谋告公孙固，使回报宋公，令其坚守。公孙固领命去了。文公以兵少为虑。赵衰进曰：“古者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我曲沃武会，始以一军受命。献公始作二军，以灭霍、魏、虞、虢诸国，拓地千里。晋在今日，不得为次国，宜作三军。”文公曰：“三军既作，遂可用否？”赵衰曰：“未也。民未知礼，虽聚而易散。君盍大搜以示之礼，使民知尊卑长幼之序，动亲上死长之心，然后可用。”文公曰：“作三军，必须立元帅，谁堪其任？”赵衰对曰：“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君如求智勇之将，不患无人。若求有学者。臣所见惟卻縠一人耳。縠年五十余矣，好学不倦，说《礼》《乐》而敦《诗》《书》。夫《礼》、《乐》、《诗》、《书》，先王之法，德义之府也。民生以德义为本，兵事以民为本。惟有德义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文公曰：“善。”乃召卻縠为元帅，縠辞不受。文公曰：“寡人知卿，卿不可辞！”强之再三，乃就职。择日，大搜于被庐，作中上下三军。卻縠将中军，卻溱佐之，祁瞒掌大将旗鼓。使狐偃将上军，偃辞曰：“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乃命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使赵衰将下军，衰辞曰：“臣贞慎不如栾枝，有谋不如先轸，多闻不如胥臣。”乃

① 戍：驻兵。

命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为车右，赵衰为大司马。卻縠登坛发令。三通鼓罢，操演阵法。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坐作进退，皆有成规。有不能者，教之；三教而不遵，以违令论，然后用刑。一连操演三日，奇正^①变化，指挥如意。众将见卻縠宽严得体，无不悦服。方欲鸣金收军，忽将台之下，起一阵旋风，竟将大帅旗杆，吹为两段。众皆变色。卻縠曰：“帅旗倒折，主将当应之。吾不能久与诸子同事，然主公必成大功。”众问其故，縠但笑而不答。时周襄王十九年，冬十二月之事也。

明年春，晋文公议分兵以伐曹卫，谋于卻縠。縠对曰：“臣已与先轸商议停当矣。今日非与曹、卫为难也，分兵可以当曹、卫，而不可以当楚。主公宜以伐曹为名，假道于卫。卫曹方睦，必然不允。我乃从南河济师，出其不意，直捣卫境。所谓‘迅雷不及掩耳’，胜有八九。既胜卫，然后乘势而临曹。曹伯素失民心，又惕^②于败卫之威，其破曹必矣！”文公喜曰：“子真有学之将也！”即使人如卫假道伐曹。

卫大夫元咺请于成公曰：“始晋君出亡过我，先君未尝加礼。今来假道，君必听之。不然，彼将先卫而后曹矣。”成公曰：“寡人与曹共服于楚。若假以伐曹之路，恐未结晋欢，而先取楚怒也。怒晋，犹恃有楚，并怒楚，将何恃乎？”遂不许。晋使回报文公。文公曰：“不出元帅所料也！”乃命迂^③道南行。渡了黄河，行至五鹿之野。文公曰：“嘻！此介子推割股

① 奇正：兵法术语，即用兵变化无穷。

② 惕：惧怕。

③ 迂：绕。迂道，绕道。

处也！”不觉凄然泪下，诸将皆感叹助悲。魏犇曰：“吾等当拔城取邑，为君雪往年之耻，何用叹息？”先轸曰：“武子之言是也。臣愿率本部之兵，独取五鹿。”文公壮其言，许之。魏犇曰：“吾当助子一臂。”二将升车前进。先轸令军士多带旗帜，凡所过山林高阜之处，便教悬插，务要透出林表。魏犇曰：“吾闻‘兵行诡道’，今遍张旗表，反使敌人知备，不知何意？”先轸曰：“卫素臣服于齐，近改事荆蛮，国人不顺，每虞中国之来讨。吾主欲继齐图伯，不可示弱，当以先声夺之。”

却说五鹿百姓，不意晋兵猝然来到。登城了望，但见旌旗布满山林，正不知兵有多少。不论城内城外居民，争先逃窜，守臣禁止不住。先轸兵到，无人守御，一鼓拔之。遣人报捷于文公。文公喜形于色，谓狐偃曰：“舅云得土，今日验矣！”乃留老将卻步扬屯守五鹿，大军移营，进屯斂孟。臧穀忽然得病，文公亲往视之。卻穀曰：“臣蒙主公不世之遇，本欲涂肝裂脑，以报知己。奈天命有限，当应折旗之兆，死在旦夕！尚有一言奉启。”文公曰：“卿有何言？寡人无不听教。”卻曰：“君之伐曹、卫，本谋固以致^①楚也。致楚必先计战，计战必先合齐、秦。秦远而齐近，君速遣一使结好齐侯，愿与结盟。齐方恶楚，亦思结晋。倘得齐侯降临，则卫、曹必惧而请成，因而收秦。此制楚之全策也。”文公曰：“善。”遂遣使通好于齐，叙述桓公先世之好，愿与结盟，同攘荆蛮。

时齐孝公已薨，国人推立其弟潘，是为昭公。潘，葛嬴

^① 致：得到。

所生也，新嗣大位，以取谷之故，正欲结晋以抗楚。闻知晋侯屯军斂孟，即日命驾至卫地相会。卫成公见五鹿已失，忙使宁速之子守俞，前来谢罪请成。文公曰：“卫不容假道，今惧而求成，非其本心。寡人旦夕当踏平楚丘矣。”宁俞还报卫侯。时楚丘城中，讹传晋兵将到，一夕五惊。俞谓卫成公曰：“晋怒方盛，国人震恐，君不如暂出城避之。晋知主公已出，必不来攻楚丘。然后再乞晋好，保全社稷可也。”成公叹曰：“先君不幸失礼于亡公子，寡人又一时不明，不允假道，以至如此。累及国人，寡人亦无面目居于国中！”乃使大夫咺同其弟叔武摄国事，自己避居襄牛之地；一面使大夫孙炎，求救于楚。时乃春二月也。髡翁有诗云：

患难何须具主宾？纳姬赠马怪纷纷。

谁知五鹿开疆者，便是当年求乞人！

是月，卻縠卒于军。晋文公悼惜不已，使人护送其丧归国。以先轸有取五鹿之功，升为元帅。用胥臣佐下军，以补先轸之缺。因赵衰前荐胥臣多闻，是以任之。文公欲遂灭卫国。先轸谏曰：“本为楚困齐、宋，来拯其危；今齐、宋之患未解，而先覆人国，非伯者存亡恤小之义也。况卫虽无道，其君已出，废置在我。不如移兵东伐曹。比及楚师救卫，则我已在曹矣。”文公然其言。

三月，晋师围曹。尊共公集群臣问计。僖负羁进曰：“晋君此行，为报观胁之怨也。其怒方深，不可较力。臣愿奉使谢罪请平，以救一国百姓之难。”曹共公曰：“晋不纳卫，肯独纳曹乎？”大夫于朗进曰：“臣闻晋侯出亡过曹，负羁私馈饮食。今又自请奉使。此乃卖国之计，不可听之。主公先斩

负羈，臣自有计退晋。”曹共公曰：“负羈谋国不忠，姑念世臣，免杀罢官。”负羈谢恩出朝去了。正是：“闭门不管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共公同于朗：“计将安出？”于朗曰：“晋侯恃胜，其气必骄。臣请诈为密书，约以黄昏献门。预使精兵挟弓弩，伏于城堦^①之内，哄得晋侯入城，将悬门放下，万矢俱发，不愁不为齑粉。”曹共公从其计。

晋侯得于朗降书，便欲进城。先轸曰：“曹力未亏，安知非诈？臣请试之。”乃择军中长须伟貌者，穿晋侯衣冠代行。寺人勃鞞自请为御。黄昏左侧，城上竖起降旗一面，城门大开。假晋侯引着五百余人，长驱而入。未及一半，但闻城堦之内，梆声乱响，箭如飞蝗射来。急欲回车，门已下闸。可惜勃鞞及三百余人，死做一堆！幸得晋侯不去，不然，“崑岗失火，玉石俱焚”了。晋文公先年过曹，曹人多有认得的，其夜仓卒不辨真伪。于朗只道晋侯已死，在曹共公面前，好不夸嘴！及至天明辨验，方知是假的，早减了一半兴。其未曾入城者，逃命来见晋侯。晋侯怒上加怒，攻城愈急。于朗又献计曰：“可将射死晋兵，暴尸于城上，彼军见之，必然惨沮，攻不尽力。再延数日，楚救必至，此乃摇动军心之计也。”曹共公从之。晋军见城头用枰竿悬尸，累累相望，口中怨叹不绝。文公谓先轸曰：“军心恐变，如之奈何？”先轸对曰：“曹国坟墓，俱在西门之外。请分军一半，列营于墓地。若将^②发掘者，城中必惧，惧必乱，而后乃可乘也。”文公曰：“善。”乃令军中扬言：“将发曹人之墓。”使狐毛、狐偃率所部之众，

① 堦：城墙内之空地。

② 若：好像。将：要。

移屯墓地。备下锹锄，限定来日午时，各以墓中髑髅献功。城内闻知此信，心胆俱裂。曹共公使人于城上大叫：“休要发墓，今番真正愿降！”先轸亦使人应曰：“汝诱杀我军，复磔尸城上。众心不忍，故将发墓，以报此恨！汝能殓殓死者，以棺送还吾军，吾当敛兵而退矣。”曹人覆曰：“既如此，请宽限三日！”先轸应曰：“三日内不送尸棺，难怪我辱汝祖宗也！”曹共公果然收取城上尸骸，计点数目，各备棺木。三日之内，盛敛得停停当当，装载乘车之上。先轸定下计策，预令狐毛、狐偃、栾枝、胥臣整顿兵车，公作四路埋伏。只等曹人开门出棺，四门一齐攻打进去。到第四日，先轸使人于城下大叫：“今日还我尸棺否？”曹人城上应曰：“请解围退兵五里，即当交纳。”先轸禀知文公，传令退兵，果退五里之远。城门开处，棺车分四门推出。才出得三分之一，忽闻炮声大举，四路伏兵一齐发作。城门被丧车填塞，急切不能关闭，晋兵乘乱攻入。曹共公方在城上弹压，魏犇在城外看见，从车中一跃登城，劈胸揪住，缚做一束。于朗越城欲遁，被填颌获住斩之。晋文公率众将登城楼受捷。魏犇献曹伯襄，颠颌献于朗首级，众将各有擒获。晋文公命取仕籍观之，乘轩者三百人，各有姓名，按籍拘拿，无一脱者。籍中不见僖负羁名字，有人说：“负羁为劝曹君行成，已除籍为民矣。”文公乃面数曹伯之罪曰：“汝国只有一贤臣，汝不能用，却任用一班宵小，如小儿嬉戏，不亡何待？”喝教：“幽于大寨，俟胜楚之后，待听处分。”其乘轩三百人，尽行诛戮，抄没其家，以赏劳军士。僖负羁有盘飧之惠，家住北门。环北门一带，传令“不许惊动，如有犯僖氏一草一木者斩首！”晋侯分调诸将，一半守城，一

半随驾，出屯大寨。胡曾先生咏史诗云：

曹伯慢贤遭紖虏，负羁行惠免诛夷。

眼前不肯行方便，到后方知是与非。

却说魏犇颠颉二人，素有挟功骄恣之意。今日见晋侯保全僖氏之令，魏犇忿然曰：“吾等今日擒君斩将，主公并无一言褒奖。些须盘飧，所惠几何，却如此用情。真个轻重不分了！”颠颉曰：“此人若仕于晋，必当重用，我等被他欺压，不如一把火烧死了他，免其后患。便主公晓得，难道真个斩首不成？”魏犇曰：“言之有理。”二人相与饮酒，候至夜静，私领军卒，围住僖负羁之家，前后门放起火来，火焰冲天。魏犇乘醉恃勇，跃上门楼，冒著火势，在檐溜上奔走如飞，欲寻僖负羁杀之。谁知栋榱焚毁，倒塌下来，扑陆一声，魏犇失脚坠地，跌个仰面朝天。只听得天崩地裂之声，一根败栋刮喇的，正打在魏犇胸脯上。魏犇大痛无声，登时口吐鲜血。前后左右，火球乱滚，只得挣踹起来，兀自攀著庭柱，仍跃上屋，盘旋而出。满身衣服，俱带着火。扯得赤条条，方免焚身之祸。魏犇虽然勇猛，此时不繇不困倒了。刚遇颠颉来到，扶到空闲去处，解衣衣之。一同上车，回寓安歇。

却说狐偃、胥臣在城内，见北门火起，疑有军变，慌忙引兵来视。见僖负羁家中被火，急救军士扑灭，已自焚烧得七零八落。僖负羁率家人救火，触烟而倒。比及救起，已中火毒，不省人事。其妻曰：“不可使僖氏无后！”乃抱五岁孩儿僖禄奔后园，立污池中得免。乱到五更，其火方熄。僖氏家丁死者数人，残毁房舍民居数十余家。狐偃、胥臣访知是魏犇、颠颉二人放的大，大惊，不敢隐瞒，飞报大寨。那大

寨离城五里，是夜虽望见城中火光，不甚明白。直到天明，文公接得申报，方知其故。即刻驾车入城，先到北门来看他负羈，负羈张目一看，遂瞑。文公叹息不已。负羈妻抱著五岁孩儿僖禄，哭拜于地。文公亦为垂泪，谓曰：“贤嫂不必愁烦，寡人为汝育之。”即怀中拜为大夫，厚赠金帛；殡葬负羈，携其妻子归晋。直待曹伯归附之后，负羈妻愿归乡省墓，乃遣人送归。僖禄长成，仍仕于曹为大夫。此是后话。

当日文公命司马赵衰，议违命放火之罪，欲诛魏犇、颠颉。赵衰奏曰：“此二人有十九年从亡奔走之劳，近又立有大功，可以赦之！”文公怒曰：“寡人所以取信于民者，令也。臣不遵令，不谓之臣；君不能行令于臣，不谓之君。不君不臣，何以立国？诸大夫有劳于寡人者甚众，若皆可犯令擅行，寡人自今不复能出一令矣！”赵衰复奏曰：“主公之言甚当。然魏犇材勇，诸将莫及，杀之诚为可惜！且罪有首从，臣以为借颠颉一人，亦足警众，何必并诛？”文公曰：“闻魏犇伤胸不能起，何惜此旦暮将死之人，而不以行吾法乎？”赵衰曰：“臣请以君命问之，如其必死，诚如君言。倘尚可驱驰，愿留此虎将，以备缓急。”文公点头道：“是。”乃使荀林父往召颠颉，使赵衰视魏犇之病。不知魏犇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先軫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话说赵衰奉了晋侯密旨，乘车来看魏犇。时魏犇胸脯伤重，病卧于床，问：“来者是几人？”左右曰：“止赵司马单车至此。”魏犇曰：“此探吾死生，欲以我行法耳！”乃命左右取匹帛：“为我束胸，我当出见使者。”左右曰：“将军病甚，不宜轻动。”魏犇大喝曰：“病不至死，决勿多言！”如常装束而出。赵衰问曰：“闻将军病，犹能起乎？主公使衰问子所苦。”魏犇曰：“君命至此，不敢不敬，故勉强束胸以见吾子。犇自知有罪当死；万一获赦，尚将以余息报君父之恩，其敢自逸！”于是距跃^①者三，曲踊^②者三。赵衰曰：“将军保重，衰当为主公言之。”乃复命于文公，言：“魏犇虽伤，尚能跃踊，且不失臣礼，不忘报效。君若赦之，后必得其死力。”文公曰：“苟足以申法而警众，寡人亦何乐乎多杀？”须臾，荀息父拘颠颡至，文公骂曰：“汝焚僖大夫之家何意？”颠颡曰：“介子推割股啖君，亦遭焚死，况盘飧乎？臣欲使僖负羁附于介山之庙也！文公大怒曰：“介子推逃禄不仕，何与寡人？”乃问

① 距跃：向上跳。

② 曲踊：飞脚，扫腿。

赵衰曰：“颠颉主谋放火，违命擅刑，合当何罪？”赵衰应曰：“如令当斩首！”文公喝命军正用刑。刀斧手将颠颉拥出辕门斩之。命以其首祭负羁于僖氏之家，悬其首于北门。号令曰：“今后有违寡人之令者，视此！”文公又问赵衰曰：“魏犢与颠颉同行，不能谏阻，合当何罪？”赵衰应曰：“当革职，使立功赎罪。”文公乃革魏犢戎右之职，以舟之侨代之。将士皆相顾曰：“颠、魏二将，有十九年从亡大功，一违君命，或诛或革，况他人乎？国法无私，各宜谨慎！”自此三军肃然知畏。史官有诗云：

乱国全凭用法严，私劳公议两难兼。

只因违命功难赎，岂为盘飧一夕淹？^①

话分两头。却说楚成王伐宋，克了缙邑，直至睢阳。四面筑起长围，欲俟其困，迫而降之。忽报：“卫国遣使臣孙炎告急。”楚王召问其事，孙炎将晋取五鹿，及卫君出居襄牛之事，备细诉说，“如救兵稍迟，楚丘不守。”楚王曰：“吾舅受困，不得不救。”乃分申、息二邑之兵，留元帅成得臣及斗越椒、斗勃、宛春一班将佐，同各路诸侯围宋。自统蔦吕臣、斗宜申等，率中军两广^②亲往救卫。四路诸侯，亦虑本国有事，各各辞回，止留其将统兵。陈将辕选，蔡将公子印，郑将石癸，许将百畴，俱听得臣调度。

单说楚王行至半途，闻晋兵已移向曹国，正议救曹。未几，报至：“晋兵已破曹，执其君。”楚王大惊曰：“晋之用兵，何神速乃尔？”遂驻军于申城，遣人往谷，取回公子雍及易牙

① 淹：迟。

② 广：楚兵建制，一广为兵车 15 辆。

等，以谷地仍复归齐，使申公叔侯与齐讲和，撤戍而还。又遣人往宋，取回成得臣之师。且戒谕之曰：“晋侯在外十九年矣，年逾六旬，而果得晋国。备尝险阻，通达民情。殆天假之年，以昌大晋国之业。非楚所能敌也，不如让之。”使命至谷，申公叔侯致谷修好于齐，班师回楚。惟成得臣自恃其才，愤愤不平，谓众诸侯曰：“宋城旦暮且破，奈何去之？”斗越椒亦以为然。得臣使回见楚王：“愿少待破宋，奏凯而回。如遇晋师，请决一死战；若不能取胜，甘伏军法。”楚王召子文问曰：“孤欲召子玉还，而子玉请战，于卿何如？”子文曰：“晋之救宋，志在图伯；然晋之伯，非楚利也。能与晋抗者惟楚，楚若避晋，则晋遂伯矣。且曹、卫我之与国。见楚避晋，必惧而附晋。姑令相持，以坚曹、卫之心，不亦可乎？王但戒子玉勿轻与晋战，若讲和而退，犹不失南北之局也。”楚王如其言，吩咐越椒，戒得臣勿轻战，可和则和。成得臣闻越椒回复之话，且喜不即班师，攻宋愈急，昼夜不息。

宋成公初时，得公孙固报言，晋侯将伐曹、卫以解宋围，乃悉力固守。及楚成王分兵一半，救卫去了，得臣之围愈急，心下转慌。大夫门尹般进曰：“晋知救卫之师已行，未知围宋之师未退也。臣请冒死出城，再见晋君，乞其救援。”宋成公曰：“求人至再，岂可以空言往乎？”乃籍库藏中宝玉重器之数，造成册籍，献于晋侯，以求进兵。只等楚兵宁静，便照册输纳。门尹般再要一人帮行，宋公使华秀老同之。二人辞了宋公，觑个方便，缒城而出。偷过敌寨，一路挨访晋军到于何处，径奔军前告急。门尹般、华秀老二人见了晋侯，涕泣而言：“敝邑亡在旦夕，寡君惟是不腆宗器，愿纳左右，乞

赐哀怜！”文公谓先轸曰：“宋事急矣！若不往救，是无宋也。若往救，必须战楚。郤穀曾为寡人策之，非合齐、秦为助不可。今楚归谷地于齐，与之通好；秦、楚又无隙，未肯合谋，将若之何？”先轸对曰：“臣有一策，能使齐、秦自来战楚。”文公欣然，问：“卿有何妙计，使齐、秦自来战楚？”先轸对曰：“宋之赂我，可谓厚矣！受赂而救，君何义焉？不如辞之。使宋以赂晋之物，分赂齐、秦，求二国向楚宛转，乞其解围。二国自谓力能得之于楚，必遣使至楚。楚若不从，则齐、秦之隙成矣。”文公曰：“倘请之而从，齐、秦将以宋奉楚，与我何利焉？”先轸对曰：“臣又有一策，能使楚必不从齐、秦之请。”文公曰：“卿又有何计，使楚必不从齐、秦之请？”先轸曰：“曹、卫，楚所爱也；宋，楚所嫉也。我已逐卫侯，执曹伯矣。二国土地，在我掌握，与宋连界。诚割取二国田土，以界宋人，则楚之恨宋愈甚。齐、秦虽请，其肯从乎？齐、秦怜宋而怒楚，虽欲不与晋合，不可得也。”文公抚掌称善。乃使门尹般以宝玉重器之数，分作二籍，转献齐、秦二国，门尹般如秦，华秀老如齐，约定一般说话，相见之间，须要极其哀恳。

秀老至齐，参见了昭公，言：“晋、楚方恶，此难非上国不解。若因上国得保社稷，不惟先朝重器不敢爱，愿年年聘好，子孙无间。”齐昭公问曰：“今楚君何在？”华秀老曰：“楚王亦肯解围，已退师于申矣。惟楚令尹成得臣新得楚政，谓敝邑旦暮可下，贪功不退。是以乞怜于上国耳！”昭公曰：“楚王前日取我欲邑，近日复归于我，结好而退，此无贪功之心。既令尹成得臣不肯解围，寡人为宋曲意请之。”乃命崔夭

为使，径至宋地，往见得臣，为宋求释。门尹般到秦，亦如华秀老之言。秦穆公亦遣公子絳为使，如楚军与得臣讨情。齐、秦两不相照，各自遣使。门尹般和华秀老俱转到晋军回话。文公谓之曰：“寡人已灭曹、卫，其田近宋者，不敢自私。”乃命狐偃同门尹般收取卫田，命胥臣同华秀老收取曹田。把两国守臣，尽行赶逐。崔天公子絳，正在成得臣幕下替宋讲和，恰好那些被逐的守臣，纷纷来诉，说：“宋大夫门尹般、华秀老倚晋之威，将本国田土，都割据去了。”得臣大怒，谓齐、秦使者曰：“宋人如此欺负曹、卫，岂像个讲和的？不敢奉命，休怪，休怪！”崔天和公子絳一场没趣，即时辞回。晋侯闻得臣不准齐、秦二国之请，预遣人于中途邀迎二国使臣。到于营中，盛席款待，诉以“楚将骄悍无礼，即日与晋交战，望二国出兵相助。”崔天公子絳领命去了。

且说得臣誓于众曰：“不复曹、卫，宁死必不回军！”楚将宛春献策曰：“小将有一计，可以不劳兵刃，而复曹卫之封。”得臣问曰：“子有何计？”宛春曰：“晋之逐卫君，执曹伯，皆为宋也。元帅诚遣一使至晋军，好言讲解，要晋复了曹、卫之君，还其田土，我这里亦解宋围，大家罢战休兵，岂不为美？”得臣曰：“倘晋不见听如何？”宛春曰：“元帅先以解围之说，明告宋人，姑缓其攻。宋人思脱楚祸，如倒悬之望解^①。若晋侯不允，不惟曹、卫二国怨晋，宋亦怒之。聚三怨以敌一晋，我之胜数多矣。”得臣曰：“谁人敢使晋军？”宛春曰：“元帅若以见委，春不敢辞。”得臣乃缓宋国之攻，命宛春为使，乘单车直造晋军，谓文公曰：“君之外臣得臣，再拜君侯

① 解：解开，放下。

麾下，楚之有曹、卫，犹晋之有宋也。君若复卫封曹，得臣亦愿解围去宋。彼此修睦^①，各免生灵涂炭之苦。”言犹未毕，只见狐偃在旁，咬牙怒目骂道：“子玉好没道理！你释了一个未亡之宋，却要我这里复两个已亡之国。你直恁^②便宜！”先轸急蹶狐偃之足，谓宛春曰：“曹、卫罪不至灭亡，寡君亦欲复之。且请暂住后营，容我君臣计议施行。”栾枝引宛春归于后营。狐偃问于先轸曰：“子载真欲听宛春之请乎？”轸曰：“宛春之请，不可听，不可不听。”偃曰：“何谓也？”轸曰：“宛春此来，盖子玉奸计，欲居德于己，而归怨于晋也。不听，则弃三国，怨在晋矣；听之，则复三国，德又在楚矣。为今之计，不如私许曹、卫，以离其党^③，再拘执宛春以激其怒。得臣性刚而躁，必移兵索战于我。是宋围不求解而自解也。倘子玉自与宋通和，则我遂失宋矣。”文公曰：“子载之计甚善！但寡人前受楚君之惠，今拘执其使，恐于报施之理有碍。”栾枝对曰：“楚吞噬小国，凌辱大邦，此皆中原之大耻；君不图伯则已，如欲图伯，耻在于君，乃怀区区之小惠乎？”文公曰：“微^④卿言，寡人不知也！”遂命栾枝押送宛春于五鹿，交付守将卻步扬小心看管。其原来车骑从人，尽行驱回，教他传话令尹曰：“宛春无礼，已行囚禁。待拿得令尹，一同诛戮。”从人抱头鼠窜而去。文公打发宛春事毕，使人告曹共公曰：“寡人岂为出亡小忿，求过于君？所以不释然于君者，以君之

① 修睦：和好。

② 直：代价；恁：如此。

③ 党：盟。

④ 微：非。

附楚故也。君若遣一介^①告绝于楚，以明君之与晋^②，即当送君还曹耳。”曹共公急于求释，信以为然，遂为书遗得臣云：

孤惧社稷之陨^③，死亡不免，不得已即安于晋，
不得复事上国^④。上国若能驱晋以为孤宁宇，孤敢有二心耶？

文公又使人往襄牛见卫成公，亦以复国许之。成公大喜。宁俞谏曰：“此晋国反间之计，不可信之。”成公不听，亦致书得臣，大约如曹伯之语。时得臣方闻宛春被拘之报，咆哮叫跳，大骂“晋重耳，你是跑不伤饿不死的老贼！当初在我国中，是我刀砧上一块肉，今才得返国为君，辄如此欺负人！自古‘两国相争，不罪来使。’如何将我使臣拿住？吾当亲往与他讲理。”正在发怒，帐外小卒报道：“曹、卫二国，各有书札上达元帅。”得臣想道：“卫侯、曹伯流离之际，有甚书来通我？必是打探得晋国什么破绽，私来报我，此乃天助我成功也！”后书看时，如此恁般，却是从晋绝楚的话头，气得心头一片无明火，直透上三千丈不止，大叫道：“这两封书，又是老贼逼他写的！老贼，老贼！今日不是你就是我，定要拚个死活！”吩咐大小三军，撤了宋围，且去寻晋重耳做对。”待我败了晋军，怕残宋走往那里去！”斗越椒曰：“吾王曾叮咛‘不可轻战’。若元帅要战之时，还须禀命而行。况齐、秦二国，曾为宋求情，恨元帅不从，必然遣兵助晋。我国虽有

① 一介：使者。

② 此句意为明确与晋为盟，附于晋。

③ 陨：毁坏，灭亡。

④ 上国：附属国，对宗主国的称呼。

陈、蔡、郑、许相帮，恐非齐、秦之敌。必须入朝请添兵益将，方可赴敌。”得臣曰：“就烦大夫一行，以速为贵。”越椒奉元帅将令，径到申邑，来见楚王，奏知请兵交战之意。楚王怒曰：“寡人戒勿与战，子玉强要出师，能保必胜乎？”越椒对曰：“得臣有言在前：‘如若不胜，甘当军令。’”楚王终不快意，乃使斗宜申将西广之兵而往。——楚兵二广，东广在左，西广在右，凡精兵俱在东广。止分西广之兵，不过千人，又非精卒，乃是楚王疑其兵败，不肯多发之意。成得臣之子成大心，聚集宗人之兵，约六百人，自请助战。楚王许之。斗宜申同越椒领兵至宋，得臣看兵少，心中愈怒，大言曰：“便不添兵，难道我胜不得晋？”即日约会四路诸侯之兵，拔寨都起。这一去，正中先轸的机谋了。髡翁有诗云：

久困睢阳功未收，勃然一怒战群侯。

得臣纵有冲天志，怎脱今朝先轸谋！

得臣以西广戎车，兼成氏本宗之兵，自将中军。使斗宜申率申邑之师，同郑、许二路兵将为左军。使斗勃率息邑之兵，同陈、蔡二路兵将为右军。雨骤风驰，直逼晋侯大寨，做三处屯聚。

晋文公集诸将问计。先轸曰：“本谋致楚，欲以挫之。且楚自伐齐围宋，以至于今，其师老^①矣。必战楚，毋失敌！”狐偃曰：“主公昔日在楚君面前，曾有一言：‘他日治兵中原，请避君三舍。’今遂与楚战，是无信也。主公向不失信于原人，乃失信于楚君乎？”必避楚。”诸将皆颀然曰：“以君避臣，辱

^① 老：疲劳。

甚矣！不可，不可！”狐偃曰：“子玉虽刚狠，然楚君之惠，不可忘也。吾避楚，非避子玉。”诸将又曰：“倘楚兵追至，奈何？”狐偃曰：“若我退，楚亦退，必不能复围宋矣。如我退而楚进，则以臣逼君，其曲在彼。避而不得，人有怒心；彼骄我怒，不胜何为？”文公曰：“子犯之言是也。”传令“三军俱退！”晋军退三十里，军吏来禀曰：“已退一舍之地矣。”文公曰：“未也。”又退三十里，文公仍不许驻军。直退到九十里之程，地名城濮，恰是三舍之远，方教安营息马。时齐孝公命上卿国懿仲之子国归父为大将，崔夭副之；秦穆公使其次子小子憖为大将，白乙丙副之；各率大兵，协同晋师战楚，俱于城濮下寨，宋围已解，宋成公亦遣司马公孙固如晋军拜谢，就留军中助战。

却说楚军见晋军移营退避，各有喜色。斗勃曰：“晋侯以君避臣，于我亦有荣名矣。不如借此旋^①师，虽无功，亦免于罪。”得臣怒曰：“吾已请添兵将，若不一战，何以复命？晋军既退，其气已怯，宜疾追之！”传令“速进！”楚军行九十里，恰与晋军相遇。得臣相度地势，凭山阻泽，据险为营，晋诸将言于先轸曰：“楚若据险，攻之难拔，宜出兵争之。”先轸曰：“夫据险以固守也。子玉远来，志在战而不在守。虽据险，安所用之？”时文公亦以战楚为疑。狐偃奏曰：“今日对垒，势在必战。战而胜，可以伯诸侯；即使不胜，我国外河内山，足以自固。楚其奈我何？”文公意犹未决。是夜就寝，忽得一梦，梦见如先年出亡之时，身在楚国，与楚王手搏为

① 旋：回。

戏，气力不加，仰面倒地。楚王伏于身上，击破其脑，以口喋之。既觉，大惧。时狐偃同宿帐中，文公呼而告之，如此恁般：“梦中斗楚不胜，彼饮吾脑，恐非吉兆乎？”狐偃称贺曰：“此大吉之兆也！君必胜矣！”文公曰：“吉在何处！”狐偃对曰：“君仰面倒地，得天相照；楚王伏于身上，乃伏地请罪也。脑所以柔物，君以脑予楚，柔服之矣，非胜而何？”文公意乃释然；天色乍明，军吏报：“楚国使人来下战书。”文公启而观之，书云：

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①焉。

狐偃曰：“战，危事也，而曰戏，彼不敬其事矣，能无败乎？”文公使栾枝答其书云：

寡人未忘楚君之惠，是以敬退三舍，不敢与大夫对垒。大夫必欲观兵，敢不惟命！诘朝^②相见。

楚使者去后，文公使先轸再阅兵车，共七百乘，精兵五万余人，——齐、秦之众，不在其内。文公登有莘之墟^③以望其师，见其少长有序，进退有节。叹曰：“此卻縠我之遗教也。以此应敌可矣。”使人伐其山木，以备战具。先轸分拨兵将，使狐毛、狐偃引上军，同秦国副将白乙丙攻楚左师，与斗宜申交战。使栾枝、胥臣引下军，同齐国副将崔夭，攻楚右师，与斗勃交战。各授计策行事。自与卻縠、祁瞒中军结阵，与成得臣相持。却教荀林父、士会，各率五千人为左右翼，准备接应，再教国归父、小子慙，各引本国之兵，从间

① 寓目：看到。

② 诘朝：早晨。

③ 墟：土丘。

道抄出楚军背后埋伏。只等楚军败北，便杀入据其大寨。明魏犨胸疾已愈，自请为先锋。先轸曰：“留老将军有用处。从有莘南去，地名空桑，与楚连谷地面接壤。老将军可引一枝兵，伏于彼处，截楚败兵归路，擒拿楚将。”魏犨欣然去了。赵衰、孙伯纠、羊舌突、茅茷等一班文武，保护晋文公于有莘山上观战，再教舟之侨于南河整顿船只，伺候装载楚军辎重，临期无误。次日黎明，晋军列阵于有莘之北，楚军列阵于南。彼此三军，各自成列。得臣传令，教“左右二军先进，中军继之。”

且说晋下军大夫栾枝，打探楚右师用陈、蔡为前队，喜曰：“元帅密谓我曰：‘陈、蔡怯战而易动。’先挫陈蔡，则右师不攻而自溃矣。”乃使白乙丙出战。陈辕选、蔡公子印，欲在斗勃前建功，争先出车，未及交锋，晋兵忽然退后。二将方欲追赶，只见对阵门旗开处，一声炮响，胥臣领著一阵大车，冲将出来。驾车之马，都用虎皮蒙背。敌马见之，认为真虎，惊惶跳踯。执辔者拿把不住，牵车回走，反冲动斗勃后队。胥臣和白乙丙乘乱掩杀，胥臣斧劈公子印于车下，白乙丙箭射斗勃中颊。斗勃带箭而逃，楚右师大败，死者枕藉，不计其数。栾枝遣军卒，假扮作陈、蔡军人，执著彼处旗号，往报楚军，说：“右师已得胜，速速进兵，共成大功。”得臣凭轼望之，但见晋军北奔，烟尘蔽天。喜曰：“晋下军果败矣！”急催左师并力前进。斗宜申见对阵大旆高悬，料是主将，抖擞精神，冲杀过来。这里狐偃迎住，略战数合，只见阵后大乱。狐偃回辕便走，大旆亦往后退行。斗宜申只道晋军已溃，指引郑、许二将，尽力追逐，忽然鼓声大震，先轸、郤溱引

精兵一枝，从半腰里横冲过来，将楚军截做二段。狐毛、狐偃翻身复战，两下夹攻。郑、许之兵先自惊溃。宜申支架不住，拚死命杀出。遇著齐将崔天，又杀一阵。尽弃其车马器械，杂于步卒之中，爬山而遁。原来晋下军伪作北奔，烟尘蔽天，却是栾枝砍下有莘山之木，曳于车后，车驰木走，自然刮地尘飞，哄得左军贪功索战。狐毛又诈设大旆，教人曳之而走，装作奔溃之形。狐偃佯败，诱其驱逐。先轸早已算定，吩咐祁瞒虚建大将旗。守定中军。任他敌军搦战，切不可出应。自引兵从阵后抄出，横冲过来，恰与二狐夹攻，遂获全胜。这都是先轸预定下的计策。有诗为证：

临机何用阵堂堂？先轸奇谋不可当。

只用虎皮蒙马计，楚军左右尽奔亡。

话说楚元帅成得臣虽则恃勇求战，想著楚王两番教诫之语，却也十分持重。传闻左右二军，俱已进战得利，追逐晋兵；遂令中军击鼓，使其子小将军成大心出阵。祁瞒先时，也守著先轸之戒，坚守阵门，全不招架。楚中军又发第二通鼓，成大心手提画戟，在阵前耀武扬威。祁瞒忍耐不住，使人察之，回报：“是十五岁的孩子。”祁瞒曰：“谅童子有何本事！手到拿来，也算我中军一功。”喝教“擂鼓！”战鼓一鸣，阵门开处，祁瞒舞刀而出，小将军便迎住交锋。约斗二十余合，不分胜败。斗越椒在门旗之下，见小将军未能取胜，即忙驾车而出，拈弓搭箭，觑得较亲，一箭正射中祁瞒的盔缨。祁瞒吃了一惊，欲待退回本阵，恐冲动了大军，只得绕阵而走。斗越椒大叫：“此败将不须追之，可杀入中军，擒拿先轸！”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话说楚将斗越椒与小将军成大心，不去追赶祁瞒，竟杀入中军。越椒见大将旗迎风荡扬，一箭射将下来。晋军不见了帅旗，即时大乱。却得荀林父、先蔑两路接应兵到，荀林父接住斗越椒厮杀，先蔑便接住成大心厮杀。成得臣麾军大进，攘臂大呼曰：“今日若容晋军一个生还，誓不回军！”正在施设^①，先轸、郤溱兵到，两下混战多时。栾枝、胥臣、狐毛、狐偃一齐都到，如铜墙铁壁，围裹将来。得臣方知左右二军已溃，无心恋战，急急传令鸣金收军。怎当得晋兵众盛，把楚家兵将，分做十来处围住。小将军成大心一枝画戟，神出鬼没，率领宗兵^②六百人，无不一以当百，保护其父得臣，拚命杀出重围。不见了斗越椒，复翻身杀入。那斗越椒，乃是子文之从弟，生得状如熊虎，声若豺狼，有万夫不当之勇；精于射艺，矢无虚发。在晋军中左冲右突，正寻觅成家父子。恰好成大心遇见，说：“元帅有了，将军可快行！”两个遂合做一处，各奋神威，复救出许多楚军，溃围而出。

① 施设：布置实施。

② 宗兵：亲兵。家兵。

晋文公在有莘山上，观见晋兵得胜，忙使人教先轸传谕各军：“但逐楚兵出了宋、卫之境足矣。不必多事擒杀，以伤两国之情，负了楚王施惠之意。”先轸遂约住诸军，不行追赶。祁瞒违令出战，囚于后军，伺候发落。胡曾先生有诗云：

避兵三舍为酬恩，又诫穷追免楚军；

两敌交锋尚如此，平居负义是何人？

陈、蔡、郑、许四国，损兵折将，各自逃生，回本国去了。

单说成得臣同成大心、斗越椒出了重围，急投大寨。前哨报：“寨中已竖起齐、秦两家旗号了！”原来国归父、小子慝二将杀散楚兵，据了大寨，辎重粮草，尽归其手。得臣不敢经过，只得倒转从有莘山后，沿睢水一路而行。斗宜申、斗勃各引残兵来会。行至空桑地面，忽然连珠炮响，一军当路，旗上写“大将魏”字。魏犇先在楚国，独制^①獬豸，楚人无不服其神勇。今日路当险处，遇此劲敌，那残兵又都是个伤弓之鸟，谁人不丧胆消魂！早已望风而溃了。斗越椒大怒，叫小将军保护元帅，奋起精神，独力拒战。斗宜申、斗勃也只得勉强相帮。魏犇力战三将，水泄不漏。正在相持，忽见北来一人，飞马而至，大叫：“将军罢战，先元帅奉主公之命：‘放楚将生还本国，以报出亡时款待之德。’”魏犇方才住手，教军士分开两下，大喝：“饶你去！”得臣等奔走不迭，回至连谷。点检残军，中军虽有损折，尚士存六七；其申息之师，分属左右二军者，所存十无一二。哀哉！古人有吊战场诗云：

胜败兵家不可常，英雄几个老沙场？

^① 制：服。

禽奔兽骇投坑阱，肉颤筋飞饱剑铍；
鬼火荧荧魂宿草，悲风飒飒骨侵霜。
劝君莫羨封侯事，一将功成万命亡！

得臣大恸曰：“本图为楚国扬万里之威，不意中晋人诡谋，贪功败绩，罪复何辞？”乃与斗宜申、斗勃俱自囚于连谷，使其子大心部^①领残军，去见楚王，自请受诛。

时楚成王尚在申城，见成大心至，大怒曰：“汝父有言在前：‘不胜甘当军令。’今又何言？”大心叩头曰：“臣父自知其罪，便欲自杀，臣实止之；欲使就君之戮，以申国法也。”楚王曰：“楚国之法，兵败者死。诸将速宜自裁，毋污吾斧钺^②。”大心见楚王无怜赦之意，号泣而出，回复得臣，得臣叹曰：“纵楚王赦我，我亦何面目见申息之父老乎？”乃北向再拜，拔佩剑自刎而死。

却说蔦贾在家，问其父蔦吕臣曰：“闻令尹兵败，信乎？”吕臣曰：“信。”蔦贾曰：“王何以处之？”铍蔦吕臣曰：“子玉与诸将请死，王听之矣。”蔦贾曰：“子玉刚愎而骄，不可独任；然其人强毅不屈，使得智谋之士，以为之辅，可使立功。今虽兵败，他日能报晋仇者，必子玉也。父亲何不谏而留之？”吕臣曰：“王怒甚，恐言之无益。”蔦贾曰：“父亲不记范巫蔦似之言乎？”吕臣曰：“汝试言之。”蔦贾曰：“蔦似善相人，主上为公子时，蔦似曾言：‘主上与子玉、子西三人，日后皆不得其死。’主上切记其言，即位之日，即赐子玉、子西免死牌各一面，欲使蔦似之言不验也。主上怒中，偶忘之耳。父亲

① 部：统率。

② 钺：斩人用的垫座。

若言及此，主上必留二臣无疑矣。”吕臣即时往见楚王，奏曰：“子玉罪虽当死，然吾王曾有免死牌在彼，可以赦之。”楚王愕然曰：“岂非范巫裔似之故耶？微子言，寡人几忘之矣！”乃使大夫潘尫同成大心乘急传宣楚王命：“败将一概免死！”比及到连谷时，得臣先死半日矣。左师将军斗宜申悬梁自缢，因身躯重大，悬帛断绝，恰好免死命至，留下性命。斗勃原要收殓子玉、子西之尸，方才自尽，故此亦不曾死。单死了个成得臣，岂非命乎？潜渊居士有诗吊之云：

楚国昂藏一丈夫，气吞全晋挟雄图。

一朝失足身躯丧，始信坚强是死徒。

成大心殓父尸。斗宜申、斗勃、斗越椒等，随潘尫到申城谒楚王，伏地拜谢不杀之恩。楚王知得臣自杀，懊悔不已。还驾郢都，升铤吕臣为令尹；贬斗宜申为商邑尹，谓之商公；斗勃出守襄城。楚王转怜得臣之死，拜其子成大心、成嘉俱为大夫。令尹子文致政居家，闻得臣兵败，叹曰：“不出蔦贾所料！吾之识见，反不如童子，宁不自羞！”呕血数升，伏床不起。召其子斗般嘱曰：“吾死在旦夕。惟有一言嘱汝：‘汝叔越椒，自初生之日，已有熊虎之状，豺狼之声，此灭族之相也。吾此时曾劝汝祖勿育之，汝祖不听。吾观蔦吕臣不寿，勃与宜申，皆非善终之相，楚国为政，非汝则越椒。越椒傲狠好杀，若为政，必有非理之望，斗氏之祖宗其不祀^①乎？吾死后，椒若为政，汝必逃之，无与其祸也。’”般再拜受命。子文遂卒。未几，蔦吕臣亦死。成王追念子文之功，使斗般

① 祀：祭。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断了香火，即灭了子孙。

嗣为令尹，越椒为司马，蔣贾为工正。不在话下。

却说晋文公既败楚师，移屯于楚大寨。寨中所遗粮草甚广，各军资之以食，戏曰：“此楚人馆谷^①我也。”齐、秦及诸将等，皆北面称贺。文公谢不受，面有忧色。诸将曰：“君胜敌而忧，何也？”文公曰：“子玉非甘出人下者，胜不可恃，能勿惧乎？”国归父、小子慙等辞归，文公以军获之半遗之，二国奏凯而还。宋公孙固亦归本国，宋公自遣使拜谢齐、秦。不在话下。

先轸囚祁瞒至文公之前，奏其违命辱师之罪。文公曰：“若非上下二军先胜，楚兵尚可制乎？”命司马赵衰定其罪，斩祁瞒以徇^②于军，号令曰：“今后有违元帅之令者，视此！”军中益加悚惧。大军留有莘三日，然后下令班师。行至南河，哨马禀复：“河下船只，尚未齐备。”文公使召舟之侨。侨亦不在。原来舟之侨是虢国降将，事晋已久，满望重用立功，却差他南河拘集船只，心中不平。恰好接得家报，其妻在家病重，侨料晋、楚相持，必然日久，未必便能班师，因此暂且回国看视。不想夏四月戊辰，师至城濮，己巳交战，便大败楚师。休兵三日，至癸酉大军遂还，前后不过六日，晋侯便至河下，遂误了济河之事。文公大怒，欲令军士四下搜捕民船。先轸曰：“南河百姓，闻吾败楚，谁不震恐？若使搜捕，必然逃匿。不若出令以厚赏募之。”文公曰：“善。”才悬赏军门，百姓争舣^③船应募，顷刻舟集如蚁，大军遂渡了黄河。文

① 馆谷：招待。

② 徇：当众宣示。

③ 舣：使船靠岸。

公谓赵衰曰：“曹、卫之耻已雪矣，惟郑仇未报，奈何？”赵衰对曰：“君旋师过郑，不患郑之不来也。”文公从之。

行不数日，遥见一队车马，簇拥着一位贵人，从东而来。前队栾枝迎住，问：“来者何人？”答曰：“吾乃周天子之卿士王子虎也。闻晋侯伐楚得胜，少安中国。故天子亲驾銮輿，来犒三军，先令虎来报知。”栾枝即引子虎来见文公。文公问于群下曰：“今天子下劳寡人，道路之间，如何行礼？”赵衰曰：“此去衡雍不远，有地名践土，其地宽平，连夜建造王宫于此。然后主公引列国诸侯迎驾，以行朝礼，庶不失君臣之义也。”文公遂与王子虎订期，约以五月之吉，于践土候周王驾临。子虎辞去。大军望衡雍而进。途中又见车马一队，有一使臣来迎，乃是郑大夫子人九，奉郑伯之命，恐晋兵来讨其罪，特遣行成。晋文公怒曰：“郑闻楚败而惧，非出本心，寡人俟覲王之后，当亲率师徒，至于城下。”赵衰进曰：“自我出师以来，逐卫君，执曹伯，败楚师，兵威已大震矣。又求多于郑，奈劳师何？君心许之。若郑坚心来归，赦之可也；如其复贰，姑休息数月，讨之未晚。”文公乃许郑成。大军至衡雍下寨。一面使狐毛、狐偃帅本部兵，往践土筑造王宫；一面使栾枝入郑城，与郑伯为盟。郑伯亲至衡雍，致饩谢罪。文公复与歃血订好。话间，因夸美子玉之英勇。郑伯曰：“已自杀于连谷矣。”文公叹息久之。郑伯既退，文公私谓诸臣曰：“吾今日不喜得郑，喜楚之失了玉也。子玉死，余人不足虑，诸卿可高枕而卧矣！”髯翁有诗云：

得臣虽是莽男儿，胜负将来未可知。

尽说楚兵今再败，可怜连谷有舆尸！

却说狐毛、狐偃筑王宫于践土，照依明堂^①之制。怎见得？有《明堂赋》为证：

赫赫明堂，居国之阳。崑娥特立，镇压殊方。所以施一人之政令，朝万国之侯王。面室有三，总数惟九。间太庙于正位，外太室于中鹵；后闭乎三十六户，罗列乎七十二牖^②。左个右个，为季孟之交分；上圆下方，法天地之奇偶。及夫诸位散设，三公最崇。当中阶而列位，与群臣而不同。诸侯东阶之东，西面而北上；诸伯西阶之西，东面而相向；诸子应门之东而鹄立，诸男应门之西而鹤望。戎夷金木之户外，蛮狄水火而位配。九采外屏之右以成列，四塞外屏之左而遥对。朱干玉戚，森耸以相参；龙旗豹韬^③，抑扬而相错。肃肃沉沉，岌崇壑深。烟收而卿士齐列，日出而天颜始临。戴冕旒^④以当轩，见八紘之稽顙；负斧衮而南面，知万国之归心。

王宫左右，又别建馆舍数处，昼夜并工，月余而毕。传檄诸侯：“俱要五月朔日，践土取齐。”是时，宋成公王臣，齐昭公潘，俱系旧好；郑文公捷，是新附之国；率先来赴。他如鲁僖公申，与楚通好；陈穆公款，蔡庄公甲午，与楚连兵；——都是楚党，至是惧罪，亦来赴会。邾、莒小国，自不必说。惟许僖公业，事楚最久，不愿从晋。秦穆公任好，虽与晋合，从

① 明堂：天子宣布政教之处。

② 牖：窗。

③ 韬：弓袋。

④ 旒：旗下流瀟。

未与中国会盟，迟疑不至。卫成公郑，出在襄牛；曹共公襄，见拘五鹿；晋侯曾许以复国，尚未明赦，亦不与会。

单说卫成公闻晋将合诸侯，谓宁俞曰：“征会^①不及于卫，晋怒尚未息也。寡人不可留矣！”宁俞对曰：“君徒出奔，谁纳君者！不如让位于叔武，使元咺奉之，以乞盟于践土，君若^②为逊避而出。天如祚卫，武获与盟。武之有国，犹君有之。况武素孝友，岂忍代立？必当为复君之计矣。”卫侯心虽不愿，到此地位，无可奈何，使孙炎以君命致国于叔武，如宁俞之言。孙炎领命，往楚丘去了。卫侯又问于宁俞曰：“寡人今欲出奔，何国而可？”俞踌躇未答。卫侯又曰：“适楚何如？”俞对曰：“楚虽婚姻，实晋仇也。且前已告绝^③，不可复往，不如适陈。陈将事晋，又可藉为通晋之地也。”卫侯曰：“不然，告绝非寡人意，楚必谅之。晋、楚将来，事未可定。使武事晋，而我托于楚，两途观望，不亦可乎？”卫侯遂适楚。楚边人追而詈之；乃改适陈，始服宁俞之先见矣。孙炎见叔武，致卫侯之命。武曰：“吾之守国，摄也^④，敢受让乎？”即同元咺赴会。使孙炎回复卫侯，言：“见晋之时，必当为兄乞怜求复也。”元咺曰：“君性多猜忌，吾不遣亲子弟相从，何以取信？”乃使其子元角，伴孙炎以往，名虽问候，实则留质之意。公子黻私谓元咺曰：“君之不复，亦可知矣。子何不

① 征，召；会，会盟。

② 若：如。

③ 告绝：断绝。

④ 摄：代理。

以让国之事，明告国人，拥立夷叔而相之？晋人必喜。子挟晋之重以临卫，是子与武共卫也。”元咺曰：“叔武不敢无兄，吾敢无君乎？此行且请复吾君矣。”黻犬语塞而退。”恐卫侯一旦复国，元咺泄其言，未免得罪，乃私往陈国，密报卫侯，反说：“元咺已立叔武为君，谋会晋以定其位。”卫成公惑其言，以问孙炎。孙炎对曰：“臣不知也。元角见在君所，其父有谋，角必与闻，君何不问之？”卫侯复问于元角，角言并无是事。宁俞亦言曰：“咺若不忠于君，肯遣子出侍乎？君勿疑也。”公子咺犬私见卫侯曰：“咺之设谋拒君，非一日矣。其遣子，非忠于君也，将以窥君之动静，而为之备也。若使乞于晋，以求复吾君，必辞会而不敢与。如公然与会，则为君信矣。君其察之。”卫侯果阴使人往践土，伺察叔武、元咺之事。胡曾先生有诗云：

弟友臣忠无间然，何堪黻犬肆谗言？

从来富贵生猜忌，忠孝常含万古冤。

却说周襄王以夏五月丁未日，驾幸践土。晋侯率诸侯预于三十里外迎接，驻跸王宫。襄王御殿，诸侯谒拜稽首。起居礼毕，晋文公献所获楚俘于王：被甲之马凡百乘，步卒千人，器械衣甲十余车。襄王大悦，亲劳之曰：“自伯舅齐侯即世之后，荆楚复强，凭陵中夏。得叔父仗义翦伐，以尊王室。自文武以下，皆赖叔父之休^①，岂惟朕躬^②。”晋侯再拜稽首曰：“臣重耳幸歼楚寇，皆仗天子之灵，臣何功焉？”

① 休：庇护。

② 躬：弯腰，感谢。

次日，襄王设醴酒以享晋侯。使上卿尹武公，内史叔兴，策命晋侯为方伯。赐大辂之服，服鷩冕；戎辂之服，服韦弁；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秬鬯一鹵，虎賁之士三百人。宣命曰：“俾尔晋侯，得专征伐，以纠王慝。”晋侯逊谢再三，然后敢受。遂以王命布告于诸侯。襄王复命王子虎，册封晋侯为盟主，合诸侯修盟会之政。晋侯于王宫之侧，设下盟坛，诸侯先至王宫行觐礼，然后各趋会所。王子虎监临其事。晋侯先登，执牛耳，诸侯以次而登。元咺已引叔武谒过晋侯了。是日，叔武摄卫君之位，附于载书之末。子虎读誓词曰：“凡兹同盟，皆奖王室，毋相害也。有背盟者，明神殛之；殃及子孙，陨命绝祀！”诸侯齐声曰：“王命修睦，敢不敬承！”各各歃血为信。潜渊读史诗云：

晋国君臣建大猷^① 取威定伯服诸侯。

扬旌城濮观俘馘，连袂王宫觐冕旒。

更羨今朝盟践土，漫夸当日会葵邱。

桓公末路留遗恨，重耳能将此志酬。

盟事既毕，晋侯欲以叔武见襄王，立为卫君，以代成公。叔武涕泣辞曰：“昔宁母之会，郑子华以子奸父，齐桓公拒之。今君方继桓公之业，乃令武以弟奸兄乎？君侯若嘉惠于武，赐之矜怜，乞复臣兄郑之位。臣兄郑事君侯，不敢不尽！”元咺亦叩头哀请，晋侯方才首肯。不知卫侯何时复国，再看下回分解。

① 大猷：大谋。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覲 卫元咺公馆对狱

话说周襄王二十年，下劳晋文公于践土，事毕归周，诸侯亦各辞回本国。卫成公疑欻犬之言，遣人密地打探，见元咺奉叔武入盟，名列载书，不暇致详，即时回报卫侯。卫侯大怒曰：“叔武果自立矣！”大骂：“元穀背君之贼！自己贪图富贵，扶立新君，却又使儿子来窥吾动静。吾岂容汝父子乎？”元角方欲置辩，卫侯拔剑一挥，头已坠地。冤哉！元角从人，慌忙逃回，报知其父穀。穀曰：“子之生死，命也！君虽负穀，穀岂可负太叔乎？”司马瞞谓元穀曰：“君既疑子，子亦当避嫌。何不辞位而去，以明子之心耶？”穀叹曰：“穀若辞位，谁与太叔共守此国者？夫杀子，私怨也，守国，大事也。以私怨而废大事，非人臣所以报国之义也。”乃言于叔武，使奉书晋侯，求其复成公之位。此乃是元穀的好处。这事暂且搁过一边。

再说晋文公受了册命而回，虎贲^①弓矢，摆列前后，另是一番气象。入国之日，一路百姓，扶老携幼，争睹威仪。单

^① 虎贲：勇士。

食壶浆，共迎师旅。叹声啧啧，都夸“吾主英雄！”喜色欣欣，尽道“晋家兴旺。”正是：

捍艰复纘^① 文侯绪^②，攘楚重修桓伯勋。

十九年前流落客，一朝声价上青云。

晋文公临朝受贺，论功行赏，以狐偃为首功，先轸次之。诸将请曰：“城濮之役，设奇破楚，皆先轸之功，今反以狐偃为首，何也？”文公曰：“城濮之役，轸曰：‘必战楚，毋失敌。’偃曰：‘必避楚，毋失信。’夫胜敌者，一时之功也；全信者，万世之利也。奈何以一时之功，而加万世之利乎？是以先之。”诸将无不悦服。狐偃又奏：“先臣荀息，死于奚齐、卓子之难，忠节可嘉。宜录其后，以励臣节。”文公准奏，遂召荀息之子荀林父为大夫。舟之侨正在家中守著妻子，闻晋侯将到，赶至半路相迎。文公命囚之后车。行赏已毕，使司马赵衰议罪，当诛。舟之侨自陈妻病求宽，文公曰：“事君者不顾其身，况妻子乎？”喝命斩首示众。文公此番出军，第一次斩了颠颉，第二次斩子祁瞒，今日第三次，又斩了舟之侨。这三个都是有名的宿将。违令必诛，全不轻宥。所以三军畏服，诸将用命。正所谓：“赏罚不明，百事不成；赏罚若明，四方可行。”此文公所以能伯诸侯也。文公与先轸等商议，欲增军额，以强其国，又不敢上同天子之六军，乃假名添作“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大夫，先蔑屠击为左右行大夫。前后三军三行，分明是六军，但避其名而已。以此兵多将广，天下莫比其强。

一日，文公坐朝，正与狐偃等议曹、卫之事，近臣奏：

① 纘：继承。

② 绪：功业。

“卫国有书到。”文公曰：“此必叔武为兄求宽也。”后而观之，书曰：

君侯不泯^①卫之社稷，许复故君。举国臣民，咸

引领^②以望高义^③。惟君侯早图之！

陈穆公亦有使命至晋，代卫、郑致悔罪自新之意。文公乃各发回书，听其复归故国，谕卻步扬不必领兵邀阻。叔武得晋侯宽释之信，急发车骑如陈，往迎卫侯。陈穆公亦遣人劝驾。公子歆犬谓成公曰：“太叔为君已久，国人归附，邻国同盟，此番来迎，不可轻信。”卫侯曰：“寡人亦虑之。”乃遣宁俞先到楚丘，探其实信。宁俞只得奉命而行。至卫，正值叔武在朝中议政。宁俞入朝，望见叔武设座于殿堂之东，西向而坐。一见宁俞，降坐而迎，叙礼甚恭。宁俞佯问曰：“大叔摄位而不御正，何以未观瞻耶？”叔武曰：“此正位吾兄所御，吾虽侧其傍，尚慄慄不自安，敢居正乎？”宁俞曰：“俞今日方见太叔之心矣。”叔武曰：“吾思兄念切，朝暮悬悬，望大夫早劝君兄还朝，以慰我心也。”俞遂与订期，约以六月辛未吉日入城。宁俞出朝，采听人言，但闻得百官之众，纷纷议论，言：“故君若复入，未免分别居、行二项，行者有功，居者有罪，如何是好？”宁俞曰：“我奉故君来此传谕尔众：‘不论行居，有功无罪。’如或不信，当歃血立誓。”众皆曰：“若能共盟，更有何疑！”俞遂对天设誓曰：“行者卫主，居者守国，若内若外，各宣其力。君臣和协，共保社稷，倘有相欺，明神是

① 泯：灭。

② 引领：抬头。

③ 高义：正义行动。

殪！”众皆欣然而散，曰：“宁子不欺吾也。”叔武又遣大夫长牂，专守国门，吩咐：“如有南来人到，不拘早晚，立刻放入。”

却说宁俞回复卫侯，言：“叔武真心奉迎，并无歹意。”卫侯也自信得过了。怎奈黻犬谗毁在前，恐临时不合。反获欺谤之罪，又说卫侯曰：“太叔与宁大夫定约，焉知不预作准备，以加害于君？君不如先期而往，出其不意，可必入也。”卫侯从其言，即时发驾。黻犬请为前驱，除^①宫备难，卫侯许之。宁俞奏曰：“臣已与国人订期矣。君若先期而往，国人必疑。”黻犬大喝曰：“俞不欲吾君速入，是何主意？”宁俞乃不敢复谏，只得奏言：“君驾若即发，臣请先行一程，以晓谕臣民，而安上下之心。”卫侯曰：“卿为国人言之，寡人不过欲早见臣民一面，并无他故。”宁俞去后，黻犬曰：“宁之先行，事可疑也。君行不宜迟矣！”卫侯催促御人，并力而驰。

再说宁俞先到国门，长牂询知是卫侯之使，即时放入。宁俞曰：“君即至矣。”长牂曰：“前约辛未，今尚戊辰，何速也？子先入城报信，吾当奉迎。”宁才转身时，黻犬前驱已至，言：“卫侯只在后面。”长牂急整车从，迎将上去。黻犬先入城去了。时叔武方亲督舆隶，扫除宫室，就便在庭中沐发。闻宁俞报言：“君至。”且惊且喜，仓卒之间，正欲问先期之故，忽闻前驱车马之声，认是卫侯已到，心中喜极。发尚未干，等不得挽髻，急将一手握发，疾趋而出，正撞了黻犬。黻犬恐留下叔武，恐其兄弟相逢，叙出前因。远远望见叔武到来，遂弯弓搭箭，飏的发去，射个正好。叔武被箭中心窝，望后便

^① 除：修治。

倒。宁俞急忙上前扶救，已无及矣。哀哉！元咺闻叔武被杀，吃了一惊，大骂：“无道昏君！枉杀无辜，天理岂能容汝？吾当投诉晋侯，看你坐位可稳？”痛哭了一场，急忙逃奔晋国去了。髡翁有诗云：

坚心守国为君兄，弓矢无情害有情。

不是卫侯多忌忮^①，前驱安敢擅加兵？

却说成公至城下，见长牂来迎，叩其来意。长牂述叔武吩咐之语，早来早入，晚来晚入。卫侯叹曰：“吾弟果无他意也！”比及入城，只见宁俞带泪而来，言：“叔武喜主公之至，不等沐完，握发出迎。谁知枉被前驱所杀，使臣失信于国人，臣该万死！”卫侯面有惭色，答曰：“寡人已知夷叔之冤矣！卿勿复言。”趋车入朝，百官尚未知觉。一路迎谒，先后不齐。宁俞引卫侯视叔武之尸，两目睁开如生。卫侯枕其头于膝上，不觉失声大哭，以手抚之曰：“夷叔，夷叔！我因尔归，尔为我死！哀哉痛哉！”只见尸目闪烁有光，渐渐而瞑。宁俞曰：“不杀前驱，何以谢太叔之灵？”卫侯即命拘之。时黻犬谋欲逃遁，被宁俞遣人擒至。黻犬曰：“臣杀太叔，亦为君也！”卫侯大怒曰：“汝谤毁吾弟，擅杀无辜，今又归罪于寡人。”命左右将黻犬斩首号令。吩咐以君礼厚葬叔武。国人初时，闻叔武被杀，议论哄然，及闻诛黻犬，葬叔武，群心始定。

话分两头。再说卫大夫元咺，逃奔晋国，见了晋文公，伏地大哭，诉说卫侯疑忌叔武，故遣前驱射杀之事。说了又哭，哭了又说。说得晋文公发恼起来，把几句好话，安慰了元咺，

① 忮：恨。

留在馆驿。因大集群君臣问曰：“寡人赖诸卿之力，一战胜楚。践土之会，天子下劳，诸侯景从。^①伯业之盛，窃比齐桓。奈秦人不赴约，许人不会朝。郑虽受盟，尚怀疑贰之心。卫方复国，擅杀受盟之弟。若不再申约誓，严行诛讨，诸侯虽合必离，诸卿计将安出？”先轸进曰：“征会讨贰，伯主之职。臣请厉兵秣马，以待君命。”狐偃曰：“不然。伯主所以行乎诸侯者，莫不挟天子之威。今天子下劳，而君之觐礼未修，我实有缺，何以服人？为君计，莫若以朝王为名，号召诸侯，视其不至者，以天子之命临之。朝王，大礼也。讨慢王之罪，大名也。行大礼而举大名，又大业也。君其图之！”赵衰曰：“子犯之言甚善。然以臣愚见，恐入朝之举，未必遂也。”文公曰：“何为不遂？”赵衰曰：“朝觐之礼，不行久矣。以晋之强，五合六聚，以临京师，所过之地，谁不震惊？臣惧天子之疑君而谢君也。谢而不受，君之威褻^②矣。莫若致王于温，而率诸侯以见之。君臣无猜，其便一也。诸侯不劳，其便二也。温有叔带之新宫，不烦造作，其便三也。”文公曰：“王可致乎？”赵衰曰：“王喜于亲晋，而乐于受朝，何为不可？臣请为君使于周，而商入朝之事，度天子之计，亦必出此。”

文公大悦，乃命赵衰如周，谒见周襄王，稽首再拜，奏言：“寡君重耳，感天王下劳锡命之恩，欲率诸侯至京师，修朝觐之礼，伏乞圣鉴！”襄王嘿然。命赵衰就使馆安歇。即召王子虎计议，言：“晋侯拥众入朝，其心不测，何以辞之？”子虎对曰：“臣请面见晋使而探其意，可辞则辞。”子虎辞了襄

① 景从：响应。

② 褻：受辱。

王，到馆驿见了赵衰，叙起入朝之事。子虎曰：“晋侯倡率诸姬，尊奖天子，举累朝废坠之旷典，诚王室之大幸也！但列国鳞集，行李充塞，车徒众盛，士民目未经见，妄加猜度，讹言易起，或相讥讪，反负晋侯一片忠爱之意，不如已^①之。”赵衰曰：“寡君思见天子，实出至诚。下臣行日，已传檄各国，相会于温邑取齐。若废而不举，是以王事为戏也。下臣不敢复命。”子虎曰：“然则奈何？”赵衰曰：“下臣有策于此，但不敢言耳。”子虎曰：“子余有何良策？敢不如命！”赵衰曰：“古者，天子有时巡之典，省方观民。况温亦畿内故地也。天子若以巡狩^②为名，驾临河阳，寡君因率诸侯以展觐。上不失王室尊严之体，下不负寡君忠敬之诚。未知可否？”子虎曰：“子余之策，诚为两便。虎即当转达天子。”子虎入朝，述其语于襄王。襄王大喜。约于冬十月之吉，驾幸河阳。赵衰回复晋侯。晋文公以朝王之举，播告诸侯，俱约冬十月朔，于温地取齐。

至期，齐昭公潘，宋成公王臣，鲁僖公申，蔡庄公甲午，秦穆公任好，郑文公捷，陆续俱到。秦穆公言：“前此践土之会，因惮路远后期，是以不果。今番愿从诸侯之后。”晋文公称谢。时陈穆公款新卒，子共公朔新立，畏晋之威，墨衰而至。邾、莒小国，无不毕集。卫侯郑自知有罪，意不欲往。宁俞谏曰：“若不往，是益罪也，晋讨必至矣。”成公乃行。宁俞与鍼庄子、士荣三人相从。比至温邑，文公不许相见，以兵守之。惟许人终于负固，不奉晋命，总计晋、齐、宋、鲁、

① 已：停止。

② 巡狩：巡守，巡视。

蔡、秦、郑、陈、邾、莒，共是十国，先于温地叙会。不一日，周襄王驾到，晋文公率众诸侯迎至新宫驻跸。上前起居，再拜稽首。次日五鼓，十路诸侯，冠裳佩玉，整整齐齐，舞蹈^①扬尘，锵锵济济。方物^②有贡，各伸地主之仪；就位惟恭，争睹天颜之喜。这一朝，比践土更加严肃。有诗为证：

衣冠济济集河阳，争睹云车降上方。

虎拜朝天鸣素节，龙颜垂地沐恩光。

鄆宫胜事空前代，邾郾虚名慨下堂。

虽则致王非正典，托言巡狩亦何妨？

朝礼既毕，晋文公将卫叔武冤情，诉于襄王，遂请王子虎同决其狱。襄王许之。文公邀子虎至于公馆，宾主叙坐。使人以王命呼卫侯。卫侯囚服而至。卫大夫元咺亦到。子虎曰：“君臣不便对理，可以代之。”乃停卫侯于庑下。宁俞侍卫侯之侧，寸步不离。繻庄子代卫侯，与元咺对理；士荣摄治狱之官，质正其事。元咺口如悬河，将卫侯自出奔襄牛起首，如何嘱咐太叔守国，以后如何先杀元角，次杀太叔，备细铺叙出来。繻庄子曰：“此皆黻犬谗谮之言，以致卫君误听，不全繇卫君之事。”元咺曰：“黻犬初与咺言，要拥立太叔。咺若从之，君岂得复入？只为咺仰体太叔爱兄之心，所以拒黻犬之请，不意彼反肆离间。卫君若无猜忌太叔之意，黻犬之谮，何由而入？咺遣儿子角，往从吾君，正是自明心迹，本是一团美意，乃无辜被杀。就他杀吾子角之心，便是杀太叔之心了。”士荣折之曰：“汝挟杀子之怨，非为太叔也。”元咺曰：

① 舞蹈：拜见天子的动作。

② 方物：土产。

“咺常言：‘杀子私怨，守国大事。’咺虽不肖，不敢以私怨而废大事。当日太叔作书致晋，求复其兄，此书稿出于咺手。若咺挟怨，岂肯如此？只道吾君一时之误，还指望他悔心之萌，不意又累太叔受此大枉。”士荣又曰：“太叔无篡位之情，吾君亦已谅之。误遭猷犬之手，非出君意。”元咺曰：“君既知太叔无篡位之情，从前猷犬所言，都是虚谬，便当加罪；如何又听他先期而行？比及入国，又用为前驱，明明是假手猷犬，难言不知。”鍼庄子低首不出一语。士荣又折之曰：“太叔虽受枉杀，然太叔臣也，卫侯君也。古来人臣，被君枉杀者，不可胜计。况卫侯已诛猷犬，又于太叔加礼厚葬，赏罚分明，尚有何罪？”元咺曰：“昔者桀枉杀关龙逢，汤放之。纣枉杀比干，武王伐之。汤与武王，并为桀、纣之臣子，目击忠良受枉，遂兴义旅，诛其君而吊其民。况太叔同气，又有守国之功，非龙逢、比干之比。卫不过侯封，上制于天王，下制于方伯，又非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比。安得云无罪乎？”士荣语塞，又转口曰：“卫君固然不是，汝为其臣，既然忠心为君，如何君一入国，汝便出奔？不朝不贺，是何道理？”元咺曰：“咺奉太叔守国，实出君命；君且不能容太叔，能容咺乎？咺之逃，非贪生怕死，实欲为太叔伸不白之冤耳！”

晋文公在座，谓子虎曰：“观士荣、元咺往复数端，种种皆是元咺的理长。卫、郑乃天子之臣，不敢擅决，可先将卫臣行刑。”喝教左右：“凡相从卫君者，尽加诛戮。”子虎曰：“吾闻宁俞，卫之贤大夫，其调停于兄弟君臣之间，大费苦心，无如卫君不听何？且此狱与宁俞无干，不可累之。士荣摄为士师，断狱不明，合当首坐。鍼庄子不发一言，自知理曲，可

从未减。惟君侯鉴裁！”文公依其言，乃将士荣斩首，鍼庄子刖足，宁俞姑赦不问。

卫侯上了槛车，文公同子虎带了卫侯，来见襄王，备陈卫家君臣两造狱词：“如此冤情，若不诛卫郑，天理不容，人心不服。乞命司寇行刑，以彰天罚！”襄王曰：“叔父之断狱明矣；虽然，不可以训。朕闻：‘《周官》设两造以讯平民，惟君臣无狱，父子无狱。’若臣与君讼，是无上下也。又加胜焉，为臣而诛君，为逆已其！朕恐其无以彰罚，而适以教逆也。朕亦何私于卫哉？”文公惶恐谢曰：“重耳见不及此。既天王不加诛，当槛送京师，以听裁决。”文公仍带卫侯，回至公馆，使军士看守如初。一面打发元咺归卫，听其别立贤君，以代卫郑之位。元咺至也，与群臣计议，诡言：“卫侯已定大辟^①，今奉王命，选立贤君。”群臣共举一人，乃是叔武之弟名适，字子瑕，为人仁厚。元咺曰：“立此人，正合‘兄终弟及’之礼。”乃奉公子瑕即位。元咺相之。司马瞞、孙炎、周歆、冶廛一班文武相助。卫国粗定。毕竟卫事如何结束，且看下回分解。

① 大辟：死刑。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缢城说秦

话说周襄王受朝已毕，欲返洛阳。众诸侯送襄王出河阳之境，就命先蔑押送卫侯于京师。时卫成公有微疾，晋文公使随行医衍，与卫侯同行，假以视疾为名，实使之鸩杀^①卫侯，以泄胸中之忿：“若不用心，必死无赦！”又吩咐先蔑：“作急在意，了事之日，一同医衍回话。”

襄王行后，众诸侯未散，晋文公曰：“寡人奉天子之命，得专征伐。今许人一心事楚，不通中国。王驾再临，诸君趋走不暇，颍阳密迹，置若不闻，怠慢莫甚！愿偕诸君问罪于许。”众诸侯皆曰：“敬从君命。”时晋侯为主，齐、宋、鲁、蔡、陈、秦、莒、邾八国诸侯，皆率车徒听命，一齐向颍阳进发。只有郑文公捷，原是楚王姻党，惧晋来附。见晋文公处置曹、卫太过，心中有不平之意，思想：“晋侯出亡之时，自家也曾失礼于他，看他亲口许复曹、卫，兀自不肯放手。如此怀恨，未必便忘情于郑也。不如且留楚国一路，做个退步。后来患难之时，也有个依靠。”上卿叔詹见郑伯踌躇，似有背

^① 鸩杀：毒杀。鸩，毒鸟，入酒，成毒酒，饮酒即死。

晋之意，遂进谏曰：“晋幸辱收郑矣，君勿贰也。贰且获罪不赦。”郑伯不听，使人扬言“国中有疫。”托言祈祷，遂辞晋先归。阴使人通款于楚曰：“晋侯恶许之曜就^①上国也，驱率诸侯，将问罪焉。寡君畏上国之威，不敢从^②兵，敢告。”许人闻有诸侯之兵，亦遣人告急于楚。楚成王曰：“吾兵新败，勿与晋争。俟其厌兵之后，而求成焉。”遂不救许。诸侯之兵，围了颍阳，水泄不漏。

时曹共公襄，尚羁五鹿城中，不见晋侯赦令，欲求能言之人，往说晋侯。小臣侯獬，请携重赂以行，曹共公许之。侯獬闻诸侯在许，径至颍阳，欲求见晋文公。适文公以积劳之故，因染寒疾。梦有衣冠之鬼，向文公求食，叱之而退，病势愈加，卧不能起，方召太卜郭偃，占问吉凶。侯獬遂以金帛一车，致于郭偃，告之以情。使借鬼神之事，为曹求解，须如此恁般进言。郭偃受其贿嘱，许为讲解。既见，晋侯示之以梦。布封得“天泽”之象，阴变为阳。偃献繇于文公，其词曰：

阴极生阳，蛰虫开张；大赦天下，钟鼓堂堂。

文公问曰：“何谓也？”郭偃对曰：“以封合之于梦，必有失祀之鬼神，求赦于君也。”文公曰：“寡人于祀事，有举无废。且鬼神何罪，而求赦耶？”偃曰：“以臣之愚度之，其曹乎？曹叔振铎，文之昭^③也。晋先君唐叔，武之穆^④也。昔齐桓公

① 曜：昵，亲近。曜就上国：亲近楚国。

② 从：跟随。从兵，跟随晋国出兵。

③ 昭：祖庙中左神位。

④ 穆：祖庙中右神位。

为会，而封邢、卫异姓之国。今君为会，而灭曹、卫同姓之国。况二国已蒙许复矣。践土之盟，君复卫而不复曹，同罪异罚，振铎失祀，其见梦不亦宜乎？君若复曹伯，以安振铎之灵；布宽仁之令，享钟鼓之乐，又何疾之足患？”这一席话，说得文公心下豁然，觉病势顿去其半。即日遣人召曹伯襄于五鹿，使复归本国为君。所畀宋国田土，亦吐还之。曹伯襄得释，如笼鸟得翔于霄汉，槛猿复升于林木。即统本国之兵，趋至颍阳，面谢晋侯复国之恩，遂协助众诸侯围许。文公病亦渐愈。许僖公见楚救不至，乃面缚衔璧，向晋军中乞降，大出金帛犒军。文公乃与诸侯解围而去。

秦穆公临别，与晋文公相约：“异日若有军旅之事，秦兵出，晋必助之；晋兵出，秦亦助之。彼此同心协力，不得坐视。”二君相约已定，各自分路。晋文公在半途，闻郑国遣使复通款于楚，勃然大怒，便欲移兵伐郑。赵衰谏曰：“君玉体乍平，未可习劳。且士卒久敝，诸侯皆散，不如且归，休息一年，而后图之。”文公乃归。

话分两头。再表周襄王回至京师，群臣谒见称贺毕。先蔑稽首，致晋侯之命，乞以卫侯付司寇^①。时周公阅为太宰秉政，阅请羁卫侯于馆舍，听其修省^②。襄王曰：“置大狱太重，舍公馆太轻。”乃于民间空房，别立囚室而幽^③之。襄王本欲保全卫侯，只因晋文公十分忿恨，又有先蔑监押，恐拂其意，故幽之别室，名为囚禁，实宽之也。宁俞紧随其君，寝处必

① 司寇：掌刑狱之官。

② 修省：修身反省。

③ 幽：幽禁。

偕，一步不离，凡饮食之类，必亲尝过，方才进用。先蔑催促医衍数次，奈宁俞防范甚密，无处下手。医衍没奈何，只得以实情告于宁俞曰：“晋君之强明，子所知也。有犯必诛，有怨必报。衍之此行，实奉命用鸩，不然，衍且得罪。衍将为脱死之计，子勿与知可也。”宁俞附耳言曰：“子既剖腹心以教我，敢不曲为子谋乎？子之君老矣，远于人谋，而近于鬼谋^①。近闻曹君获寡，特以巫史一言，子若薄其鸩以进，而托言鬼神，君必不罪。寡君当有薄献。”医衍会意而去。宁俞假以卫侯之命，向衍取药酒疗疾，因密致宝玉一函。衍告先蔑曰：“卫侯死期至矣！”遂调鸩于瓠^②以进，用毒甚少，杂他药以乱其色。宁俞请尝，衍佯不许，强逼卫侯而灌之。才灌下两三口，衍张目仰看庭中，忽然大叫倒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仆瓠于地，鸩酒狼藉。宁俞故意大惊小怪，命左右将太医扶起。半晌方苏，问其缘故。衍言：“方灌酒时，忽见一神人。身长丈余，头大如斛，装束威严。自天而下，直入室中。言：‘奉唐叔之命，来救卫侯。’遂用金锤，击落酒瓠，使我魂魄俱丧也！”卫侯自言所见，与衍相同。宁俞佯怒曰：“汝原来用毒以害吾君，若非神人相救，几不免矣。我与汝义不俱生！”即奋臂欲与衍斗，左右为之劝解。先蔑闻其事，亦飞驾来视，谓宁俞曰：“汝君既获神鞍，后禄未艾，蔑当复于寡君。”卫侯服鸩，又薄又少，以此受毒不深。略略患病，随即痊愈。先蔑与医衍还晋，将此事回复文公。文公信以为然，赦医衍不诛。史臣有诗云：

① 谋：求。人谋，求人；鬼谋，求鬼。

② 瓠：盛酒之盆。

鸩酒何名毒卫侯？漫教医衍碎磁瓿。

文公怒气虽如火，怎脱今朝宁武谋！

却说鲁僖公原与卫世相亲睦，闻得医衍进鸩不死，晋文公不加责罪，乃问于臧孙辰曰：“卫侯尚可复乎？”辰对曰：“可复。”僖公曰：“何以见之？”辰对曰：“凡五刑之用，大者甲兵斧钺，次者刀锯钻笮^①，最下鞭扑；或陈之原野，或肆之市朝，与百姓共明其罪。今晋侯于卫，不用刑而私鸩焉；又不诛医衍，是讳杀卫侯之名也。卫侯不死，其能老于周乎？若有诸侯请之，晋必赦卫。卫侯复国，必益亲于鲁，诸侯谁不诵鲁之高义？”僖公大悦，使臧孙辰先以白璧十双，献于周襄王，为卫求解。襄王曰：“此晋侯之意也。若晋无后言，朕何恶于卫君？”辰对曰：“寡君将使辰哀请于晋，然非天王有命，下臣不敢自往。”襄王受了白璧，明是依允之意。臧孙辰随到晋国，见了文公，亦以白璧十双为献曰：“寡君与卫，兄弟也。卫侯得罪君侯，寡君不遑宁处^②。今闻君已释曹伯，寡君愿以不腆之赋，为卫君赎罪。”文公曰：“卫侯已在京师，王之罪人，寡人何得自专乎？”臧孙辰曰：“君侯代天子以令诸侯，君侯如释其罪，虽王命又何殊也？”先蔑进曰：“鲁亲于卫，君为鲁而释卫，二国交亲，以附于晋，君何不利焉？”文公许之，即命先蔑再同臧孙辰如周，共请于襄王。乃释卫成公之囚，放之回国。

时元咺已奉公子瑕为君，修城缮备，出入稽察甚严。卫成公恐归国之日，元咺发兵相拒，密谋于宁俞。俞对曰：“闻

① 笮：凿。

② 不遑宁处：不得不皇皇不可终日。

周歊、冶廛以拥子瑕之功，求为卿而不得，中怀怨望，此可结为内援也。臣有交厚一人，姓孔名达，此人乃宋忠臣孔父之后，胸中广有经纶。周、冶二人，亦是孔父相识。若使孔达奉君之命，以卿位啖二人，使杀元咺，其余俱不足惧矣。”卫侯曰：“子为我密致之。若事成，卿位固不吝也。”宁俞乃使心腹人一路扬言：“卫侯虽蒙宽释，无颜回国，将往楚国避难矣。”因取卫侯手书，付孔达为信，教他私结周歊冶廛二人，如此恁般，歊廛相与谋曰：“元咺每夜必亲自巡城，设伏兵于城闾^①隐处，突起刺之，因而杀入宫中，并杀子瑕，扫清宫室，以迎卫侯，功无出我二人上者。”两家各自约会家丁，埋伏停当。黄昏左侧，元咺巡至东门，只见周歊冶廛二人一齐来迎。元咺惊曰：“二位为何在此？”周歊曰：“外人传言故君已入卫境，旦晚至此。大夫不闻乎？”元咺愕然曰：“此言从何来？”冶廛曰：“闻宁大夫有人入城，约在位诸臣往迎，大夫何以处之？”元咺曰：“此乱言，不可信之。况大位已定，岂有复迎故君之理？”周歊曰：“大夫身为正卿，当洞观万里。如此大事，尚然不知，要你则甚！”冶廛便拿住元咺双手。元咺争待挣扎，周歊手拔佩刀，大喝一声，劈头砍来，去了半天灵盖。伏兵齐起，左右一时惊逃。周歊、冶廛率领家丁，沿途大呼：“卫侯引齐、鲁之兵，见集城外矣！尔百姓各宜安居，勿得扰动！”百姓家家闭户，处处关门。便是为官在朝的，此时也半疑半信，正不知甚么缘故，一个个袖手静坐，以待消息。周歊、冶廛二人杀入宫中。公子适方与其弟子仪，在宫

① 闾：城门口外之墙。

中饮酒。闻外面有兵变，子仪拔剑在手，出宫探信。正遇周歊，亦被所杀。寻觅公子适不见。宫中乱了一夜。至天明，方知子适已投井中死矣，周歊治廕将卫侯手书，榜于朝堂。大集百官，迎接卫成公入城复位。后人论宁武子，能委曲以求复成公，可谓智矣！然使当此之时，能谕之让国于子瑕、瑕知卫君之归，未必引兵相拒，或退居臣位，岂不两全？乃导周歊、治廕行袭取之事，遂及弑逆，骨肉相残，虽卫成公之薄，武子不为无罪也！有诗叹曰：

前驱一矢正含冤，又迫新君赴井泉。

终始贪残无谏阻，千秋空说宁俞贤。

卫成公复位之后，择日祭享太庙。不负前约，封周歊、治廕并受卿职，使之服卿服，陪祭于庙。是日五鼓，周歊升车先行，将及庙门，忽然目睛反视，大叫：“周歊穿窬^①小人，蛇豕奸贼！我父子尽忠为国，汝贪卿位之荣，戕害我命。我父子含冤九泉，汝盛服陪祀，好不快活！我拿你去见太叔及子瑕，看你有何理说？吾乃上大夫元咺是也！”言毕，九窍流血，僵死车中。治廕后到，吃一大惊。慌忙脱卸卿服，托言中寒而返。卫成公至太庙，改命宁俞、孔达陪祀。还朝之时，治廕辞爵表章已至。卫侯知周咺死得希奇，遂不强其受^②未逾月，治廕亦病亡。可怜周、治二人，止为贪图卿位，于此不义之事，未享一日荣华，徒取千年唾骂，岂不愚哉！卫侯以宁俞有保护之功，欲用为上卿。俞让于孔达。乃以达为上卿，宁俞为亚卿。达为卫侯画策，将咺瑕之死，悉推在已死周歊、

① 穿窬：穿壁窬（逾）墙的盗窃犯。

② 受：接受。不强其受，不强求他接受。

冶廛二人身上，遣使往谢晋侯。晋侯亦付之不问。

时周襄王十二年，晋兵已休息岁余。文公一日坐朝，谓群臣曰：“郑人不礼之仇未报，今又背晋款楚。吾欲合诸侯问罪何如？”先轸曰：“诸侯屡勤^①矣。今以郑故，又行征发，非所以靖中国也。况我军行无缺，将士用命，何必外求？”文公曰：“秦君临行有约，必与同事。”先轸对曰：“郑为中国咽喉，故齐桓欲伯天下，每争郑地。今若使秦共伐，秦必争之，不如独用本国之兵。”文公曰：“郑邻晋而远于秦，秦何利焉？”乃使人以兵期告秦，约于九月上旬，同集郑境。文公临发，以公子兰从行。兰乃郑伯捷之庶弟，向年逃晋，仕为大夫。及文公即位，兰周旋左右，忠谨无比，故文公爱近之。此行盖欲借为向导也。兰辞曰：“臣闻：‘君子虽在他乡，不忘父母之国。’君有讨于郑，臣不敢与其事。”文公曰：“卿可谓不背本矣！”乃留公子兰于东鄙，自此有扶持他为郑君之意。

晋师既入郑境，秦穆公亦引著谋臣百里奚，大将孟明视，副将杞子、逢孙、杨孙等，车二百乘来会。两下合兵攻破郊关，直逼曲洧，筑长围而守之。晋兵营于函陵，在郑城之西。秦兵营于汜南，在郑城之东。游兵日夜巡警，樵采俱断。慌得郑文公手足无措。大夫叔詹进曰：“秦，晋合兵，其势甚锐，不可与争。但得一舌辩之士，往说秦公，使之退兵。秦若退师，晋势已孤，不足畏矣。”郑伯曰：“谁可往说秦公者？”叔詹对曰：“佚之狐可。”郑伯命佚之狐。狐对曰：“臣不堪也，臣愿举一人以自代。此人乃口悬河汉，舌摇山岳之士，但其

① 勤：帮助。

老不见用。主公若加其官爵，使之往说，不患秦公不听矣。”郑伯问：“是何人？”狐曰：“考城人也，姓烛名武，年过七十，事郑国为圉正，三世不迁官。乞主公加礼而遣之！”郑伯遂召烛武入朝，见其须眉尽白，伛偻其身，蹒跚其步，左右无不含笑。烛武拜见了郑伯，奏曰：“主公召老臣何事？”郑伯曰：“佚之狐言子舌辨过人，欲烦子说退秦师，寡人将与子共国。”烛武再拜辞曰：“臣学疏才拙，当少壮时，尚不能建立尺寸之功，况今老耄，筋力既竭，语言发喘，安能犯颜进说，动千乘之听乎？”郑伯曰：“子事郑三世，老不见用，孤之过也。今封子为亚卿，强为寡人一行。”佚之狐在旁赞言曰：“大丈夫老不遇时，委之于命。今君知先生而用之，先生不可再辞。”烛乃受命而出。

时二国围城甚急，烛武知秦东晋西，各不相照。是夜命壮士以绳索缒下东门，径奔秦寨。将士把持，不容入见。武从营外放声大哭，营吏擒来禀见穆公。穆公问：“是谁人？”武曰：“老臣乃郑之大夫烛武是也。”穆公曰：“所哭何事？”武曰：“哭郑之将亡耳！”穆公曰：“郑亡，汝安得在吾寨外号哭？”武曰：“老臣哭郑，兼亦哭秦。郑亡不足惜，独可惜者秦耳！”穆公大怒，叱曰：“吾国有何可惜？言不合理，即当斩首！”武面无惧色，叠着两个指头，指东画西，说出一段利害来。正是：

说时石汉皆开眼，道破泥人也点头。

红日朝升能夜出，黄河东逝可西流。

烛武曰：“秦、晋合兵临郑，郑之亡，不待言矣。若亡郑而有益于秦，老臣又何敢言？不惟无益，又且有损，君何为劳师

费财，以供他人之役乎？”穆公曰：“汝言无益有损，何说也？”烛武曰：“郑在晋之东界，秦在晋之西界，东西相距，千里之遥。秦东隔于晋，南隔于周，能越周、晋而有郑乎？郑虽亡，尺土皆晋之有，于秦何与？夫秦、晋两国，毗邻并立，势不相下。晋益强，则秦益弱矣。为人兼^①地，以自弱其国，智者计不出此。且晋惠公曾以河外五城许君，既入而旋背之，君所知也。君之施于晋者，累世矣，曾见晋有分毫之报于君乎？晋侯自复国以来，增兵设将，日务兼并为强。今日拓地于东，既亡郑矣，异日必思拓地于西，患且及秦。君不闻虞、虢之事乎？假虞君以灭虢，旋反戈而中虞。虞公不智，助晋自灭，可不鉴哉！君之施晋，既不足恃；晋之用秦，又不可测。以君之贤智，而甘堕晋之术中，此臣所谓‘无益而有损’，所以痛哭者此也！”穆公静听良久，耸然动色，频频点首曰：“大夫之言是也！”百里奚进曰：“烛武辩士，欲离吾两国之好，君不可听之！”烛武曰：“君若肯宽目下之围，定立盟誓，弃楚降秦。君如有东方之事，行李往来，取给于郑，犹君外府也。”穆公大悦，遂与烛武歃血为誓，反使杞子、逢孙、杨孙三将，留卒二千人助郑戍守，不告于晋，密地班师而去。早有探骑报入晋营。文公大怒，狐偃在旁，请追击秦师。不知文公从否，且看下回分解。

① 兼：兼并，吞并。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话说秦穆公私与郑盟，背晋退兵，晋文公大怒。狐偃进曰：“秦虽去不远，臣请率偏师追击之。军有归心，必无斗志，可一战而胜也。既胜秦，郑必丧胆，将不攻自下矣。”文公曰：“不可。寡人昔赖其力，以抚有社稷。若非秦君，寡人何能及此？以子玉之无礼于寡人，寡人犹避之三舍，以报其施，况婚姻乎？且无秦，何患不能围郑？”乃分兵一半，营于函陵，攻围如故。郑伯谓烛武曰：“秦兵之退，子之力也。晋兵未退，如之奈何？”烛武对曰：“闻公子兰有宠于晋侯，若使人迎公子兰归国，以请成于晋，晋必从矣。”郑伯曰：“此非^① 老大夫亦不堪使也。”石申父曰：“武劳矣，臣愿代一行。”乃携重宝出城，直叩晋营求见。文公命之入。石申父再拜，将重宝上献，致郑伯之命曰：“寡君以密迹荆蛮，不敢显绝，然实不敢离君侯之宇下也。君侯赫然震怒，寡君知罪矣。不腆世藏，愿效贄于左右。寡君有弟兰，获侍左右，今愿因兰以乞君侯之怜。君侯使兰监郑之国，当朝夕在庭，其敢有二心！”文公

^① 非：非老大夫不可。

曰：“汝离我于秦，明欺我不能独下郑也。今又来求成，莫非缓兵之计，欲俟楚救耶？若欲我退兵，必依我二事方可。”石申父曰：“请君侯命之！”文公曰：“必迎立公子兰为世子，且献谋臣叔詹出来，方表汝诚心也。”

石申父领了晋侯言语，入城回复郑伯。郑伯曰：“孤未有子，闻子兰昔有梦征，立为世子，社稷必享^①之。但叔詹乃吾股肱之臣，岂可去孤左右？”叔詹对曰：“臣闻‘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今晋人索臣，臣不往，兵必不解。是臣避死而不忠，而遗君以忧辱也。臣请往！”郑伯曰：“子往必死，孤不忍也！”叔詹对曰：“君不忍于一詹，而忍于百姓之危困，社稷之陨坠乎？舍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君何爱^②焉？”郑伯涕泪而遣之。石申父同侯宣多，送叔詹于晋军，言：“寡君畏君之灵^③，二事俱不敢违。今使詹听罪于幕下，惟君侯处裁！且求赐公子兰为敝邑之适嗣，以终上国之德。”晋侯大悦，即命狐偃召公子兰于东鄙，命石申父、侯宣多在营中等候。

且说晋侯见了叔詹，大喝：“汝执郑国之柄，使其君失礼于宾客，一罪也；受盟而复怀贰心，二罪也。”命左右速具鼎镬，将烹之。叔詹面不改色，拱手谓文公曰：“臣愿得尽言而死。”文公曰：“汝有何言？”詹对曰：“君侯辱临敝邑，臣常言于君曰：‘晋公子贤明，其左右皆卿才，若返国，必伯诸侯。’及温之盟，臣又劝吾君：‘必终事晋，无得罪，罪且不赦。’天

① 享：有。

② 何爱：还有比这更爱护我？

③ 灵：威。

降郑祸，言不见纳。今君侯委罪于执政^①，寡君明其非辜，坚不肯遣；臣引‘主薄臣死’之义，自请就诛，以救一城之难。夫料事能中，智也；尽心谋国，忠也；临难不避，勇也；杀身救国，仁也。仁智忠勇俱全，有臣如此，在晋国之法，固宜烹矣！”乃据鼎耳而号^②曰：“自今已往，事君者以詹为戒！”文公悚然，命赦勿杀，曰：“寡人聊以试子，子真烈士也！”加礼甚厚。不一日，公子兰取至，文公告以相召之意；使叔詹同石申父、侯宣多等，即以世子之礼相见，然后跟随入城。郑伯立公子兰为世子，晋师方退。自是秦、晋有隙。髡翁有诗叹云：

甥舅同兵意不欺，却因烛武片言移。

为贪东道蝇头利，数世兵连那得知？

是年魏犇醉后，坠车折臂，内伤病复发，呕血斗余死。文公录其子魏颗嗣爵。未几，狐毛、狐偃亦相继而卒。晋文公哭之恸曰：“寡人得脱患难，以有今日，多赖舅氏之力。不意弃我而去，使寡人失其右臂矣。哀哉！”胥臣进曰：“主公惜二狐之才，臣举一人，可为卿相，惟主公主裁！”文公曰：“卿所举何人也？”胥臣曰：“臣前奉使，舍于冀野，见一人方秉耒而耨^③，其妻馈以午餐，双手捧献，夫亦敛容接之。夫祭而后食，其妻侍立于旁。良久食毕，夫俟其妻行而后复耨，始终无情容。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况他人乎？臣闻‘能敬者必有德。’往问姓名，乃卻芮之子卻缺也。此人若用于晋，不

① 执政：宰相。周时无宰相之称。此指自己。

② 号：大声喊叫。

③ 秉耒：拿锄柄；耨：除草。

弱于子犯。”文公曰：“其父有大罪，安可用其子乎？”胥臣曰：“以尧、舜为父，而有丹朱、商均之不肖；以鲧为父，而有禹之圣；贤不肖之间，父子不相及也。君奈何因已往之恶，而弃有用之才乎？”文公曰：“善。卿为我召之。”胥臣曰：“臣恐其逃奔他国，为敌所用，已携归在臣家中矣。君以使命往，方是礼贤之道。”文公依其言，使内侍以簪纓袍服，往召卻缺。卻缺再拜稽首，辞曰：“臣乃冀野农夫，君不以先臣之罪，加之罪戮，已荷^①宽宥，况敢赖宠以玷朝班^②？”内侍再三传命劝驾，卻缺乃簪佩入朝。卻缺生得身長九尺，隆准丰颐^③，声如洪钟。文公一见大喜，乃迁胥臣为下军元帅，使卻缺佐之。复改二行为二军，谓之“新上”、“新下”。以赵衰将“新上军”，箕郑佐之；胥臣之子胥婴将“新下军”，先都佐之。旧有三军，今又添二军，共是五军，亚于天子之制，豪杰向用，军政无阙。楚成王闻之而惧，乃使大夫斗章请平^④于晋。晋文公念其旧德，许之通好，使大夫阳处父报聘于楚。不在话下。

周襄王二十四年，郑文公捷薨。群臣奉其弟公子兰即位，是为穆公，果应昔日梦兰之兆。是冬，晋文公有疾，召赵衰、先轾、狐射姑、阳处父诸臣，入受顾命^⑤，使辅世子驩为君，勿替^⑥伯业。复恐诸子不安于国，预遣公子雍出仕于秦，公

① 荷：受。

② 朝班：上朝队伍，即作官。

③ 颐：下巴。丰颐：宽下巴。

④ 请平：平：媾和，朝聘讲和。

⑤ 顾命：扶持朝政。

⑥ 替：废、弃。

子乐出仕于陈。雍乃杜祁所生，乐乃辰嬴所生也。又使其幼子黑臀，出仕于周，以亲王室。文公薨，在位八年，享年六十八岁。史臣有诗赞云：

道路奔驰十九年，神龙返穴遂乘权。

河阳再覲忠心显，城濮三军义问宣。

雪耻酬恩中始快，赏功罚罪政无偏。

虽然广俭繇天授，左右匡扶赖众贤。

世子驩主丧即位，是为襄公。襄公奉文公之柩，殓于曲沃。方出绛城，柩中忽作大声，如牛鸣然，其柩重如泰山，车不能动。群臣无不大骇。太卜郭偃卜之，献其繇曰：

有鼠西来，越我垣墙。我有巨梃，一击三伤。

偃曰：“数日内，必有兵信自西方来。我军击之，大捷。此先君有灵，以告我也。”群臣皆下拜，柩中声顿止，亦觉不重，遂如常而行。先轸曰：“西方者，秦也。”随使人密往秦国探信不题。

话分两头。却说秦将杞子、逢孙、杨孙三人，屯戍于郑之北门。见晋国送公子兰归郑，立为世子，忿然曰：“我等为他戍守，以拒晋兵。他又降服晋国，显得我等无功了。”已将密报知会本国。秦穆公心亦不忿，只碍著晋侯，敢怒而不敢言。及公子兰即位，待杞子等无加礼。杞子遂与逢孙、杨孙商议：“我等屯戍在外，终无了期。不若劝吾主潜师袭郑，吾等皆可厚获而归。”正商议间，又闻晋文公亦薨，举手加额曰：“此天赞吾成功也！”前遣心腹人归秦，言于穆公曰：“郑人使我掌北门之管，若遣兵潜来袭郑，我为内应，郑可灭也。晋有大丧，必不能救郑。况郑君嗣位方新，守备未修，此机不

可失。”秦穆公接此密报，遂与蹇叔及百里奚商议。二臣同声进谏曰：“秦去郑千里之遥，非能得其地也，特利其俘获耳。夫千里劳师，跋涉日久，岂能掩人耳目？若彼闻吾谋而为之备，劳而无功，中途必有变。夫以兵戍人，还而谋之，非信也；乘人之丧而伐之，非仁也；成则利小，不成则害大，非智也；失此三者，臣不知其可也！”穆公粲然曰：“寡人三置晋君，再平晋乱，威名著于天下。只因晋侯败楚城濮，遂以伯业让之。今晋侯即世，天下谁为秦难^①者？郑如困鸟依人，终当飞去。乘此时灭郑，以易晋河东之地，晋必听之。何不利之有？”蹇叔又曰：“君何不使人行吊于晋，因而吊郑，以窥郑之可攻与否？毋为杞子辈虚言所惑也。”穆公曰：“若待行吊而后出师，往返之间，又几一载。夫用兵之道，疾雷不及掩耳，汝老惫^②何知？”乃阴约来人：“以二月上旬，师至北门，里应外合，不得有误。”

于是召孟明视为大将，西乞术、白乙丙副之，挑选精兵三千余人，车三百乘，出东门之外。孟明乃百里奚之子，白乙乃蹇叔之子。出师之日，蹇叔与百里奚号哭而送之曰：“哀哉，痛哉！吾见尔之出，而不见尔之入也！”穆公闻之大怒，使人让^③二臣曰：“尔何为哭吾师？敢沮吾军心耶？”蹇叔、百里奚并对曰：“臣安敢哭君之师？臣自哭吾子耳！”白乙见父亲哀哭，欲辞不行。蹇叔曰：“吾父子食秦重禄，汝死自分内事也。”乃密授以一简，封识甚固，嘱之曰：“汝可依吾简中

① 难：为难，抗衡。

② 惫：疲乏。

③ 让：责备。

之言。”白乙领命而行，心下又惶惑，又凄楚。惟孟明自恃才勇，以为成功可必，恬不为意。

大军既发，蹇叔谢病不朝，遂请致政。^①穆公强之。蹇叔遂称病笃，求还铨村。百里奚造其家问病，谓蹇叔曰：“奚非不知见几之道，所以苟留于此者，尚冀吾子生还一面耳！吾兄何以教我？”蹇叔曰：“秦兵此去必败。贤弟可密告子桑，备舟辑于河下，万一得脱，接应西还。切记，切记！”百里奚曰：“贤兄之言，即当奉行。”穆公闻蹇叔决意归田，赠以黄金二十斤，彩缎百束，群臣俱送出郊关而返。百里奚握公孙枝之手，告以蹇叔之言，如此恁般：“吾兄不托他人，而托子桑，以将军忠勇，能分国家之忧也。将军不可泄漏，当密图之！”公孙枝曰：“敬如命。”自去准备船只。不在话下。

却说孟明见白乙领父密简，疑有破郑奇计在内，是夜安营已毕，特来索看。白乙丙启而观之，内有字二行曰：“此行郑不足虑，可虑者晋也。崤山地险，尔宜谨慎。我当收尔骸骨于此！”孟明掩目急走，连声曰：“咄咄！晦气，晦气！”白乙意亦以为未必然。三帅自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师，至明年春正月，从周北门而过，孟明曰：“天子在是^②，虽不敢以戎事谒见，敢不敬乎？”传令左右，皆免胄下车。前哨牙将褒姒子，骁勇无比，才过都门，即从平地超越登车，疾如飞鸟，车不停轨。孟明叹曰：“使人人皆褒姒子，何事不成？”众将士哗然曰：“吾等何以不如褒姒子？”于是争先攘臂呼于众曰：“有

① 致政：辞官交权。

② 是：此。

不能超乘者，退之殿^①后！”凡行军以殿为怯，军败则以殿为勇。此言殿后者，辱之也。一军凡三百乘，无不超腾而上者。登车之后，车行迅速，如疾风闪电一般，霎时不见。

时周襄王使王子虎同王孙满，往观秦师。过讠，回复襄王。王子虎叹曰：“臣观秦师骁健如此，谁能敌者？此去郑必无幸矣！”王孙满时年甚小，含笑而不言。襄王问曰：“尔童子以为何如？”满对曰：“礼，过天子门，必卷甲束兵而趋。今止于免胄，是无礼也。又超乘而上，其轻甚矣。轻则寡谋，无礼则易乱。此行也，秦必有败衄^②之辱，不能害人，只自害耳！”

却说郑国有一商人，名曰弦高，以贩牛为业。自昔王子颓爱牛，郑、卫各国商人，贩牛至周，颇得重利。今日弦高尚袭其业。此人虽则商贾之流，倒也有些忠君爱国之心，排患解纷之略。只为无人荐引，屈于市井之中。今日贩了数百肥牛，往周买卖。行近黎阳津，遇一故人，名曰蹇他，乃新从秦国而来。弦高与蹇他相见，问：“秦国近有何事？”他曰：“秦遣三帅袭郑，以十二月丙戌日出兵，不久即至矣。”弦高大惊曰：“吾父母之邦，忽有此难，不闻则已，若闻而不救，万一宗社沦亡，我何面目回故乡也？”遂心生一计，辞别了蹇他，一面使人星夜奔告郑国，教他速作准备。一面打点犒军之礼，选下肥牛二十头随身，余牛俱寄顿客舍。弦高自乘小车，一路迎秦师上去。来至滑国，地名延津，恰好遇见秦兵

① 殿：行军走在最后。

② 衄：挫折。

前哨，弦高拦住前路，高叫：“郑国有使臣在此，愿求一见！”前哨报入中军。孟明倒吃一惊，想道：“郑国如何便知我兵到来，遣使臣远远来接？且看他来意如何。”遂与弦高车前相见。弦高诈传郑君之命，谓孟明曰：“寡君闻三位将军，将行师出于敝邑，不腆之赋，敬使下臣高远犒从者。敝邑摄乎大国之间，外侮迭至，为久劳远戍，恐一旦不戒，或有不测，以得罪于上国，日夜戒备，不敢安寝。惟执事谅之！”孟明曰：“郑君既犒师，何无国书？”弦高曰：“执事以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兵，寡君闻从者驱驰甚力，恐俟词命之修，^①或失迎犒，遂口授下臣，匍匐请罪，非有他也。”孟明附耳言曰：“寡君之遣视，为滑故也，岂敢及郑？”传令：“住军于延津！”弦高称谢而退。西乞白乙问孟明：“驻军延津何意？”孟明曰：“吾师千里远涉，止以出郑人之不意，可以得志。今郑人已知吾出军之日，其为备也久矣。攻之则城固而难克，围之则兵少而无继。今滑国无备，不若袭滑而破之。得其卤获，犹可还报吾君，师出不为无名也。”是夜三更，三帅兵分作三路，并力袭破滑城。滑君奔翟。秦兵大肆掳掠，子女玉帛，为之一空。史臣论此事，谓秦师目中已无郑矣。若非弦高矫^②命犒师，以杜^③三帅之谋，则灭国之祸，当在郑而不在滑也。有诗赞云：

千里驱兵狼似狼，岂因小滑逞锋铓。

弦高不假军前犒，郑国安能免灭亡？

① 修：写。

② 矫：假托。

③ 杜：断绝。

滑自被残破，其君不能复国。秦兵去后，其地遂为卫国所并。不在话下。

却说郑穆公接了商人弦高密报，犹未深信。时当二月上旬，使人往客馆，窥覷杞子、逢孙、杨孙所为。则已收束车乘，厉兵秣马，整顿器械。人人装束，个个抖擞。只等秦兵到来，这里准备献门。^①使者回报，郑伯大惊。乃使老大夫烛武，先见杞子、逢孙、杨孙，各以束帛为贶^②。谓之曰：“吾子淹久于敝邑，敝邑以供给之故，原圃之麋鹿俱竭矣。今闻吾子戒严，意者有行色乎？孟明诸将在周、滑之间，盍往从之？”杞子大惊，暗思：“吾谋已泄，师至无功，反将得罪，不惟郑不可留，秦亦不可归矣。”乃缓词以谢烛武，即日引亲随数十人，逃奔齐国。逢孙、杨孙亦奔宋国避罪。戍卒无主，屯聚于北门，欲为乱。郑穆公使佚之狐，多赍行粮，分散众人，导之还乡。郑穆公录弦高之功，拜为军尉。自此郑国安靖。

却说晋襄公在曲沃殡宫守丧，闻谍报：“秦国孟明将军，统兵东去，不知何往？”襄公大惊，即使人召群臣商议。先轸预已打听明白，备知秦君袭郑之谋，遂来见襄公。不知先轸如何计较，且看下回分解。

① 献门：开城门作内应。

② 贶：赠礼。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话说中军元帅先轸，已备知秦国袭郑之谋，遂来见襄公曰：“秦违蹇叔、百里奚之谏，千里袭人。此卜偃所谓‘有鼠西来，越我垣墙’者也。急击之，不可失！”栾枝进曰：“秦有大惠于先君，未报其德，而伐其师，如先君何？”先轸曰：“此正所以继先君之志也，先君之丧，同盟方吊恤之不暇。秦不加哀悯，而兵越吾境，以伐我同姓之国，秦之无礼甚先！先君亦必含恨于九泉，又何德之足报？且两国有约，彼此同兵。围郑之役，背我而去。秦之交情，亦可知矣。彼不顾信，我岂顾德？”栾枝又曰：“秦未犯吾境，击之母乃太过？”先轸曰：“秦之树^① 吾先君于晋，非好晋也，以自辅也。君之伯诸侯，秦虽面从，心实忌之。今乘丧用兵，明欺我之不能庇郑也。我兵不出，真不能矣！袭郑不已，势将袭晋，谚云：‘一日纵敌，数世贻殃。’若不击秦，何以自立？”赵衰曰：“秦虽可击，但

① 树：培植，立。

吾主苦块^①之中，遽兴兵革，恐非居丧之礼。”先轸曰：“礼，人子居丧，寝处苦块，以尽孝也。翦强敌以安社稷，孝孰大焉？诸卿若云不可，臣请独往。”胥臣等皆赞成其谋。先轸遂请襄公墨绖治兵^②。襄公曰：“元帅料秦兵何时当返？从何路行？”先轸屈指算之曰：“臣料秦兵，必不能克郑。远行无继，势不可久。总计往返之期，四月有余，初夏必过澠池。澠池乃秦、晋之界，其西有崤山两座，自东崤至于西崤，相去三十五里，此乃秦归必由之路。其地树木丛杂，山石峻嶒，有数处车不可行，必当解骖不走。若伏兵于此处，出其不意，可使秦之兵将，尽为俘虏。”襄公曰：“但凭元帅调度。”先轸乃使其子先且居，同屠击引兵五千，伏于崤山之左；使胥臣之子胥婴，同狐鞠居引兵五千，伏于崤山之右；候秦兵到日，左右夹攻。使狐偃之子狐射姑同韩子舆，引兵五千，伏于西崤山，预先砍伐树木，塞其归路。使梁繇靡之子梁弘同莱驹，引兵五千，伏于东崤山。只等秦兵尽过，以兵追之。先轸同赵衰、栾枝、胥臣、阳处父、先蔑一班宿将，跟随晋襄公，离崤山二十里下寨，各分队伍，准备四下接应。正是：“整顿窝弓射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

再说秦兵于春二月中，灭了滑国，掳其輜重，满载而归。只为袭郑无功，指望以此赎罪。时夏四月初旬，行及澠池，白乙丙言于孟明曰：“此去从澠池而西，正是崤山险峻之路，吾

① 苦块：守丧。

② 墨绖治兵：带孝领兵。

父谆谆叮嘱谨慎，主帅不可轻忽。”孟明曰：“吾驱驰千里，尚然不惧，况过了崤山，便是秦境。家乡密迩^①，缓急可恃^②，又何虑哉？”西乞术曰：“主帅虽然虎威，然惧之无失。恐晋有埋伏，卒然而起，何以御之？”孟明曰：“将军畏晋如此，吾当先行。如有伏兵，吾自当之！”乃遣骁将褒姒子，打著元帅百里旗号，前往开路。孟明做第二队，西乞第三队，白乙第四队，相离不过一二里之程。

却说褒姒子惯使著八十斤重的一柄方天画戟，抡动如飞，自谓天下无敌。驱车过了渰池，望西路进发。行至东崤山，忽然山凹里鼓声大震，飞出一队车马，车上立著一员大将，当先拦路，问：“汝是秦将孟明否？吾等候多时矣。”褒姒子曰：“来将可通姓名。”那将答曰：“吾乃晋国大将莱驹是也！”姒子曰：“教汝国栳枝、魏犇来到，还斗上几合戏耍，汝乃无名小卒，何敢拦吾归路？快快闪开，让我过去。若迟慢时，怕你捱不得我一戟！”莱驹大怒，挺长戈劈胸刺去。姒子轻轻拨开，就势一戟刺来。莱驹急闪。那戟来势太重，就刺在那车衡之上。姒子将戟一绞，把衡木折做两段。莱驹见其神勇，不觉赞叹一声道：“好孟明，名不虚传！”姒子呵呵大笑曰：“我乃孟明元帥部下牙将褒姒子便是！我元帥岂肯与汝鼠辈交锋耶？汝速速躲避，我元帥随后兵到，汝无噍类^③矣！”莱驹吓得魂不附体，想道：“牙将且如此英雄，不知孟明还是如何？”

① 密迩：贴近，靠近。

② 恃：依靠。

③ 噍类：活着的人。

遂高声叫曰：“我放汝过去，不可伤害吾军！”遂将车马约①在一边，让褒姒前队过去。褒姒即差军士传报主帅孟明，言：“有些小晋军埋伏，已被吾杀退。可速上前合兵一处，过了崤山，便没事了。”孟明得报大喜，遂催趲西乞白乙两军，一同进发。

且说莱驹引兵来见梁弘，盛述褒姒之勇。梁弘笑曰：“虽有鲸蛟，已入铁网，安能施其变化哉？吾等按兵勿动，俟其尽过，从后驱之，可获全胜。”

再说孟明等三帅，进了东崤，约行数里，地名上天梯、堕马崖、绝命岩、落魂涧、鬼愁窟、断云峪，一路都是有名的险处，车马不能通行。前哨褒姒，已自去得远了。孟明曰：“褒姒已去，料无埋伏矣。”吩咐军将，解了辔索，卸了甲冑，或牵马而行，或扶车而过。一步两跌，备极艰难。七断八续，全无行伍。有人问道：“秦兵当出行，也从崤山过去的，不见许多艰阻。今番回转，如何说得恁般？”这有个缘故。当初秦兵出行之日，乘著一股锐气，且没有晋兵拦阻，轻车快马，缓步徐行，任意经过，不觉其若。今日往来千里，人马俱疲困了，又掳掠得滑国许多子女金帛，行装重滞。况且遇过晋兵一次，虽然硬过，还怕前面有伏，心下慌忙，倍加艰阻，自然之理也。

孟明等过了上天梯第一层险隘，正行之间，隐隐闻鼓角之声，后队有人报道：“晋兵从后追至矣！孟明曰：“我既难行，他亦不易。但愁前阻，何怕后追？吩咐各军，速速前进

① 约：束

便了！”教白乙前行：“我当亲自断后，以御追兵。”又募^①过了堕马崖。将近绝命岩了，众人发起喊来，报道：“前面有乱木塞路，人马俱不能通，如何是好？”孟想想：“这乱木从何而来？莫非前面果有埋伏？”乃亲自上前来。但见岩旁有一碑，镌上五字道：“文王避雨处。”碑旁竖立红旗一面，旗竿约长三丈有余，旗上有一“晋”字。旗下都是纵横乱木。孟明曰：“此是疑兵之计也。事已至此，便有埋伏，只索上前。”遂传令教军士先将旗竿放倒，然后搬开柴木，以便跋涉。谁知这面晋字红旗，乃是伏军的记号。他伏于岩谷僻处，望见旗倒，便知秦兵已到，一齐发作。秦军方才搬运柴木，只闻前面鼓声如雷，远远望见旌旗闪烁，正不知多少军马。白乙丙且教安排器械，为冲突之计。只见山岩高处，立著一位将军，姓狐名射姑，字贾季，大叫道：“汝家先锋褒姒子，已被缚在此了。来将早早投降，免遭屠戮！”原来褒姒子恃勇前进，堕于陷坑之中，被晋军将挠钩搭起，绑缚上囚车了。白乙丙大惊，使人报知西乞术与主将孟明，商议并力夺路。孟明看这条路径，只有尺许之阔。一边是危峰峻石，一边临著万丈深溪，便是落魄涧了，虽有千军万马，无处施展。心生一计，传令：“此非交锋之地。教大军一齐退转东崕宽展处，决一死战，再作区处。”白乙丙奉了将令，将军马退回。一路闻金鼓之声，不绝于耳。才退至堕马崖，只见东路旌旗，连接不断，却是大将梁弘同副将莱驹，引着五千人马，从后一步步袭来。秦军过不得堕马崖，只得又转。此时好象蚂蚁在热盘之上，东

① 募：骑马。

旋西转，没有个定处。

孟明教军士从左右两旁，爬山越溪，寻个出路。只见左边山头上金鼓乱鸣，左有一枝军占住，叫道：“大将先且居在北，孟明早早投降！”右边隔溪一声炮响，山谷俱应，又竖起大将胥婴的旗号。孟明此时，如万箭攒心，没摆布一头处。军士每分头乱窜，爬山越溪，都被晋兵斩获。孟明大怒，同西乞、白乙二将，仍杀到堕马崖来。那柴木上都掺有硫黄焰硝引火之物，被韩子舆放起火来，烧得“焰腾腾烟涨迷天，红赫赫火星撒地。”后面梁弘军马已到，逼得孟明等三帅叫苦不迭。左右前后，都是晋兵布满。孟明谓白乙丙曰：“汝父真神算也！今日困于绝地，我死必矣！你二人变服，各自逃生。万一天幸，有一人得回秦国，奏知吾主，兴兵报仇，九泉之下，亦得吐气！”西乞术、白乙丙哭曰：“吾等生则同生，死则同死，纵使得脱，何面目独归故国？……”言之未已，手下军兵，看看散尽，委弃车仗哭械，连路堆积。孟明等三帅无计可施，聚于岩下，坐以待缚。晋兵四下围裹将来，如馒头一般，把秦家兵将，做个餠子^①，一个个束手受擒。杀得血污溪流，尸横山径；匹马只轮，一些不曾走漏。髯翁有诗云：

千里雄心一旦灰，西崤无复只轮回。

休夸晋帅多奇计，蹇叔先曾堕泪来。

先且居诸将会集于东崤之下，将三帅及褒姒子，上了囚车。俘获军士及车马，并滑国掳掠来许多子女玉帛，尽数解到晋襄公大营，襄公墨绁受俘^②，军中欢呼动地。襄公问了三

① 餠子：饼子。

② 受俘：受降。

帅姓名，又名：“褒姒子何人也？”梁弘曰：“此人虽则牙将，有兼人之勇，莱驹曾失利一阵，若非落于陷坑，亦难制缚。”襄公骇然曰：“既如此骁勇，留之恐有他变！”唤莱驹上前：“汝前日战输与他，今日在寡人面前，可斩其头以泄恨。”莱驹领命，将褒姒子缚于庭柱，手握大刀，方欲砍去，那姒子大呼曰：“汝是我手下败将，安敢犯吾？”这一声，就如半空中起个霹雳一般，屋宇俱震动。姒子就呼声中，将两臂一撑，麻索俱断。莱驹吃一大惊，不觉手颤，堕刀于地。姒子便来抢这把大刀。有个小校，名曰狼瞫，从旁观见，先抢刀在手，将姒子一刀劈倒，再复一刀，将头割下，献于晋侯之前。襄公大喜曰：“莱驹之勇，不及一小校也！”乃黜退莱驹不用，立狼瞫为车右之职。狼瞫谢恩而出，自谓受知于君，不往元帅先轸处拜谢。先轸心中，颇有不满之意。

次日，襄公同诸将奏凯而归，因殡在曲沃，且回曲沃。欲俟还绛之后，将秦帅孟明等三人献俘于太庙，然后施刑。先以败秦之功，告于殡宫，遂治窆穽^①之事。襄公墨缯视葬，以表战功。母夫人嬴氏，因会葬亦在曲沃，已知三帅被擒之信，故意问襄公曰：“闻我兵得胜，孟明等俱被囚执，此社稷之福也。但不知已曾诛戮否？”襄公曰：“尚未。”文嬴曰：“秦、晋世为婚姻，相与甚欢。孟明等贪功起衅，妄动干戈，使两国恩变为怨。吾量秦君，必深恨此三人。我国杀之无益，不如纵之还秦，使其君自加诛戮，以释二国之怨，岂不美哉？”襄公曰：“三帅用事于秦，获而纵之，恐贻晋患。”文嬴曰：

① 窆穽：墓穴。

“‘兵败者死’，国有常刑。楚兵一败，得臣伏诛。岂秦国独无军法乎？况当时晋惠公被执于秦，秦君且礼而归之，秦之有礼于我如此。区区败将，必欲自我行戮，显见我国无情也。”襄公初时不肯，闻说到放还惠公之事，悚然动心。即时诏有司释三帅之囚，纵归秦国。孟明等得脱囚系，更不入谢，抱头鼠窜而逃。先轸方在家用饭，闻晋侯已赦三帅，吐哺^①入见。怒气冲冲问襄公：“秦囚何在？”襄公曰：“母夫人请放归即^②刑。寡人已从之矣。”先轸勃然唾襄公之面曰：“咄！孺子不知事如此！武夫千辛万苦，方获此囚，乃坏于妇人之片言耶？放虎归山，异日悔之晚矣！”襄公方才醒悟，拭面^③而谢，曰：“寡人之过也！”遂问班部中：“谁人敢追秦囚者？”阳处父愿往。先轸曰：“将军用心，若追得，便是第一功也。”阳处父驾起追风马，抡起斩将刀，出了曲沃西门，来追孟明。史臣有诗赞襄公能容先轸，所以能嗣伯业。诗曰：

妇人轻丧武夫功，先轸当时怒气冲。

拭面容言无愠意，方知嗣伯属襄公。

却说孟明等三人，得脱大难，路上相议曰：“我等若得渡河，便是再生，不然，犹恐晋君追悔，如之奈何？”比到河下，并无一个船只，叹曰：“天绝我矣！”叹声未绝，见一渔翁，荡着小艇，从西而来，口中唱歌曰：

囚猿离槛兮，囚鸟出笼。有人遇我兮，反败为功。

孟明异其言，呼曰：“渔翁渡我！”渔翁曰：“我渡秦人，

① 吐哺：放下饭碗。哺，口中含食。

② 即：就。

③ 拭面：拭，擦去。擦脸。

不渡晋人！”孟明曰：“吾等正是秦人，可速渡我！”渔翁曰：“子非崤中失事之人耶？”孟明应曰：“然。”渔翁曰：“吾奉公孙将军将令，特舫舟^①在此相候，已非一日矣。此舟小，不堪重载，前行半里之程有大舟，将军可以速往。”说罢，那渔翁反棹而西，飞也似去了。三帅循河而西，未及半里，果有大船数只泊于河中，离岸有半箭之地，那渔舟已自在彼招呼。孟明和西乞白乙跣^②足下船。未及撑开，东岸上早有一位将官，乘车而至，乃大将阳处父也。大叫：“秦将且住！”孟明等各各吃惊。须臾之间，阳处父停车河岸。见孟明已在舟中，心生一计，解自家所乘左骖之马，假托襄公之命，赐与孟明：“寡君恐将军不给于乘，使处父将此良马，追赠将军，聊表相敬之意。伏乞将军俯纳！”阳处父本意要哄孟明上岸相见，收马拜谢，乘机缚之。那孟明漏网之鱼，‘脱却金钩去，回头再不来’，心上也防这一著，如何再肯登岸。乃立于船头之上，遥望阳处父，稽首拜谢曰：“蒙君不杀之恩，为惠已多，岂敢复受良马之赐？此行寡君若不加戮，三年之后，当亲到上国，拜君之赐耳！”阳处父再欲开口，只见舟师水手运桨下篙，船已荡入中流去了。阳处父惘然如有所失，闷闷而回，以孟明之言，奏闻于襄公。先轸忿然进曰：“彼云‘三年之后，拜君之赐’者，盖将伐晋报仇也。不如乘其新败丧气之日，先往伐之，以杜其谋。”襄公以为然，遂商议伐秦之事。

话分两头。再说秦穆公闻三帅为晋所获，又闷又怒，寝食俱废。过了数日，又闻三帅已释放还归，喜形于色。左右

① 舫舟：靠岸。

② 跣足：赤脚。

皆曰：“孟明等丧师辱国，其罪当诛。昔楚杀得臣以警三军，君亦当行此法也。”穆公曰：“孤自不听蹇叔、百里奚之言，以累及三帅，罪在于孤，不在他人。”乃素服迎之于郊，哭而唁之。复用三帅主兵，愈加礼待。百里奚叹曰：“吾父子复得相会，已出望外矣！”遂告老致政。穆公乃以繇余、公孙枝为左右庶长，代蹇叔、百里奚之位。此话且搁过一边。

再说晋襄公正议伐秦，忽边吏驰报：“今有翟主白部胡，引兵犯界，已过箕城。望乞发兵防御！”襄公大惊曰：“翟、晋无隙，如何相犯？”先轸曰：“先君文公，出亡在翟。翟君以二隗妻我君臣，一住十二年，礼遇甚厚。及先君返国，翟君又遣人拜贺，送二隗还晋。先君之世，从无一介束帛，以及于翟。翟君念先君之好，隐忍不言。今其子白部胡嗣位，自恃其勇，故乘丧来伐耳。”襄公曰：“先君勤劳王事，未暇报及私恩。今翟君伐我之丧，是我仇也。子载为寡人创^①之。”先轸再拜辞曰：“臣忿秦帅之归，一时怒激，唾君之面，无礼甚矣！臣闻‘兵事尚整，惟礼可以整民。’无礼之人，不堪为帅。愿主公罢臣之职，别择良将！”襄公曰：“卿为国发愤，乃忠心所激，寡人岂不谅之？今御翟之举，非卿不可，卿其勿辞！”先轸不得已，领命而出，叹曰：“我本欲死于秦，谁知却死于翟也！”闻者亦莫会其意。襄公自回绛都去了。

单说先轸升了中军帐，点集诸军，问众将：“谁肯为前部先锋者？”一人昂然而出曰：“某愿往。”先轸视之，乃新拜右车将军狼臯也。先轸因他不来谒谢，已有不悦之意。今番自

^① 创：惩处，打败。

请冲锋，愈加不喜。遂骂曰：“尔新进小卒，偶斩一囚，遂获重用。今大敌在境，汝全无退让之意。岂藐我帐下无一良将耶？”狼瞍曰：“小将愿为国家出力，元帅何故见阻？先轸曰：“眼前亦不少出力之人，汝有何谋勇，辄敢掩诸将之上？”遂叱去不用。以狐鞠居有崤山夹战之功，用以代之。狼瞍垂首叹气，恨恨而出。遇其友人鲜伯于途，问曰：“闻元帅选将御敌，子安能在此闲行？”狼瞍曰：“我自请冲锋，本为国家出力，谁知反触了先轸那厮之怒。他道我有何谋勇，不该掩诸将之上，已将我罢职不用矣！”鲜伯大怒曰：“先轸妒贤嫉能，我与你共起家丁，刺杀那厮，以出胸中不平之气，便死也落得爽快！”狼瞍曰：“不可，不可！大丈夫死必有名。死而不义，非勇也。我以勇受如于君，得为戎右，先轸以为无勇而黜之。若死于不义，则我今日之被黜，乃黜一不义之人，反使嫉妒者得藉其口矣。子姑待之。”鲜伯叹曰：“子之高见，吾不及也！”遂与狼瞍同归。不在话下。后人诗议先轸黜狼瞍之非。诗曰：

提戈斩将勇如贲^①，车右超升属主恩。

效力何辜遭黜逐？从来忠勇有冤吞！

再说先轸用其子先且居为先锋，栾盾、卻缺为左右队，狐射姑、狐鞠居为合后，发车四百乘，也绛都北门，望箕城进发。两军相遇，各安营停当。先轸唤集诸将授计曰：“箕城有地名曰大谷，谷中宽衍，正乃车战之地。其旁多树木，可以伏兵。栾、卻二将，可分兵左右埋伏。待且居与翟交战，佯

^① 贲：虎。

败，引至谷中，伏兵齐起，翟主可擒也！二狐引兵接应，以防翟兵驰救。”诸将如计而行。先轸将大营移后十余里安扎。

次早，两下结阵，翟主白部胡亲自索战。先且居略战数合，引车而退。白部胡引著百余骑，奋勇来追。被先且居诱入大谷，左右伏兵俱起。白部胡施逞精神，左一冲，右一突，胡骑百余，看看折尽。晋兵亦多损伤。良久，白部胡杀出重围，众莫能御。将至谷口，遇著一员大将，刺斜里颺的一箭，正中白部胡面门，翻身落马，军士上前擒之。射箭者，乃新拜下军大夫卻缺也。箭透脑后，白部胡登时身死。卻缺认得是翟主，割下首级献功。时先轸在中营，闻知白部胡被获，举首向天连声曰：“晋侯有福！”遂索纸笔，写表章一道，置于案上。不通诸将得知，竟与营中心腹数人，乘单车驰入翟阵。

却说白部胡之弟白噉，尚不知其兄之死，正欲引兵上前接应。忽见有单车驰到，认是诱敌之兵，白噉急提刀出迎。先轸横戈于肩，瞪目大喝一声，目眦尽裂，血流及面。白噉大惊，倒退数十步。见其无继，传令弓箭手围而射之。先轸奋起神威，往来驰骤，手杀头目三人，兵士二十余人，身上并无点伤。原来这些弓箭手，惧怕先轸之勇，先自手软，箭发的没力了。又且先轸身被重铠，如何射得入去？先轸见射不能伤，自叹曰：“吾不杀敌，无以明吾勇；既知吾勇矣，多杀何为？吾将就死于此！”乃自解其甲以受箭。箭集如猬，身死而尸不僵仆^①。白噉欲断其首，见其怒目扬须，不异生时，心中大惧。有军士认得的，言：“此乃晋中军元帅先轸。”白噉

^① 仆：倒。

乃率众罗拜，叹曰：“真神人也！”祝曰：“神许我归翟供养乎？则仆！”尸僵立如故。乃改祝曰：“神莫非欲还晋国否？我当送回”。祝毕，尸遂仆于车上。要知如何送回晋国，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殽谷封尸

话说翟主白部胡被杀，有逃命的败军，报知其弟白噉。白噉涕泣曰：“俺说‘晋有天助，不可伐之。’吾兄不听，今果遭难也！”欲将先轸尸首，与晋打换部胡之尸，遣人到晋军打话。且说卻缺提了白部胡首级，同诸将到中军献功，不见了元帅。有守营军士说道：“元帅单车出营去了，但吩咐‘紧闭寨门。’不知何往？”先且居心疑，偶于案上见表章一道，取而观之，云：

臣中军大夫先轸奏言：臣自知无礼于君。君不加诛讨，而复用之，幸而战胜，赏赉将及矣。臣归而不受赏，是有功而不赏也；若归而受赏，是无礼而亦可论功也。有功不赏，何以劝功？无礼论功，何以惩罪？功罪紊乱，何以为国？臣将驰入翟军，假手翟人，以代君之讨。臣子且居有将略，足以代臣。

臣轸临死昌昧！

且居曰：“吾父驰翟师死矣！”放声大哭。便欲乘车闯入翟军，查看其父下落。此时卻缺、栾盾、狐鞠居、狐射姑等，毕集营中，死劝方住。众人商议：“必先使人打听元帅生死，方可

进行。”忽报：“翟主之弟白噉，差人打话。”召而问之，乃是彼此换尸之事。且居知死信真实，又复痛哭了一场。约定：“明日军前，各抬亡灵，彼此交换。”翟使回复去后，先且居曰：“戎狄多诈，来日不可不备。”乃商议令卻缺、栾盾仍旧张两翼于左右，但有交战之事，便来夹攻。二狐同守中军。

次日，两边结阵相持，先且居素服登车，独出阵前，迎接父尸。白噉畏先轸之灵，拔去箭翎，将香水浴净，自脱锦袍包裹，装载车上，如生人一般，推出阵前，付先且居收领。晋军中亦将白部胡首级，交割还翟。翟送还的，是香喷喷一具全尸；晋送去的，只是血淋淋一颗首级。白噉心怀不忍，便叫道：“你晋家好欺负人！如何不把全尸还我？”先且居使人应曰：“若要取全尸，你自去大谷中乱尸内寻认！”白噉大怒，手执开山大斧，指挥翟骑冲杀过来。这里用辘车结阵，如墙一般，连冲突数次，皆不能入。引得白噉踟蹰咆哮，有气莫吐。忽然晋军中鼓声骤起，阵门开处，一员大将，横戟而出，乃狐射姑也。白噉便与交锋。战不多合，左有卻缺，右有栾盾，两翼军士围裹将来。白噉见晋兵众盛，急忙转拨马头。晋军从后掩杀。翟兵死者，不计其数。狐射姑认定白噉，紧紧追赶。白噉恐冲动本营，拍马从刺斜里跑去。射姑不舍，随著马尾赶来。白噉回首一看，带转马头，问曰：“将军面善，莫非贾季乎？”射姑答曰：“然也。”白噉曰：“将军别来无恙？将军父子，俱住吾国十二年，相待不薄。今日留情，异日岂无相见？我乃白部之弟白噉是也。”狐射姑见提起旧话，心中不忍，便答道：“我放汝一条生路，汝速速回军，无得淹久于此。”言毕回车，至于大营。晋兵已自得胜，便拿不著白噉，

众俱无话。是夜白噉潜师回翟。白部胡无子，白噉为之发丧，遂嗣位为君。此是后话。

且说晋师凯旋而归，参见晋襄公，呈上先轸的遗表。襄公怜轸之死，亲殓其尸。只见两目复开，勃勃有生气。襄公抚其尸曰：“将军死于国事，英灵不泯。遗表所言，足见忠爱。寡人不敢忘也！”乃即柩前拜先且居为中军元帅，以代父职，其目遂瞑。后人于箕城立庙祀之。襄公嘉卻缺杀白部胡之功，仍以冀为之食飧，谓曰：“尔能盖父之愆，故还尔父之封也。”又谓胥臣曰：“举卻缺者，吾子之功。微子，寡人何由任缺？”乃以先茅之县赏之。诸将见襄公赏当其功，无不悦服。

时许、蔡二国，因晋文公之变，复受盟于楚。晋襄公拜阳处父为大将，帅师伐许，因而侵蔡。楚成王命斗勃同成大心，帅师救之。行及泚水，隔岸望见晋军，遂逼泚水下寨。晋军营于泚水之北。两军只隔得一层水面，击柝之声，彼此相闻。晋军为楚师所拒，不能前进。如此相持，约有两月。看看岁终，晋军粮食将尽，阳处父意欲退军。既恐为楚所乘，又嫌于避楚，为人所笑。乃使人渡泚水，直入楚军。传语斗勃曰：“谚云‘来者不惧，惧者不来。’将军若欲与吾战，吾当退去一舍之地，让将军济水而阵，决一死敌；如将军不肯济，将军可退一舍之地，让我渡河南岸，以请战期。若不进不退，劳师费财，何益于事？处父今驾马于车，以候将军之命，惟速裁决！”斗勃忿然曰：“晋欺我不敢渡河耶？”便欲渡河索战。成大心急止曰：“晋人无信，其言退舍，殆诱我耳。若乘我半济而击之，我进退俱无据矣。不如姑退，以让晋涉。我为主，晋为客，不亦可乎？”斗勃悟曰：“孙伯之言是也！”乃传令军

中，退三十里下寨，让晋济水。使人回复阳处父。处父使改其词，宣言于众，只说：“楚将斗勃，畏晋不敢涉水，已遁去矣。”军中一时传遍。处父曰：“楚师已遁，我何济为？岁暮天寒，且归休息，以俟再举可也。”遂班师还晋。斗勃退舍二日，不见晋师动静，使人侦之，已去远矣。亦下令班师而回。

却说楚成王之长子，名曰商臣，先进欲立为太子，问于斗勃。勃对曰：“楚国之嗣，利于少，不利于长，历世皆然。且商臣之相，蠡^①目豺声，其性残忍。今日爱而立之，异日复恶而黜之，其为乱必矣。”成王不听，竟立为嗣，使潘崇傅之。商臣闻斗勃不欲立己，心怀怨恨。及斗勃救蔡，不战而归，商臣谮于成王曰：“子上受阳处父之赂，故避之以为晋名。”成王信其言，遂不许斗勃相见，使人赐之以剑。斗勃不能自明，以剑刎喉而死。成大心自诣成王之前，叩头涕泣，备述退师之故，如此恁般：“并死受贿之事，若以退为罪，罪宜坐^②臣。”成王曰：“卿不必引咎，孤亦悔之矣！”自此成王有疑太子商臣之意。后又爱少子职，遂欲废商臣而立职，诚恐商臣谋乱，思寻其过失而诛之。宫人颇闻其语，传播于外。商臣犹豫未信，以告于太傅潘崇。崇曰：“吾有一计，可察其说之真假。”商臣问：“计将安出？”潘崇曰：“王妹芊氏，嫁于江国，近以归宁来楚，久住宫中，必知其事。江芊性最躁急。太子诚为设享，故加怠慢，以激其怒。怒中之言，必有泄漏。”商臣从其谋，乃具享以待江芊。芊氏来至东宫，商臣迎拜甚恭。三献之后，渐渐疏慢，中馈但使庖人供馔，自不起身。又

① 蠡：蜂。

② 坐：办。

故意与行酒侍儿，窃窃私语。聿氏两次问话，俱失应答。聿氏大怒，拍案而起，骂曰：“役夫人不肖如此，宜王之欲杀汝而立职也！”商臣假意谢罪。聿氏不顾，竟上车而去，骂声犹不绝口。

商臣连夜告于潘崇，因叩以自免之策。潘崇曰：“子能北面^①而事职乎？”商臣曰：“君不能以长事少^②也。”潘崇曰：“若不能屈首事人，盍适他国？”商臣曰：“无因也，只取辱焉。”潘崇曰：“舍此二者，别无策矣！”商臣固请不已。潘崇曰：“有一策，甚便捷，但恐汝不忍耳！”商臣曰：“死生之际，有何不忍？”潘崇附耳曰：“除非行大事，乃可转祸为福。”商臣曰：“此事吾能之！”乃部署宫甲，至夜半，托言宫中有变，遂围王宫。潘崇仗剑，同力士数人入宫，径造成王之前。左右皆惊散。成王问曰：“卿来何事？”潘崇答曰：“王在位四十七年矣，成功者退。今国人思得新王，请传位于太子！”成王惶遽答曰：“孤即当让位，但不知能相活否？”潘崇曰：“一君死，一君立，国岂有二君耶？何王之老而不达也？”成王曰：“孤方命庖人治熊掌，俟其熟而食之，虽死不恨！”潘崇厉声曰：“熊掌难熟，王欲延时刻，以待外救乎？请王自便，勿俟臣动手！”言毕，解束带投于王前。成王仰天呼曰：“好斗勃！好斗勃！孤不听忠言，自取其祸，复何言哉！”遂以带自挽其颈，潘崇命左右拽之，须臾气绝。江聿曰：“杀吾兄者，我也！”亦自缢而死。时周襄王二十六年，冬十月之丁未日也。髡翁论此事，谓成王以弟弑兄，其子商臣，遂以子弑父。天理报应，

① 北面：君主南面而坐，臣则面北，故臣于人为北面。

② 少：辅臣。

昭昭不爽。有诗叹曰：

楚君昔日弑熊嘻，今日商臣报叔冤。

天遣潘崇为逆傅，痴心犹想食熊蹯。

商臣既弑其杀，遂以暴疾讎于诸侯，自立为王，是为穆王。加潘崇之爵为太师，使掌环列之尹^①，复以为太子之室赐之。令尹斗般等，皆知成王被弑，无人敢言。商公、斗宜申闻成王之变，托言奔丧，因来郢者，与大夫仲归谋弑穆王。事露，穆王使司马斗越椒擒宜申仲归杀之。巫者范雒似言：“楚成王与子玉、子西三人，俱不得其死。”至是，其言果验矣！斗越椒觊令尹之位，乃说穆王曰：“子扬常向人言：‘父子世秉楚政，受先王莫大之恩，愧不能成先王之志。’其意欲扶公子职为君。子上之来，子扬实召之。今子上伏诛，子扬意不自安，恐有他谋，不可不备。”穆王疑之，乃召斗般使杀公子职，斗般辞以不能。穆王怒曰：“汝欲成先王之志耶？”自举铜锤击杀之。公子职欲奔晋，斗越椒追杀之于郊外。穆王拜成大心为令尹。未几，大心亦座。遂迁^②斗越椒为令尹，蔦贾为司马。后穆王复念子文治楚之功，录斗克黄为箴尹。克黄字子仪，乃斗般之子，子文之孙也。

晋襄公闻楚成王之死，问于赵盾曰：“天其遂厌楚乎？”赵盾对曰：“楚君虽横，犹可以礼义化诲。商臣不爱其父，况其他乎？臣恐诸侯之祸，方未艾耳！”不几年，穆王遣兵四出，先灭江，次灭六，灭蓼。又用兵陈、郑，中原多事，果如赵

① 掌环列之尹。环列：环形而列于朝，别称，实指文武官员；尹：官名。此为管文武官的官职。

② 迁：升任。

盾之言。此是后话。

却说周襄王二十七年，春二月，秦孟明视请于穆公，欲兴师伐晋，以报崤山之败。穆公壮其志，许之。孟明遂同西乞、白乙，率车四百乘伐晋。晋襄公虑秦有报怨之举，每日使人远探。一得此信，笑曰：“秦之拜赐者至矣！”遂拜先且居为大将，赵衰为副，狐鞫居为车右，迎秦师于境上。大军将发之际，狼臯自请以私属^①效劳，先且居许之。时孟明等尚未出境。先且居曰：“与其俟秦至而战，不如伐秦。”遂西行至于彭衙。方与秦兵相遇，两边各排成阵势。狼臯请于先且居曰：“昔先元帅以臯为无勇，罢黜不用。今日臯请自试，非敢求录功，但以雪前之耻耳。”言毕，遂与其友鲜伯等百余人，直犯秦阵，所向披靡，杀死秦兵无算。鲜伯为白乙所杀。先且居登车，望见秦阵已乱，遂驱大军掩杀前去。孟明等不能当，大败而走。先且居救出狼臯，臯遍体皆伤，呕血斗余，逾日而亡。晋兵凯歌还朝。且居奏于襄公曰：“今日之胜，狼臯之力，与臣无与也。”与^②襄公命以上夫之礼，葬狼臯于西郭，使群臣皆送其葬。此是襄公激励人才的好处。史臣有诗夸狼臯之勇云：

壮哉狼车右，斩囚如割鸡！

被黜不妄怒，轻身犯敌威。

一死表生平，秦师因以摧。

重泉^③若有知，先轸应低眉。

① 私属：私人部属。

② 与：被。

③ 重泉：地下，黄泉，指所谓阴间。

却说孟明兵败回秦，自分必死。谁知穆公一意引咎，全无嗔怪之意，依旧使人郊迎慰劳，任以国政如初。孟明自愧不胜^①，乃增修国政，尽出家财，以恤阵亡之家。每日操演军士，勉以忠义，期来年大举伐晋。是冬，晋襄公复命先且居，纠合宋大夫公子成、陈大夫辕选、郑大夫公子归生，率师伐秦，取江及彭衙二邑而还。戏曰：“吾以报拜赐之役也。”昔郭偃卜繇，有“一击三伤”之语，至是三败秦师，其言果验。孟明不请师御晋，秦人皆以为怯。惟穆公深信之，谓群臣曰：“孟明必能报晋，但时未至耳。”至明年夏五月，孟明补卒搜乘，训练已精，请穆公自往督战，“若今次不能雪耻，誓不生还！”穆公曰：“寡人凡三见败于晋矣。若再无功，寡人亦无面目返国也。”乃选车五百乘，择日兴师。凡军士从行者，皆厚赠其家。三军踊跃，皆愿效死。兵由蒲津关而出。既渡黄河，孟明出令，使尽焚其舟。穆公怪而问曰：“元帅焚舟，何意也？”孟明视奏曰：“‘兵以气胜。’吾屡挫之后，气已衰矣。幸而胜，何患不济？”吾之焚舟，示三军之必死，有进无退，所以作其气也。”穆公曰：“善。”孟明自为先锋，长驱直入，破王官城，取之。谍报至绛州，晋襄公大集君臣，商议出兵拒敌。赵衰曰：“秦怒已甚，此番起倾国之兵，将致死于我。且其君亲行，不可当也。不如避之，使稍逞其志，可以息两国之争。”先且居亦曰：“困兽犹能斗，况大国乎？秦君耻败，而三帅俱好勇，其志不胜不已。兵连祸结，未有已时，子余之言是也。”襄公乃传谕四境坚守，毋与秦战。繇余谓穆公曰：

① 不胜：不能胜任。

“晋惧我也！君可乘此兵威，收崤山死士之骨，可以盖昔之耻。”穆公从之。遂引兵渡黄河上岸，自茅津济师，屯于东崤，晋兵无一人一骑敢相迎者。穆公命军士于堕马崖、绝命岩、落魂涧等处，收检尸骨，用草为衬，埋藏于山谷僻坳之处。宰牛杀马，大陈祭享。穆公素服，亲自沥酒，放声大哭。孟明诸将伏地不能起，哀动三军，无不堕泪。髯仙有诗云：

曾嗔二老哭吾师，今日如何自哭之？

莫道封尸豪举事，崤山虽险本无尸。

江及彭衙二邑百姓，闻穆公伐晋得胜，哄然相聚，逐去晋之守将，还复归秦。秦穆公奏凯班师，以孟明为亚卿，与二相同秉国政。西乞、白乙俱加封赏。改蒲津关为大庆关，以志军功。

却说西戎主赤班，初时见秦兵屡败，欺秦之弱，欲倡率诸戎叛秦。及伐晋回来，穆公遂欲移师伐戎。繇余请传檄戎中，征其朝贡，若其不至，然后攻之。赤班打听孟明得胜，正怀忧惧；一见檄文，遂率西方二十余国，纳地请朝^①，尊穆公为西戎伯主。史臣论秦事，以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穆公信孟明之贤，能始终任用，所以卒成伯业。

是时秦之威名，直达京师。周襄王谓尹武公曰：“秦、晋匹^②也，其先世皆有功于王室。昔重耳主盟中夏，朕册命为侯伯。今秦伯任好，强盛不亚于晋，朕亦欲册之如晋。卿以为何如？”尹武公曰：“秦自伯西戎，未若晋之能勤王也。今秦、晋方恶，而晋侯能继父业，若册命秦，则失晋欢矣。不

① 朝：朝贡，朝拜。

② 匹：对手。

若遣使颁赐以贺秦，则秦知感，而晋亦无怨。”襄王从之。要知后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话说秦穆公并国二十，遂伯西戎。周襄王命尹武公赐金鼓以贺之。秦伯自称年老，不便入朝，使公孙枝如周谢恩。是年，繇余病卒，穆公心加痛惜，遂以孟明为右庶长。公孙枝自周还，知穆公意向孟明，亦告老致政。不在话下。

却说秦穆公有幼女，生时适有人献璞，琢之得碧色美玉。女周岁，宫中陈辟盘^①，女独取此玉，弄之不舍，因名弄玉。稍长，姿容绝世，且又聪明无比。善于吹笙，不由乐师，自成音调。穆公命巧匠，剖此美玉为笙。女吹之，声如凤鸣。穆公钟爱其女，筑重楼以居之，名曰凤楼。楼前有高台，亦名凤台。弄玉年十五，穆公欲为之求佳婿。弄玉自誓曰：“必得善笙人，能与我唱和者，方是我夫，他非所愿也。”穆公使人遍访，不得其人。忽一日，弄玉于楼上卷帘闲看，见天净云空，月明如镜，呼侍儿焚香一柱，取碧玉笙，临窗吹之。声音清越，响入天际。微风拂拂，忽若有和之者。其声若远若近。弄玉心异之，乃停吹而听，其声亦止，余音犹袅袅不断。

^① 辟盘：婴儿周岁，用放了珍宝等的盘子，让婴儿抓取，看其取什么，以示其爱好。

弄玉临风惘然，如有所失。徙倚夜半，月昃^①香消，乃将玉笙置于床头，勉强就寝。梦见西南方天门洞开，五色霞光，照耀如昼。一美丈夫羽冠鹤氅，骑彩凤自天而下，立于凤台之上。谓弄玉曰：“我乃太华山之主也。上帝命我与尔结为婚姻，当以中秋日相见，宿缘应^②尔。”乃于腰间解赤玉箫，倚栏吹之。其彩凤亦舒翼鸣舞。凤声与箫声，唱和如一，宫商^③协调，啁啾盈耳。弄玉神思俱迷，不觉问曰：“此何曲也？”美丈夫对曰：“此《华山吟》第一弄也。”弄玉又问曰：“曲可学乎？”美丈夫对曰：“既成姻契，何难相授？”言毕，直前执弄玉之手。弄玉猛然惊觉，梦中景象，宛然在目。

及旦，自言于穆公。乃使孟明以梦中形象，于太华山访之。有野夫指之曰：“山上明星岩，有一异人，自七月十五日至此，结庐独居，每日下山沽酒自酌。至晚，必吹箫一曲，箫声四彻，闻者忘卧，不知何处人也。”孟明登太华山，至明星岩下，果见一人羽冠鹤氅，玉貌丹唇，飘飘然有超尘出俗之姿。孟明知是异人，上前揖之，问其姓名。对曰：“某萧姓，史名。足下何人？来此何事？”孟明曰：“某乃本国右庶长，百里视是也。吾主为爱女择婿，女善吹笙，必求其匹。闻中下精于音乐，吾主渴欲一见，命某奉迎。”萧史曰：“某粗解宫商，别无他长，不敢辱命。”孟明曰：“同见吾主，自有分晓。”乃与共载而回。孟明先见穆公，奏知其事，然后引萧史入谒。穆公坐于凤台之上，萧史拜见曰：“臣山野匹夫，不知礼法，

① 昃：西斜。

② 应：即，成。此句意为成此姻缘。

③ 宫、商：古代音乐分七声，宫、商为其二。泛指乐。

伏祈矜宥！”穆公视萧史形容潇洒，有离尘绝俗之韵，心中先有三分欢喜：乃赐坐于旁，问曰：“闻子善箫，亦善笙乎？”萧史曰：“臣止能箫，不能笙也。”穆公曰：“本欲觅吹笙之侣，今箫与笙不同器，非吾女匹也。”顾孟明使引退。弄玉遣侍者传语穆公曰：“箫与笙一类也。客既善箫，何不一试其长？奈何令怀技而去乎？”穆公以为然，乃命萧史奏之。萧史取出赤玉箫一枝，玉色温润，赤光照耀人目，诚希世之珍也。才品一曲，清风习习而来。奏第二曲，彩云四合。奏至第三曲，见白鹤成对，翔舞于空中；孔雀数双，栖集于林际；百鸟和鸣，经时方散。穆公大悦。时弄玉于帘内，窥见其异，亦喜曰：“此真吾夫矣！”

穆公复问萧史曰：“子知笙、箫何为而作？始于何时？”萧史对曰：“笙者，生也；女娲氏所作，义取发生，律应太簇^①。箫者，肃也；伏羲氏所作，义取肃清，律应仲吕^②。”穆公曰：“试详言之。”萧对曰：“臣执艺在箫，请但言箫。昔伏羲氏，编竹为箫，其形参差^③，以象凤翼；其声和美，以象凤鸣。大者谓之‘雅箫’，编二十三管，长尺有四寸；小者谓之‘颂箫’，编十六管，长尺有二寸。总谓之箫管。其无底者，谓之‘洞箫’。其后黄帝使伶伦^④伐竹于昆溪，制为笛。横七孔，吹之，亦象凤鸣，其形甚简。后人厌箫管之繁，专用一管而竖吹之。又以长者名箫，短者名管。今之箫，非古之箫矣。”穆

① 太簇：十二音律中之第三律。

② 仲吕：十二律中之第六律。

③ 参差：不齐。

④ 伶伦：传说中的乐官。

公曰：“卿吹箫，何以能致珍禽也？”史又对曰：“箫制虽减，其声不变，作者以象凤鸣，凤乃百鸟之王，故皆闻风声而翔集也。昔舜作箫韶之乐，凤凰应声而来仪，凤且可致，况他鸟乎？”萧史应对如流，音声洪亮。穆公愈悦，谓史之：“寡人有爱女弄玉，颇通音律，不欲归之盲^①婿，愿以室吾子。”萧史敛容再辞拜曰：“史本山僻野人，安敢当王侯之贵乎？”穆公曰：“小女有誓愿在前，欲择善笙者为偶，今吾子之箫，能通天地，格^②万物，更胜于笙多矣。况吾女复有梦征，今日正是八月十五中秋之日，此天缘也，卿不能辞。”萧史乃拜谢。穆公命太史择日婚配，太史奏今夕中秋上吉，月圆于上，人圆于下。乃使左右具汤沐，引萧史洁体，赐新衣冠更换，送至凤楼，与弄玉成亲。夫妻和顺，自不必说。

次早，穆公拜萧史为中大夫。萧史虽列朝班，不与国政，日居凤楼之中，不食火食，时或饮酒数杯耳。弄玉学其导气之方，亦渐能绝粒。萧史教弄玉吹箫，为《来风》之曲。约居半载，忽然一夜，夫妇于月下吹箫，遂有紫凤集于台之左，赤龙盘于台之右。萧史曰：“吾本上界仙人，上帝以人间史籍散乱，命吾整理。乃以周宣王十七年五日，降生于周之萧氏，为萧三郎。至宣王末年，史官失职，吾乃连缀本末，备典籍之遗漏。周人以吾有功于史，遂称吾为萧史。今历一百十余年矣。上帝命我为华山之主，与子有夙缘，故以箫声作合，然不应久住人间。今龙凤来迎，可以去矣。”弄玉欲辞其父，萧史不可，曰：“既为神仙，当脱然无虑，岂容于眷属生系恋耶？”

① 盲：不懂道理。此似为音盲之意。

② 格：规范，统制

于是萧史乘赤龙，弄玉乘紫龙，自凤台翔云而去。今人称佳婿为“乘龙”，正谓此也。是夜，有人于太华山闻凤鸣焉。次早，宫侍报知穆公。穆公惘然，徐叹曰：“神仙之事，果有之也！倘此时有龙凤迎寡人，寡人视弃山河，如弃敝屣耳！”命人于太华踪迹之，杳然无所见闻。遂立祠于明星岩，岁时以酒果祀之。至今称为萧女祠，祠中时闻凤鸣也。六朝鲍照有《萧史曲》云：

萧史爱少年，嬴女^①鄰童颜。
火粒愿排弃，霞雾好登攀。
龙飞逸天路，凤起出秦关。
身去长不返，箫声时往还。

又江总亦有诗云：

弄玉秦家女，萧史仙处童。
来时兔月满，去后凤楼空。
密笑开还敛，浮声咽更通。
相期红粉色，飞向紫烟中。

穆公自是厌言兵革，遂超然有世外之想。以国政专任孟明，日修清净无为之业。未几，公孙枝亦卒。孟明荐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并有贤德，国中称为“三良”。穆公皆拜为大夫，恩礼甚厚。又三年，为周襄王三十一年春二月望日，穆公坐于凤台观月，想念其女弄玉，不知何往，更无会期，蓦然睡去。梦见萧史与弄玉，控一凤来迎，同游广寒之宫，清冷彻骨。既醒，遂得寒疾，不数日薨，人以为仙

① 鄰：此似应为希。

去矣。在位三十九年，年六十九岁。穆公初娶晋献公女，生太子罃，至是即位，是为康公。葬穆公于雍。用西戎之俗，以生人殉葬，凡用一百七十七人。子车氏之三子亦与其数。国人哀之，为赋《黄鸟》之诗。诗见《毛诗·国风》。后人论穆公用“三良”殉葬，以为死而弃贤，失贻谋之道。惟宋苏东坡学士有题秦穆公墓诗，出人意表。诗云：

橐泉在城东，墓在城中无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此识公墓。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伤！

话分两头。却说晋襄公六年，立其子夷皋为世子，使庶弟公子乐出仕于陈。是年，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先后皆卒，连丧四卿，位署俱虚。明年，乃大搜车徒于夷，舍二军，仍复三军之旧。襄公欲使士谷、梁益耳将中军，使箕郑父、先都将上军。先且居之子先克进曰：“狐赵有大功于晋，其子不可废也。且士谷位乃以司空，与梁益耳俱未有战功，骤为大将，恐人心不服。”襄公从之。乃以狐射姑为中军元帅，赵盾佐之；以箕郑父为上军元帅，荀林父佐之；以先蔑为下军元帅，先都佐之。狐射姑登坛号令，指挥如意，傍若无人。其部下军司马舆骈谏曰：“骈闻之：‘师克在和。’今三军之师，非夙将，即世臣也。元帅宜虚心谘访，常存谦退。夫刚而自矜，子玉所以败于晋也，不可不戒。”射姑大怒，喝曰：“吾

发令之始，匹夫何敢乱言，以慢^①军士？”叱左右鞭之一百。众人俱有不服之意。再说士谷、梁益耳闻先克阻其进用，心中大恨。先都不得上军元帅之职，亦深恨之，时太傅阳处父聘于卫，不与其事。及处父归国，闻狐射姑为元帅，乃密奏于襄公曰：“射姑刚而好上^②，不得民心，此非大将之才也。臣曾佐子余之军，与其子盾相善，极知盾贤而且能，夫尊贤使能，国之令典。君如择帅，无如盾者。”襄公用其言，乃使阳处父改搜^③于董。狐射姑未知易帅之事。欣然长中军之班，襄公呼其字曰：“贾季，向^④也寡人使盾佐吾子，今吾子佐盾。”射姑不敢言，唯唯而退。襄公乃拜赵盾为中军元帅，而使狐射姑佐之，其上军、下军如故。赵盾自此当国，大修政令，国人悦服。有人谓阳处父曰：“子孟言^⑤无隐，忠则忠矣，独不虞取怨于人乎？”处父曰：“苟利国家，何敢避私怨也？”次日，狐射姑独见襄公，问曰：“蒙主公念先人之微劳，不以臣为不肖，使司戎政；忽然更易，臣未知罪。意者以先臣偃之勋，不如衰乎？抑别有所谓耶？”襄公曰：“无他也。阳处父谓寡人言，吾子不得民心，难为大将。是以易之。射姑嘿然而退。

是年秋，八月，晋襄公病。将死，召太傅阳处父，上卿赵盾及诸臣，在榻前嘱曰：“寡人承父业，破狄伐秦，未尝挫锐气于外国。今不幸命之不长，将与诸卿长别。太子夷皋年幼，卿等宜尽心辅佐，和好邻国，不失盟主之业可也。”群臣

① 慢：轻视。

② 刚：刚愎，固执。好上：好陵驾于人。

③ 搜：集中。

④ 向：以前

⑤ 孟言：孟浪之言。

再拜受命。襄公遂薨。次日，群臣欲奉太子即位。赵盾曰：“国家多难，秦狄为仇，不可以立幼主，今杜祁之子公子雍，见仕于秦，好善而长，可迎之以嗣大位。”群臣莫对。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乐。其母，君之嬖也。乐仕于陈，而陈素睦于晋，非若秦之为怨，迎之，则朝发而夕至矣。”赵盾曰：“不然。陈小而远，秦大而近。迎君于陈不加睦，而迎于秦，可以释怨而树援，必公子雍乃可。”众议方息。乃使先蔑为正使，士会副之，如秦报丧，因迎公子雍为君。将行，荀息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皆在，而欲迎君于他国，恐事之不成，将有他变。子何不托疾以辞之？”先蔑曰：“政在赵氏，何变之有？”林父谓人曰：“‘同官为僚。’吾与士伯为同僚，不敢不尽吾心。彼不听吾言，恐有去日，无来日矣。”不说先蔑往秦。且说狐射姑见赵盾不从其言，怒曰：“狐、赵等也。今有赵其无狐耶？”亦阴使人召公子乐于陈，将为争立之计。早有人报知赵盾。盾使其客公孙杵臼率家丁百人，伏于中路，候公子乐行过，要而杀之。狐射姑益怒曰：“使赵孟有权者，阳处父也。处父族微无援，今出宿郊外，主诸国会葬之事，刺之易耳。盾杀公子乐，我杀处父，不亦可乎？”乃与其弟狐鞠居谋。鞠居曰：“此事吾力能任之。”与家人诈为盗，夜半逾墙而入，处父尚秉烛观书，鞠居直前击之，中肩。处父惊而走，鞠居逐杀之，取其首以归。阳处父之从人，有认得鞠居者，走报赵盾。盾佯为不信，叱曰：“阳太傅为盗所害，安敢诬人？”令人收殓其尸。此九月中事。

至冬十月，葬襄公于曲沃。襄夫人穆嬴同太子夷皋送葬，谓赵盾曰：“先君何罪？其适嗣亦何罪？乃舍这一块肉，而外

求君于他国耶？”赵盾曰：“此国家大事，非盾一人之私也。”葬毕，奉主入庙。赵宣子即庙中谓诸大夫曰：“先君惟能用刑赏，以伯诸侯。今君柩在殡，而狐鞫居擅杀太傅。为诸臣者，谁不自危？此不可不讨也！”乃执鞫居付司冠，数其罪而斩之。即于其家，搜出阳处父之首，以线缝于颈而葬之。狐射姑惧赵盾已知其谋，乃夜乘小车，出奔翟国，投翟主白嗷去讫。

时翟国有长人曰侨如，身長一丈五尺，谓之长翟。力举千钧，铜头铁额，瓦砾不能伤害。白嗷用之为将，使之侵鲁。文公使叔孙得臣帅师拒之。时值冬月，冻雾漫天，大夫富父终甥，知将雨雪，进计曰：“长翟骁勇异常，但可智取，不可力敌。”乃于要道深掘陷坑数处，将草蓐掩盖，上用浮土。是夜果降大雪，铺平地面，不辨虚实。富父终甥引一枝军，去却侨如之寨。侨如出战，终甥诈败，侨如奋勇追杀。终甥留下暗号，认得路径，沿坑而走。侨如随后赶来，遂坠于深坑之中。得臣伏兵悉起，杀散翟兵。终甥以戈刺侨如之喉而杀之，取其尸载以大车。见者都骇^①，以为防风氏之骨，不是过也。得臣适生长子，遂名曰叔孙侨如，以志军功。自此鲁与齐、卫合兵伐翟，白嗷走死，遂灭其国。狐射姑转入赤翟潞国，依潞大夫酆舒。赵盾曰：“贾季，吾先人同时出亡者，左右先君，功劳不浅。吾诛鞫居，正以安贾季也。彼惧罪而亡，何忍使孤身栖止于翟境乎？”乃使臾骅送其妻子往潞。臾骅唤集家丁，将欲起行。众家丁禀曰：“昔搜夷之日，主人尽忠于狐帅，反被其辱，此仇不可不报。今元帅使主人押送其妻孥，

^① 骇：受惊。

此天赐我也。当尽杀之，以雪其恨！”舆骈连声曰：“不可，不可！元帅以送孥见委，宠我也。元帅送之，而我杀之，元帅不怒我乎？乘人之危，非仁也；取人之怒，非智也。”乃迎其妻子登车，将家财细细登籍，亲送出境，毫无遗失。射姑闻之，叹曰：“吾有贤人而不知，吾之出奔宜也！”赵盾自此重舆骈之人品，有重用之意。

再说先蔑同士会如秦，迎公子雍为君。秦康公喜曰：“吾先君两定晋君，当寡人之身，复立公子雍，是晋君世世自秦出也。”乃使白乙丙率车四百乘，送公子雍于晋。

却说襄夫人穆嬴自送葬归朝之后，每日侵^①晨，必抱太子夷皋于怀，至朝堂大哭，谓诸大夫曰：“此先君适子也，奈何弃之！”既散朝，则命车适于赵氏，向赵盾顿首曰：“先君临终，以此子嘱卿，尽心辅佐。君虽弃世，言犹在耳。若立他人，将置此子于何地耶？不立吾儿，吾子母有死而已。”言毕，号哭不已。国人闻之，无不哀怜穆嬴，而归咎于赵盾。诸大夫亦以迎雍失策为言。赵盾患之，谋于卻缺曰：“士伯已往秦迎长君矣，何可再立太子？”缺曰：“今日舍幼子而立长君，异日幼子渐长，必然有变。可亟遣人往秦，止住士伯为上。”盾曰：“先定君，然后发使，方为有名。”即时会集群臣，奉夷皋即位，是为灵公，时年才七岁耳。

百官朝贺方毕，忽边谍报称：“秦遣大兵送公子雍已至河下。”诸大夫曰：“我失信于秦矣，何以谢之？”赵盾曰：“我若立公子雍，则秦吾宾客也。既不受其纳，是敌国矣。使人

① 侵：近。

往谢，彼反有辞^①于我，不如以兵拒之。”乃使上军元帅箕郑父辅灵公居守。盾自将中军，先克为副，以代狐射姑之职。荀林父独将上军。先都因先蔑往秦，亦独将下军。三军整顿，出迎秦师，屯于廛阴。秦师已济河而东，至令狐下寨。闻前有晋军，犹以为迎公子雍而来，全不戒备。先蔑先至晋军来见赵盾，盾告以立太子之故。先蔑睁目视曰：“谋迎公子，是谁主之？今又立太子而拒我乎？”拂袖而出，见荀林父曰：“吾悔不听子言，以至今日。”林父止之曰：“子，晋臣也。舍晋安归？”先蔑曰：“我受命往秦迎雍，则雍是我主，秦为吾主之辅。岂可自背前言，苟图故乡之富贵乎？”遂奔秦寨。赵盾曰：“士伯不肯留晋，来日秦师必然进逼，不如乘夜往劫秦寨，出其不意，可以得志。”遂出令秣谷饲马，军士于寝蓐饱食，衔枚疾走。比至秦寨，恰好三更。一声呐喊，鼓角齐鸣，杀入营门。秦师在睡梦中惊觉，马不及披甲，人不及操戈，四下乱窜。晋兵直追至刳首之地，白乙丙死战得脱，公子雍死于乱军之中。先蔑叹曰：“赵孟背我，我不可背秦！”乃奔秦。士会亦叹曰：“吾与士伯同事，士伯既往秦，吾不可以独归也！”亦从秦师而归。秦康公俱拜为大夫。荀林父言于赵盾曰：“昔贾季奔狄，相国念同僚之义，归其妻孥。今士伯、随季与某亦有僚谊，愿效相国昔日之事。”赵盾曰：“荀伯重义，正合吾意。”遂令卫士送两宅家眷及家财于秦。胡曾先生有诗去：

谁当越境送妻孥？只为同僚义气多。
近日人情相忌刻，一般僚谊却如何？

^① 辞：言辞，理由。

又髯翁有诗，讥赵宣子轻于迎雍，以宾为寇：

奕棋下子必踌躇，有嫡如何又外求？

宾寇须臾成反覆，赵宣谋国是何筹？

按此一战，各军将皆有俘获。惟先克部下骁将蒯得，贪进不顾，为秦所败，反丧失戎车五乘。先克欲按军法斩之，诸将皆代为哀请。先克言于赵盾，乃夺其田禄。蒯得恨恨不已。

再说箕郑父与士谷、梁益耳素相厚善，自赵盾升为中军元帅，士谷、梁益耳俱失了兵柄^①，连箕郑父也有不平之意。时郑父居守，士谷、梁益耳俱聚做一处，说起：“赵盾废置自由，目中无人。今闻秦以重兵送公子雍，若两军相持，急未能解。我这里从中为乱，反了赵盾，废夷皋迎公子雍，大权皆归于吾党之手。”商议已定。不知成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兵柄：兵权。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绌秦

话说箕郑父、士谷、梁益耳三人商议，只等秦兵紧急，便从中作乱，欲更赵盾之位。不意赵盾袭败秦兵，奏凯而回，心中愈愤。先都为下军佐，因主将先蔑为赵盾所卖，出奔于秦，亦恨赵盾。凑著蒯得被先克以军事夺其田禄，中怀怨望，诉于士谷。谷曰：“先克倚恃赵孟之属，故敢横行如此。盾所专制，惟中军耳。诚得一死士，先往刺克，则盾势孤矣。此事非得先子会不可！”蒯得曰：“子会因主帅为盾所卖，意亦恨之。”士谷曰：“既如此，则克不难办也。”遂附耳曰：“只须如此恁般，便可了事。”蒯得大喜曰：“吾当即往言之。”蒯得往见先都，倒是先都开口说起：“赵孟背了士季，袭败秦师，全无信义，难与同事。”蒯得遂以士谷之言，告于先都。都曰：“诚如此，晋国之幸也！”

时冬月将尽，约至新春，先克往箕城，谒拜其祖先轸之祠。先都使家丁伏于箕城之外，只等先克过去，远远跟定，觑个空隙，群起刺杀之。从人惊散。赵盾闻先克为贼所杀，大

怒，严令司寇缉获，五日一比^①。先都等情慌，与蒯得商议，怂恿士谷、梁益耳等作速举事。梁益耳醉中泄其语于梁弘。弘大惊曰：“此灭族之事也！”乃密告于臾骈，骈转闻于赵盾。盾即聚甲戒车，吩咐伺候听令。先都闻赵氏聚甲戒车，疑其谋已泄。急走士谷处，催并速发。箕郑父欲借上元节^②晋侯赐酺，乘乱行事，议久不决。赵盾先遣臾骈围先都之家，执都付狱。梁益耳、蒯得慌忙之际，欲与箕郑父、士谷团集四族家丁，劫出先都，一同为乱。赵盾使人反以先都之谋，告于箕郑父，请他入朝商议。箕郑父曰：“赵孟见召，殆不疑我也。”遂轻身而往。原来赵孟为箕郑父见^③为上军元帅，恐其鼓众同乱，假意召之。郑父不知是计，坦然入朝。赵盾留住于朝房，与之议先都之事。密遣荀林父、卻缺、栾盾领著三枝军马，分头拿捕士谷、梁益耳、蒯得三人。俱下狱讫，荀林父等三将，至朝房回话。林父大声喝曰：“箕郑父亦在作乱数内，如何还不就狱？”郑父曰：“我有居守之劳，彼时三军在外，我独居中，不以此时为乱，今日诸卿济济，乃求死耶？”赵盾曰：“汝之迟于为乱，正欲待先都、蒯得也。我已访知的实，不须多辩！”箕郑父俯首就狱。

赵盾奏闻晋灵公，欲将先都等五人行诛。灵公年幼，唯唯而已。灵公既入宫，襄夫人闻五人在狱，问灵公曰：“相国如此处置？”灵公曰：“相国言：‘罪并应诛’”襄夫人曰：“此辈事起争权，原无篡逆之谋。且主谋杀先克者，不过一二人。

① 比：替。

② 上元节：正月十五元宵节。

③ 见：觉得。

罪有首从，岂可一概诛戮？迩年老成雕丧^①，人才稀少，一朝而戮五臣，恐朝堂之位遂虚矣。可不虑乎？”明日，灵公以襄夫人之言，述于赵盾。盾奏曰：“主少国疑，大臣擅杀，不大诛戮，何以惩后？”遂将先都、士谷、箕郑父、梁益耳、蒯得五人，坐以不君^②之罪，斩于市曹。录先克之子先为大夫。国人畏赵盾之严，无不股盭。

狐射姑在潞国闻其事，骇曰：“幸哉！我之得免于死也。”一日，潞大夫酆舒问于狐射姑曰：“赵盾比赵衰二人孰贤？”射姑曰：“赵衰乃冬日之日，赵盾乃夏日之日。冬日赖其温，夏日畏其烈。”酆舒笑曰：“卿宿将，亦畏赵孟耶？”

闲话休提。却说楚穆王自篡位之后，亦有争伯中原之志。间谍报：“晋君新立，赵盾专政，诸大夫自相争杀。”乃召群臣计议，欲加兵于郑。大夫范山进曰：“晋君年幼，其臣志在争权，不在诸侯。乘此时出兵以争北方，谁能当者！”穆王大悦，使斗越椒为大将，薦贾副之，帅车三百乘伐郑。自引两广精兵，屯于狼渊，以为声援。别遣息公子朱为大将，公子蔑副之，帅车三百乘伐陈。

且说郑穆公闻楚兵临境，急遣大夫公子坚、公子庞、乐耳三人，引兵拒楚于境上，嘱以固守勿战，别遣人告急于晋。越椒连日抵挑战，郑兵不出。薦贾密言于越椒曰：“自城濮之后，楚兵久不至郑矣。郑人恃有晋救，不与我战。乘晋之未至，诱而擒之，可以雪往日之耻。不然，迁延日久，诸侯毕集，恐复如子玉故事，将奈何？”越椒曰：“今欲诱之，当用

① 迩年：近年。老成：老臣。雕丧：老、死。

② 不君：欺君。

何计？”蔦贾附耳曰：“必须如此恁般……”。越椒从其谋，乃传令军中，言：“粮食将缺，可于村落掠取，以供食用。”自于帐中鼓乐饮酒，每日至夜半方散。有人传至狼渊，楚穆王疑斗越椒玩^①敌，欲自往督战。范山曰：“伯嬴智士，此必有计，不出数日，捷音当至矣。”

再说公子坚等，见楚兵不来搦战，心中疑虑，使人探听。回言：“楚兵四出掳掠为食。斗元帅中军，日逐鼓乐饮酒，酒后谩骂，言郑人无用，不堪厮杀。”公子坚喜曰：“楚兵四出掳掠，其营必虚；楚将鼓乐饮酒，其心必懈；若夜劫其营，可获全胜。”公子庞、乐耳皆以为然。是夜结束^②饱食，公子庞欲分作前中后三队，次第而进。公子坚曰：“劫营与对阵不同，乃一时袭击之计，可分左右，不可分前后也。”于是三将并进。将及楚营，远远望见灯烛辉煌，笙歌嘹亮。公子坚曰：“伯棼命合休矣！”麾车直进，楚军全不抵当。公子坚先冲入寨中，乐人四散奔走，惟越椒呆坐不动。上前看时，吃一大惊，乃是束草为人，假扮作越椒模样。公子坚急叫“中计”，退出寨时，忽闻寨后炮声大震，一员大将领军杀来，大叫“斗越椒在此！”公子坚奔走不迭，会合公子庞及乐耳二将，做一路逃奔。行不一里，对面炮声又起，却是蔦贾预先埋伏一枝军马，在于中路，邀截郑兵。前有蔦贾，后有越椒，首尾夹攻，郑兵大败。公子庞、乐耳先被擒。公子坚舍命来救，马蹶^③车覆，亦为楚兵所获。郑穆公大惧，谓群臣曰：“三将被擒，晋

① 玩：忽视。

② 结束：装束。

③ 蹶：绊倒。

救不至，如何？”群臣皆曰：“楚势甚盛，若不乞降，早晚打破城池，虽晋亦无如之何矣！”郑穆公乃遣公子丰至楚营谢罪，纳赂求和，誓不反叛。斗越椒使人请命于穆王，穆王许之。乃释公子坚、公子庞、乐耳三人之囚，放还郑国。

楚穆王传令班师。行至中途，楚公子朱伐陈兵败，副将公子获为陈所获，打从狼渊一路来见穆王，请兵复仇。穆王大怒，正欲加兵于陈。忽报：“陈有使命，送公子蔑还楚，上书乞降。”穆王拆书看之，略曰：

寡人朔，壤地褊小，未获接待君王之左右。蒙君王一旅训定，边人愚莽，获罪于公子。朔惶悚，寝不能寐，敬使一介，具车马致之大国。朔愿终依宇下，以求荫庇。惟君王辱收之！

穆王笑曰：“陈惧我讨罪，是以乞附，可谓见几之士矣。”乃准其降。传檄征取郑、陈二国之君，同蔡侯，以冬十月朔，于厥貉取齐相会。

却说晋赵盾因郑人告急，遣人约宋、鲁、卫、许四国之兵，一同救郑。未及郑境，闻郑人降楚，楚师已还。又闻陈亦降楚。宋大夫华耦，鲁大夫公子遂，俱请伐陈、郑。赵盾曰：“我实不能驰救，以失二国，欲何罪焉？不如退而修政。”乃班师。髡翁有诗叹云：

谁专国柄主诸侯？却令荆蛮肆蠢谋。

今日郑陈连臂去，中原伯气黯然收。

再说陈侯朔与郑伯兰，于秋末齐至息地，候楚穆王驾到。相见礼毕，穆王问曰：“原订厥貉相会，如何逗遛此地？”陈侯、郑伯齐声答曰：“蒙君王相约，诚恐后期获罪，故预于此

地奉候随行。”穆王大喜。忽谍报：“蔡侯甲午，已先到厥貉境上。”穆王遂同陈、郑二君，登车疾走。蔡侯迎穆王于厥貉，以臣礼见，再拜稽首，陈侯、郑伯大惊，私语曰：“蔡屈礼如此，楚必以我为慢矣。”乃相与请于穆王曰：“君王税驾^①于此，宋君不来参谒，君王可以伐之。”穆王笑曰：“孤之顿兵于此。正欲为伐宋计也。”早有人报入宋国。时宋成公王臣已卒，子昭公杵臼已立三年，信用小人，疏斥公族。穆、襄之党作乱，杀司马公子印，司城荡意诸奔鲁，宋国大乱。赖司冠华御事调停国事，请复意诸之官，国以粗安。至是，闻楚合诸侯于厥貉，有窥宋之意。华御事请于宋公曰：“臣闻‘小不事大，国所以亡。’今楚臣服陈、郑，所不得者宋耳。请先往迎之。若待其见伐，然后请成，无及也。”宋公以为然。乃亲造^②厥貉，迎谒楚王。且治田猎之具，请较猎于孟诸之藪^③。穆王大悦。陈侯请为前队开路，宋公为右阵，郑伯为左阵，蔡侯为后队，相从楚穆王出猎。穆王出令，命诸侯从田^④者，于侵晨驾车，车中各载燧^⑤，以备取火之用。合围良久，穆王驰入右师，偶赶逐群狐，狐入深窟。穆王回顾宋公，取燧熏之。车中无燧。楚司马申无畏奏曰：“宋公违令，君不可以加刑，请治其仆。”乃叱宋公之御者，撻之三百，以儆于诸侯。宋公大惭。此周顷王二年事。是时楚最强横，遣斗越椒行聘于齐、鲁，俨然以中原伯主自待，晋不能制也。

① 税驾：停宿。

② 造：到。

③ 藪：草地。

④ 田：田猎、打猎。

⑤ 燧：取火器。

周顷王四年，秦康公集群臣议曰：“寡人衔令狐之恨，五年于兹矣！今赵盾诛戮大臣，不修边政。陈、蔡、郑、宋，交臂事楚，晋莫能禁，其弱可知。此时不伐晋，更何待乎？”诸大夫皆曰：“愿效死力！”康公乃大阅车徒，使孟明居守，拜西乞术为大将，白乙丙副之，士会为参谋，出车五百乘，浩浩荡荡，济河而东，攻羈马，拔之。赵盾闻报，急为应敌之计。自将中军，迁上军大夫荀林父为中军佐，以补先克之缺。用提弥明为车右。使卻缺代箕郑父为上军元帅。盾有从弟赵穿，乃晋襄公之爱婿，自请为上军之佐。盾曰：“汝年少好勇，未曾历练，姑待异日。”乃用臾骈为之。使栾盾为下军元帅，补先蔑之缺；胥臣之子胥甲为副，补先都之缺。赵穿又自请以其私属，附于上军，立功报效。赵盾许之。军中缺司马^①，韩子舆之子韩厥，自幼育于赵盾之家，长为门客，贤而有才，盾乃荐于灵公而用之。三军方出绛城，甚是整肃。行不十里，忽有乘车冲入中军。韩厥使人问之，御者对曰：“赵相国忘携饮具，奉军令来取，特此追送。”韩厥怒曰：“兵车行列已定，岂容乘车擅入？法当斩！”御者涕泣曰：“此相国之命也！”韩厥曰：“厥忝为司马，但知有军法，不知有相国也。”斩御者而毁其车。诸帅言于赵盾曰：“相国举韩厥，而厥戮相国之车。此人负恩，恐不可用。”赵盾微笑，即使人召韩厥。诸将以盾必辱厥以报其怨。厥既至，盾乃降席而礼之曰：“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子能执法如此，不负吾举矣。勉之！”厥拜谢而退。盾又谓诸将曰：“他日执晋政者，必厥也！韩氏其将

① 司马：官名，主管军政。

昌矣。”晋师营于河曲，舆骈献策曰：“秦师蓄锐数年而为此举，其锋不可当。请深沟高垒，固守勿战。彼不能持久，必退。退而击之，胜可万全。”赵盾从其计。

秦康公求战不得，问计于士会。士会对曰：“赵氏新任一人，姓舆名骈，此人广有智谋。今日坚壁不战，盖用其谋，以老我师也。赵有庶子赵穿，晋先君之爱婿。闻其求佐上军，赵孟不从而用骈，穿意必然怀恨。今赵孟用骈之谋，穿必不服，故自以私属从行，其意欲夺舆骈之功也。若使轻兵挑其上军，即舆骈不出，赵穿必恃勇来追，因之以求一战，不亦可乎？”秦康公从其谋，乃使白乙丙率车百乘，袭晋上军挑战。卻缺与舆骈俱坚持不动。赵穿闻秦兵掩至，即率私属百乘出迎。白乙丙回车便走，车行甚速，赵穿追十余里，不及而返。怪舆骈等不肯协力同追，乃召军吏大骂曰：“襄粮披甲，本欲求战，今敌来而不出击，岂上军皆妇人乎？”军吏曰：“主帅自有破敌之谋，不在今日。”穿复大骂曰：“鼠辈有何深谋？”直是畏死耳！别人怕秦，我赵穿偏不怕！我将独奔秦军，拚死一战，以雪坚壁之耻。”遂驱车复进，呼号于众曰：“有志气者，都跟我来！”三军莫应。惟有下军副将胥甲叹曰：“此人真正好汉，吾当助之。”正欲出军。却说上军元帅卻缺，急使人以赵穿之事报之赵盾。盾大惊曰：“狂夫独出，必为秦擒，不可不救也。”乃传令三军，一时并出，与秦交战。

再说赵穿驰入秦壁，白乙丙接住交锋，约战三十余合，彼此互有杀伤。西乞术方欲夹攻，见对面大军齐至，两下不敢混战，各鸣金收军。赵穿回至本阵，问于赵盾曰：“我欲独破秦军，为诸将雪耻，何以鸣金之骤也。”盾曰：“秦大国，未

可轻敌，当以计破之。”穿曰：“用计用计，吃了一肚子好气！”言犹未毕，报：“秦国有人来下战书。”赵盾使史丹接之。使者将书呈上，史丹转呈于赵盾。盾后而观之，书曰：“两国战士，皆未有缺^①，请以来日决一胜负！”盾曰：“谨如命。”使者去后，史丹谓赵盾曰：“秦使者口虽请战，然其目彷徨四顾，似有不宁之状，殆惧我也，夜必遁矣。请伏兵于河口，乘其将济而击之，必大获全胜。”赵盾曰：“此计甚妙！”正欲发令埋伏，胥甲闻其谋，告于赵穿。穿遂与胥甲同至军门，大呼曰：“众军士听吾一言：我晋国兵强将广，岂在西秦之下？秦来约战，已许之矣；又欲伏兵河口，为掩袭之计，是岂大丈夫所为耶？”赵盾闻之，召谓曰：“我原无此意，勿得挠乱军心也！”秦谍者探得赵穿和胥甲军门之语，乃连夜遁走，复侵入瑕邑，出桃林塞而归。赵盾亦班师，回国治泄漏军情之罪。以赵穿为君婿，且是从弟，特免其议；专委罪于胥甲，削其官爵，逐去卫国安置。又曰：“臼季之功，不可斩^②也！”仍用胥甲之子胥克为下军佐。髡仙有诗议赵盾之不公。诗云：

同呼军门罪不殊，独将胥甲正刑书。

相君庇族非无意，请把桃园问董狐。^③

周顷王五年，赵盾惧秦师复至，使大夫詹嘉居瑕邑，以守桃林之塞。史丹进曰：“河曲之战，为秦画策者士会也。此人在秦，吾辈岂能高枕而卧耶？”赵盾以为然，乃于诸浮之别馆，大集六卿而议之。那六卿：赵盾、郤缺、栾盾、荀林父、

① 缺：死伤。

② 斩：没

③ 董狐：晋史官，记赵盾谋杀灵公，见本书。

臾骈、胥克。是日六卿毕至，赵盾开言曰：“今狐射姑在狄，士会在秦，二人谋害晋国，当何策以待之？”荀林父曰：“请召射姑而复之^①。射姑虽堪境外之事，且子犯旧勋，宜延其赏。”卻缺曰“不然。射姑虽系宿勋，然有擅杀大臣之罪。若复之，何以儆^②将来乎？不如召士会。士会顺柔而多智，且奔秦非其罪也。狄远而秦逼，欲除秦害，先去其助，言召士会者是。”赵盾曰：“秦方宠任士会，请之必不从，何计而可复之？”臾骈曰：“骈所善一人，乃先臣毕万之孙，名寿余，即魏犇之从子也。见今食邑于魏，虽在国中带名世爵，未有职任。此人颇能权变，要招来士会，只在此人身上。”乃附赵盾之耳曰：“如此恁般……何如？”盾大喜曰：“烦吾子为我致之。”六卿既散，臾骈即久往叩寿余之门，寿余相迎坐定。臾骈请至密室，以招士会之策，告于余寿，寿余应允。臾骈回复了赵盾。

次早，赵盾奏知灵公，言：“秦人屡次侵晋，宜令河东诸邑宰，各各团练甲伍，结寨于黄河岸口，轮番戍守。并责成食采之人^③，往督其事。倘有天利，即行削夺，庶肯用心防范。”灵公准奏。赵盾又曰：“魏大邑也。魏倡^④之，诸邑无敢不从矣。”乃以灵公之命召魏寿余，使督责有司，团兵出戍。寿余奏曰：“臣蒙主上录先世之工功，衣食大县，从未知军旅之事。况河上绵延百余里，处处可济，暴露军士，守之无益。”赵盾

① 复：复职。

② 儆：警戒。

③ 食采之人：受国家分封田地者，即大臣。

④ 倡：提倡，带头。

怒曰：“小臣何敢挠吾大计？限汝三日内，取军籍呈报！再若抗违，当正军法！”寿余叹息而出，回家闷闷不悦。妻子叩问其故，寿余曰：“赵盾无道，卻我督戍河口，何日了期？汝可收拾家资，随我往秦国，从士会去可也。”吩咐家人整备车马。是夜索酒痛饮，以进饌不洁，鞭膳夫百余，犹恨恨不绝，言欲杀之。膳夫奔赵府，首告寿余欲叛晋奔秦之事。赵盾使韩厥帅兵往捕之。厥放走寿余，只擒获其妻子，下于狱中。寿余连夜遁往秦国，见秦康公告诉赵盾如此恁般，强横无道。“妻子陷狱，某孤身走脱，特来投降。”康公问士会：“真否？”士会曰：“晋人多诈，不可信也。若寿余果真降，当以何物献功？”寿余于袖中出一文书，乃是魏邑土地人民之数，献于康公曰：“明公能收寿余，愿以食邑奉献。”康公又问士会：“魏可取否？”寿余以目盼士会，且蹶其足。士会虽奔在秦，然心亦思晋，见寿余如此光景，阴会其意，乃对曰：“秦弃河东五城，为姻好也。今两国治兵相攻，数年不息，攻城取邑，惟力是视。河东诸城，无大于魏者，若得魏而据之，以渐收河东之地，亦是长策。只恐魏有司^①惧晋之讨，不肯来归耳！”寿余曰：“魏有司虽晋臣，实魏氏之私也。若明公率一军屯于河西，遥为声援，臣力能致之。”秦康公顾士会曰：“卿熟知晋事，须同寡人一行。”乃拜西乞术为将，士会副之，亲率大军前进。既至河口，安营了毕，前哨报：“河东有一枝军屯扎，不知何意？”寿余曰：“此必魏人闻有秦兵，故为备耳。彼未知臣之在秦也。诚得一东方之人，熟知晋事者，与臣先往，谕

^① 有司：官吏。

以祸福，不愁魏有司不从。”康公命士会同往。士会顿首辞曰：“晋人虎狼之性，暴不可测。倘臣往谕而从。是国家之福也。万一不从，拘执臣身，君复以臣不堪事之故，加罪于臣之妻孥，无益于君，而臣之身家，枉被其殃，九泉之下，可追悔乎？”康公不知士会为诈，乃曰：“卿宜尽心前往。若得魏地，重加封赏。倘被晋人拘留，寡人当送还家口，以表相与之情。”与士会指黄河为誓。秦大夫统朝谏曰：“士会，晋之谋臣，此去如巨鱼纵壑^①，必不来矣。君奈何轻信寿余之言，而以谋臣资敌乎？”康公曰：“此事寡人能任之，卿其勿疑。”士会同寿余辞康公而行。绕朝慌忙驾车追送，以皮鞭赠士会曰：“子莫欺秦国无智士也，但主公不听吾言耳。子持此鞭马速回，迟则有祸。”士会拜谢，遂驰车急走。史臣有诗云：

策马挥衣古道前，殷勤赠友有长鞭。

休言秦国无名士，争奈康公不纳言。

士会等渡河而东。未知如何归晋，再看下回分解。

① 壑：深沟。纵：放。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话说士会同寿余济了黄河，望东而行。未及里许，只见一位年少将军，引著一队军马来迎，在车上欠身曰：“随季别来无恙？”士会近前视之，那将军姓赵名朔，乃赵相国盾之子也。三人下车相见。士会问其来意，朔曰：“吾奉父命，前来接应吾子还朝，后面复有大军至矣。”当下一声炮响，车如水，马如龙，簇拥士会同寿余入晋去了。秦康公使人隔河了望，回报康公，大怒，便欲济河伐晋。前哨又报：“探得河东复有大军到来，大将乃是荀林父、犨缺二人。”西乞术曰：“晋既有大军接应，必不容我济河，不如归也。”乃班师。荀林父等见秦军已去，亦还晋国。士会去秦三载，今日复进绛城，不胜感慨。入见灵公，肉袒谢罪。灵公曰：“卿无罪也。”使列于六卿之间。赵盾嘉魏寿余之劳，言于灵公，赐车十乘。秦康公使人送士会之妻孥于晋，曰：“吾不负黄河之誓也！”士会感康公之义，致书称谢，且劝以息兵养民，各保四境。康公从之。自此秦、晋不交兵者数十年。

周顷王六年，崩，太子班即位，是为匡王。即晋灵公之八年也。时楚穆王薨，世子旅嗣位，是为庄王。赵盾以楚新

有丧，乘此机会，思复先世盟主之业，乃大合诸侯于新城。宋昭公杵臼、鲁文公兴、陈灵公平国、卫成公郑、郑穆公兰、许昭公锡我，并至会所。宋、陈、郑三国之君，各诉前日从楚之情，出于不得已。赵盾亦各各抚慰，诸侯始复附于晋。惟蔡侯附楚如故，不肯赴会。赵盾使卻缺引军伐之，蔡人求和，乃还。

齐昭公潘，本欲赴会，适患病，未及盟期，昭公遂薨。太子舍即位。其母乃鲁女子叔姬，谓之昭姬。昭姬虽为昭公夫人，不甚得宠。世子舍才望庸常^①，亦不为国人所敬重。公子商人，齐桓公之妾密姬所生，素有篡位之志。赖昭公待之甚厚，此念中沮。欲候昭公死后，方举大事。昭公末年，如公子元于卫，任以国政。商人忌公子元之贤，意欲结纳人心，乃尽出其家财，周恤贫民。如有不给^②，借贷以继之，百姓无不感激。又多聚死士^③在家，朝夕训练，出入跟随。及世子舍即位，适彗星出于北斗，商人使人占之。曰：“宋、齐、晋三国之君，皆将死乱。”商人曰：“乱齐者，非我而谁？”命死士即于丧幕中，刺杀世子舍。商人以公子元年长，乃伪言曰：“舍元人君之威，不可居大位，吾此举为兄故也。”公子元大惊曰：“吾知尔之求为君也久矣，何乃累我？我能事尔，尔不能事我也。但尔为君以后，得容我为齐国匹夫，以寿终足矣！”商人即位，是为懿公。子元心恶商人之所为，闭门托病，并不入朝。此乃是公子元的好处。

① 才望庸常：才能声望平庸。

② 给：还。

③ 死士：不怕死的士卒。

且说昭姬痛其子死于非命，日夜悲啼。懿公恶之，乃囚于别室，节其饮食。昭姬阴赂宫人，使通信于鲁。鲁文公畏齐之强，命大夫东门遂如周，告于匡王，欲借天子恩宠，以求释昭姬之囚。匡王命单伯往齐，谓懿公曰：“既杀其子，焉用其母，何不纵之还鲁，以明齐之宽德？”懿公讳弑舍之事，闻“杀子”之语，面颊发赤，嘿然无语。单伯退就客馆。懿公迁昭姬于他宫，使人诱单伯曰：“寡君于国母未之敢慢。况承天子降谕，敢不承顺？吾子何不谒见国母，使知天子眷顾宗国之意？”单伯只道是好话，遂驾车随使者入宫谒见昭姬。昭姬垂涕，略诉苦情。单伯尚未及答，不虞懿公在外掩至，大骂曰：“单伯如何擅入吾宫，私会国母，欲行苟且之事耶？寡人将讼之天子！”遂并单伯拘禁，与昭姬各囚于一室。恨鲁人以王命压之，兴兵伐鲁。论者谓懿公弑幼主，囚国母，拘天使，虐邻国，穷凶极恶，天理岂能容乎？但当时高国世臣，济济在朝，何不奉子元以声^①商人之罪，而乃纵其凶恶，绝无一言？时事至此，可叹矣！有诗云：

欲图大位欺孤主，先散家财买细民。

堪恨朝中绶若若^②，也随市井媚凶人！

鲁使上卿季孙行父如晋告急。晋赵盾奉^③灵公合宋、卫、蔡、陈、郑、曹、许共八国诸侯，聚于扈地，商议伐齐。齐懿公纳赂于晋，且释单伯还周，昭姬还鲁，诸侯遂散归本国。鲁闻晋不果伐齐，亦使公子遂纳赂于齐以求和。不在话下。

① 声：声讨。

② 绶：印带，指官、臣。若若：众多。

③ 奉：事奉，代。

却说宋襄公夫人王姬，乃周襄王之女兄^①，宋成公王臣之母，昭公杵臼之祖母也。昭公自为世子时，与公子印、公孙孔叔、公孙钟离三人，以田猎游戏相善。既即位，惟三人之言是听，不任六卿，不朝祖母，疏远公族，怠弃民事，日以从田为乐。司马乐豫知宋国必乱，以其官让于公子印。司城公孙寿亦虑祸及，告老致政。昭公即用其子荡意诸，嗣为司城之官。襄夫人王姬老而好淫。昭公有庶弟公子鲍，美艳胜于妇人，襄夫人心爱之，醉以酒，因逼与之通，许以扶立为君。遂欲废昭公而立公子鲍。昭公畏穆、襄之族太盛，与公子印等谋逐之。王姬阴告于二族，遂作乱，围公子印、公孙钟离二人于朝门而杀之。司城荡意诸惧而奔鲁。公子鲍素能敬事六卿。至是，同在国诸卿，与二族讲和，不究擅杀之事。召荡意诸于鲁，复其位。

公子鲍闻齐公子商人，以厚施买众心，得篡齐位，乃效其所为，亦散家财，以周给贫民。昭公七年，宋国岁饥，公子鲍尽出其仓禀之粟，以济贫者。又敬老尊贤，凡国中年七十以上，月致粟帛，加以饮食珍味，使人慰问安否。其有一才一艺之人，皆收致门下，厚糈^②管待。公卿大夫之门，月有馈送。宗族无亲疏，凡有吉凶之费，倾囊助之。昭公八年，宋复大饥，公子鲍仓廩已竭，襄夫人尽出宫中之藏，以助之施，举国无不颂公子鲍之仁。宋国之人，不论亲疏贵贱，人人愿得公子鲍为君。公子鲍知国人助己，密告于襄夫人，谋弑昭公。襄夫人曰：“闻杵臼将猎于孟诸之藪，乘其驾出，我

① 女兄：姐姐。

② 糈：粮饷。

使公子须闭门，子帅国人以攻之，无不克矣。”鲍依其言。

司城荡意诸，颇有贤名，公子鲍素敬礼之。至是，闻襄夫人之谋，以告昭公曰：“君不可出猎，若出猎，恐不能返。”昭公曰：“彼若为逆，虽在国中，其能免乎？”乃使右师华元，左师公孙友居守，遂尽载府库之宝，与其左右，以冬十一月望孟诸进发。才出城，襄夫人召华元公孙友留之宫中，而使公子须闭门。公子鲍使司马华耦号于军中曰：“襄夫人有命：‘今日扶立公子鲍为君。’吾等除了无道昏君，共戴有道之主，众议以为何如？”军士皆踊跃曰：“愿从命！”国人亦无不乐从。华耦率众出城，追赶昭公。昭公行至半途闻变，荡意诸劝昭公出奔他国，以图后举。昭公曰：“上自祖母，下及国人，无不与寡人为仇，诸侯谁纳我者？与其死于他国，宁死于故乡耳！”乃下令停车治餐，使从田者皆饱食。食毕，昭公谓左右曰：“罪在寡人一身，与汝等何与？汝等相从数年，无以为赠。今国中宝玉，俱在于此，分赐汝等，各自逃生，毋与寡人同死也！”左右皆哀泣曰：“请君前行，倘有追兵，我等愿拚死一战。”昭公曰：“徒杀身，无益也。寡人死于此，汝等勿恋寡人！”少顷，华耦之兵已至，将昭公围住，口传襄夫人之命：“单诛无道昏君，不关众人之事。”昭公急麾^①左右，奔散者大半，惟荡意诸仗剑立于昭公之侧。华耦再传襄夫人之命，独召意诸。意诸叹曰：“为人臣而避其难，虽生不如死！”华耦乃操戈直逼昭公，荡意诸以身蔽之，挺剑格斗。众军民齐上，先杀意诸，后杀昭公。左右不去者，尽遭屠戮。伤哉！史臣

^① 麾：指挥。此为驱散。

有诗云：

昔年华督弑殇公，华耦今朝又助凶。

贼子乱臣原有种，蔷薇桃李不相同。

华耦引军回报襄夫人。右师华元，左师公孙友等合班启奏：“公子鲍仁厚得民，宜嗣大位。”遂拥公子鲍为君，是为文公。华耦朝贺毕，回家患心疼暴卒。文公嘉荡意诸之忠，用其弟荡虺为司马，以代华耦。母弟公子须为司城，以补荡意诸之缺。

赵盾闻宋有弑君之乱，乃命荀林父为将，合卫、陈、郑之师伐宋。宋右师华元至晋军，备陈国人愿戴公子鲍之情，且敛金帛数车，为犒军之礼，求与晋和。荀林父欲受之。郑穆公曰：“我等鸣钟击鼓，以从将军于宋，讨无君也。若许其和，乱贼将得志矣。”荀林父曰：“齐、宋一体也，吾已宽齐，安得独诛宋乎？且国人所愿，因而定之，不亦可乎？”遂与宋华元盟，定文公之位而还。郑穆公退而言曰：“晋惟赂是贪，有名无实，不能复伯诸侯矣。楚王新立，将有事于征伐，不如弃晋从楚，可以自安。”乃遣人通款于楚，晋亦无如之何也！髯仙有诗云：

仗义除残是伯图，兴师翻把乱臣扶。

商人无恙鲍安位，笑杀中原少丈夫^①。

再说齐懿公商人，赋性贪横，自其父桓公在位时，曾与大夫邴原，争田邑之界。桓公使管仲断其曲直。管仲以商人理曲，将田断归邴氏，商人一向衔恨于心。及是弑舍而自立，

^① 笑杀：笑煞，嘲笑。中原：今河南省一带。少丈夫：缺少大丈夫。

乃尽夺邴氏之田。又恨管仲党^①于邴氏，亦削其封邑之半。管氏之族惧罪，逃奔楚国，子孙遂仕于楚。懿公犹恨邴原不已。时邴原已死，知其墓在东郊，因出猎过其墓所，使军士掘墓，出其尸，断其足。邴原之子邴歆随侍左右，懿公问曰：“尔父罪合断足否？卿得无怨寡人乎？”歆应曰：“臣父生免刑诛，已出望外，况此朽骨，臣何敢怨？”懿公大悦曰：“卿可谓干蛊^②之子矣！”乃以所夺之田还之。邴歆请掩其父，懿公许之。复购求国中美色，淫乐惟日不足。有人誉大夫閻职之妻甚美，因元旦出令，凡大夫内子俱令朝于中宫。閻职之妻亦在其内，懿公见而悦之，因留宫中，不遣之归，谓閻职曰：“中宫爱尔妻为伴，可别娶也。”閻职敢怒而不敢言。

齐西南门有地名申池，池水清洁可浴，池旁竹木甚茂。时夏五月，懿公欲往申池避暑，乃命邴歆御车，閻职骖乘。右师华元私谏曰：“君刖邴歆之父，纳閻职之妻。此二人者，安知不衔怨于君，而君乃亲近之。齐臣中未尝缺员，何必此二人也？”懿公曰：“二子未尝敢怨寡人也，卿勿疑。”乃驾车游于申池，饮酒甚乐。懿公醉甚，苦热，命取绣榻，置竹林密处，卧而乘凉。邴歆与閻职浴于申池之中。邴歆恨懿公甚深，每欲弑之，以报父仇，未得同事之人。知閻职有夺妻之怨，欲与商量，而难于启口。因在池中同浴，心生一计，故意以折竹击閻职之头。职怒曰：“奈何欺我？”邴歆带笑言曰：“夺汝之妻，尚然不怒，一击何伤，乃不能忍耶？”閻职曰：“失妻虽吾之耻，然视刖父之尸，轻重何如？子忍于父，而责我不

① 党：偏向。

② 干蛊：任父所不能之事。

能忍于妻，何其昧^①也！”邴歅曰：“我有心腹之言，正欲语子。一向隐忍不言，惟恐子已忘前耻。吾虽言之，无益于事耳。”阎职曰：“人各有心，何日忘之，但恨力不及也。”邴歅曰：“今凶人醉卧竹中，从游者惟吾二人，此天遣我以报复之机，时不可失！”阎职曰：“子能行大事，吾当相助。”二人拭体穿衣，相与入竹林中。看时，懿公正在熟睡，鼻息如雷，内侍守于左右。邴歅曰：“主公酒醒，必觅汤水，汝辈可预备以待。”内侍往备汤水。阎职执懿公之手，邴歅扼其喉，以佩剑刎之，头坠于地。二人扶其尸，藏于竹林之深处，弃其头于池中。懿公在位才四年耳。内侍取水至，邴歅谓之曰：“商人弑君而立，齐先君使我行诛。公子元贤孝，可立为君也。”左右等唯唯，不敢出一言。邴歅与阎职驾车入城，复置酒痛饮，欢呼相庆。早有人报知上卿高倾、国归父，高倾曰：“盍讨其罪而戮之，以戒后人？”国归父曰：“弑君之人，吾不能讨，而人讨之，又何罪焉？”邴、阎二人饮毕，命以大车装其家资，以骈车载其妻子，行出南门。家人劝使速驰，邴歅曰：“商人无道，国人方幸其死，吾何惧哉？”徐徐而行，俱往楚国去讫。高倾与国归父聚集群臣商议，请公子元为君，是为惠公。髡翁有诗云：

仇人岂可与同游？密迹仇人仇报仇。

不是逆臣无远计，天教二憾逞凶谋。

话分两头。却说鲁文公名兴，乃僖公嫡夫人声姜之子，于周襄王二十六年嗣位。文公娶齐昭公女姜氏为夫人，生二子，

^① 昧：愚蠢，不明道理。

曰恶，曰视。其嬖妾秦女敬嬴，亦生二子，曰倭，曰叔盼。四子中惟倭年长。而恶乃嫡夫人所生，故文公立恶为世子。时鲁国任用三桓为政。孟孙氏曰公孙敖，生子曰谷，曰难。叔孙氏曰公孙兹，生子曰叔仲彭生，曰叔孙得臣。文公以彭生为世子太傅。季孙氏曰季无佚，乃季友之子；无佚生行父，即季文子也。鲁庄公有庶子曰公子遂，亦曰仲遂，住居东门，亦曰东门遂。自僖公之世，已与三桓一同用事。论起辈数，公孙敖与仲遂为再从兄弟，季孙行父又是下一辈了。因公孙敖得罪于仲遂，客死于外，故孟孙氏失权，反是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为政。

且说公孙敖如何得罪：敖娶莒女戴己为内子，即谷之母；其娣声己，即难之母也。戴己病卒，敖性淫，复往聘己氏之女。莒人辞曰：“声己尚在，当为继室。”敖曰：“吾弟仲遂未娶，即与遂纳聘可也。”莒人许之。鲁文公七年，公孙敖奉君命如莒修聘，因顺便为仲遂逆^①女。及鄆陵，敖登城而望，见己氏色甚美，是夜竟就己氏同宿，自娶归家。仲遂见夺其妻，大怒，诉于文公，请以兵攻之。叔仲彭生谏曰：“不可。臣闻之：‘兵在内为乱，在外为寇。’幸而无寇，可启乱乎？”文公乃召公孙敖，使退还己氏于莒，以释仲遂之憾。敖与遂兄弟讲和如故。敖一心思念己氏，至次年，奉命如周，奔襄王之丧。不至京师，竟携吊币私往莒国，与己氏夫妇相聚。鲁文公亦不追究，立其子谷主孟氏之祀。其后敖忽思故国，使人言于谷。谷转请于其叔仲遂。遂曰：“汝父若欲归，必依我三

① 逆：接。

件事，乃可：无入朝，无与国政，无携带己氏。”谷使人回复公孙敖。敖急于求归，欣然许之。敖归鲁三年，果然闭户不出。忽一日，尽取家中宝货金帛，复往莒国。孟孙谷想念其父，逾年病死。其子仲孙蔑尚幼，乃立孟孙难为卿。未几，己氏卒，公孙敖复思归鲁，悉以家财纳于文公，并及仲遂，使其子难为父请命。文公许之，遂复归。至齐，病不能行，死于堂阜。孟孙难同请归其丧于鲁。难乃罪人之后，又权^①主宗祀，以待仲蔑之长，所以不甚与事。季孙行父让仲遂与彭生、得臣是叔父行，每事不敢自专。而彭生仁厚，居师傅之任。得臣屡掌兵权，所以仲遂、得臣二人，尤其当权用事。敬嬴恃文公之宠，恨其子不得为嗣，乃以重赂交结仲遂，因以其子倭托之，曰：“异日倭得为君，鲁国当与子共之。”仲遂感其相托之意，有心要推戴公子倭。念：“叔仲彭生，乃是世子恶之傅，必不肯同谋。而叔孙得臣，性贪贿赂，可以利动。”时时以敬嬴所赐分赠之，曰：“此嬴氏夫人命我赠子者。”又使公子阍时时诣得臣之门，谦恭请教，故得臣亦心向之。

周匡王四年，鲁文公十有八年也。是年春，文公薨，世子恶主丧即位。各国皆遣使吊问。时齐惠公元，新即大位，欲反商人之暴政，特地遣人至鲁，会文公之葬。仲遂谓叔孙得臣曰：“齐鲁世好也。桓僖二公，欢若兄弟。孝公结怨，延及商人，遂为仇敌。今公子元新立，我国未曾致贺，而彼先遣人会葬，此修好之美意，不可不往谢之。乘此机会，结齐为

^① 权：暂时。

第四十九回

援，以立公子倭，此一策也。”叔孙得臣曰：“子去，我当同行。”毕竟二人如齐，商量出甚事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话说仲孙遂同叔孙得臣二人如齐拜贺新君，且谢会葬之情。行礼已毕，齐惠公赐宴，因问及鲁国新君：“何以名恶？世间嘉名颇多，何遍用此不美之字？”仲遂对曰：“先寡君初生此子，使太史占之，言：‘当恶死，不得享国。’故先寡君名之曰恶，欲以厌之。然此子非先寡君所爱也。所爱者长子名倭，为人贤孝，能敬礼大臣，国人皆思奉之为君，但压于嫡^①耳。”惠公曰：“古来亦有‘立子以长’之义，况所爱乎？”叔孙得臣曰：“鲁国故事，立子以嫡，无嫡方立长。先寡君徇^②于常礼，置倭而立恶，国人皆不顺焉。上国若有意为鲁改立贤君，愿结婚姻之好，专事上国，岁时朝聘，不敢有阙。”惠公大悦曰：“大夫能主持于内，寡人惟命是从，岂敢有违？”仲遂、叔孙得臣请歃血立誓，因设婚约。惠公许之。遂等既返，谓季孙行父曰：“方今晋业已替，齐将复强，彼欲以嫡女室公子倭，此厚援不可失也。”行父曰：“嗣看，齐侯之甥也。齐侯有女，何不室嗣君，而乃归之公子乎？”仲遂曰：“齐侯闻

① 嫡：正妻或长子。压于嫡：欺其不是正妻所生。

② 徇：沿袭，习惯。

公子倭之贤，立心与倭交欢，愿为甥舅。若夫人姜氏，乃昭公之女，桓公诸子，相攻如仇敌，故四世皆以弟代兄，彼不有其兄，何有于甥？”行父嘿然，归而叹曰：“东门氏将有他志矣！”——仲遂家住东门，故呼为东门氏。行父密告于叔仲彭生。彭生曰：“大位已定，谁敢贰心耶？”殊不以为意。仲遂与敬嬴私自定计，伏勇士于廐中，使圉人伪报：“马生驹甚良！”敬嬴使公子倭同恶与视往廐看驹毛色。勇士突起，以木棍击恶杀之，并杀视。仲遂曰：“太傅彭生尚在，此人不除，事犹未了。”乃使内侍假传嗣君有命，召叔仲彭生入宫。彭生将行，其家臣公冉务人，素知仲遂结交宫禁之事，疑其有诈，止之曰：“太傅勿入，入必死。”彭生曰：“有君命，虽死，其可逃乎？”公冉务人曰：“果^①君命，则太傅不死矣。若非君命而死，死之何名？”彭生不听。务人牵其袂而泣。彭生绝袂登车，迳造宫中，问嗣君何在？内侍诡对曰：“内廐马生驹，在彼阅之。”即引彭生往廐所。勇士复攒击杀之，埋其尸于马粪之中。敬嬴使人告姜氏曰：“君与公子视，被劣马騃啮，俱死矣。”姜氏大哭，往廐视之，则二尸俱已移出于宫门之外。季孙行父闻恶、视之死，心知仲遂所为，不敢明言，私谓仲遂曰：“子作事太毒，吾不忍闻也。”仲遂曰：“此嬴氏夫人所为，与某无与。”行父曰：“晋若来讨，何以待之？”仲遂曰：“齐、宋往事，已可知矣。彼弑其长君，尚不成讨；今二孺子死，又何讨焉？”行父抚嗣君之尸，哭之不觉失声。仲遂曰：“大臣当议大事，乃效儿女子悲啼何益！”行父乃收泪。叔孙得臣亦

① 果：果然，如果。

至，问其兄彭生何在？仲遂辞以不知。得臣笑曰：“吾兄死为忠臣，是其志也，何必讳哉？”仲遂乃私告以尸处，且曰：“今日之事，立君为急。公子倭贤而且长，宜嗣大位。”百官莫不唯唯。乃奉公子倭为君，是为宣公。百官朝贺。胡曾先生咏史诗云：

外权内宠私谋合，无罪嗣君一旦休。

可笑模棱^①季文子，三思不复有良谋。

得臣掘马粪，出彭生之尸而殓之。不在话下。

再说嫡夫人姜氏，闻二子俱被杀，仲遂扶公子倭为君，捶胸大哭，绝而复苏者几次。仲遂又献媚于宣公，引“母以子贵”之文，尊敬嬴为夫人，百官致贺。姜夫人不安于宫，日夜啼哭，命左右收拾车仗，为归齐之计。仲遂伪使人留之曰：“新君虽非夫人所出，然夫人嫡母也，孝养自当不缺。奈何向外家寄活乎？”姜氏骂曰：“贼遂！我母子何负于汝，而行此惨毒之事？今乃以虚言留我！鬼神有知，决不汝宥也！”姜氏不与敬嬴相见，一迳出了宫门，登车而去。经过大市通衢，放声大哭，叫曰：“天乎，天乎！二孺子何罪？婢子又何罪？贼遂蔑理丧心，杀嫡立庶！婢子今与国人永辞，不复再至鲁国矣！”路人闻者，莫不哀之，多有泣下者。是日，鲁国为之罢市。因称姜氏为哀姜，又以出归于齐，谓之出姜。出姜至齐，与昭公夫人母子相见，各诉其子之冤，抱头而哭。齐惠公恶闻哭声，另筑室以迁其母子。出姜竟终于齐。

却说鲁宣公同母之弟叔矜，为人忠直，见其兄藉仲遂之

^① 模棱：含糊，不明确表态。

力，杀弟自立，意甚非之，不往朝贺。宣公使人召之，欲加重用。盼坚辞不往。有友人问其故，盼曰：“吾非恶富贵，但见吾兄，即思吾弟，是以不忍耳！”友人曰：“子既不义其兄，盍适他国乎？”盼曰：“兄未尝绝我，我何敢于绝兄乎？”适宣公使有司候问，且以粟帛赠之，盼对使者拜辞曰：“盼幸不至冻饿，不敢费公帑。”使者再三致命，盼曰：“俟有缺乏，当来乞取，今决不敢受也。”友人曰：“子不受爵禄，亦足以明志矣。家无余财，稍领馈遗，以给朝夕饔飧之资，未为伤廉。并却之，不已甚^①乎？”盼笑而不答。友人叹息而去。使者不敢留，回复宣公。宣公曰：“吾弟素贫，不知何以为生？”使人夜伺其所为，方挑灯织屨，俟明早卖之，以治朝餐。宣公叹曰：“此子欲学伯夷、叔齐，采首阳之薇耶？吾当成其志可也。”盼至宣公末年方卒。终其身未尝受其兄一寸之丝，一粒之粟，亦终其身未尝言兄之过。史臣有赞云：

贤者叔盼，感时泣血。织屨自贍，于公不屑。顽民耻周，采薇甘绝。惟叔嗣音，入而不涅^②。一乳同枝，兄顽弟洁。形彼东门，言之污舌！

鲁人高^③叔盼之义，称颂不置。成公初年，用其子公孙婴齐为大夫。于是叔孙氏之外，另有叔氏。叔老、叔弓、叔辄、叔鞅、叔诣，皆其后也。此是后话，搁过一边。

再说周匡王五年，为宣公元年。正旦^④，朝贺方毕，仲遂

① 已甚：过分。

② 不涅：涅，黑色染料，不涅，不染。

③ 高：高尚，崇高。此为崇尚。

④ 正旦：正月初一。

启奏：“君内主尚虚，臣前与齐侯，原有婚媾之约，事不容缓。”宣公曰：“谁为寡人使齐者？”仲遂对曰：“约出自臣，臣愿独往。”乃使仲遂如齐，请婚纳币。遂于正月至齐，二月迎夫人姜氏以归。因密奏宣公曰：“齐虽为甥舅，将来好恶，未可测也。况国有大故者，必列会盟，方成诸侯。臣曾与齐侯歃血为盟，约以岁时朝聘，不敢有阙。盖预以定位嘱之。君必无恤重赂，请齐为会。若彼受贿而许会，因恭谨以事之，则两国相亲，有唇齿之固，君位安于泰山矣。”宣公然其言，随遣季孙行父往齐谢婚，致词曰：

寡君赖君之灵宠，备守宗庙，恐恐焉惧不得列于诸侯，以为君羞。君若惠顾寡君，赐以会好，所有不腆济西之田，晋文公所以赐先君者，愿效贄于上国，惟君辱收之！

齐惠公大悦，乃约鲁君以夏五月，会于平州之地。

至期，鲁宣公先往，齐侯继至，先叙甥舅之情，再行两君相见之礼。仲遂捧济西土田之籍以进，齐侯并不推辞。事毕，宣公辞齐侯回鲁。仲遂曰：“吾今日始安枕而卧矣。”自此，鲁或朝或聘，君臣如齐，殆无虚日。无令不从，无役不共。至齐惠公晚年，感鲁侯承顺之意，仍以济西田还之。此是后话。

话分两头。却说楚庄王旅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事田猎。及在宫中，惟日夜与妇人饮酒为乐。悬令于朝门曰：“有敢谏者，死无赦！”大夫申无畏入谒。庄王右抱郑姬，左抱蔡女，踞坐于钟鼓之间，问曰：“大夫之来，欲饮酒乎？闻乐乎？抑有所欲言也？”申无畏曰：“臣非饮酒听乐也。适臣行于郊，

有以隐语进臣者，臣不能解，愿闻之于大王。”庄王曰：“噫！是何隐语，而大夫不能解。盍为寡为言之！”申无畏曰：“有大鸟，身被五色，止于楚之高阜三年矣。不见其飞，不闻其鸣，不知此何鸟也？”庄王知其讽己，笑曰：“寡人知之矣！是非凡鸟也。三年不飞，飞必冲天。三年不鸣，鸣必惊人。子其俟之。”申无再拜而通。居数日，庄王淫乐如故。大夫苏从请间见庄王，至而大哭。庄王曰：“苏子何哀之甚也？”苏从对曰：“臣哭夫身死而楚国之将亡也！”庄王曰：“子何为而死？楚国又何为而亡乎？”苏从曰：“臣欲进谏于王，王不听，必杀臣。臣死而楚国更无谏者。恣^①王之意，以堕楚政，楚之亡可立而待矣。”庄王勃然变色曰：“寡人有令：‘敢谏者死。’明知谏之必死，而又欲入犯寡人，不亦愚乎？”苏从曰：“臣之愚，不及王之愚之甚也！”庄王益怒曰：“寡人胡^②以愚甚？”苏从曰：“大王居万乘之尊，享千里之税；士马精强，诸侯畏服；四时贡献，不绝于庭，此万世之利也。今荒于酒色，溺于音乐；不理朝政，不亲贤才；大国攻于外，小国叛于内。乐在目前，患在日后。夫以一时之乐，而弃万世之利，非甚愚而何？臣之愚，不过杀身。然大王杀臣，后世将呼臣为忠臣，与龙逢、比于并肩，臣不愚也。君之愚，乃至求为匹夫而不可得。臣言毕于此矣。请借大王之佩剑，臣当刎颈王前，以信大王之令！”庄王幡然起立曰：“大夫休矣！大夫之言，忠言也，寡人听子。”乃绝钟鼓之悬^③，屏郑姬，疏蔡女，立樊

① 恣：听任。

② 胡：何。

③ 绝悬：悬，钟鼓架子；绝，放。绝钟鼓之悬：不再听乐。

姬为夫人，使主宫政。曰：“寡人好猎，樊姬谏我不从，遂不食鸟兽之肉，此吾贤内助也。”任蒍贾、潘蒍、屈荡，以分令尹斗越椒之权。早朝宴罢，发号施令。令郑公子归生伐宋，战于大棘，获宋右师华元。命蒍贾救郑，与晋师战于北林，获晋将解扬以归，逾年放还。自是楚势日强，庄王遂侈然^①有争伯中原之志。

却说晋上卿赵盾，因楚日强横，欲结好于秦以拒楚。赵穿献谋曰：“秦有属国曰崇，附秦最久。诚得偏师以侵崇国，秦必来救，因与讲和，如此，则我占上风矣。”赵盾从之。乃言于灵公，出车三百乘，遣赵穿为将，侵崇。赵朔曰：“秦、晋之仇深矣。又侵其属国，秦必益怒，焉肯与我议和？”赵盾曰：“吾已许之矣。”朔复言于韩厥。厥微微冷笑，附朔耳言曰：“尊公此举，欲树穿以固赵宗，非为和秦也。”赵朔嘿然而退。秦闻晋侵崇，竟不来救，兴兵伐晋，围焦。赵穿还兵救焦，秦师始退。穿自此始与兵政。舆骈病卒，穿遂代之。

是时晋灵公年长，荒淫暴虐，厚敛于民，广兴土木，好为游戏，宠任一位大夫，名屠岸贾。乃屠击之子，屠岸夷之孙。岸贾阿谀取悦，言无不纳。命岸贾于绛州城内，起一座花园，遍求奇花异草，种植其中。惟桃花最盛，春间开放，烂如锦绣，名曰桃园。园中筑起三层高台，中间建起一座绛霄楼。画栋雕梁，丹楹刻桷。四围朱栏曲槛，凭栏四望，市井俱在目前，灵公览而乐之，不时登临，或张弓弹鸟，与岸贾赌赛饮酒取乐。一日，召优人呈百戏于台上，园外百姓聚观。

^① 侈：大。侈然：很想。

灵公谓岸贾曰：“弹鸟何如弹人？寡人与卿试之。中目者为胜；中肩臂者免；不中者以大斗^①罚之。”灵公弹右，岸贾弹左。台上高叫一声：“看弹！”弓如月满，弹似流星，人丛中一人弹去了半只耳朵，一个弹中了左胛。吓得众百姓每乱惊乱逃，乱嚷乱挤，齐叫道：“弹又来了！”灵公大怒，索性教左右会放弹的，一齐都放。那弹如雨点一般飞去，百姓躲避不迭，也有破头的，伤额的，弹出眼乌珠的，打落门牙的。啼哭号呼之声，耳不忍闻。又有唤爹的，叫娘的，抱头鼠窜的，推挤跌倒的。仓忙奔避之状，目不忍见。灵公在台望见，投弓于地，呵呵大笑，谓岸贾曰：“寡人登台，游玩数遍，无如今日之乐也！”自此百姓每望见台上有人，便不敢在桃园前行走。市中为之谚云：

莫看台，飞丸来。出门笑且忻^②，归家哭且哀！

又有周人所进猛犬，名曰灵獒，身高三尺，色如红炭，能解人意。左右有过，灵公即呼獒使噬之。獒起立啮其颡，不死不已。有一奴，专饲此犬，每日啖以羊肉数斤，犬亦听其指使。其人名獒奴，使食中大夫之俸。灵公废了外朝，命诸大夫皆朝于内寝。每视朝或出游，则獒奴以细链牵犬，侍于左右，见者无不悚然。其时列国离心，万民嗟怨，赵盾等屡屡进谏，劝灵公礼贤远佞，勤政亲民，灵公如瑱^③充耳，全然不听，反有疑忌之意。

忽一日，灵公朝罢，诸大夫皆散，惟赵盾与士会尚在寝

① 斗：酒器。

② 忻：欣，欢欣。

③ 瑱：耳塞。如瑱充耳：像用耳塞塞住耳朵。

门。商议国家之事，互相怨叹。只见有二内侍抬一竹笼，自闺而出。赵盾曰：“宫中安有竹笼出外？此必有故。”谣呼：“来，来！”内侍只低头不应。盾问曰：“竹笼中所置何物？”内侍曰：“尔相国也，欲看时可自来看，我不敢言。”盾心中愈疑，邀士会同往察之，但见人手一只，微露笼外。二位大夫拉住竹笼细看，乃支解过的一个死人。赵盾大惊，问其来历，内侍还不肯说。盾曰：“汝再不言，吾先斩汝矣！”内侍方才告诉道：“此人乃宰夫也。主公命煮熊蹯^①，急欲下酒，催促数次，宰夫只得献上。主公尝之，嫌其未熟，以铜斗击杀之，又砍为数段，命我等弃于野外。立限时刻回报，迟则获罪矣。”赵盾乃放内侍依旧扛抬而去。盾谓士会曰：“主上无道，视人命如草菅^②。国家危亡，只在旦夕。我与子同往苦谏一番，何如？”士会曰：“我二人谏而不从，更无继者。会请先入谏，若不听子，当继之。”时灵公尚在中堂，士会直入。灵公望见，知其必有谏诤之言，乃迎而谓曰：“大夫勿言，寡人已知过矣，今当改之！”士会稽首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社稷之福也！臣等不胜欣幸！”言毕而退，述于赵盾。盾曰：“主公若果悔过，旦晚必有施行。”

至次日，灵公免朝，命驾车往桃园游玩。赵盾曰：“主公如此举动，岂象改过之人？吾今日不得不言矣！乃先往桃园门外，候灵公至，上前参谒。灵公讶曰：“寡人未尝召卿，卿何以至此？”赵盾稽首再拜，口称：“死罪！微臣有言启奏，望主公宽容采纳！臣闻：‘有道之君，以乐乐人，天道之君，以

① 蹯：兽之脚掌。

② 菅：植物名。草菅人命：把人当草一样宰割。

乐乐身。’夫宫室嬖幸，田猎游乐，一身之乐止此矣，未有以杀人为乐者。今主公纵犬噬人，放弹打人，又以小过支解膳夫，此有道之君所不为也，而主公为之。人命至重，滥杀如此。百姓内叛，诸侯外离，桀、纣灭亡之祸，将及君身！臣今日不言，更无人言矣。臣不忍坐视君国之危亡，故敢直言无隐。乞主公回辇入朝，改革前非，毋荒游，毋嗜杀。使晋国危而复安，臣虽死不恨！”灵公大惭，以袖掩面曰：“卿且退，容寡人只今日游玩，下次当依卿言。”赵盾身蔽园门，不放灵公进去。屠岸贾在旁言曰：“相国进谏，虽是好意，然车驾既已至此，岂可空回，被人耻笑？相国暂请方便。如有政事，俟主公明日早朝，于朝堂议之，何如？”灵公接口曰：“明日早朝，当召卿也。”赵盾不得已，将身闪开，放灵公进园，瞋目视岸贾曰：“亡国败家，皆由此辈！”恨恨不已。

岸贾侍灵公游戏。正在欢笑之际，岸贾忽然叹曰：“此乐不可再矣！”灵公问曰：“大夫何发此叹？”岸贾曰：“赵相国明早必然又来聒絮^①，岂容主公复出耶？”灵公忿然作色曰：“自古臣制于君，不闻君制于臣。此老在，甚不便于寡人，何计可以除之？”岸贾曰：“臣有客鉏麋者，家贫，臣常周给之，感臣之惠，愿效死力。若使行刺于相国，主公任意行乐，又何患哉？”灵公曰：“此事若成，卿功非小！”是夜，岸贾密召鉏麋，赐以洒食，告以“赵盾专权欺主，今奉晋侯之命，使汝往刺。汝可伏于赵相国之门，俟其五鼓赴朝刺杀，不可误事。”鉏麋领命而行，扎缚停留，带了雪花般匕首，潜伏赵府

① 聒，吵闹；絮，棉。聒絮：吵闹唠叨。

左右。闻谯鼓已交五更，便趺^①到赵府门首，见重门洞开，乘车已驾于门外，望见堂上灯光影影。鉏麇乘间趺进中门，躲在暗处，仔细观看。堂上有一位官员，朝衣朝冠，垂绅正笏，端然而坐。此位官员，正是相国赵盾，因欲趋朝，天色尚早，坐以待旦。鉏麇大惊，退出门外，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杀民主，则为不忠；受君命而弃之，则为不信。不忠不信，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哉？”乃呼于门曰：“我，鉏麇也，宁违君命，不忍杀忠臣，我今自杀！恐有后来者，相国谨防之！”言罢，望著门前一株大槐，一头触去，脑浆迸裂而死。史臣有赞云：

壮哉鉏麇，刺客之魁！闻义能徙^②，视死如归。

报屠存赵，身灭名垂。槐阴所在，生气依依^③。

此时惊动了守门人役，将鉏麇如此恁般，报知赵盾。盾之车右提弥明曰：“相国今日不可入朝，恐有他变。”赵盾曰：“主公许我早朝，我若不往，是无礼也。死生有命，吾何虑哉？”吩咐家人，暂将鉏麇浅埋于槐树之侧。赵盾登车入朝，随班行礼。灵公见赵盾不死，问屠岸贾以鉏麇之事。岸贾答曰：“鉏麇去而不返，有人说道触槐而死，不知何故？”灵公曰：“此计不成，奈何？”岸贾奏曰：“臣尚有一计，可杀赵盾，万无一失。”灵公曰：“卿有何计？”岸贾曰：“主公来日，召赵盾饮于宫中，先伏甲士于后壁。俟三爵之后，主公可向赵盾索佩剑观看，盾必捧剑呈上。臣从旁喝破：‘赵盾拔剑于君前，

① 趺：转回，轻脚走。

② 徙：移。

③ 依依：依恋。

欲行不轨，左右可救驾！’甲士齐出，缚而斩之。外人皆谓赵盾自取诛戮，主公可免杀大臣之名，此计如何？”灵公曰：“妙哉，妙哉！可依计而行。”

明日，复视朝，灵公谓赵盾曰：“寡人赖吾子直言，以得亲于群臣。敬治薄享，以劳吾子。”遂命屠岸贾引入宫中。车右提弥明从之下，将升阶，岸贾曰：“君宴相国，余人不得登堂。”弥明乃立于堂下。赵盾再拜，就坐于灵公之右，屠岸贾侍于君左。庖人献饌，酒三巡，灵公谓赵盾曰：“寡人闻吾子所佩之剑，盖利剑也，幸解下与寡人观之。”赵盾不知是计，方欲解剑。提弥明在堂下望见，大呼曰：“臣侍君宴，礼不过三爵，何为酒后拔剑于君前耶？”赵盾悟，遂起立。弥明怒气勃勃，直趋上堂，扶盾而下。岸贾呼嬖奴纵灵嬖，令逐紫袍者。嬖疾走如飞，追及盾于宫门之内。弥明力举千钧，双手搏嬖，折其颈，嬖死。灵公怒甚，出壁中伏甲以攻盾，弥明以身蔽盾，教盾急走。弥明留身独战，寡不敌众，遍体被伤，力尽而死。史臣赞云：

君有嬖，臣亦有嬖；君之嬖，不如臣之嬖，君之嬖，能害人；臣之嬖，克保身。呜呼二嬖！吾谁与亲^①？

话说赵盾亏弥明与甲士格斗，脱身先走。忽有一人狂追及盾，盾惧甚。其人曰：“相国无畏^②，我来相救，非相害也。”盾问曰：“汝何人？”对曰：“相国不记翳桑之饿人乎？则我灵辄便是。”原来五年之前，赵盾曾往九原山打猎而回，休于翳

① 亲：爱。谁与亲：爱谁。

② 畏：惧，怕。无畏，此为不要怕。

桑之下，见有一男子卧地，盾疑为刺客，使人执之。其人饿不能起，问其姓名，曰：“灵辄也。游学于卫三年，今日始归，囊空无所得食，已饿三日矣。”盾怜之，与之饭及脯。辄出一小筐，先藏其半而后食。盾问曰：“汝藏其半何意？”辄对曰：“家有老母，住于西门，小人出外日久，未知母存亡何如？今近不数里，倘幸而母存，愿以大人之馔，充老母之腹。”盾叹曰：“此孝子也！”使尽食其余，别取簞^①食与肉，置囊中授之。灵辄拜谢而去。今绛州有哺饥坂，因此得名。后灵辄应募为公徒^②，适在甲士之数，念赵盾昔日之恩，特地上前相救。时从人闻变，俱已逃散。灵辄背负赵盾，趋出朝门。众甲士杀了提弥明，合力来追。恰好赵朔悉起家丁，驾车来迎，扶盾登车。盾急召灵辄欲共载，辄已逃去矣。甲士见赵府人众，不敢追逐。赵盾谓朔曰：“吾不得复顾家矣！此去或翟或秦，寻一托身之处可也。”于是父子同出西门，望西路而进。不知赵宣子出奔何处，再看下回分解。

① 簞：盛饭竹器。簞食：饭。

② 公徒：步兵。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话说晋灵公谋杀赵盾，虽然其事不成，却喜得赵盾离了绛城，如村童离师，顽竖^①离主，觉得胸怀舒畅，快不可言，遂携带宫眷于桃园住宿，日夜不归。再说赵穿在西郊射猎而回，正遇见盾、朔父子，停车相见，询问缘由。赵穿曰：“叔父且莫出境，数日之内，穿有信到，再决行止。”赵盾曰：“既然如此，吾权住首阳山，专待好音。汝凡事谨慎，莫使祸上加祸！”赵穿别了盾、朔父子，回至绛城，知灵公住于桃园，假意谒见，稽首谢罪。言：“臣穿虽忝宗戚，然罪人之族，不敢复侍左右，乞赐罢斥！”灵公信为真诚，乃慰之曰：“盾累次欺蔑寡人，寡人实不能堪，与卿何与？卿可安心供职。”穿谢恩毕，复奏曰：“臣闻‘所贵为人主者，惟能极人生声色之乐也。’主公钟鼓虽悬，而内宫不备，何乐之有？齐桓公嬖幸满宫，正娶之外，如夫人者六人。先君文公虽出亡，患难之际，所至纳姬，迄于返国，年逾六旬，尚且妾媵无数。主公既有高台广囿，以为寝处之所，何不多选良家女子，充牣其

^① 竖：童仆。

中，使明师教之歌舞，以备娱乐，岂不美哉？”灵公曰：“卿所言，正合寡人之意。今欲搜括国中女色，何人可使？”穿对曰：“大夫屠岸贾可使。”灵公遂使屠岸贾专行其事。不拘城内郊外，有颜色女子，年二十以内未嫁者，咸令报名选择，限一月内回话。赵穿借此以差，遣开了屠岸贾，又奏于灵公曰：“桃园侍卫单薄，臣于军中精选骁勇二百人，愿充宿卫，伏乞主裁！”灵公复准其奏。

赵穿回营，果然挑选了二百名甲士。那甲士问道：“将军有何差遣？”赵穿曰：“主上不恤民情，终日在桃园行乐，使我挑选汝等，替他巡警。汝等俱有室家，此去立风宿露，何日了期？”军士皆嗟怨曰：“如此无道昏君，何不速死？若相国在此，必无此事。”赵穿曰：“吾有一语，与汝等商量，不知可否？”众军士皆曰：“将军能救拔我等之苦，愿同再生！”穿曰：“桃园不比深宫邃密。汝等以二更为候，攻入园中，托言讨赏。我挥袖为号，汝等杀了晋候，我当迎还相国，别立新君。此计何如？”军士皆曰：“甚善！”赵穿皆劳以酒食，使列于桃园之外。入告灵公。灵公登台阅之，人人精勇，个个刚强。灵公大喜，即留赵穿侍酒。饮至二更，外面忽闻喊声，灵公惊问其故。赵穿曰：“此必宿卫军士，驱逐夜行之人耳。臣往谕之，勿惊圣驾。”当下赵穿命掌灯，步下层台。甲士二百人，已毁门而入。赵穿稳住了众人，引至台前，升楼奏曰：“军士知主公饮宴，欲求余沥^①犒劳，别无他意。”公传旨，教内侍取酒分犒众人，倚栏看给。赵穿在旁呼曰：“主公亲犒汝

① 余沥：沥：滴，沥酒，沥过之酒。余沥，余下之酒。

等，可各领受！”言毕，以袖麾之，众甲士认定了晋侯，一涌而上。灵公心中著忙，谓赵穿曰：“甲士登台何意？卿可传谕速退！”赵穿曰：“众人思见相国盾，意欲主公召还归国耳。”灵公未及答言，戟已攒刺，登时身死。左右俱各惊走。赵穿曰：“昏君已除，汝等勿得妄杀一人，且随我往迎相国还朝也。”只为晋侯无道好杀，近侍^①朝夕惧诛，所以甲士行逆，莫有救者。百姓怨苦日久，反以晋侯之死为快，绝无一人归罪于赵穿。七年之前，慧星入北斗，占云：“齐、宋、晋三国之君，皆将死乱。”至是验矣！髯翁有诗云：

崇台歌管未停声，血溅朱楼起外兵。

莫怪台前无救者，避丸之后绝人行。

屠岸贾正在郊外，捱门捱户的访问美色女子。忽报“晋侯被弑”，吃了大惊。心知赵穿所为，不敢声张，潜回府第。士会等闻变，趋至桃园，寂无一人。亦料赵穿往迎相国，将园门封锁，静以待之。不一日，赵盾回车，入于绛城，巡到桃园，百官一时并集。赵盾伏于灵公之尸，痛哭了一场，哀声闻于园外。百姓闻者皆曰：“相国忠爱如此，晋侯自取其祸，非相国之过也。”赵盾吩咐将灵公殓殓，归葬曲沃。一面会集群臣，议立新君。时灵公尚未有子，赵盾曰：“先君襄公之歿，吾常倡言欲立长君，众谋不协，以及今日。此番不可不慎！”士会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诚如相国之言。”赵盾曰：“文公尚有一子，始生之时，其母梦神人以黑手涂其臀，因名曰黑臀。今仕于周，其齿已长，吾意欲迎立之，何如？”百官

^① 近侍：贴身侍卫。

不敢异同，皆曰：“相国处分甚当。”赵盾欲解赵穿弑君之罪，乃使穿如周，迎公子黑臀归晋，朝于太庙，即晋侯之位，是为成公。

成公既立，专任赵盾以国政，以其女妻赵朔，是为庄姬。盾因奏曰：“臣母乃狄女，君姬氏有逊让之美，遣人迎臣母子归晋，臣得僭居适子，遂主中军。今君姬氏三子同、括、婴皆长，愿以位归之。”成公曰：“卿之弟，乃吾娣所钟爱，自当并用。毋劳过让。”乃以赵同、赵括、赵婴并为大夫。赵穿佐中军如故，穿私谓盾曰：“屠岸贾谄事先君，与赵氏为仇，桃园之事，惟岸贾心怀不顺。若不除此人，恐赵氏不安！”盾曰：“人不罪汝，汝反罪人耶？吾宗族贵盛，但当与同朝修睦，毋用寻仇为也。”赵穿乃止。岸贾亦谨事赵氏，以求自免。

赵盾终以桃园之事为歉。一日，步至史馆，见太史董狐，索简观之。董狐将史简呈上。赵盾观简上，明写：“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夷皋于桃园。盾大惊曰：“太史误矣！吾已出奔河东，去绛城二百余里，安知弑君之事？而子乃归罪于我，不亦诬乎？”董狐曰：“子为相国，出亡未尝越境，返国又不讨贼，谓此事非子主谋，谁其信之？”盾曰：“犹可改乎？”狐曰：“是是非非，号为信史。吾头可听，此简不可改也！”盾叹曰：“嗟乎！史臣之权，乃重于卿相！恨吾未即出境，不免受万世之恶名，悔之无及。”自是赵盾事成公，益加敬谨。赵穿自恃其功，求为正卿，盾恐碍公论，不许。穿愤恚，疽发于背而死。穿子赵旆，求嗣父职，盾曰：“待汝他日有功，虽卿位不难致也。”史臣论赵盾不私赵穿父子，皆董狐直笔所致。有赞云：

庸史纪事，良史诛意^①。穿弑其君，盾蒙其罪。

宁断吾头，敢以笔媚？卓哉董狐，是非可畏！

时乃周匡王之六年也。是年，匡王崩，其弟瑜立，是为定王。

定王元年，楚庄王兴师伐陆浑之戎，遂涉雒水，扬兵于周之疆界，欲以威胁天子，与周分制天下。定王使大夫王孙满问劳庄王。庄王问曰：“寡人闻大禹铸有九鼎，三代相传，以为世宝，今在雒阳。不知鼎形大小与其轻重何如？寡人愿一闻之！”王孙满曰：“三代以德相传，岂在鼎哉！昔禹有天下，九牧贡金，取铸九鼎。夏桀无道，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又迁于周。若其有德，鼎虽小亦重，如其无德，虽大犹轻！成王定鼎于郊郾，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命有在，鼎未可问也？”庄王惭而退，自是不敢复萌窥周之志。

却说楚令尹斗越椒，自庄王分其政权，心怀怨望，嫌隙已成。自恃才勇无双，且先世功劳，人民信服，久有谋叛之意，常言：“楚国人才，惟司马伯赢一人，余不足数也！”庄王伐陆浑时，亦虑越椒有变，特留蔦贾在国。越椒见庄王统兵出征，遂决意作乱。欲尽发本族之众，斗克不从，杀之，遂袭杀司马蔦贾。贾子敖，扶其母奔于梦泽以避难。越椒出屯蒸野之地，欲邀截庄王归路。庄王闻变，兼程而行，将及漳箴，越椒引兵来拒，军威甚壮。越椒贯弓^②挺戟，在本阵往来驰骤，楚兵望之，皆有惧色。庄王曰：“斗氏世有勋功于楚，

① 良史诛意：好的史官（史学家）不讲求行动如何，而追求是何用心，有何动机。

② 贯弓：拉满弓。

宁伯棼负寡人，寡人不负伯棼也！”乃使大夫苏从，造越椒之营，与之讲和，赦其擅杀司马之罪，且许以王子为质。越椒曰：“吾耻为令尹耳，非望赦也，能战则来。”苏从再三谕之，不听。苏从去后，越椒命军士击鼓前进。庄王问诸将：“何人可退越椒？”大将乐伯应声而出。越椒之子斗贲皇便接住厮杀。潘倭见乐伯战贲皇不下，即忙驱车出阵。越椒之从弟斗旗亦驱车应之。庄王在戎辂之上，亲自执袍，鸣鼓督战。越椒远远望见，飞车直奔庄王，弯著劲弓，一箭射来。那枝箭直飞过车辕，刚刚中在鼓架之上，吓得庄王连鼓槌掉下车来。庄王急救避箭，左右各将大笠前遮。越椒又复一箭，恰恰的把左笠射箇^①对穿。庄王且教回车，鸣金收兵。越椒奋勇赶来，却得右军大将公子侧，左军大将公子婴齐，两军一齐杀到，越椒方退。乐伯潘倭闻金声，亦弃阵而回。楚军颇有损折，退至皇汭下寨。取越椒箭视之，其长半倍于他箭，鹤翎为羽，豹齿为鏃，锋利非常。左右传观，无不吐舌。至夜，庄王自出巡营，闻营中军卒，三三五五，相聚都说：“斗令尹神箭可畏，难以取胜！”庄王乃使人谬言于众曰：“昔先君文王之世，闻戎蛮造箭最利，使人问之戎蛮，乃献箭样二枝，名‘透骨风’，藏于太庙，为越椒所窃得。今尽于两射矣，不必虑也。明日当破之。”众心始定。庄王乃下令退兵随国，扬言“欲起汉东诸国之众，以讨斗氏。”苏从曰：“强敌在前，一退必为所乘，王失计矣！”公子侧曰：“此王之谬言耳。吾等入见，必别有处分。”乃与公子婴齐夜见庄王。庄王曰：“逆椒势锐，可

① 箇：个。

计取，不可力敌也。”吩咐二将，如此恁般，埋伏预备。二将领计去了。

次早鸡鸣，庄王引大军退走。越椒探听得实，率众来追。楚军兼程疾走，已过竟陵而北。越椒一日一夜，行二百余里，至清河桥。楚军在桥北晨炊，望见追兵来到，弃其釜鬲而遁。越椒令曰：“擒了楚王，方许朝餐。”众人劳困之后，又忍著饥饿，勉强前进，追及后队潘佞之军。潘佞立于车中，谓越椒曰：“吾子志在取王，何不速驰？”越椒信为好语，乃舍潘佞。前驰六十里，至青山，遇楚将熊负羁，问：“楚王安在？”负羁曰：“王尚未至也。”越椒心疑，谓负羁曰：“子肯为我伺^①王，如得国，当与子分治。”负羁曰：“吾观子众饥困，且饱食，乃可战耳。”越椒以为然，乃停车治鬲。鬲尚未熟，只见公子侧、公子婴齐两路军杀到。越椒之军，不能复战，只得南走。回至清河桥，桥已拆断。原来楚庄王亲自引兵，伏于桥之左右，只等越椒过去，便将桥梁拆断，绝其归路。越椒大惊，吩咐左右测水深浅，欲为渡河之计。只见隔河一声炮响，楚军于河畔大叫：“乐伯在此！逆椒速速下马受缚！”越椒大怒，命隔河放箭。

乐伯军中有一小校，精于射艺，姓养名繇基，军中称为神箭养叔。自请于乐伯，愿与越椒较射。乃立于河口大叫曰：“河阔如此，箭何能及？闻令尹善射，吾当与比较高低，可立于桥堵^②之上，各射三矢，死生听命！”越椒问曰：“汝何人也？”应曰：“吾乃乐将军部下小将养繇基也。”赵椒欺其无名，

① 伺：侦察。

② 桥堵：桥墙，桥堡。

乃曰：“汝要与我比箭，须让我先射三矢。”养繇基曰：“莫说三矢，就射百矢，吾何惧哉！躲闪的不算好汉！”乃各约住后队，分立于桥堵之南北。越椒挽弓先发一箭，恨不得将养繇基连头带脑射下河来。谁知“忙者不会，会者不忙。”养繇基见箭来，将弓梢一拨，那箭早落在水中。高叫：“快射，快射！”越椒又将第二箭搭上弓弦，觑得亲切，嗖的发来。养繇基将身一蹲；那枝箭从头而过。越椒叫曰：“你说不许躲闪，如何蹲身躲箭？非丈夫也！”繇基答曰：“你还有一箭，吾今不躲，你若这箭不中，须还我射来。”越椒想道：“他若不躲闪，这枝箭管情射著。”便取第三枝箭，端端正正的射去，叫声：“著了！”养繇基两脚站定，并不转动，箭到之时，张开大口，刚刚的将箭镞咬住。越椒三箭都不中，心下早已著慌，只是大丈夫出言在前，不好失信，乃叫道：“让你也射三箭，若射不著，还当我射。”养繇基笑曰：“要三箭方射著你，便是初学了。我只须一箭，管教你性命遭于我手！”越椒曰：“你口出大言，必有些本事，好歹由你射来。”心下想道：“那里一箭便射得正中？若一箭不中，我便喝住他。”大著胆由他射出。谁知养繇基的箭，百发百中。那时养繇基取箭在手，叫一声：“令尹看射！”虚把弓拽一拽，却不曾放箭。越椒听得弓弦响，只说箭来，将身往左一闪。养繇基曰：“箭还在我手，不曾上弓，讲过‘躲闪的，不算好汉。’你如何又闪去？”越椒曰：“怕人躲闪的，也不算会射！”繇基又虚把弓弦拽响，越椒又往右一闪。养繇基乘他那一闪时，接手放一箭来，斗越椒不知箭到，躲闪不及，这箭直贯其脑。可怜好个斗越椒，做了楚国数年令尹，今日死于小将养繇基的一箭之下！髯仙有诗

云：

人生知足最为良，令尹贪心又想王。

神箭将军聊试技，越椒已在隔桥亡。

斗家军已自饥困，看见主将中箭，慌得四散奔走。楚将公子侧、公子婴齐分路追逐，杀得尸同山积，血染河红。越椒子斗贲皇，逃奔晋国，晋侯用为大夫，食邑于苗，谓之苗贲皇。

庄王已获全胜，传令班师，有被擒者，即于军前斩首。凯歌还于郢都，将斗氏宗族，不拘大小，尽行斩首。只有斗班之子，名曰克黄，官拜箴尹，是时庄王遣使行聘齐、秦二国。斗克黄领命使齐，归及宋国，闻越椒作乱之事，左右曰：“不可入矣！”克黄曰：“君，犹天也，天命其可弃乎？”命驰入郢都，复命毕，自诣司寇请囚，曰：“吾祖子文，曾言‘越椒有反相，必主灭族。’临终嘱吾父逃避他国。吾父世受楚恩，不忍他适，为越椒所诛。今日果应吾祖之口！既不幸为逆臣之族，又不幸违先祖之训，今日死其分也，安敢逃刑耶。”庄王闻之，叹曰：“子文真神人也。况治楚功大，何忍绝其嗣乎？”乃赦克黄之罪，曰：“克黄死不逃刑，乃忠臣也。”命复其官，改名曰斗生，言其宜死而得生也。

庄王嘉繇基一箭之功，厚加赏赐，使将亲军，掌车右之职。因令尹未得其人，闻沈尹虞邱之贤，使权主国事。置酒大宴群臣于渐台之上，妃嫔旨从。庄王曰：“寡人不御钟鼓，已六年于此矣。今日叛臣授首，四境安靖，愿与诸卿同一日之游，名曰：‘太平宴’。文武大小官员，俱来设席，务要尽欢而止。”群臣皆再拜，依次就坐。庖人进食，太史奏乐。饮至日落西山，兴尚未已。庄王命秉烛再酌，使所幸许姬姜氏，

遍送诸大夫之酒，众俱起席立饮。忽然一阵怪风，将堂烛尽灭，左右取火未至。席中有一人，见许姬美貌，暗中以手牵其袂。许姬左手绝袂，右手揽其冠纓^①，纓绝^②，其人惊惧放手。许姬取纓在手，循步至庄王之前，附耳奏曰：“妾奉大王命，敬百官之酒，内有一人无礼，乘烛灭，强牵妾袖。妾已揽得其纓，王可促^③火察之。”庄王急命掌灯者：“且莫点烛！寡人今日之会，约与诸卿尽欢，诸卿俱去纓痛饮，不绝纓者不欢。”于是百官皆去其纓，方许秉烛，竟不知牵袖者为何人也。席散回宫，许姬奏曰：“妾闻‘男女不洩。’况君臣乎？今大王使妾献觴于诸臣，以示敬也。牵妾之袂，而王不加察，何以肃上下之礼，而正男女之别乎？”庄王笑曰：“此非妇人所知也！古者，君臣为享，礼不过三爵，但卜其昼，不卜其夜^④。今寡人使群臣尽欢，继之以烛，酒后狂态，人情之常。若察而罪之，显妇人之节，而伤国士之心，使群臣俱不欢，非寡人出令之意也。”许姬叹服。后世名此宴为“绝纓会”。髯翁有诗云：

暗中牵袂醉中情，玉手如风已绝纓。

尽说君王江海量，畜鱼水忌十分清。

一日，与虞邱论政，至于夜分，方始回宫。夫人樊姬问曰：“朝中今日何事，而晏^⑤罢如此？”庄王曰：“寡人与虞邱论政，殊不觉其晏也。”樊姬曰：“虞邱何如人？”庄王曰：

① 冠纓：冠带，即系住帽子，套在颌下的帽带。

② 绝：断

③ 促：近。促火，用火近我。

④ 卜昼：夜以继日。卜夜：日以继夜。

⑤ 晏：晚。

“楚之贤者。”樊姬曰：“以妄观之，虞邱未必贤矣！”庄王曰：“子何以知虞邱之非贤？”樊姬曰：“臣之事君，犹妇之事夫也。妾备位中官，凡宫中有美色者，未常不进于王前。今虞邱与王论政，动至夜分，然未闻进一贤者。夫一人之智有限，而楚国之士无穷。虞邱欲役^①一人之智，以掩无穷之士，又乌得为贤乎？”庄王善其言，明早以樊姬之言，述于虞邱。虞邱曰：“臣智不及此，当即图之。”乃遍访于群臣。斗生言蔦敖之子蔦敖之贤，“为避斗越椒之难，隐居梦泽，此人将相才也。”虞邱言于庄王。庄王曰：“伯嬴智士，其子必不凡。微子言，吾几忘之。”即命虞邱同斗生驾车往梦泽，取蔦敖入朝听用。

却说蔦敖字孙叔，人称为孙叔敖。奉母逃难，居于梦泽，力耕自给。一日，荷锄而出，见田中有蛇两头，骇曰：“吾闻两头蛇不祥之物，见者必死，吾其殆^②矣！”又想道：“茆留此蛇，倘后人复见之，又丧其命，不如我一人自当！”乃挥锄杀蛇，埋于田岸，奔归向母而泣。母问其故，敖对曰：“闻见两头蛇者必死，儿今已见之，恐不能终母之养，是以泣也。”母曰：“蛇今安在？”敖对曰：“儿恐后人复见，已杀而埋之矣。”母曰：“人有一念之善，天必佑之。汝见两头蛇，恐累后人，杀而埋之，此其善岂止一念哉？汝必不死，且将获福矣。”逾数日，虞邱等奉使命至，取用孙叔敖。母笑曰：“此埋蛇之报也。”敖与其母，随虞邱归郢。

庄王一见，与语竟日^③。大悦曰：“楚国诸臣，无卿之比！”

① 役：用。

② 殆：危险。

③ 竟日：尽日，整日。

即日拜为令尹。孙叔敖辞曰：“臣起自田野，骤执大政，何以服人？请从诸大夫之后！”庄王曰：“寡人知卿，卿可不辞。”叔敖谦让再三，乃受命为令尹。考求楚国制度，立为军法：凡军行，在军右者，挟辕为战备；在军左者，追求草蓐，为宿备；前茅虑无^①，中权后劲^②。前茅虑无者，旗帜在前，以覘贼^③之有无，而为之谋虑。中权者，权谋皆出中军，不得旁挠。后劲者，以劲兵为后殿，战则用为奇兵，归则用为断后。王之亲兵，分为二广，每广车十五乘，每乘用步卒百人，后以二十五人为游兵。右广管丑、寅、卯、辰、巳五时；左广管午、未、申、酉、戌五时。每日鸡鸣时分，右广驾马以备驱驰，至于日中，则左广代之，黄昏而止。内宫分班捭次^④，专主巡亥子二时，以防非常之变。用虞邱将中军，公子婴齐将左军，公子侧将右军，养繇基将右广，屈荡将左广。四时搜阅，各有常典，三军严肃，百姓无扰。又筑芍波^⑤以兴水利，六蓼之境，灌田万顷，民咸颂之。楚诸臣见庄王宠任叔敖，心中不服，及见叔敖行事，井井有条，无不叹息曰：“楚国有幸，得此贤臣，子文其复起矣！”当初今尹子文，善治楚国，今得叔敖，如子文之再生也。

是时郑穆公兰薨，世子夷即位，是为灵公。公子宋与公

① 虑无：侦察。

② 后劲：担任警戒、阻击敌人的精兵。

③ 覘：察看。贼：敌人。

④ 捭次：依次轮流。

⑤ 芍波：应为芍陂，水利工程，但系误传。

第五十一回

子归生当国，尚依违于晋、楚之间，未决所事。楚庄王与孙叔敖商议欲兴兵伐郑，忽闻郑灵公被公子归生所弑，庄王曰：“吾伐郑益有名矣！”不知归生如何弑君，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鼯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话说公子归生字子家，公子宋字子公，二人皆郑国贵戚之卿也。郑灵公夷元年，公子宋与归生相约早起，将入见灵公。公子宋之食指，忽然翕翕自动。何谓食指？第一指曰拇指，第三指曰中指，第四指曰无名指，第五指曰小指。惟第二指，大凡取食必用著他，故曰食指。公子宋将食指跳动之状，与归生观看。归生异之。公子宋曰：“无他。我每常若跳动，是日必尝异味。前使晋食石花鱼，后使楚一食天鹅，一食合欢橘，指皆预动，无次不验。不知今日尝何味耶？”将入朝门，内侍传命，唤宰夫甚急。公子宋问之曰：“汝唤宰夫何事？”内侍曰：“有郑客从汉江来，得一大鼯^①，重二百余斤，献于主公，主公受而赏之。今缚于堂下，使我召宰夫割烹，欲以享诸大夫也。”公子宋曰：“异味在此，吾食指岂虚动耶？”既入朝，见堂柱缚鼯甚大，二人相视而笑，谒见之际，余笑尚在。灵公问曰：“卿二人今日何得有喜容？”公子归生对曰：“宋与臣入朝时，其食指忽动，言‘每常如此，必得异味而尝

① 鼯：似，但远比鳖大的河鱼。

之。’今见堂下有巨鼃，度主公烹食，必将波及诸臣，食指有验，所以笑耳！”灵公戏之曰：“验与不验，权尚在寡人也！”二人既退，归生谓宋曰：“异味虽有，倘君不召子，如何？”宋曰：“既享众，能独遗我乎？”至日晡^①，内侍果遍召诸大夫。公子宋欣然而入，见归生笑曰：“吾固知君之不得不召我也。”已而，诸臣毕集，灵公命布席叙坐，谓曰：“鼃乃水族佳味，寡人不敢独享，愿诸卿共之。”诸臣合词谢曰：“主公一食不忘，臣等何以为报！”坐定，宰夫告鼃味已调，乃先献灵公，公尝而美之。命人赐鼃羹一鼎^②，象箸^③一双，自下席派起，至于上席。恰到第一第二席，止剩得一鼎，宰夫禀道：“羹已尽矣，只有一鼎，请命赐与何人？”灵公曰：“赐子家。”宰夫将羹致归生之前。灵公大笑曰：“寡人命遍赐诸卿，而偏缺子公，是子公数不当食鼃也！食指何尝验耶？”原来灵公故意吩咐庖人，缺此一鼎，欲使宋之食指不验，以为笑端。却不知公子宋已在归生面前说了满话，今日百官俱得赐食，己独不与，羞变成怒。径趋至灵公面前，以指探其鼎，取鼃肉一块啖之，曰：“臣已得尝矣！食指何尝不验也？”言毕，直趋而出。灵公亦怒，投箸曰：“宋不逊，乃欺寡人！岂以郑无尺寸之刃，不能斩其头耶？”归生等俱下席俯伏曰：“宋恃肺腑之爱，欲均沾君惠，聊以为戏。何敢行无礼于君乎？愿君恕之！”灵公恨恨不已，君臣皆不乐而散。归生即趋至公子宋之家，告以君怒之意，“明日可入朝谢罪。”公子宋曰：“吾闻‘慢人者，

① 晡：黄昏时。

② 鼎：食器。一鼎即今之一碗。

③ 箸：筷子。象管：象牙筷子。

人亦慢之。’君先慢我，乃不自责而责我耶？”归生曰：“虽然如此，君臣之间，不可不谢。”

次日，二人一同入朝。公子宋随班行礼，全无穀觭伏罪之语。倒是归生心上不安，奏曰：“宋惧主公责其染指之失，特来告罪。战兢不能措辞，望主公宽容之！”灵公曰：“寡人恐得罪子公，子公岂惧寡人耶？”拂衣而起。公子宋出朝，邀归生至家，密语曰：“主公怒我甚矣！恐见诛，不如先作难，事成可以免死。”归生掩耳曰：“六畜岁久，犹不忍杀之。况一国之君，敢轻言弑逆乎？”公子宋曰：“吾戏言，子勿泄也。”归生辞去。公子宋探知归生与灵公之弟公子去疾相厚，数有往来，乃扬言于朝曰：“子家与子良早夜相聚，不知所谋何事，恐不利于社稷也。”归生急牵宋之臂，至于静处，谓曰：“是何言与？”公子宋曰：“子不与我协谋，吾必使子先我一日而死！”归生素性懦弱，不能决断，闻宋之言，大惧曰：“汝意欲何如？”公子宋曰：“主上无道之端，已见于分鼃。若行大事，吾与子共扶子良为君，以亲昵于晋，郑国可保数年之安矣。”归生想了一回，徐答曰：“任子所为，吾不汝泄也。”公子宋乃阴聚家众，乘灵公秋祭斋宿，用重赂结其左右，夜半潜入斋宫，以土囊①压灵公而杀之，托言“中魔②暴死”。归生知其事而不敢言。按孔子作《春秋》，书：“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释公子宋而罪归生，以其身为执政，惧谮从逆，所谓“任重者，责亦重”也。圣人书法，垂戒人臣，可不畏哉！

次日，归生与公子宋共议，欲奉公子去疾为君。去疾大

① 土囊：土袋。

② 魔：梦魔。梦中因压胸而惊死。

惊，辞曰：“先君尚有八子，若立贤，则去疾无德可称；若立长，则有公子坚在。去疾有死，不敢越也。”于是逆公子坚即位，是为襄公。总计穆公共有子十三人：灵公夷被弑，襄公坚嗣立，以下尚有十一子，曰公子去疾字子良，曰公子喜字子罕，曰公子駢字子驷，曰公子发字子国，曰公子嘉字子孔，曰公子偃字子游，曰公子舒字子印；又有公子丰，公子羽，公子然，公子志。襄公忌诸弟党盛，恐他日生变，私与公子去疾商议，欲独留去疾，而尽逐其诸弟。去疾曰：“先君梦兰而生，卜曰：‘是必昌姬氏之宗。’夫兄弟为公族，譬如枝叶盛茂，本是以荣。若剪枝去叶，本根俱露，枯槁可立而待矣。君能容之，固所愿也。若不能容，吾将同行，岂忍独留于此，异日何面目见先君于地下乎？”襄公感悟。乃拜其弟十一人皆为大夫，并知^①郑政。公子宋遣使求成于晋，以求安其国。此周定王二年事也。

明年，为郑襄公元年，楚庄王使公子婴齐为将，率师伐郑，问曰：“何故弑君？”晋使荀林父救之，楚遂移兵伐陈。郑襄公从晋成公盟于黑壤。

周定王三年，晋上卿赵盾卒。卻缺代为中军元帅，闻陈与楚平^②，乃言于成公，使荀林父从成公率宋、卫、郑、曹四国伐陈。晋成公于中途病薨，乃班师。立世子孺为君，是为景公。是年，楚庄王亲统大军，复伐郑师于柳棼。晋卻缺率师救之，袭败楚师。郑人皆喜，公子去疾独有忧色。襄公怪而问之。去疾对曰：“晋之败楚，偶也。楚将泄怒于郑，晋可

① 知：主持。

② 平：媾和。

长恃乎？行见楚兵之在郊^①矣！”明年，楚庄王复伐郑，屯兵于颖水之北。适公子归生病卒，公子去疾追治尝鼯之事，弑公子宋，暴其尸于朝，斫^②子家之棺而逐其族。遣使谢楚王曰：“寡人有逆臣归生与宋，今俱伏诛。寡君愿因陈侯而受斂于上国。”庄王许之。遂欲合陈、郑同盟于辰陵之地，遣使约会陈侯。使者自陈还，言：“陈侯为大夫夏征舒所弑，国内大乱。”有诗为证：

周室东迁世乱离，纷纷篡弑岁无虚。

妖星入斗征三国，又报陈侯遇夏舒。

话说陈灵公讳平国，乃陈共公朔之子，在周顷王六年嗣位。为人轻佻情慢，绝无威仪。且又耽于酒色，逐于游戏。国家政务，全然不理。宠著两位大夫，一个姓孔名宁，一个姓仪名行父，都是酒色队里打锣鼓的。一君二臣，志同气合，语言戏褻，各无顾忌。其时朝中有个贤臣，姓泄名冶，是个忠良正直之辈，遇事敢言，陈侯君臣，甚畏憚之。又有个大夫夏御叔，其父公子少西，乃是陈定公之子。少西字子夏，故御叔以夏为字，又曰少西氏，世为陈国司马之官，食采于株林。

御叔娶郑穆公之女为妻，谓之夏姬。那夏姬生得蛾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消魂丧魄，颠之倒之。更有一桩奇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异气之法。与人交接，曲尽其欢，就中采阳补阴，却老还

① 郊：都邑之郊外。

② 斫：大锄。砍、挖。

少，名为“素女采战之术”。在国未嫁，先与郑灵公庶兄公子蛮，兄妹私通，不勾三年，子蛮夭，^①死。后嫁于夏御叔为内子，生下一男，名曰征舒。征舒字子南，年十二岁上，御叔病亡。夏姬因有外交，留征舒于城内，从师习学，自家退居株林。孔宁仪行父，向与御叔同朝相善，曾窥见夏姬之色，各有窥诱之意。夏姬有侍女荷华，伶俐风骚，惯与主母做脚揽主顾。孔宁一日与征舒射猎郊外，因送征舒至于株林，留宿其家。孔宁费一片心机，先勾搭上了荷华，赠以簪珥，求荐于主母，遂得人马，窃穿其锦裆以出，夸示于仪行父。行父慕之，亦以厚币交结荷华，求其通款。

夏姬平日窥见仪行父身材长大，鼻准丰隆，也有其心。遂遣荷华约他私会。仪行父广求助战奇药，以媚夏姬，夏姬爱之，倍于孔宁。仪行父谓夏姬曰：“孔大夫有锦裆之赐，今既蒙垂盼，亦欲乞一物为表记，以见均爱。”夏姬笑曰：“锦裆彼自窃去，非妾所赠也。”因附耳曰：“虽在同床，岂无厚薄？”乃自解所穿碧罗裙为赠。仪行父大悦。自此行父往来甚密，孔宁不免稍疏矣。有古诗为证：

郑风何其淫？桓武化已渺。

士女竞私奔，里巷失昏晓。

仲子墙欲逾，子充性偏狡。

东门忆茹蕙，野外生蔓草。

褰^②裳望匪遥，驾车去何杳？

青衿萦我心，琼琚破人老。

① 夭：夭折。

② 褰：撩起。

风雨鸡鸣时，相会密以巧。

扬水流束薪，谗言莫相搅！

习气多感人，安能自美好？

仪行父为孔宁将锦裆骄了他，今得了碧罗襦，亦夸示于孔宁。孔宁私叩荷华，知夏姬与仪行父相密，心怀妒忌，无计拆他，想出一条计策来：那陈侯性贪淫药，久闻夏姬美色，屡次言之，相慕颇切，恨不到手。不如引他一同人马，陈侯必然感我。况陈侯有个暗疾，医书上名曰：‘狐臭’，亦名‘腋气’，夏姬定不喜欢。我去做个贴身帮闲，落得捉空调情，讨些便宜。少不得仪大夫稀疏一二分，出了我这点捻酸的恶气。好计，好计！遂独见灵公，闲话间，说及夏姬之美，天下绝无！灵公曰：“寡人亦久闻其名，但年齿已及四旬，恐三月桃花，未免改色矣！”孔宁曰：“夏姬熟晓房中之术，容颜转嫩，常如十七八岁好女子模样。且交接之妙，大异寻常。主公一试，自当魂消也。”灵公不觉欲火上炎，面颊发赤，向孔宁曰：“卿何策使寡人与夏姬一会？寡人誓不相负！”孔宁奏曰：“夏氏一向居株林，其地竹木繁盛，可以游玩。主分明早，只说要幸株林，夏氏必然设享相迎。夏姬有婢，名曰荷华，颇知情事，臣当以主公之意达之，万无不谐之理。”灵公笑曰：“此事全仗爱卿作成。”

次日，传旨驾车，微服出游株林，只教大夫孔宁相随。孔宁先送信于夏姬，教他治具相候。又露其意于荷华，使之转达。那边夏姬，也是个不怕事的主顾，凡事预备停当。灵公一心贪著夏姬，把游幸当个名色，正是：“窃玉偷香真有意，观山玩水本无心。”略蹬一时，就转到夏家。夏姬具礼服出迎，

入于厅坐，拜谒致词曰：“妾男征舒，出就外傅，不知主公驾临，有失迎接。”其声如新莺巧啭，嘤嘤可听。灵公视其貌，真天人也！六宫妃嫔，罕有其匹。灵公曰：“寡人偶尔闲游，轻造尊府，幸勿惊讶。”夏姬敛衽^①对曰：“主公玉趾下临，敝庐增色。贱妾备有蔬酒，未敢献上。”灵公曰：“既费庖厨，不须礼席，闻尊府园亭幽雅，愿入观之，主人盛饌，就彼相扰可也。”夏姬对曰：“自亡夫即世，荒圃久废扫除，恐慢大驾，贱妾預告告罪！”夏姬应对有序，灵公心中愈加爱重，命夏姬“换去礼服，引寡人园中一游。”夏姬卸下礼服，露出一身淡妆，如月下梨花，雪中梅蕊，别是一般雅致。夏姬前导，至于后园。虽然地段不宽，却有乔松秀柏，奇石名葩，池沼一方，花亭几座。中间高轩一区，朱栏绣幕，甚是开爽，此乃宴客之所。左右俱有厢房。轩后曲房数层，回廊周折，直通内寝。园中立有马厰，乃是养马去处。园西空地一片，留为射圃。灵公观看了一回，轩中筵席已具，夏姬执盏定席。灵公赐坐于旁，夏姬谦让不敢。灵公曰：“主人岂可不坐？”乃命孔宁坐右，夏姬坐左：“今日略去君臣之公，图个尽欢。”饮酒中间，灵公目不转睛，夏姬亦流波送盼。灵公酒兴带了痴情，又有孔大夫从旁打和事鼓，酒落快肠，不觉其多。日落西山，左右进烛，洗盏更酌，灵公大醉，倒于席上，鼾鼾睡去。孔宁私谓夏姬曰：“主公久慕容色，今日此来，立心与你求欢，不可违拗。”夏姬微笑不答。孔宁便宜行事，出外安顿随驾人众，就便宿歇。

① 敛衽：整一整衣袖，以表敬意。

夏姬整備锦衾绣枕，假意送入轩中，自己香汤沐浴，以备召幸，止留荷华侍驾。少顷，灵公睡醒，张目问：“是何人？”荷华跪而应曰：“贱婢乃荷华也。奉主母之命，伏侍千岁爷爷。”因取酸梅醒酒汤以进。灵公曰：“此汤何人所造？”荷华答曰：“婢所煎也。”灵公曰：“汝能造梅汤，能为寡人作媒乎？”荷华佯为不知，对曰：“贱婢虽不惯为媒，亦颇知效奔走，但不知千岁爷属意何人？”灵公曰：“寡人为汝主母，神魂俱乱矣！汝能成就吾事，当厚赐汝。”荷华对曰：“主母残体，恐不足当贵人，倘蒙不弃，贱婢即当引入。”灵公大喜，即命荷华掌灯引导，曲曲弯弯，直入内室。夏姬明灯独坐，如有所待。忽闻脚步之声，方欲启问，灵公已入户内。荷华便将银灯携出，灵公更不攀话，拥夏姬入帷，解衣共寝。肌肤柔腻，著体欲融，欢会之时，宛如处女。灵公怪而问之。夏姬对曰：“妾有内视之法，虽产子之后，不过三日，充实如故。”灵公叹曰：“寡人虽遇天上神仙，亦只如此矣！”论起灵公淫具，本不及孔、仪二大夫，况带有暗疾，没讨好处。因他是一国之君，妇人家未免带三分势利，不敢嗔嫌，枕席上虚意奉承，灵公遂以为不世之奇遇矣。睡至鸡鸣，夏姬促灵公起身，灵公曰：“寡人得交爱卿，回视六官，有如粪土。但不知爱卿心下有分毫及寡人否？”夏姬疑灵公已知孔、仪二人往来之事，乃对曰：“贱妾实不相欺，自丧先夫，不能自制，未免失身他人。今既获侍君侯，从兹当永谢外交，敢复有二心，以取罪戾！”灵公欣然曰：“爱卿平日所交，试为寡人悉数之，不必隐讳。”夏姬对曰：“孔、仪二大夫，因抚遗孤，遂及于乱，他实未有也。”灵公笑曰：“怪道孔宁说卿交接之妙，大异寻常，若非亲试，

何以知之？”夏姬对曰：“贼妾得罪在先，望乞宽宥！”灵公曰：“孔宁有荐贤之美，寡人方怀感激，卿其勿疑。但愿与卿常常相见，此情不绝，其任卿所为，不汝禁也。”夏姬对曰：“主公能源源而来，何难常常而见乎？”须臾，灵公起身，夏姬抽自己贴体汗衫，与灵公穿上，曰：“主公见此衫，如见贱妾矣！”荷华取灯，由旧路送归轩下。天明后，厅事上已备早膳，孔宁率从人驾车伺候。夏姬请灵公登堂，起居问安，庖人进饌。众人俱有酒食犒劳。食毕，孔宁为灵公御车回朝。百官知陈侯野宿，是日俱集朝门伺候。灵公传令“免朝”，径入宫门去了。仪行父扯住孔宁，盘问主公夜来宿处。孔宁不能讳，只得直言。仪行父知是孔宁所荐，顿足曰：“如此好人情，如何让你独做？”孔宁曰：“主公十分得意，第二次你做人情便了。”二人大笑而散。

次日，灵公早朝，礼毕，百官俱散，召孔宁至前，谢其荐举夏姬之事。又召仪行父问曰：“如此乐事，何不早奏寡人？你二人却占先头，是何道理？”孔宁、仪行父齐曰：“臣等并无此事。”灵公曰：“是美人亲口所言，卿等不必讳矣。”孔宁对曰：“譬如君有味，臣先尝之；父有味，子先尝之。若尝而不美，不敢进于君也。”灵公笑曰：“不然。譬如熊掌，就让寡人先尝也不妨。”孔、仪二人俱笑。灵公又曰：“汝二人虽曾入马，他偏有表记送我。”乃扯衬衣示之曰：“此乃美人所赠，你二人可有么？”孔宁曰：“臣亦有之。”灵公曰：“赠卿何物？”孔宁撩衣，见其锦裆，曰：“此姬所赠。不但臣有，行父亦有之。”灵公问行父：“卿又是何物？”行父解开碧罗襦，与灵公观看。灵公大笑曰：“我等三人，随身俱有质证，异日

同往株林，可作连床大会矣！”一君二臣，正在朝堂戏谑。把这话传出朝门，恼了一位正直之臣，咬牙切齿，大叫道：“朝廷法纪之地，却如此胡乱，陈国之亡，屈指可待矣！”遂整衣端简，复身闯入朝门进谏。不知那位官员是谁，再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却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二大夫，俱穿了夏姬所赠褻衣，在朝堂上戏谑。大夫泄冶闻之，乃整襟端笏，复身趋入朝门。孔、仪二人素惮泄冶正直，今日不宣自至，必有规谏，遂先辞灵公而出。灵公抽身欲起御座，泄冶腾步上前，牵住其衣，跪而奏曰：“臣闻‘君臣主敬，男女主别。’今主公无《周南》之化，^①使国中有失节之妇；而又君臣宣淫，互相标榜，朝堂之上，秽语难闻，廉耻尽丧，体统俱失。君臣之敬，男女之别，沦灭已极！夫不敬则慢，不别则乱，慢而且乱，亡国之道也。君必改之！”灵公自觉汗颜，以袖掩面曰：“卿勿多言，寡人行且悔之矣！”泄冶辞出朝门，孔、仪二人尚在门外打探，见泄冶怒气冲冲出来，闪入人丛中避之。泄冶早已看见，将二人唤出，责之曰：“君有荐，臣宜宣之；君有不善，臣宜掩之。今子自为不善，以诱其君，而复宣扬其事，使士民公然见闻，何以为训？宁不羞耶？”二人不能措对，唯唯谢教。泄冶去了，孔、仪二人求见灵公，述泄冶责略其君之语，

^① 化：教化，改变风气。

“主公自今更勿为株林之游矣！”灵公曰：“卿二人还往否？”孔、仪二人对曰：“彼以臣谏君，与臣等无与。臣等可往，君不可往。”灵公奋然曰：“寡人宁得罪于泄冶，安肯舍此乐地乎？”孔、仪二人复奏曰：“主公若再往，恐难当泄冶絮聒，如何？”吴公曰：“二卿有何策，能止泄冶勿言？”孔宁曰：“若要泄冶勿言，除非使他开口不得。”灵公笑曰：“彼自有口，寡人安能禁之使不开乎？”仪行父曰：“宁之言，臣能知之。夫人死则口闭，主公何不传旨，杀了泄冶，则终身之乐无穷矣！”灵公曰：“寡人不能也。”孔宁曰：“臣使人刺之何如？”灵公点头曰：“由卿自为。”二人辞出朝门，做一处商议。将重贖买出刺客，伏于要路，候泄冶入朝，突起杀之。国人皆认为陈侯所使，不知为孔、仪二人之谋也。史臣有赞云：

陈丧明德，君臣宣淫；纓绅袒服，^①大廷株林。

壮哉泄冶，独矢^②直言！身死名高，龙血比心。

自泄冶死后，君臣益无忌惮，三人不时同往株林，一二次还是私偷，以后习以为常，公然不避。国人作《株林》之诗以讥之。诗曰：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

征舒字子南，诗人忠厚，故不曰夏姬，而曰夏南，言从南而来也。

陈侯本是没僂僂^③的人，孔、仪二人，一味奉承帮衬，不顾廉耻。更兼夏姬善于调停，打成和局，弄做了一妇三夫，同

① 袒服：贴身衣服。

② 矢：矢言，正直之言。

③ 僂僂：衣冠不整。没僂僂：淹没在恶中。

欢同乐，不以为怪。征舒渐渐长大知事，见其母之所为，心如刀刺，只是干碍陈侯，无可奈何。每闻陈侯欲到株林，往往托故避出，落得眼中清净。那一班淫乐的男女，亦以征舒不在为方便。光阴似箭，征舒年一十八岁，生得长躯伟干，多力善射。灵公欲悦夏姬之意，使嗣父职为司马，执掌兵权。征舒谢恩毕，回株林拜见其母夏姬。夏姬曰：“此陈侯恩典，汝当恪供乃职，为国分忧，不必以家事分念。”征舒辞了母亲，入朝理事。

忽一日，陈灵公与孔、仪二人，复游株林，宿于夏氏，征舒因感嗣爵之恩，特地回家设宴，款待灵公。夏姬因其子在坐，不敢出陪。酒酣之后，君臣复相嘲谑，手舞足蹈。征舒厌恶其状，退入屏后，潜听其言。灵公谓仪行父曰：“征舒躯干魁伟，有些象你，莫不是你生的？”仪行父笑曰：“征舒两目炯炯，极象主公，还是主公所生。”孔宁从旁插嘴曰：“主公与仪大夫年纪小，生他不出。他的爹极多，是个杂种，便是夏夫人自家也记不起了！”三人拍掌大笑。征舒不听犹可，听见之时，不觉羞恶之心，勃然难遏。正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暗将夏姬锁于内室，却从便门溜出，吩咐随行军众：“把府第团团围住，不许走了陈侯及孔、仪二人。”军众得令，发一声喊，围了夏府。征舒戎妆披挂，手执利刃，引著得力家丁数人，从大门杀进。口中大叫：“快拿淫贼！”陈灵公口中还在那里不三不四，耍笑弄酒。却是孔宁听见了，说道：“主公不好了！征舒此席，不是好意。如今引兵杀来，要拿淫贼。快跑罢！”仪行父曰：“前门围断，须走后门。”三人常在夏家穿房入户，路道都是识熟的。陈侯还指望跑入内室，

求救于夏姬，见中门锁断，慌上加慌，急向后园奔走。征舒随后赶来。陈侯记得东边马厩，有短墙可越，遂望马厩而奔。征舒叫道：“昏君休走！”攀起弓来，飏的一箭，却射不中。陈侯奔入马厩，意欲藏躲，却被群马惊嘶起来，即忙退身而出。征舒刚刚赶近，又复一箭，正中当心。可怜陈侯平国，做了一十五年诸侯，今日死于马厩之下！孔宁、仪行父先见陈侯向东走，知征舒必然追赶，遂望西边奔入射圃。征舒果然只赶陈侯。孔、仪二人遂从狗窦^①中钻出，不到家中，赤身奔入楚国去了。

征舒既射杀了陈侯，拥兵入城，只说陈侯酒后暴疾身亡，遗命立世子午为君，是为成公。成公心恨征舒，力不能制，隐忍不言。征舒亦惧诸侯之讨，乃强逼陈侯往朝于晋，以结其好。

再说楚国使臣，奉命约陈侯赴盟辰陵，未到陈国，闻乱而返。恰好孔宁、仪行父二人逃到，见了庄王，瞒过君臣淫乱之情，只说“夏征舒造反，弑了陈侯平国。”与使臣之言相合。庄王遂集群臣商议。却说楚国一位公族大夫，屈氏名巫，字子灵，乃屈荡之子。此人仪容秀美，文武全材，只有一件毛病，贪淫好色，专讲彭祖房中之术。数年前，曾出使陈国，遇夏姬出游，窥见其貌；且闻其善于采炼，却老还少，心甚慕之。乃闻征舒弑逆，欲借此端，掳取夏姬，力劝庄王兴师伐陈。令尹孙叔敖亦言：“陈罪宜讨。”庄王之意遂决。时周定王九年，陈成公午之元年也。楚庄王先传一檄，至于陈国，

^① 窦：洞。

檄上写道：

楚王示尔：少西氏弑其君，神人共愤。尔国不能讨，寡人将为尔讨之。罪有专归，其余臣民，静听无扰！

陈国见了檄文，人人归咎征舒，巴不能勾^①假手于楚，遂不为御敌之计。

楚庄王亲引三军，带领公子婴齐、公子侧、屈巫一班大将，云卷风驰，直造陈都，如入无人之境。所至安慰居民，秋毫无犯。夏征舒知人心怨己，潜奔株林。时陈成公尚在晋国未归。大夫辕颇，与诸臣商议：“楚王为我讨罪，诛止征舒。不如执征舒献于楚军，遣使求和，保全社稷，此为上策。”群臣皆以为然。辕颇乃命其子侨如，统兵往株林，擒拿征舒。侨如未行，楚兵已至城下。陈国久无政令，况陈侯不在国，百姓做主，开门迎楚。楚庄王整队而入。诸将将辕颇等拥至庄下而前，庄王问：“征舒何在？”辕颇对曰：“在株林。”庄王问曰：“谁非臣子，如何容此逆贼，不加诛讨？”辕颇对曰：“非不欲讨，力不加也。”庄王即命辕颇为向导，自引大军，往株林进发，却留公子婴齐一军，屯扎城中。再说征舒正欲收拾家财，奉了母亲夏姬，逃奔郑国。只争一刻，楚兵围住株林，将征舒拿住。庄王命囚于后车，问：“何以不见夏姬？”使将士搜其家，于园中得之。荷华逃去，不知所适。夏姬向庄王再拜言曰：“不幸国乱家亡，贱妾妇人，命悬大王之手。倘赐矜宥，愿充婢役！”夏姬颜色妍丽，语复详猎，庄王一见，

① 勾：够；引出。

心志迷惑，谓诸将曰：“楚国后宫虽多，如夏姬者绝少。寡人意欲纳之，以备妃嫔，诸卿以为何如？”屈巫谏曰：“不可，不可！吾主用兵于陈，讨其罪也。若纳夏姬，是贪其色也。讨罪为义，贪色为淫。以义始而以淫终，伯主举动，不当如此。”庄王曰：“子灵之言甚正，寡人不敢纳矣。只是此妇世间尤物，若再经寡人之眼，必然不能自制。”叫军士凿开后垣，纵其所之。时将军公子侧在旁，亦贪夏姬美貌，见庄王已不收用，跪而请曰：“臣中年无妻，乞我王赐臣为室。”屈巫奏曰：“吾王不可许也。”公子侧怒曰：“子灵不容我娶夏姬，是何缘故？”屈巫曰：“此妇乃天地间不祥之物，据吾所知者言之：天子蚩，杀御叔，弑陈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不祥莫大焉！天下多美妇人，何必取此淫物，以貽后悔？”庄王曰：“如子灵所言，家人亦畏之矣！”公子侧曰：“既如此，我亦不娶了。只是一件，你说主公娶不得，我亦娶不得，难道你娶了不成？”屈巫连声曰：“不敢，不敢！”庄王曰：“物无所主，人必争之。闻连尹襄老，近日丧偶，赐为继室可也。”时襄老引兵从征，在于后队。庄王召至，以夏姬赐之，夫妇谢恩而出。公子侧倒也罢了。只是屈巫谏止庄王，打断公子侧，本欲留与自家；见庄王赐与襄老，暗暗叫道：“可惜，可惜！”又暗想道：“这个老儿，如何当得起那妇人？少不得一年半载，仍做寡妇，到其间再作区处。”这是屈巫意中之事，口里却不曾说出。庄王居株林一宿，仍至陈国；公子婴齐迎接入城。庄王传令将征舒囚出栗门，车裂以殉，如齐襄公处高渠弥之刑。史臣有诗云：

陈主荒淫虽自取，征舒弑逆亦违条。

庄王吊伐如时雨，洒上诸侯望羽旄。

庄王号令征舒已毕，将陈国版图查明，灭陈以为楚县。拜公子婴齐为陈公，使守其地。陈大夫轅颇等，悉带回郢都。南方属国，闻楚王灭陈而归，俱来朝贺，各处县公，自不必说。独有大夫申叔时，使齐未归。其时齐惠公薨，世子无野即位，是为顷公。齐楚一向交好，故庄王遣申叔时，往行吊旧贺新之礼。这一差还在未伐陈以前。及庄王归楚三日之后，申叔方才回转，复命而退，并无庆贺之言。庄王使内侍传语责之曰：“夏征舒无道，弑其君，寡人讨其罪而戮之，版图收于国中，义声闻于天下。诸侯县公，无不称贺，汝独无一言，岂以寡人讨陈之举为非耶？”申叔时随使者求见楚王，请面毕其辞；庄王许之。申叔时曰：“王闻‘蹊田夺牛’之说乎？”庄王曰：“未闻也。”申叔时曰：“今有人牵牛取径于他人之田者，践其禾稼，田主怒夺其牛。此狱若在王前，何以断之？”庄王曰：“牵牛践田，所伤未多也。夺其牛，太甚矣！寡人若断此狱，薄责牵牛者，而还其牛。子以为当否？”申叔时曰：“王何明于断狱，而昧于断陈也？夫征舒有罪，止于弑君，未至亡国也；王讨其罪足矣。又取其国，此与牵牛何异？又何贺乎？”庄王顿足曰：“善哉此言！寡人未之闻也！”申叔时曰：“王既以臣言为善，何不效反牛之事？”庄王立召陈大夫轅颇，问：“陈君何在？”颇答曰：“向往晋国，今不知何在。”言讫，不觉泪下。庄王惨然曰：“吾当复封汝国，汝可迎陈君而立之。世世附楚，勿依违^①南北，有负寡人之德。”又召孔宁、仪行

^① 依违：时而依南（楚国），时而依北（晋国）。

父吩咐：“放汝归国，共辅陈君！”轅颇明知孔、仪二人是个祸根，不敢在楚王面前说明，只是含糊，一同拜谢而行。将出楚境，正遇陈侯午自晋而归，闻其国已灭，亦欲如楚，面见楚王。轅颇乃述楚王之美意，君臣并驾至陈。守将公子婴齐，已接得楚王之命，召还本国，遂将版图交割还陈，自归楚国去了。此乃楚庄王第一件好处。髯翁有诗云：

县陈谁料复封陈？跖舜还从一念新。

南楚义声驰四海，须知贤主赖贤臣。

孔宁归国，未一月，白日见夏征舒来索命，因得狂疾，自赴池中而死。死之后，仪行父梦见陈灵公、孔宁与征舒三人，来拘他到帝廷对狱，梦中大惊，自此亦得暴疾卒。此乃淫人之报也！

再说公子婴齐既返楚国，入见庄王，犹自称陈公婴齐。庄王曰：“寡人已复陈国矣，当别图所以偿卿也。”婴齐遂请申吕之田，庄王将许之。屈巫奏曰：“此北方之赋，国家所恃以御晋寇者，不可以充赏。”庄王乃止。及申叔时告老，庄王封屈巫为申公，屈巫并不推辞。婴齐由是与屈巫有隙。周定王十年，楚庄王之十七年也。

庄王以陈虽南附，郑犹从晋，未肯服楚，乃与诸大夫计议。令尹孙叔敖曰：“我伐郑，晋救必至，非大军不可。”庄王曰：“寡人意正如此。”乃悉起三军两广之众，浩浩荡荡，杀奔荻阳而来，连尹襄老为前部。临发时，健将唐狡请曰：“郑小国，不足烦大军，狡愿自率部下百人，前行一日，为三军开路。”襄老壮其志，许之。唐狡所至力战，当者辄败，兵不留行，每夕扫除营地，以待大军。庄王率诸将直抵郑郊，未

曾有一兵之阻，一日之稽。^①庄王怪其神速，谓襄老曰：“不意卿老而益壮，勇于前进如此！”襄老对曰：“非臣之力，乃副将唐狡力战所致也。”庄王即召唐狡，欲厚赏之。唐狡对曰：“臣受君王之赐已厚，今日聊以报效，敢复叨赏乎？”庄王讶曰：“寡人未尝识卿，何处受寡人之赐？”唐狡对曰：“绝缨会上，牵美人之袂者，即臣也。蒙君王不杀之恩，故舍命相报。”庄王叹息曰：“嗟乎！使寡人当时明烛治罪，安得此人之死力哉？”命军正纪其首功，俟平郑之后，将重用之。唐狡谓人曰：“吾得死罪于君，君隐而不诛，是以报之。然既已明言，不敢以罪人徼后日之赏。”即夜遁去，不知所往。庄王闻之，叹曰：“真烈士矣！”大军功破郊关，直抵城下。庄王传令，四面筑长围攻之，凡十有七日，昼夜不息。郑襄公恃晋之救，不即行成，^②军士死伤者甚众。城东北角崩陷数十丈，楚兵将登，庄王闻城内哭声震地，心中不忍，麾军退十里。公子婴齐进曰：“城陷正可乘势，何以退师？”庄王曰：“郑知吾威，未知吾德，姑退以示德。视其从违，以为进退可也。”郑襄公闻楚师退，疑晋救已至，乃驱百姓修筑城垣，男女皆上城巡守。庄王知郑无乞降之意，复进兵围之。郑坚守三月，力不能支。楚将乐伯率众自皇门先登，劈开城门。庄王下令，不许虏掠，三军肃然。行至逵路，郑襄公肉袒^③牵羊，以迎楚师，辞曰：“孤不德，不能服事大国，使君王怀怒，以降师于敝邑，孤知罪矣！存亡死生，一惟君王命。若惠顾先人之好，不遽剪灭，

① 稽：停留。

② 行成：求和。

③ 肉袒：赤膊。

延其宗祀，使得比于附庸，君王之惠也！”公子婴齐进曰：“郑力穷而降，赦之复叛，不如灭之。”庄王曰：“申公若在，又将以蹊田夺牛见诮矣！”即麾军退三十里。郑襄公亲至楚军，谢罪请盟，留其弟公子去疾为质。

庄王班师北行，次于鄢，谍报：“晋国拜荀林父为大将，先谷为副，出车六百乘，前来救郑，已过黄河。”庄王问于诸将曰：“晋师将至，归乎？抑战乎？”令尹孙叔敖对曰：“郑之未成，战晋宜也；已得郑矣，又寻仇于晋，焉用之？不如全师而归。万无一失。”嬖人伍参奏曰：“令尹之言非也。郑谓我力不及，是以从晋；若晋来而避之，真我不及矣。且晋知郑之从楚，必以兵临郑，晋以救来，我亦以救往，不亦可乎？”孙叔敖曰：“昔岁入陈，今岁入郑，楚兵已劳敝矣。若战而不捷，虽食参之肉，岂足赎罪？”伍参曰：“若战而捷，令尹为无谋矣；如其不捷，参之肉将为晋军所食，何能及楚人之口？”庄王乃遍问诸将，各授以笔，使书其掌。主战者写“战”字，主退者写“退”字。诸将写讫，庄王使开掌验之。惟中军元帅虞邱，及连尹襄老、裨将蔡鸠居、彭名四人，掌中写“退”字，其他公子婴齐、公子侧、公子谷臣、屈荡、潘党、乐伯、养繇基、许伯、熊负羁、许偃……等二十余人，俱“战”字。庄王曰：“虞邱老臣之见，与令尹合，言‘退’者是矣。”乃传令南辕反旆，来日饮马于河而归。

伍参夜求见庄王曰：“君王何畏于晋，而弃郑以界之也？”庄王曰：“寡人未尝弃郑也。”伍参曰：“楚兵顿郑城下九十日，而仅得郑成。今晋来而楚去，使晋得以救郑为功而收郑，楚自此不复有郑矣，非弃郑而何？”庄王曰：“令尹言战晋未必

第五十三回

捷，是以去之。”伍参曰：“臣已料之审^①矣。荀林父新将中军，威信未孚于众。其佐先谷，行轡之孙，先且居之子，恃其世勋，且刚愎不仁，非用命之将也。栾、赵之辈，皆累世名将，各行其意，号令不一。晋师虽多，败之易耳。且王以一国之主，而避晋之诸臣，将遗笑于天下，况能有郑乎？”庄王愕然曰：“寡人虽不能军，何至出晋诸臣之下？寡人从子战矣！”即夜使人告令尹孙叔敖，将乘辕一齐改为北向，进至管城，以待晋师。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审：明，详。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话说晋景公即位三年，闻楚王亲自伐郑，谋欲教之。乃拜荀林父为中军元帅，先谷副之；士会为上军元帅，卻克副之；赵朔为下军元帅，栾书副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更有部将魏锜、赵旃、荀罍、逢伯、鲍癸等数十员，起兵车共六百乘，以夏六月自绛州进发。到黄河口，前哨探得郑城被楚久困，待救不至，已出降于楚，楚兵亦将北归矣。荀林父召诸将商议行止。士会曰：“救之不及，战楚无名；不如班师，以俟再举。”林父善之，遂命诸将班师。中军一员上将，挺身而出曰：“不可，不可！晋能伯诸侯者，以其能扶倾救难故也。今郑待救不至，不得已而降楚。我若挫楚，郑必归晋。今弃郑而逃楚，小国何恃之有？晋不复能伯诸侯分！元帅必欲班师，小将情愿自率本部前进。”荀林父视之，乃中军副将先谷，字彘子。林父曰：“楚王亲在军中，兵强将广。汝偏师独济，如以肉投馁虎，何益于事？”先谷咆哮大叫曰：“我若不往，使人谓堂堂晋国，没一个敢战之人，岂不可耻？此行虽死于阵前，犹不矢志气。”说罢，竟出营门，遇赵同、赵括兄

弟，告以“元帅畏楚班师，我将独济。”同、括曰：“大丈夫正当如此。我弟兄愿率本部相从。”三人不秉将令，引军济河。荀首不见了赵同，军士报道：“已随先将军去迎楚军矣。”荀首大惊，告于司马韩厥。韩厥特造中军，来见荀林父，曰：“元帅不闻彘子之济河乎？如遇楚师，必败。子总中军，而彘子丧师，咎专在子。将若之何？”林父悚然问计。韩厥曰：“事已至此，不如三军俱进。如其捷，子有功矣。万一不捷，六人均分其责，不犹愈于专罪乎？”林父下拜曰：“子言是也。”遂传令三军并济，立营于敖、鄩二山之间。先谷喜曰：“固知元帅不能违吾之言也。”

话分两头。且说郑襄公探知晋兵众盛，恐一旦战胜，将讨郑从楚之罪，乃集群臣计议。大夫皇戌进曰：“臣请为君使于晋军，劝之战楚。晋胜则从晋，楚胜则从楚，择强而事，何患焉？”郑伯善其谋，遂使皇戌往晋军中，致郑伯之命曰：“寡君待上国之救，如望时雨。以社稷之将危，偷安于楚，聊以救亡，非敢背晋也。楚师胜郑而骄，且久出疲敝，晋若击之，敝邑愿为后继。”先谷曰：“败楚服郑，在此一举矣。”栾书曰：“郑人反覆，其言未可信也。”赵同、赵括曰：“属国助战，此机不可失。彘子之言是也。”遂不由林父之命，同先谷竟与皇戌定战楚之约。谁知郑襄公又别遣使往楚军中，亦劝楚王与晋交战，是两边挑斗，坐观成败的意思。孙叔敖虑晋兵之盛，言于楚王曰：“晋人无决战之意，不如请战。请而不获，然后交兵，则曲在晋矣。”庄王以为然。使蔡鸠居往晋请罢战修和。荀林父喜曰：“此两国之福也！”先谷对蔡鸠居骂曰：“汝夺我属国，又以和局缓我，便是我元帅肯和，我先谷

决不肯。务要杀得你片甲不回，方见我先谷手段！快去报与楚君，教他早早逃走，饶他性命！”蔡鸠居被骂一场，抱头而窜。将出营门，又遇赵同、赵括兄弟，以剑指之曰：“汝若再来，先教你吃我一剑！”鸠居出了晋营，又遇晋将赵旃，弯弓向之，说道：“你是我箭头之肉，少不得早晚擒到！烦你传话，只教你蛮王仔细！”鸠居回转本寨，奏知庄王。庄王大怒，问众将：“谁人敢去挑战？”大将乐伯应声而出曰：“臣愿往！”乐伯乘单车，许伯为御，摄叔为车右。许伯驱车如风，径逼晋垒。乐伯故意代御执辔，使许伯下车饰马正鞅，^①以示闲暇。有游兵十余人过之，乐伯不慌不忙，一箭发去，射倒一人；摄叔跳下车，又只手生擒一人，飞身上车。余兵发声喊，都走。许伯仍为御，望本营而驰。晋军知楚将挑战杀人，分为三路追赶将来。鲍癸居中，左有逢宁，右有逢盖。乐伯大喝曰：“吾左射马，右射人，射错了，就算我输！”乃将雕弓挽满，左一箭，右一箭，忙忙射去，有分有寸，不差一些。左边连射倒三四匹马，马倒，车遂不能行动。右边逢盖面门亦中一箭，军士被箭伤者甚多，左右二路追兵，俱不能进。只有鲍癸紧紧随后，看看赶著。乐伯只存下一箭了。搭上弓靶，欲射鲍癸，想道：“我这箭若不中，必遭来将之手。”正转念间，车驰马骤之际，赶出一头麋来，在乐伯面前经过。乐伯心下转变，一箭望麋射去，刚刚的直贯麋心。乃使摄叔下车取麋，以献鲍癸曰：“愿充从者之膳。”鲍癸见乐伯矢无虚发，心中正在惊惧，因其献麋，遂假意叹曰：“楚将有礼，我不可犯也！”

① 正鞅：整理马上的皮带。

麾左右回车。乐伯徐行而返。有诗为证：

单车挑战骋豪雄，车似雷轰马似龙。

神箭将军诸不怕？追军缩首去如风。

晋将魏锜知鲍癸放走了乐伯，心中大怒曰：“楚来挑战，晋国独无一人敢出军前，恐被楚人所笑也。小将亦愿以单车，探楚之强弱。”赵旃曰：“小将愿同魏将军走遭。”林父曰：“楚来求和，然后挑战。子若至楚军，也将和议开谈，方是答礼。”魏锜答曰：“小将便去请和。”赵旃先送魏锜登车，谓魏锜曰：“将军报鸠居之使，我报乐伯，各任其事可也。”

却说上军元帅士会，闻赵、魏二将讨差往楚，慌忙来见荀林父，欲止其得。比到中军，二将已去矣。士会私谓林父曰：“魏锜、赵旃，自恃先世之功，不得重用，每怀怨望之心。况血气方刚，不知进退，此行必触楚怒。倘楚兵猝然乘我，^①何以御之？”时副将卻克亦来言：“楚意难测，不可不备。”先谷大叫曰：“旦晚厮杀，何以备为！”荀林父不能决。士会退谓卻克曰：“荀伯木偶耳！我等宜自为计。”乃使卻克约会上军大夫巩朔、韩穿，各率本部兵，分作三处，伏于敖山之前。中军大夫赵婴齐，亦虑晋师之败，预遣人具舟于黄河之口。

话分两头。再说魏锜一心忌荀林父为将，欲败其名，在林父面前只说请和，到楚军中，竟自请战而还。楚将潘党知蔡鸠居出使晋营，受了晋将辱骂，今日魏锜到此，正好报仇。忙趋入中军，魏锜已自出营去了，乃策马追之。魏锜行及大泽，见追将甚紧，方欲对敌，忽见泽中有麋六头，因想起楚

^① 猝然乘我：突然来攻。

将战麋之事，弯起弓来，也射倒一麋，使御者献于潘党曰：“前承乐将军赐鲜，敬以相报。”潘党笑曰：“彼欲我描旧样耳！我若追之，显得我楚人无礼。”亦命御者回车而返。魏锜还营，诡说：“楚王不准讲和，定要交锋，决一胜负。”荀林父问：“赵旃何在？”魏锜曰：“我先行，彼在后，未曾相值。”林父曰：“楚既不准和，赵将军必然吃亏。”乃使荀罍率钝车二十乘，步卒千五百人，往迎赵旃。

却说赵旃夜至楚军，布席于军门之外，车中取酒，坐而饮之。命随从二十余人，效楚语，四下巡绰，^①得其军号，混入营中。有兵士觉其伪，盘诘之；其人拔刀伤兵士。营中乱嚷起来，举火搜贼，被获一十余人。其余逃出，见赵旃尚安坐席上，扶之起，登车，觅御人，已没于楚军矣。天色渐明；赵旃亲自执辔鞭马，马饿不能驰。楚庄王闻营中有贼遁去，自驾戎格，引兵追赶，其行甚速。赵旃恐为所及，弃其车，奔入万松林内，为楚将屈荡所见，亦下车逐之。赵旃将甲裳挂于小小松树之上，轻身走脱。屈荡取甲裳并车马，以献庄王。方欲回辕，望见单车风驰而至，视之，乃潘党也。党指北向车尘，谓楚王曰：“晋师大至矣！”这车尘却是荀林父遣僇车，迎接赵旃者。潘党远远望见，误认以为大军，未免轻事重报，吓得庄王面如土色。忽听得南方鼓角喧天，为首一员大臣，领著一队车马飞到。这员大臣是谁？乃是令尹孙叔敖。庄王心下稍安，问：“相国何以知晋军之至，而来救寡人？”孙叔敖对曰：“臣不知也。但恐君王轻进，误入晋军，臣先来救驾，

① 绰：抓

随后三军俱至矣。”庄王北向再看时，见尘头不高，曰：“非大军也。”孙叔敖对曰：“《兵法》有云：‘宁可我迫人，莫使人迫我。’诸将既已到齐，吾王可传令，只顾杀向前去。若挫其中军，余二军皆不能存扎矣。”

庄王果然传令：使公子婴齐同副将蔡鸠居，以左军攻晋上军；公子侧同副将工尹齐，以右军攻晋下军；自引中军两广之众，直捣荀林父大营。庄王亲自援桴击鼓。众军一齐擂鼓，鼓声如雷。车驰马骤，步卒随著车马，飞奔前行。晋军全没准备。荀林父闻鼓声，才欲探听，楚军漫山遍野，已布满于营外，真是出其不意了。林父仓忙无计，传令并力混战。楚兵人人耀武，个个扬威，分明似海啸山崩，天摧地塌。晋兵如久梦乍回，大醉方醒，还不知东西南北。“没心人遇有心人”，怎生抵敌得过？一时鱼奔鸟散，被楚兵砍瓜切菜，乱杀一回。杀得四分五裂，七零八碎。荀罃乘着辎车，迎不着赵旃，却撞著楚将熊负羁，两下交锋。楚兵大至，寡不敌众，步卒奔散，荀罃所乘左骖，中箭先倒，遂为熊负羁所擒。

再说晋将逢伯，引其二子逢宁、逢盖，共载一小车，正在逃奔。恰好赵旃脱身走到，两趾俱裂，看见前面有乘车者，大叫：“车中何人？望乞挈带！”逢伯认得是赵旃声音，吩咐二子：“速速驰去，勿得反顾。”二子不解其父之意，回头看之，赵旃即呼曰：“逢君可载我！”二子谓父曰：“赵叟在后相呼。”逢伯大怒曰：“汝既见赵叟，合当让载也！”叱二子下车，以辔授赵旃，使登车同载而去。逢宁、逢盖失车，遂死于乱军之中。荀林父同韩厥，从后营登车，引著败残军卒，取路山右，沿河而走，弃下车马器仗无算、先谷自后赶上，额中

一箭，鲜血淋漓，扯战袍裹之。林父指曰：“敢战者亦如是乎？”行至河口，赵括亦到，诉称其兄赵婴齐，私下预备船只，先自济河：“不通我每得知，是何道理？”林父曰：“死生之际，何暇相闻也？”赵括恨恨不已，自此与婴齐有隙。林父曰：“我兵不能复战矣！目前之计，济河为急。”乃命先谷往河下招集船只。那船俱四散安泊，一时不能取齐。正扰攘之际，沿河无数人马，纷纷来到。林父视之，乃是下军正副将赵朔、栾书，被楚将公子侧袭败，驱率残兵，亦取此路而来。两军一齐在岸，那一个不要渡河的？船数一发少了。南向一望，尘头又起，林父恐楚兵乘胜穷追，乃击鼓出令曰：“先济河者有赏！”两军夺舟，自相争杀。及至船上人满了，后来者攀附不绝，连船覆水，又坏了三十余艘。先谷在舟中喝令军士：“但在攀舷扯浆的，用刀乱砍其手。”各船俱效之。手指砍落舟中，如飞花片片，数掬不尽，皆投河中。岸上哭声震响，山谷俱应，天昏地惨，日色无光。史臣有诗云：

舟翻巨浪连帆倒，人逐洪波带血流。

可怜数万山西卒，半丧黄河作水囚！

后面尘头又起，乃是荀首、赵同、魏锜、逢伯、鲍癸……一班败将，陆续逃至。荀首已登舟，不见其子荀罍，使人于岸呼之。有小军看见荀罍被楚所获，报知荀首。荀首曰：“吾子既失，吾不可以空返。”乃重复上岸，整车欲行。荀林父阻之曰：“罍已陷楚，往亦无益。”荀首曰：“得他人之子，犹可换回吾子也。”魏锜素与荀罍相厚，亦愿同行。荀首甚喜。聚起荀氏家兵，尚有数百人。更兼他平昔恤民爱士，大得军心，故下军之众，在岸者无不乐从，即已在舟中者，闻说下军荀

大夫欲入楚军寻小将军，亦皆上岸相从，愿效死力。此时一股锐气，比著全军初下寨时，反觉强旺。荀首在晋，亦算是数一数二的射手，多带良箭，撞入楚军。遇著老将连尹襄老，正在掠取遗车弃仗，不意晋兵猝至，不作准备，被荀首一箭射去，恰穿其颊，倒于车上。公子谷臣看见襄老中箭，驰车来救。魏錡就迎住厮杀。荀首从旁觑定，又复一箭，中其右腕。谷臣负痛拔箭，被魏錡乘势将谷臣活捉过来，并载襄老之尸。荀首曰：“有此二物，可以赎吾子矣！楚师强甚，不可当也。”乃策马急驰。比及楚军知觉，欲追之，已无及矣。

且说公子婴齐来攻上军。士会预料有事，探信最早，先已结阵，且战且走。婴齐追及敖山之下，忽闻炮声大震，一军杀出，当头一员大将在车中高叫：“玁狁在此，等候多时矣！”婴齐倒吃了一惊。玁狁接住婴齐厮杀，约斗二十余合，不敢恋战，保著士会，徐徐而走。婴齐不舍，再复追来，前面炮声又起，韩穿起兵来到。偏将蔡鸠居出车迎敌，方欲交锋，山凹里炮声又震，旗旆如云，大将卻克引兵又至。婴齐见埋伏甚众，恐堕晋计，鸣金退师。士会点查将士，并不曾伤折一个人，遂依敖山之险，结成七个小寨，连络如七星，楚不敢逼。直到楚兵尽退，方才整旆而还。此是后话。

再说荀首兵转河口，林父大兵尚未济尽，必甚惊皇。却喜得赵婴齐渡过北岸，打发空船南来接应。时天已昏黑，楚军已至谿城。伍参请速追晋师。庄王曰：“楚自城濮失利，貽羞社稷，此一战可雪前耻矣。晋、楚终当讲和，何必多杀？”乃下令安营。晋军乘夜济河，纷纷扰扰，直乱到天明方止。史臣论荀林父智不能料敌，才不能御将，不进不退，以至此败，

遂使中原伯气，尽归于楚，岂不伤哉！有诗云：

阍外^① 元戎无地天，如何裨将敢挠权？^②

舟中掬指真堪痛，纵渡黄河也覩然。^③

郑襄公知楚师得胜，亲自至郟城劳军。迎楚王至于衡雍，僭居王宫，大设筵席庆贺。潘党请收晋尸，筑为“京观”，以彰武功于万世。庄王曰：“晋非有罪可讨，寡人幸而胜之，何武功之足称耶？”命军士随在掩埋遗骨，为文祭祀河神，奏凯而还。论功行赏。嘉伍参之谋，用为大夫。伍举、伍奢、伍尚、伍员即其后也。令尹孙敖叹曰：“胜晋大功，出自嬖人，吾当愧死矣！”遂郁郁成疾。

话分两头。却说荀林父引败兵还见景公，景公欲斩林父。群臣力保曰：“林父先朝大臣，虽有丧师之罪，皆是先谷故违军令，所以致败。主公但斩先谷，以戒将来足矣。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秦留孟明而襄公惧。望主公赦林父之罪，使图后效。”景公从其言，遂斩先谷，复林父原职。命六卿治兵练将，为异日报仇之举。此周定王十年事也。

定王十二年春三月，楚令尹孙叔敖病笃，嘱其子孙安曰：“吾有遗表一通，死后为我达于楚王。楚王若封汝官爵，汝不可受。汝碌碌庸才，非经济之具，^④ 不可滥厕冠裳^⑤ 也。若封汝以大邑，汝当固辞。辞之不得，则可以寝邱为请。此地瘠薄，非人所欲，庶几可延后世之禄耳。”言毕遂卒。孙安取

① 阍外：郭外，城外。

② 挠权：乱权。

③ 覩然：惭愧。

④ 经济之具：经世济民，治理国家之才。

⑤ 滥厕冠裳：厕，置身。滥置于仕宦之中。

遗表呈上，楚庄王后而读之，表曰：

臣以罪废之余，蒙君王拔之相位。数年以来，愧乏大功，有负重任。今赖君王之灵，获死牖下，臣之幸矣！臣一子，不肖，不足以玷冠裳。臣之从子蕞凭，颇有才能，可任一职，晋号世伯，虽偶败绩，不可轻视。民苦战斗已久，惟息兵安民为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愿王察之！

庄王读罢，叹曰：“孙叔死不忘国，寡人无福，天夺我良臣也！”即命驾往视其殓，抚棺痛哭，从行者莫不垂泪。次日，以公子婴齐为令尹。召蕞凭为箴尹，是为蕞氏。庄王欲以孙安为工正，安守遗命，力辞不拜，退耕于野。

庄王所宠优人孟侏儒，谓之优孟，身不满五尺，平日以滑稽调笑，取欢左右。一日出郊，见孙安砍下柴薪，自负而归。优孟迎而问曰：“公子何自劳苦负薪？”孙安曰：“父为相数年，一钱不入私门，死后家无余财，吾安得不负薪乎？”优孟叹曰：“公子勉之，王行且召子矣！”乃制孙叔敖衣冠剑履一具，并习其生前言动，摹拟三日，无一不肖，宛如叔敖之再生也。值庄王宴于宫中，召群优为戏。优孟先使他优扮为楚王，为思慕叔敖之状，自己扮叔敖登场。楚王见，大惊曰：“孙叔无恙乎？寡人思卿至切，可仍来辅相寡人也。”仇孟对曰：“臣非真叔敖，偶似之耳。”楚王曰：“寡人思叔敖不得见见似叔敖者，亦足少慰寡人之思。卿勿辞，可即就相位。”优孟对曰：“王果用臣，于臣甚愿。但家有老妻，颇能通达世情，容归与老妻商议，方敢奉诏。”乃下场，复上曰：“臣适与老妻议之，老妻劝臣勿就。”楚王问曰：“何故？”优孟对曰：

“老妻有村歌功臣，臣请歌之”遂歌曰：

贪吏不可为而可为，廉吏可为而不可为。贪吏不可为者，污且卑；而可为者，子孙乘坚而策肥。^①廉吏可为者，高且洁；而不可为者，子孙衣单而食缺。君不见楚之令尹孙叔敖，生前私殖无分毫，一朝身没家凌替，子孙丐食栖蓬蒿。劝君勿学孙叔敖，君王不念前功劳！

庄王在席上见优孟问答，宛似叔敖，心中已是凄然；及闻优孟歌毕，不觉潸然泪下曰：“孙叔之功，寡人不敢忘也！”即命优孟往召孙安。孙安敝衣草屨而至，拜见庄王。庄王曰：“子穷困至此乎？”优孟从旁答曰：“不穷困，不见前令尹之贤。”庄王曰：“孙安不愿就职，当封以万家之邑。”安固辞。庄王曰：“寡人主意已定，卿不可却。”孙安奏曰：“君王倘念先臣尺寸之劳，给臣衣食，愿得封寝邱臣愿足矣。”庄王曰：“寝邱瘠恶之土，卿何利焉？”孙安曰：“先臣有遗命，非此不敢受也。”庄王乃从之。后人以寝邱非养地，无人争夺，遂为孙氏世守。此乃孙叔敖先见之明。史臣有诗，单道优孟之事。诗曰：

清官遑计^② 子孙贫，身死褒崇赖主君。

不是侏儒能讽谏，庄王安肯念先臣？

却说晋臣荀林父，闻孙叔敖新故，知楚兵不能骤出。乃请师伐郑，大掠郑郊，扬兵而还。诸将请遂^③，围郑，林父曰：

① 乘坚策肥：坐好车骑好马，意为生活华靡。

② 遑计：不敢贪赃。

③ 遂：进。

第五十四回

“围之未可遽克，万一楚救忽至，是求敌也，姑使郑人惧而自谋耳。”郑襄公果大惧，遣使谋之于楚，且以其弟公子张，换公子去疾回郑，共理国事。庄王曰：“郑苟有信，岂在质^①乎？”乃悉遣之，因大集群臣计议，不知所议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① 质：人质。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话说楚庄王大集群臣，计议却晋之事。公子侧进曰：“楚所善无如齐，而事晋之坚，无过于宋。若我兴师伐宋，晋方救宋不暇，敢与我争郑乎？”庄王曰：“子策虽善，然未有隙^①也。自先君败宋于泓，伤其君股，宋能忍之。及厥貉之会，宋君亲受服役。其后昭公见弑，子鲍嗣立，今十八年矣，伐之当奉何名？”公子婴齐对曰：“是^②不难。齐君屡次来聘，尚未一答。今宜遣使报聘于齐，竟自过宋，令勿假道，且以探之。若彼不较^③，是惧我也，君之会盟，必不拒矣。如以无礼之故，辱我使臣，我借此为辞，何患无名哉？”庄王曰：“何人可使？”婴齐对曰：“申无畏曾从厥貉之会，此人可使也。”

庄王乃命无畏如齐修聘。无畏奏曰：“聘齐必经宋国，须有假道文书送验，方可过关。”庄王曰：“汝畏阻绝使臣耶？”无畏答曰：“向者厥貉之会，诸君田于孟诸、宋君违令，臣执其仆而戮之，宋恨臣必深；此行若无假道文书，必然杀臣。”

① 隙：机会。

② 是：这。

③ 不较：不计较。

庄王曰：“文书上与汝改名曰申舟，不用无畏旧名可矣。”无畏犹不肯行，曰：“名可改，面不可改。”庄王怒曰：“若杀子，我当兴兵破灭其国，为子报仇！”无畏乃不敢复辞。

明日，率其子申犀，谒见庄王曰：“臣以死殉国，分也；但愿王善视此子。”庄王曰：“此寡人之事，子勿多虑。”申舟领了出使礼物，拜辞出城。子犀送至郊外，申舟吩咐曰：“汝父此行，必死于宋。汝必请于君王，为我报仇，切记吾言！”父子洒泪而别。

不一日，行至睢阳，关吏知是楚国使臣，要索假道文验。申舟答言：“奉楚王之命，但有聘齐文书，却没有假道文书。”关吏遂将申舟留住，飞报宋文公。时华元为政，奏于文公曰：“楚，吾世仇也。今遣使公然过宋，不循假道之礼，欺我甚么！请杀之！”宋公曰：“杀楚使，楚必伐我，奈何？”华元对曰：“欺我之耻，甚于受伐；况欺我，势必伐我。均^①之受伐，且雪吾耻。”乃使人执申舟至宋廷。华元一见，认得就是申无畏，怒上加怒，责之曰：“汝曾戮我先公之仆，今改名，欲逃死耶？”申舟自知必死，大骂宋鲍：“汝奸祖母，弑嫡侄，幸免天诛；又妄杀大国之使，楚兵一到，汝君臣为齑粉矣！”华元命先割其舌，而后杀之。将聘齐的文书礼物，焚弃于郊外。从人弃车而遁，回报庄王。庄王方进午膳，闻申舟见杀，投箸于席，奋袂而起。即拜司马公子侧为大将，申叔时副之，立刻整车，亲自伐宋，使申犀为军正，从征。按申舟以夏四月被杀，楚兵以秋九月即造宋境，可谓速之至矣！潜渊有诗云：

① 均：衡量，比较。

明知欺宋必遭屯^①，君命如天敢惜身！

投袂兴师风雨至，华元应悔杀行人。

楚兵将睢阳城围困，造楼车高与城等，四面攻城。华元率兵民巡守，一面遣大夫乐婴齐奔晋告急。晋景公欲发兵救之。谋臣伯宗谏曰：“林父以六百乘而败于郟城，此天助楚也，往救未必有功。”景公曰：“当今惟宋与晋亲，若不救，则失宋矣。”伯宗曰：“楚距宋二千里之遥，粮运不继，必不能久。今遣一使往宋，只说：‘晋已起大军来救。’谕使坚守。不过数月，楚师将去。是我无敌楚之劳，而有救宋之功也。”景公然其言，问：“谁能与我使宋国者？”大夫解扬请行。景公曰：“非子虎不胜此任也。”解扬微服行及宋郊，被楚之游兵盘詰获住，献于庄王。庄王认得是晋将解扬，问曰：“汝来何事？”解扬曰：“奉晋侯之命，来谕宋国，坚守待救。”楚庄王曰：“原来是晋使臣！尔前者北林之役，汝为我将蔦贾所擒，寡人不杀，放汝回国；今番又来自投罗网，有何理说？”解扬曰：“晋、楚仇敌，见杀分也，又何说乎？”庄王搜得身边文书，看毕，谓曰：“宋城破在旦夕矣，汝能反书中之言，说汝国中有事，‘急切不能相救，恐误你国之事，特遣我口传相报。’如此，则宋人绝望，必然出降，省得两国人民屠戮之惨。事成之日，当封你为县公，留仕楚国。”解扬低头不应。庄王曰：“不然，当斩汝矣！”解扬本欲不从，恐身死于楚军，无人达晋君之命，乃佯许曰：“诺。”庄王升解扬于楼车^②之上，使人从旁促之。扬遂呼宋人曰：“我晋国使臣解扬也。被楚军所

① 屯：难。

② 楼车：用来望敌城楼，侦察敌人用的战车。

获，使我诱汝出降。汝切不可！我主公亲率大军来救，不久必至矣。”庄王闻其言，命速牵下楼车，责之曰：“尔既许寡人，而又背之，尔自无信，非寡人之过也。”叱左右斩讫报来。解扬全无惧色，徐声答曰：“臣未尝无信也。臣若全信于楚，必然失信于晋，假使楚有臣而背其主之言，以取赂于外国，君以为信乎？不信乎？臣请就诛，以明楚国之信，在外不在内！”庄王叹曰：“‘忠臣不惧死。’子之谓矣！”纵之使归。

宋华元因解扬之告，缮守益坚。公子侧使军士筑土埋于外，如敌楼之状。亲自居之，以阒^①城内，一举一动皆知。华元亦于城内筑土埋以向之。自秋九月围起，至明年之夏五月，彼此相拒九个月头。睢阳城中，粮草俱尽，人多饿死。华元但以忠义激劝其下，百姓感泣，甚至易子为食，拾骸骨为爨，全无变志。庄王没奈何了。军吏禀道：“营中只有七日之粮矣！”庄王曰：“吾不意宋国难下如此！”乃亲自登车，阅视宋城，见守陴军士，甚是严整。叹了一口气，即召公子侧议班师。

申犀哭拜于马前曰：“臣父以死奏王之命，王乃失信于臣父乎？”庄王面有惭色。申叔时时为庄王执辔^②在车，乃献计曰：“宋之不降，度我不能久耳。若使军士筑室耕田，示以长久之计，宋必惧矣。”庄王曰：“此计甚善！”乃下令军士，沿城一带起建营房，即拆城外民居，并砍伐竹木为之。每军十名，留五名攻城，五名耕种。十日一更番^③，军士互相传说。华元闻之，谓宋文公曰：“楚王无去志矣！晋救不至，奈何？”

① 阒：望。

② 执辔：驾驭车马。

③ 更番：更换，轮流。

臣请入楚营，面见子反，劫^①之以和，或可侥幸成事也。”宋文公曰：“社稷存亡，在此一行，小心在意！”华元探知公子侧在土堙敌楼上住宿，预得其左右姓名，及奉差守宿备细。捱至夜分，扮作谒者模样，悄地从城上缝下，直到土堙边。遇巡军击柝^②而来，华元问曰：“主帅在上乎？”巡军曰：“在。”又问曰：“已睡乎？”巡军曰：“连日辛苦，今夜大王赐酒一樽，饮之已就枕矣。”华元走上土堙，守堙军士阻之。华元曰：“我谒者庸僚也。大王有紧要机密事吩咐主帅。因适才赐酒，恐其辞卧，特遣我来当面叮嘱，立等回复。”军士认为真，让华元登堙。堙内灯烛尚明，公子侧和衣睡倒。华元迳上其床，轻轻的以手推之。公子侧醒来，要转动时，两袖被华元坐住了。急问：“汝是何人？”华元低声答曰：“元帅勿惊，吾乃宋国右师华元也。奉主公之命，特地夜至求和。元帅若见从，当世从盟好；若还不允，元与元帅之命，俱尽于今夜矣！”言毕，左手按住卧席，右手于袖中掣出雪白一柄匕首，灯光之下，晃上两晃。公子侧慌忙答曰：“有事大家商量，不须粗卤。”华元收了匕首，谢曰：“死罪勿怪！情势已急，不得从容也。”公子侧曰：“子国中如何光景？”华元曰：“易子而食，拾骨而羹，已十分狼狈矣。”公子侧惊曰：“宋之困敝，一至此乎？吾闻军事‘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子奈何以实情告我？”华元曰：“‘君子矜^③人之厄，小人利人之危。’元帅乃君子，非小人，元是以不敢匿情。”公子侧曰：“然则何以不降？”华

① 劫：威逼。

② 击柝：敲更。

③ 矜：可怜，同情。

元曰：“国有已困之形，人有不困之志。君民效死，与城俱碎，岂肯为城下之盟哉？倘蒙矜厄之仁，退师三十里，寡君愿以国从，誓无二志！”公子侧曰：“我不相欺，军中亦止有七日之粮矣。若过七日，城不下，亦将班师。筑室耕田之令，聊以相恐耳。明日我当奏知楚王，退军一舍；尔君臣亦不可失信。”华元曰：“元情愿以身为质，与元帅共立誓词，各无反悔。”二人设誓已毕，公子侧遂与华元结为兄弟，将令箭一枝付与华元，吩咐速行。华元有了令箭，公然行走，直到城下，口中一个暗号，城上便放下兜子，将华元吊上城堙去了。华元连夜回复宋公，欢欢喜喜，专等明日退军消息。

次早天明，公子侧将夜来华元所言，告于庄王，言：“臣之一命，几丧于匕首。幸华元仁心，将国情实告于我，哀恳退师；臣已许之。乞我王降旨！”庄王曰：“宋困惫如此，寡人当取此而归。”公子侧顿首曰：“我军止有七日之粮，臣已告之矣。”庄王勃然怒曰：“子何为以实情输敌？”公子侧对曰：“区区弱宋，尚有不欺人之臣；岂堂堂大楚，而反无之？臣故不敢隐讳。”庄王颜色顿霁^①曰：“司马之言是也！”即降旨退军，屯于三十里之外。申犀见军令已出，不敢复阻，捶胸大哭。庄王使人安慰之曰：“子勿悲，终当成汝之孝。”楚军安营已定，华元先到楚军，致宋公之命，请受盟约。公子侧随华元入城，与宋文公歃血为誓。宋公遣华元送申舟之棺于楚营，即留身为质。庄王班师归楚，厚葬申舟，举朝皆往送葬。葬毕，使申犀嗣为大夫。

① 霁：晴。形容脸上怒气顿时消失。

华元在楚，因公子侧又结交公子婴齐，与婴齐相善。一日，聚会之间，论及时事，公子婴齐叹曰：“今晋、楚分争，日寻干戈，天下何时得太平耶？”华元曰：“以愚观之，晋、楚互为雌雄，不相上下，诚得一人合二国之成，各朝其属，息兵修好，生民免于涂炭，诚为世道之大幸。”婴齐曰：“此事子能任之乎？”华元曰：“元与晋将栾书相善，向年聘晋时，亦曾言及于此。奈无人从中联合耳。”明日，婴齐以华元之言，告于公子侧。侧曰：“二国尚未厌兵^①。此事殆未可轻议也。”华元留楚凡六年，至周定王十八年，宋文公鲍卒，子共公固立，华元请归奔丧，始返宋国。此是后话。

却说晋景公闻楚人围宋，经年不解，谓伯宗曰：“宋之城守倦矣。寡人不可失信于宋，当往救之。”正欲发兵，忽报：“潞国有密书送到。”按潞国乃赤狄别种，隗姓，子爵，与黎国为邻。周平王时，潞君逐黎侯而有其地，于是赤狄益强。此时潞子名婴儿，娶晋景公之娣伯姬为夫人。婴儿微弱，其国相酆舒，专权用事。先时，狐射姑奔在彼国，他是晋国勋臣，识多才广，酆舒还怕他三分，不敢放恣。自射姑死后，酆舒益无忌惮，欲潞子绝晋之好，诬伯姬以罪，逼其君使缢杀之。又与潞子出猎郊外，醉后君臣打弹为戏，赌弹飞鸟。酆舒放弹，误伤潞子之目，投弓于地，笑曰：“弹得不准，臣当罚酒一卮！”潞子不堪其虐，力不能制，遂写密书送晋，求晋起兵来讨酆舒之罪。谋臣伯宗进曰：“苦戮酆舒，兼并潞地，因及旁国，尽有狄土，则西南之疆益拓，而晋之兵赋益充，此机

① 厌兵：厌恶战争。

不可失也。”景公亦怒潞子婴儿不能庇其妻，乃命荀林父为大将，魏颗副之，出车三百乘伐潞。

酆舒率兵拒于曲梁，战败奔卫。卫穆公速方与晋睦，囚酆舒以献于晋军。荀林父令缚至绛都，杀之。晋师长驱直入潞城，路子婴儿迎于马首，林父数其诬杀伯姬之罪，并执以归。托言曰：“黎人思其君久矣。”乃访黎侯之裔，割五百家，筑城以居之，名为复黎，实则灭潞也。婴儿痛其国亡，自刎而死。潞人哀之，为之立祠。今黎城南十五里，有潞祠山是也。

晋景公恐林父未能成功，自率大军屯于稷山。林父先至稷山献捷，留副将魏颗，略定赤狄之地。还至辅氏之泽，忽见尘头蔽日，喊杀连天，晋兵不知为谁。前哨飞报：“秦国遣大将杜回起兵来到。”按秦康公薨于周匡王之四年，子共公稻立，因赵穿侵崇起衅，秦兵围焦无功，遂厚结酆舒，共图晋国。共公立四年薨，子桓公荣立。此时乃秦桓公之十一年，闻晋伐酆舒，方欲起兵来救；又闻晋已杀酆舒，执潞子，遂遣杜回引兵来争潞地。

那杜回是秦国有名的力士，生得牙张银凿^①，眼突金睛，拳似铜锤，脸如铁钵，虬须卷发，身長一丈有余。力举千钧，惯使一柄开山大斧，重一百二十斤。本白翟人氏。曾于青眉山，一日拳打五虎，皆剥其皮以归。秦桓公闻其勇，聘为车右将军。又以三百人破嵯峨山贼寇万余，威名大振，遂为大将。

① 牙张银凿：牙齿突出如白色凿子。

魏颗排开阵势，等待交锋。杜回却不用车马，手执大斧，领著惯战杀手三百人，大踏步直冲入阵来。下砍马足，上劈甲将，分明是天降下神煞一般！晋兵从来未见此凶狠，遮拦不住，大败一阵。魏颗下令，扎住营垒，且莫出战。杜回领着一队刀斧手，在营外跳跃叫骂，一连三日，魏颗不敢出应。忽报本国有兵来到，其将乃颗弟魏锜也。锜曰：“主公恐赤狄之党，结连秦国生变，特遣弟来帮助。”魏颗述秦将杜回，如此恁般，勇不可当，正欲遣人请兵。魏锜不信，曰：“彼草寇何能为？来日弟当见阵，管取胜之。”

至明日，杜回又来挑战，魏锜忿然欲出，魏颗止之，不听。当下领著新来甲士，驱车直进。秦兵却四散奔走，魏锜分车逐之。忽然呼哨一声，三百个杀手，复合为一，都跟著杜回，大刀阔斧，下砍马足，上劈甲将。北边步卒随车行转，格车不便转折，被他左右前后，觑便就砍，魏锜大败。亏著魏颗引兵接应，回营去了。

是夜，魏颗在营中闷坐，左思右想，没有良策。坐至三更困倦，朦胧睡去，耳边似有人言“青草坡”三字，醒来不解其义；再睡，仍复如前。乃向魏锜言之。魏锜曰：“辅氏左去十里，有个大坡，名为青草坡，或者秦军合败于此地也。弟先引一军往彼埋伏，兄诱敌军至此，左右夹攻，可以取胜。”魏锜自去行埋伏之事。魏颗传令：“拔寨都起。”扬言：“且回黎城。”杜回果然来追，魏颗略斗数合，回车就走，渐渐引近青草坡来。一声炮响，魏锜伏兵俱起。魏颗复身转来，将杜回团团围住，两下夹攻。杜回全不畏惧，轮著一百二十斤的开山大斧，横劈竖劈，当者辄死，虽然众杀手颇有损伤，不

能取胜。二魏督率众军，力战杜回不退。看看杀至青草坡中间，杜回忽然一步一跌，如油靴踏著层冰，立脚不住，军中发起喊来。魏颖举眼看时，遥见一老人，布袍芒履，似庄家之状，将青草一路挽结，以攀杜回之足。魏颖、魏锜双车碾到，二戟并举，把杜回搦倒在地，活捉过来。众杀手见主将被擒，四散逃奔，俱为晋兵追而获之，三百人逃不得四五十人。魏颖问杜回曰：“汝自逞英雄，何以见擒？”杜回曰：“吾双足似有物攀住，不能展动，乃天绝我命，非力不及也。”魏颖暗暗称奇。魏锜曰：“彼既有绝力，留于军中，恐有他变。”魏颖曰：“吾意正虑及此。”即时将杜回斩首，解往稷山请功。

是夜，魏颖始得安睡，梦日间所见老人，前来致揖曰：“将军知杜回所以获乎？是老汉结草以御之，所以颠蹶^①被获耳。”魏颖大惊曰：“素不识叟面，乃蒙相助，何以奉酬？”老人曰：“我乃祖姬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②善嫁吾女，老汉九泉之下，感子活女之命，特效微力，助将军成此军功。将军勉之，后当世世荣显，子孙贵为王侯，无忘吾言。”

原来魏颖之父魏，有一爱妾，名曰祖姬。犨病每出征，必嘱魏颖曰：“吾若战死沙场，汝当为我选择良配，以嫁此女，勿令失所，吾死亦瞑目矣。”及魏犨病笃之时，又嘱颖曰：“此女吾所爱惜，必用以殉吾葬，使吾泉下有伴也。”言讫而卒。魏颖营葬其父，并不用祖姬为殉。魏锜曰：“不记父临终之嘱乎？”颖曰：“父平日吩咐必嫁此女，临终乃昏乱之言。孝子从治命，不从乱命。”葬事毕，遂择士人而嫁之。有此阴德，

① 颠蹶：绊倒。

② 治命：治理、政令。命，命令。乱命：错误命令。政策。

所以老人有结草之报。魏颗梦觉，述于魏锜曰：“吾当时曲体亲心，不杀此女，不意女父衔恩地下如此。”魏锜叹息不已。髯仙有诗云：

结草何人亢杜回？梦中明说报恩来。

劝人广积阴功事，理顺心安福自该^①。

秦国败兵，回到雍州，知杜回战死，君臣丧气。晋景公嘉魏颗之功，封以令狐之地。复铸大钟，以纪其事，备载年月。后人因晋景公所铸，因名曰“景钟”。晋景公复遣士会领兵攻灭赤狄余种，共灭三国：曰甲氏，曰留吁，及留吁之属国曰铎辰。自是赤狄之土，尽归于晋。

时晋国岁饥，盗贼蜂起，荀林父访国中之能察盗者，得一人，乃卻氏之族，名雍。此人善于亿逆^②，尝游市井间，忽指一人为盗，使人拘而审之，果真盗也。林父问：“何以知之？”卻雍曰：“吾察其眉睫之间，见市中之物有贪色，见市中之人有愧色，闻吾之至，而有惧色，是以知之。”卻雍每日获盗数十人，市井悚惧，而盗贼愈多。大夫羊舌职谓林父曰：“元帅任卻雍以获盗也。盗未尽获，而卻雍之死期至矣。”林父惊问：“何故？”不知羊舌职说出甚话来，且看下回分解。

① 该：应该，应当。

② 亿：臆，揣度。逆：盗。亿逆，识别盗贼。